

魔　劫（二閻王傳奇故事之二）柳殘陽・著

本故事爲筆者集武俠說部之精華，以新姿態爲本刊撰寫，該故事寫情新奇，文詞並茂，論武功則驚心動魄，說兒女則情意繾綣，纏綿悱惻，實爲開武俠小說之新頁也。

$3.50

1070

編者話

一九八〇年元旦來臨，也是八十年代的開端，本刊同人等謹願各位讀者，在這個新年代裡，邁向新生活的領域，同時創造一番新美景！

本刊創辦自五十年代，眨眼間，不覺已經歷過幾個年代了。其間，我們已竭盡本能，力求革新，一年一年的出版下去。目前，本刊擁有名家之多，印刷之先進，電腦排字法……等等，均臻一流水準，處於優越形勢之下，我們定當再接再厲，使本刊更進一步，做到一本完美嶄新的週刊。

**　　**　　**

今期特選刊出一篇巨型小說——二閻王傳奇故事「魔劫」，是篇由暌別已久的名家柳殘陽君執筆，內容橋段清新脫俗，人物個性造型特出，打鬥驚險，血腥遍地，手段兇殘，令人髮指……本文中主角更處於一個恩義、仇恨難於兼顧的夾縫中，徘徊進退，實在使他徬徨抉擇！請先睹為快。

**　　**　　**

下期巨著計有巨型小說：高阜先生的「破山一刀」、龍乘風的「雨中殺手」……等等，切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運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運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illegible]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7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魔刦

閻王傳奇故事之二／柳殘陽・文　盧令・圖

絕戶煞星

秋風蕭瑟，黃葉飄零。

一條迤邐往南的土路，便在這片荒落寂寥的山野中彎曲伸展，路的這頭看不見路的那頭，總會有轉折的角度遮擋着人們的視綫，也總會有縱橫的崗嶺或林木掩蔽着道路的前端及後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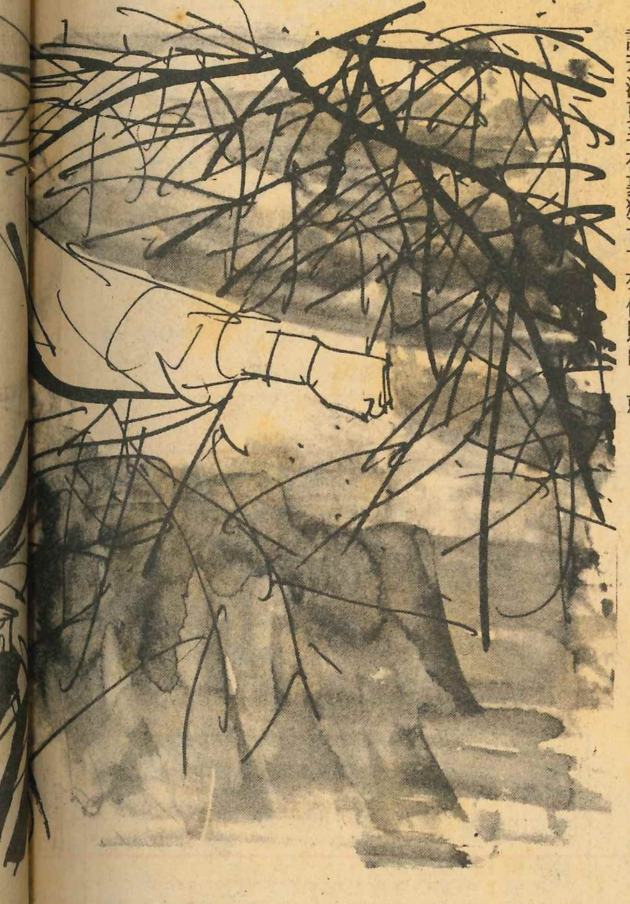
落葉隨風飛舞，而沙塵也隨風打旋，枯黃的葉子飄過路上的這些人頭頂，灰土亦時時帶着那種黃褐的烟色漫過他們的臉面。

他們一共是六個人，五個人騎馬，一個人走路。

那個走路的人，要光是輕輕鬆鬆的用兩條腿走路倒也罷了，他不但用兩條腿撑着身體的重量，還負荷着體重以外的一些零碎——釘着鋼角的大號木枷，中間連以鐵鍊的巨型脚鐐，另在頸子上綴着一根牛皮套索，皮索的另一端，就纏在前面一位騎士的手腕上。

這全身「披掛」得如此齊全的仁兄，却生得非常魁梧，不，不僅是魁梧，簡直是超乎尋常那樣高大：他的胸膛寬闊厚實，雙肩渾圓，粗壯結實的四肢宛若樁杵，裹在衣褲中的部份肌肉賁起如栗，飽滿膨脹得似是隨時皆可併彈跳出，露在衣褲外的部份則黑毛茸茸，濃重密生，襯上此人蓬刺的亂髮，一張寬扁又累累横肉的鍋底臉，再加那雙紅彤彤的倒眉眼，看上去實在有點嚇人。

設若深更半夜裏猛古丁來個照面，就不當他是頭大狗熊，也包準以爲是從山裏跑出來的黑猩猩！



五個騎馬的人中，那兩位銀白衣袍，一個滿臉透着精悍之色的朋友在前開道，一位矮胖黃瘦清癯的中年人物策馬在右，一位矮胖如缸，面似噀血的仁兄靠在左邊，殿後的是一位年輕人，一位英姿颯爽、雙目如電的年輕人。

只這個陣勢，便能以看出馬上的五位對這雙腿走路的大漢相當戒懼，他們採取的行進方式，完全俱備包圍攔截與互相支援的應變功効，要不是這枷鐐在身的漢子有着特別的危險性，在以五對一的優勢比例下，他們又何須如此愼重將事？

那大漢雖說僅穿着一件破爛的短衫，一條脚管撕裂的舊牛犢褲，在重枷沉鐐的拘束下，却仍抬頭挺胸，邁步如飛，面孔上更泛着那麼一絲毫不在乎的、跡近輕狂戲謔的笑容；他那模樣，眞令人不得不懷疑——這傢伙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現在的處境？

風吹得寒削，業已有點砭肌鑽骨的冷厲意味，荒野僻靜，除了他們這一行，連個鬼影也不見；傍黑還早，天光却已透着恁般的陰暗與晦澀了……。

前行的兩個銀袍人中，那面色白淨的一個忽然回首朝着右側馬上的中年人道：「七哥，我們是出了這片地段打尖，還是就近找處合適的所在落脚？」

被稱爲七哥的中年人，抬頭望了望天色，沉穩的道：「時間還早，能趕就儘量多趕一程，山郊野地，到底不比村鎭之中來得方便牢靠。」

矮胖如缸的那位一手把着鞍前的「判官頭」，一面伸了個腰：「這一陣下來，又在馬背上折騰了兩個多時辰，不但屁股痠痲，兩邊胯骨也磨得火辣刺痛，我說七哥，得快點找地方歇腿才是正經……」

清癯的面容上毫無表情，中年人淡淡的道：「忍着點，寶善，咱們這一趟雖說吃盡辛苦，耗盡心血，總算沒有白搭，這麼些天都熬過來了，剩下三幾日的路程，你就不能再咬咬牙？」

叫寶善的矮胖子乾笑一聲，訕訕的道：「七哥說得是，挺呢，我還挺得住，旣然大伙全能往下撑，我又如何不能？」

說着，他惡狠狠的扭頭瞪了中間那大步前進的漢子一眼！

一聲宛如狼嘷般的狂笑出自那人的血盆大口裏，他腔調粗啞的怪叫着：「你不用使眼睛瞪我，全寶善，你這老狗操的，只要我有一點機會，我就將挖出你的眼珠子再活活掐死你！」

全寶善暴喝如雷，偏馬貼近，揚手就朝對方揚頭一馬鞭子！

那巨漢雙目圓瞪，赤光㶊㶊中猛抬雙手木枷，同時惡鬼般長嚎着橫身撞向全寶善的坐騎！

前行中的銀袍騎士反應快速無比，他斷叱半聲，馬首猝旋，纏在腕上的牛皮套索奮力斜帶，幾乎不分先後，後面的年輕人亦閃電般離鞍騰撲，雙脚暴蹴！

巨漢方才橫身起步，連在頸頭上的套索已扯得他打了個踉蹌，身子尚未站穩，已被那年輕人雙脚踢翻在地下滾了兩滾！

全寶善的坐騎受驚長嘶，人立而起，他手忙脚亂的努力收韁縮膝，一邊不停叱罵，費了好一陣子，才算把掀跳嘶叫的馬兒安撫下來，自己却已鬧了個臉紅耳赤，狼狽不堪！

先時要不是他的伴當反應快，動作疾，全寶善心裏有數，他此刻的狀況恐怕就不僅狼狽而已了！

中年人一直沒有任何動作，他冷漠的注視着一切過程，從開始到結束，現在，他也冷漠的注視那巨漢躺在地下痛苦的喘息。

以那漢子的體魄與蠻悍來說，絕對不該只挨了這麼幾下就爬不起來，更不該有這種極其虛脫的形態，照他眼下的情形，應該是剛和一羣大象衝撞過的結果才對。

但是，馬上的五位騎士，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似乎他們早就知道對方在某一樁狀況發生之下，必然會有着一定的反

應：：。

　　好半晌，那中年人才轉頭望着全寶善，語氣十分生硬的道：「這一次我不追究，寶善，記着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你千萬記牢，這頭畜牲不是你我可以隨便處置的，白大爺要他，白大爺豁上身家性命也必須要他！」

　　全寶善苦着臉點頭，吶吶的道：「七哥，我只是一時忍不住……這畜牲實在叫人生氣……」

　　中年人不再搭理，他目注地下大漢，陰沉的道：「龍大雄，你知道我們不能殺你，但你若過份囂張，我們一樣可以折騰你；你肚子裏的『逆氣丹』不會容許你有任何發力運勁的行爲，你若楞要逞強使狠，頭一遭罪受過了，我們跟着還有苦頭叫你吃！」

　　那巨漢——龍大雄這時好像巳經稍稍順過氣來，他仍然在喘息，却掙扎着自地下站起，他不管沾染滿臉的口涎鼻涕，只瞪着一雙赤紅的眼睛，如此獰惡又狠毒的環掃對方五人，聲音宛若裂帛：「人的時運向背誰也說不準，單邦，你們不要以爲這次用詭計坑了我，就可自此太平，一路順風的送我下黃泉，事情不會這麼簡單，我一定可以活出去，一定可以掙出你們的掌握，到了那時，單邦，我要一個一個生劊了你們，一個一個把你們挫骨揚灰！」

　　龍大雄的神態透露着野獸般的殘暴，形質中凝結成如此兇蠻的原始本能，他嗥叫着，咒罵着，如果說他眞要茹毛飲血，也決不會令人驚異！

　　叫單邦的中年人冷靜如恒，絲毫不爲所動，他緩緩的道：「天道循環，善惡有報；龍大雄，像你這種姦殺擄掠，無所不爲其極的冷血豺狠，還能走得了時運，則天理何在、公義何存？你等着看吧，很快你就會知道你所犯的罪孽要用多大的代價來承償了！」

　　一昂頭，龍大雄雙目如血，嗥叫向天：「天道在我，我就是天道，我要殺、要姦、要搶、要奪全在於我，我是龍大雄，絕戶煞龍大雄，我要什麼就該有什麼，我想怎麼做，就能怎麼做，世間萬物，任我捨取，由我喜惡，誰也管不着，誰也不敢管，那一個同我作對，我就要將他斬盡殺絕，誅其九族……」

　　全寶善暗裏吐了口唾沫，喃喃自語：「瘋了……這傢伙眞是瘋了……」

　　單邦冷峻的道：「如果這樣能使你發洩一下，你不妨儘量叫吠，叫完了，跟我們上路。」

　　嗤嗤怪笑，龍大雄邪惡的道：「你們心裏都怕我，我知道，你們沒有一個不怕我，因爲我是龍大雄，絕戶煞龍大雄；你們明白我的本領，我的勇氣，我的膽識，你們也全清楚，只要叫我抓出一絲空隙，僅僅是如綫如絲的一絲空隙，我就會讓你們屍首不全，死無葬身之地！」

　　單邦冷哼一聲，沒有答話。

　　後面馬上的年輕人却滿面凝霜，語聲鏗鏘的道：「七爺，這個姓龍的簡直不是人，一個人那有這麼不帶人味的？他如此放肆張狂，七爺你就不給他一點教訓？」

　　微嘆着，單邦道：「這龍大雄早巳喪心病狂，無可救藥，這些年來，他幹下多少令人髮指的罪惡，做了多少慘絕人寰的血案？他何曾有過省悟、有過懺悔？他天生就是這樣的人——披着人皮却毫無人性的人，官老弟，一點教訓對他而言根本不生作用，這類的惡毒畜獸，只有將他永遠隔絕才是唯一治本之道……白大爺正等着這樣做。」

　　姓官的年輕人在其中的身份似乎十分超然特出；他聞言之下，只有搖頭不語，而兩道斜飛入鬢的劍眉，却巳深深糾結起來。

　　前面的銀袍人此刻輕聲開口道：「七哥，巳經躭擱了不少辰光，再不走，怕傍黑前出不了這截地段啦！」

　　單邦頷首道：「好，我們走吧。」

　　於是，五騎緩行，龍大雄依舊挾在中間；經過這一陣叫囂吵鬧，他的精神反倒振作了不少，在脚鐐鐵鍊的持續「嘩啦」聲裏，竟越發走得起勁了。

　　空中形雲密聚，灰黑一片，天色更加陰霾了。

　　風，也吹得好蕭煞。

　　單邦略略加快了坐騎的速度，其他四騎亦跟着綴緊，而原來大步邁近的龍大雄，就只好用小跑步來配合——頸頸上套着皮索，他不配合也不行。

　　脚鐐隨着龍大雄的步伐在他足踝上「吭」「吭」的震動，相連的鐵鍊也磨擦不息，他却一聲不響，只大口大口的呼吸，只淌着豆粒般的汗珠。

　　單邦神色木然，彷若未覺。

　　全寶善幸災樂禍的看着龍大雄那猩猩般的巨大身影，心裏恨不能快馬加鞭，拖死這狗娘養的「絕戶煞」！

　　手搭涼棚望前張望，單邦平靜的向全寶善道：「記得轉過前面那處山脚，再有五六里地就有個村莊，我們趕快一步，晚上正好到莊子裏找地方歇息。」

　　全寶善眉開眼笑的道：「七哥記性眞好，一點不錯那裏正有個村落，而且包管有好地方住——啊哈，今晚上可得痛痛快快洗個熱水澡，滌除了這些天來的塵垢霉污，然後，我們再儘興吃喝他一頓，睡塲好覺……」

　　單邦正色道：「別光圖着享受，寶善，我們責任在身，未做交卸之前，仍是絲毫不能懈怠，越近家門，越須小心，行百里，半九十……」

　　不敢指責自己七哥掃興，全寶善只有唯唯喏喏：「是，還是七哥仔細。」

　　很快的，他們巳經轉過那個山脚，沿着山脚過去的道路平坦了許多，也較寬闊，在人們的感覺裏，有一種歸向文明，或是有所依附的意味——長途跋涉後的行旅，非常期盼那樣熟悉又溫暖的意味。

　　柔和的燈光，熱騰騰的酒食，滾燙的浴水，厚軟的被褥，這一切便組合成恁般令人渴切响往的形象，因此，在不覺中馬兒奔行更快，用兩條腿的人也不得不再努力跟上那四條腿的脚程了。

　　道路前面的右邊生長着一棵孤伶挺拔的白楊樹，白楊樹生長在這個地區並不稀奇，稀奇的是此刻此景，樹下竟有個人盤膝坐在那裏。

　　那個人，黑衣黑巾黑軟皮靴，一件黑色罩袍斜搭在肩，連膚色也透着那樣的黝

黑，他略圓的面龐上浮現着可親的笑容，好似恭候以久般朝着這行來騎點頭致意。

　　當然，他正是黎莫野，「二閻王」黎莫野。

　　開路的兩位銀袍騎士，却顯然並不覺得對方的出現與表情有絲毫「可親」之處，相反的，他們立時感到一股無形的壓力迫向心頭，一種尖銳的敵意便迅速在意識間凝成！

　　前騎緩緩停下，兩個銀袍人目光戒備的注視着黎莫野，却都緊閉着嘴，不出一聲。

　　站立起來，黎莫野拍了拍身上的灰塵，冲着當面兩位騎士重重抱拳：「久仰，『銀鷹』萬長豪，『銀鷲』萬長賓二位賢昆仲大名，今日得見，眞個三生有幸，賢昆仲果然英武偉昂，意態飛揚，不負盛譽所歸！」

　　萬長豪與萬長賓兄弟二人互覷一眼，仍未開口，後頭，單邦巳經策騎奔到。

　　「啊哈」一聲，黎莫野踏上一步，再次抱拳：「那來的莫不是『白家邨』首席武術總教頭『見刀不回』單邦單七爺？」

　　單邦上下打量着黎莫野，微微點頭：「我就是單邦，尊駕是？」

　　黎莫野笑道：「在下黎莫野，黎明的黎——」

　　打斷了他的話，單邦表情深沉的道：「不用贅言，我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的尊姓大名是那幾個字；黎朋友，風寒天暗，尊駕枯守於此荒山野地，莫非是冲着我們而來？」

　　黎莫野打了個哈哈，一臉誠摯的道：「七爺高明，只一眼就看穿我的心思了；不錯，在此鵠候各位大駕，我業巳等了兩個多時辰啦。」

　　「哦」了一聲，單邦謹慎的道：「想是有所指教？」

　　黎莫野忙道：「不敢，乃是有不情相求，還望七爺惠予成全。」

　　單邦清癯的面孔上凝結着一層隱隱的陰暗，他徐徐的道：「但請明示，以便商斟。」

　　清了清嗓子，黎莫野顯得頗爲艱難的搓着手，說道：「是這樣，七爺你們正押解着一個人到『白家鎭』去，不知可有這回事？」

　　單邦鎭靜的道：「不錯。」

　　舐舐嘴唇，黎莫野道：「那個人，叫龍大雄，『絕戶煞』龍大雄？」

　　單邦簡潔的道：「不錯。」

　　手搓得更急了，黎莫野裂着嘴苦笑：「唉，這樁事委實不好啓口，叫我怎麼說呢？」

　　單邦沒有出聲，只靜靜的看着黎莫野，而眉宇神韻之間，却沉聚着那樣的冷肅與僵硬，他等着黎莫野繼續往下說。

　　又舐了舐嘴唇，黎莫野的眼睛却往地下看：「七爺，我今番前來拜見，乃有個不情之請，就是……呃，就是想請七爺高抬貴手，把這個龍大雄交給我……」

　　他說到這裏打住了話，內心忐忑的等待着對方回答——但是他等了好半晌，人家却仍然毫無反應，連一個字的答覆也沒有。

　　鱉不住了，黎莫野抬起視綫，入眼的却是幾張蕭煞的面孔，是幾雙充滿憤怒與鄙夷之色的眸瞳！

　　乾笑着，他有些窘迫的道：「各位，你們這樣看着我幹什麼？事情怎麼辦都不要緊，大家好商量呀！」

　　單邦冷凜的說道：「黎朋友，我好像聽到你在說，要我們把龍大雄交給你？」

　　黎莫野忙道：「我是這樣要求——」

　　單邦鐵青着一張臉道：「交給你之後呢？」

　　黎莫野陪笑道：「我自有處置，這就不勞七爺費心了。」

　　閉了閉眼，單邦像是在儘量控制自己的情緒，然後，他才嚴肅的道：「黎朋友，你知不知道這龍大雄是個什麼樣人？」

　　黎莫野尷尬的說道：「大略清楚，七爺。」

　　單邦穩定的道：「我可以告訴你，使你更清楚一點——這龍大雄號稱『絕戶煞』，這個稱號對他來說尙未盡相貼切，他不但恩怨不明、是非不分，能以一己之私恨遷怒於人家整戶整族，進而長幼俱滅，婦孺皆絕，尤其他私恨之起源全在於他的好色、貪財、與澈底歪曲的荒誕觀念上；他殺人如草，罪惡滔天，幹盡了世間最最殘酷卑劣的勾當，並且從不予那些受害者分毫的求生機會，似這樣一個良心泯滅、沒有半點人性的冷血兇手，一個充滿獸慾的畜牲，我認爲凡是稍具正義感的人，都不該對他包庇甚或憐憫！」

　　黎莫野澀澀的笑着：「我也聽說過他這些不當行爲……」

　　冷冷一笑，單邦道：「光是聽過還不算印象深刻，你要親眼見了，才會永生不忘，黎朋友，我就親眼見過這龍大雄的惡毒手段——那眞叫慘絕人寰！」

　　吞了口唾液，黎莫野道：「七爺，我的意思是——」

　　單邦猛一揮手，大聲道：「黎朋友，我再請問，你可知道我們爲什麼要以這種巨大犧牲與耗費如許心力，不計一切後果的來拘拿他？」

　　黎莫野吶吶的道：「聽說是與『白家邨』老邨主白大爺的閨女有點關連……」

　　突然仰天笑了，單邦的笑聲淒厲而悲涼，在那種昂烈的音調裏，更含蘊着難以形容的憤恨——他一回頭，正視黎莫野，嗓調竟然有些哽塞：「可笑你又是聽說——黎朋友，我們之所以不計任何犧牲都要拿住他的原因，是爲了我們老邨主閨女的那一條半命！」

　　呆了呆，黎莫野不解的道：「一條半命？」

　　單邦激動的道：「不錯，一條半命；我們老邨主白大爺生平只有這一個獨生掌珠，三年前出閣嫁給南河于家姑爺，不幸于家姑爺福壽太薄，在六個月前染病逝去，姑爺死的時候，小姐巳有了兩個月身孕，我們老邨主怕她在婆家睹物思人，過於傷情，才派了邨裏四名教頭去接她回來暫住，那知這一接却接出了千古遺恨，鑄成了泣血斷腸的大錯！」

　　黎莫野默不作聲，他業巳連想到後來的發展乃是怎麼樣的一個悲慘狀況了。

　　黎莫野默不作聲，單邦又接着往下講：「自邨裏到南河于家，只有五十多里路

，來回百餘里，快馬前去一個來時辰巳經足够，小姐回程坐轎，預定一整個下午也該趕到，邨裏派去的四名敎頭，是太陽未出就登程，老邨主盤算他們在晚飯光景，一定可以到家，然而任誰亦未料及，這一去接，直至第二天午時尚未見到他們的蹤影……」

黎莫野禁不住「脫褲子放屁」的多此一問：「約莫是出了事？」

單邦沉痛的道：「是的，出了事，出了一樁令人椎心嚙舌的大慘事——當天中午，老邨主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派我親自帶了邨裏大批人馬前往接應，我們剛走到半途，就在不及河邊三里的地方，遇到正騎驢趕來報信的當地地保，他曾經見過我們小姐，他氣急敗壞的告訴我，在一處荒坡下的殘頹土地廟後，發現了十具屍體，八具男屍、兩具女屍……」

黎莫野嘆了口氣：「有了女屍就不大妙了……」

單邦目光投注向天際的灰靄，語聲也如同那天際的灰靄一樣陰冥了：「地保對我們邨主的千金有印象，當下他暗地告訴我，兩具女屍中的一具，似乎極像我們邨主的小姐，我們急忙跟着他找了去，一點不錯，那兩具女屍，一個果然是邨主的千金，另一個是她貼身丫環小翠，八具男屍，四具是邨主派去迎接的敎頭，四具是抬轎的轎夫，男女十人，一個活口不剩！」

咬咬牙，黎莫野心裏在罵：「這個兇手，眞正是個狗娘養的野種！」

單邦的聲音繼續憂傷的傳來：「我們邨主的千金全身赤裸，衣裙片片撕裂，身上血跡斑斑，啃嚙的印跡深入於肉，更瞪眼伸舌，半邊顱骨破裂——她是先受到强暴，兇手再將她的頭用力碰撞山岩，復再扼死了她；她的丫環小翠情形大至相若，也是整體血痕交錯，衣裳散碎……四名敎頭尤其沒有一個是囫圇的，兩個頸骨生生打斷，四肢崩曲，一個肋骨齊折內陷，另二個連脊椎都被打斷，那四個轎夫却是同一般死法，全叫人扭轉了頸頸……」

黎莫野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只下意識的瞥了後面的龍大雄一眼——而龍大雄却正滿腹獰笑，表情十分得意的也在聆聽着單邦悲切的敍述；他的模樣，似乎是正藉着這般血淋淋的敍述而回味着其中的過程與細節，形色極度的愉快和滿足……。

這邪惡的愉快和滿足，這不似從人的七情六慾中應該發出的反應，使得黎莫野雖只瞥了一眼，也有强烈的作嘔感覺！平靜了一會，單邦低沉的道：「黎朋友，你猜得到這件血腥慘酷的罪行是誰幹的？」

黎莫野笑得十分牽强：「龍大雄？」

單邦的語聲併自齒縫：「是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沒有安排，上天會有安排；經過我們全力查訪，終於找到一個有力的人證，一條明確的綫索，事發當天，是在他們迎接邨主千金回程的下午，就在現場不遠的山坡樹林裏，一個老樵夫正在砍柴，他曾目睹了這樁事的全部經過，他當時巳經瘓癱了，只記得行兇施暴的是一個體魄超乎尋常的高大巨漢，那漢子粗壯得宛如一頭野熊，也醜惡得像一頭野熊，一邊行動，一面發出那種獸性的嗥笑，更不停的叫着：我要的必是我的，我想怎麼做就能怎麼做，因爲我是龍大雄，不依我的人只有死，通通死……」

黎莫野覺得背脊泛寒，他呢喃着：「簡直是頭瘋狗……」

單邦耳朶十分敏銳，他頷首道：「很好，至少在這一方面我們具有同感，黎朋友，不錯，他是一頭瘋狗，還是一頭最骯髒、最兇蠻、最卑劣的瘋狗！」

黎莫野沙沙的道：「七爺，他自己可也認罪？」

單邦沉緩的道：「他一點也不推諉掩飾；白大爺在獲悉噩耗之後，立時散髮瀝血，老淚縱橫的下令以『白家邨』所有力量來搜尋他，我們『白家邨』各方面都有許多朋友，也有不少眼綫，要找尋像龍大雄這樣一個瘋狂妄肆的人並不困難，只經過很短的辰光，我們巳經綴上姓龍的蹤跡，『白家邨』一共派出了連我在內的八個人——老實說，我們這八個人巳是邨子裏所能派出的全部精華；爲了防範萬一，白大爺更親函約請了『寒梅堡』少堡主官孤月、『銀鷹』萬長豪、『銀鷺』萬長賓賢昆仲、『金鱗刀』李四、『鍊子神槍』包英等五位壯士相助；後來，我們終於圈住了姓龍的並且放倒了他，只是我們也犧牲了八個人，邨子裏的六名好手，加上『金鱗刀』李四、『鍊子神槍』包英……」

突然，那邊的龍大雄怪聲狂笑起來：「直娘賊，要不是你們這些見不得天日的陰溝老鼠暗裏在我龍大雄酒中下了那什麼鬼『逆氣丹』，你們做夢也休想沾我一根汗毛，我若不是中了計，別說死八個，你們一個也別打算活着回來！」

單邦的唇角痙攣了幾下，但他克制着自己，沒有任何表示。

黎莫野猶豫着，他在思量，這下一步，又該怎麼辦呢？像龍大雄這樣一個兇殘冷血的野獸，實在死不足惜，值不得一救，然而，不救行麼？他乃是受了嚴命來此行事的，那諭令者又是他在人間世上最親近的尊長啊……。

義難兼

幾張人臉全是那麼僵寒的板在那裏，幾雙眼睛也都那麼冷漠的注視這邊，黎莫野覺得自己的呼吸逐漸沉重，手掌間淌着汗，心頭活似壓了塊巨號磨石，墜得他像連腦袋也挺不直，腰也伸不起了。

單邦終於又開了口：「現在，黎朋友，該說的我都巳說了，你還要我們把人交給你麼？」

乾咳幾聲，黎莫野苦着臉道：「七爺，不是在下我不通情理，亦不是我要强各位所難……七爺，我實在也有不得巳的苦衷，萬望各位惠予體諒，勉應所求，則洪恩大德，在下我如同身受……」

單邦深深吸了口氣，他像是在儘量抑壓着波蕩的情緒，語聲十分艱澀：「黎朋友，撇開本邨與龍大雄的恩怨不談，只他那無惡不作的習性，殘酷暴虐的行爲，凡是兩道上稍具正義感的人都不會輕恕過他，而你却反過來替他求情担當，這豈不是爲虎作倀，助長他的兇焰？」

黎莫野陪着笑道：「我怎敢有這樣的想法？七爺，實在是上命差遣，身不由主，要是我個人的意思，斷斷不會來討這般沒趣……」

這時，那英挺風發的年輕人——「寒梅堡」少堡主官孤月忽然揚聲道：「黎朋友，你乃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獨行盜，自來不入帮、不結黨，請問又何來的『上命差遣』？」

黎莫野知道對方的出身底細，他拱拱手，道：「少堡主，此事說來話長，且涉及隱私，我不便明言，但請諒解決不是我有心要向各位挑釁，確實是有不得不爲的苦處……」

單邦沉沉的道：「如此說來，你是一定要人了？」

舐舐嘴唇，黎莫野巳警覺到對方言語中的蕭煞意味，他趕緊道：「七爺明鑒，我是在請求各位，並非來此恃强賣狠；白家邨白老爺子爲人慷慨豪邁、仁義傳世，而七爺及各位兄台亦乃守正不阿之坦蕩君子，我說什麼也不會執意與各位難過，黎某人雖然不才，但却還未到黑白不分的地步……」

單邦冷然道：「說得好，但你所請所求之事，是否巳屬黑白不分之舉？」

官孤月也緩緩的道：「如果你我立場互易，黎朋友，你又是如何設想？」

嘆了口氣，黎莫野無奈的道：「這件事我自知做得過份，可是我寧願接受各位的責備，也不能違悖上命嚴囑，任憑你們漫罵斥辱，我亦只好生受了……」

單邦臉色陰晦的道：「你知道，這不僅是責罵之事，也不是光談春秋大義就能解決的問題，黎朋友，你很清楚我們不可能這麼簡單放過姓龍的——只要我們還留着一口氣！」

怕的就是這一句話，如今話巳從單邦嘴裏說出來了，黎莫野發覺自己腦門上居然冒了汗——在這種冷瑟的天氣裏；他嗓眼泛乾的笑了幾聲：「七爺，我不希望把情勢攪得這麼嚴重，更明確的說，我不願意和各位動手流血，我的動機是絕對和善又摯誠的……」

官孤月目光烱亮的看着黎莫野，語如金石般接上口：「黎朋友，你原不是這樣的人——不是這樣謙懷及慣於委屈的人，你從不怕殺戈、不忌諱流血，可是爲什麼現在你却向我們一再的婉轉陳詞、一再的表明心跡？處處表示出你的無奈和窘迫？黎朋友，這是因爲你自知理虧，自知行非，你的作爲完全有悖於公道仁義！」

黎莫野又搓起手來，十分尷尬的道：「不錯，少堡主，你講得對，我原也不打算對我的行爲欠缺道理而稍加掩飾，這原本就是一樁不應該的事，我却不能不辦，叫我怎麼解釋才好？」

仰首向天，單邦平靜的道：「我們不能答允你的要求，黎朋友。」

黎莫野表情痛苦的道：「何必非要動手不可？」

愴然笑了，單邦搖頭道：「不是我們要動手，黎朋友，是你逼得我們動手。」

官孤月謹愼的道：「此事之後，不論你能否達到目地，黎朋友，你的名聲、節譽、操守，都將被世人所重估，你的損失不只在實質而巳！」

黎莫野怔忡了片刻，幽幽太息一聲：「設若如此，也只有認了……」

猛的一聲怪叫傳來——又是那絕戶煞龍大雄：「兀那姓黎的混蛋，你他娘要帮老子的忙就趕緊，光用嘴皮子磨能磨出個鳥來？和這干狗操的有什麼道理可講？動手宰殺才是正經！」

黎莫野瞪着那龍大雄，心裏直在咒他的十八代祖宗，可是嘴裏又不便眞個罵出來，只把自家一張臉氣得發青。

單邦慢慢下馬，正面對着黎莫野站定。「銀鷹」萬長豪與「銀鷺」萬長賓兄弟二人策馬圈近了龍大雄，採取的是那種即可就地格殺的形勢；於是，官孤月也飄然拋鐙落地，那張俊逸的臉龐上像凝浮着一層寒霜！

黎莫野攤開雙手：「各位，再讓我們想想，是否還有其他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就像這樣豁開來幹上，算是那一門子的名堂？」

單邦沒有出聲，雙瞳中的光芒陰冷而幽寒。

蹩了好一陣子的全寶善再也忍不住了，驀地大叫起來：「那姓黎的匹夫，你莫要扮那委屈求全的爛好人狀，你他娘一肚子壞水，滿心眼奸刁，明擺明顯是逼着我們上樑吊頸，却楞裝出一派悲酸無奈，簡直惡毒卑鄙到了極處！」

黎莫野面頰痙攣了幾下，他忍着氣道：「這位仁兄，說話不要如此尖刻，我姓黎的若眞是像你所言，爲一刁惡奸狡之徒，又何須再三懇商祈求於各位？各位的難處我瞭解，而我的苦衷，亦盼各位能予稍加體諒……」

全寶善漲得臉色褚赤，他哇哇怪叫：「你的苦衷？你那算什麼苦衷？我們老爺子媳孫的血債、邨子裏好幾條牲命，加起來還頂不上你那點苦衷？姓黎的，任你舌上生蓮，也說不過一個『理』字去！」

黎莫野僵窒着答不上話來；全寶善說得對，有理行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本來就是一樁說不過去的事，就算再能辯駁爭論，又何能折服於人更心安於己？

官孤月緩緩的接口道：「黎朋友，現在收手，時猶未晚。」

黎莫野擠出的那抹笑容，簡直比哭還要難看：「少堡主，要是我能收手，根本也不會到這個地方來與列位見面了！」

官孤月嘆了口氣道：「我知道勸不動你……」

風，吹刮得越發蕭煞了，單邦的聲音也和這寒風一樣的冷削：「不必再說下去，黎朋友，這件事只有正反兩個極端，並無妥協餘地——我們把人帶走或是你把人帶走，其間決無兩全之道！」

黎莫野喃喃的道：「七爺，這不是把話說絕了麼？」

單邦漠然道：「打你一開始要辦這檔事，就該預料到會演變至此步田地！」

黎莫野嚴肅的道：「一開始的時候，七爺，我並不十分清楚那龍大雄和白家邨之間竟有着這麼一段深仇大恨，有這麼一樁解不散、化不開的轇轕——。」

單邦冷冷的道：「明白說吧，即使你知道其間有着如此怨隙，你也極可能照做不誤，我看得出來，那個支使你行事的人，必是一個你決不敢或不會違悖的人！」

嚥了口唾液，黎莫野微微牽動着唇角：「但，但至少情況會比現在緩和一點，我應該留有些許爭辯解說的機會……」

單邦道：「可惜你已使得形勢逆轉至此，而那樣的機會亦已過去了；黎朋友，你做事不在事前明瞭前因後果，不求甚解其中是非曲直，你一旦做了，就必須付出代價，非常嚴苛又慘痛的代價！」

咬咬牙，黎莫野道：「眞的沒有任何商量餘地？七爺。」

搖搖頭，單邦斬釘截鐵的說道：「沒有！」

黎莫野大聲道：「很好，我自當挺身承受一切的後果與責任——無論那是多麼嚴苛又慘痛的後果與責任！」

單邦的兩邊太陽穴「突」「突」急跳，面色鐵青，他雙目如火般注視着對方，一個字一個字的道：「我們都在等着，黎朋友。」

戴枷鎖鐐的龍大雄神色悠然的看着事態在進行，而且完全以符合他內心意願的方式在進行；他非常興奮，非常快活，他甚至已經想像到如何報復雪恨、如何在脫困之後去找樂子來自我補償……於是，醜惡的臉孔上便在悠然中透顯了獰厲，浮漾出滿足，那種獸性的獰厲和滿足！

黎莫野忽然重重抱拳，形色凜烈：「七爺，在下得罪了，冒犯失敬之處，尚乞海涵，並請向白老爺子求恕！」

官孤月首先警惕的低叱道：「大家小心——」

原本站在單邦對面的黎莫野，就彷彿移魂換影一樣，只那麼微微一幌，人已到了龍大雄身側，單邦就地暴旋，袍袖中已經飛閃出一抹寒電——那是一柄尺半長的窄刃小刀，刀雖窄小，却鋒利無比，削薄的刃口在流燦之下洒洩出如波的尾芒，而尾芒吞吐灼麗，宛若連啣着一蓬游移不定的冷焰。

黎莫野猝向側走，肩上的黑色罩袍反抖似一把大傘扣落，官孤月在此時已如鷹隼般撲到，他人在空中凌虛迴旋，一柄銀亮刺眼的長劍便帶着那樣狂厲的弧光掃斬過來！

一聲暴喝下，銀鷹萬長豪猛地挫腕收臂，把龍大雄扯得往前一個踉蹌，而黎莫野貼地展開六次呵成一氣的滾翻，在雪團般的劍鋒下竄出，他左手飛揮，冷電閃處，「崩」的一响已將套在龍大雄頦頸上的皮索切斷！

龍大雄雙手按地，嘷笑如狠，鞍上的萬長豪却因重心突失，差點一個跟斗從馬背栽了下來！

官孤月悶聲不吭，如影隨形也似緊跟着追襲黎莫野！

龍大雄狂吼出聲，連人帶枷硬撞官孤月，其勢之猛，猶如一頭發了瘋的犀牛！

窄刀却似電火掣閃，又準又狠的插向黎莫野心口。

黑色的罩袍在黎莫野手中揚捲，風聲呼呼裏，像煞一團飛舞的烏輪；單邦却半步不退，刀光流射交織，楞是強攻硬進。

罩袍的步絮似蝴蝶般翩翩飄散，單邦九十九刀幻爲一瞬，黎莫野的那件袍子也就幻化成千絲萬縷了。

全寶善便在這時衝了過來，他揮動着一條大號的、兩頭鑲嵌着鐵鈎的竹扁担，摟頭蓋臉擊打黎莫野，動作倒還相當的迅捷麻利！

那邊，龍大雄怪吼連連，他在官孤月與萬家兄弟的圍攻下，已經掛了好幾處彩，大約是體內「逆氣丹」的藥勁又已發作，只見他牛高馬大的塊頭却虛軟得像條將溶的棗子糖，黏塌塌的半點不帶勁，一張醜臉掙得黑裏泛灰，人已喘得就快接不下氣了！

黎莫野奉命來搭救姓龍的，當然不能只拖回具屍體去就算交差，他可容不得姓龍的挨刀挨剮；全寶善的一頓扁担還如狂風驟雨般朝下落，他已倏然倒掠出去，「嘩啦啦」暴響聲中，純鋼三節棍首攻官孤月。

官孤月長劍反挑，黎莫野的棍身驀翻，幾乎同時逼開了萬家兄弟那兩對短柄月牙鏟，他身形側旋，三節棍呼霍掃擊，又將撲上的單邦及全寶善生生截住。

龍大雄吁吁喘着，一邊喘一邊罵：「姓黎的小子……早他娘就該用像伙對付這一干人熊了……却不知你是在扮的那一門清高謙讓！」

黎莫野那有功夫回嘴？他心裏在咒罵着姓龍的老祖宗，動作却半點不敢鬆懈，人向後仰，避開單邦的快刀，三節棍突向上彈，棍頭點飛，分擊官孤月和萬家兄弟，全寶善又往上衝，三節棍却在彈點的須臾猝沉疾迴，一下子就把全寶善粗矮的身子捲起橫拋，像丟綉球般丟出丈許之外！

當全寶善那聲驚恐的號叫甫始併擠於喉間，黎莫野已飛起一脚踢上龍大雄的屁股，姓龍的還沒弄清這是怎麼回事之前，整個人已被踢起五六尺高，恰巧橫身落在傍邊一匹馬的鞍背上。

馬兒受驚嘶叫，撒蹄狂奔，單邦雙眼血紅的切向前頭企圖攔截，但是，他的身形才動，黎莫野的三節棍已飛劈在他前面三尺——就彷彿那硬重的玩意早已通靈解性，洞悉了單邦的心意一般！

單邦側掠向左，而官孤月與萬家兄弟却凌空飛躍於黎莫野頭頂，便在他們堪堪超越的一刹，有金芒眩燿爲長帶，又忽然碎濺成千星萬點，挾着如此尖銳與暴烈的力道蓬散激射，官孤月和萬家兄弟硬是被逼得紛往斜裏躲閃，半步也穿不過去。

是的，黎莫野的尖菱無纓金槍已出手了。

世間事成敗往往在於俄頃，得失亦往往繫於瞬息，現在，前後只是人們呼吸幾次的時間，駝着龍大雄的馬兒業已奔出了數百步遠，這樣的距離，對於追和逃的機會而言，後者顯然是希望大增了。

黎莫野一個空心跟斗翻前七尺，三節棍再次騰龍般舒捲掃旋，而金槍閃掣有如流火冷焰，把撲近的四個對手截住釘牢！

此刻，前途上只見烟塵滾滾，一路延伸飛揚，連那乘馬匹的形像都看不清了。

黎莫野三節棍倏揮向天，棍身在暴响中昂彈，他的人「呼」聲飛起，就在空中一個側旋，竟巨鷹般掠出七丈之外！

單邦與官孤月等人本還以爲黎莫野又待施展攻擊，他們出自慣性習態的正往後讓，却萬萬料不到姓黎的居然朝着反方向走了活人！

亢烈的怒嘯從官孤月的肺腑間擠迫於嘴外，他整張面容扭曲，兩眼可怕的鼓瞪着，人像發了狂般拚命奔跑，但是，等他脚步不穩的追出幾丈之遙，却已再也看不見黎莫野的影踪！

寒風瑟縮，夜色濃重，在這樣的荒野僻地，要想去追趕一個人，一個輕功超越過自己的人，希望可是太渺茫了——官孤月廢然站定，長劍柱地，有種盼切大哭一場的感覺。

萬家兄弟人已上馬，兩個人却都木楞楞的呆在馬背，他們也是打算策騎追趕對方，然而他們竟不知如何追法，因爲只在他們飛身落鞍的一刹，再回頭已經找不着目標了。

緩緩的走向前去，單邦一隻手輕搭在官孤月的肩頭；他的表情悲戚又憤恚，顯然他在盡力抑制，音調裏有着微微的抖顫：「老弟，無須過於難受，大伙都盡心盡力了……」

官孤月抽噎一聲，切齒道：「七爺，我們就這麼讓他得逞？就這麼眼睜睜的看着他走掉！」

心腔宛似遭到刺痛般收縮了一下，單邦苦澀的道：「我們回去再想法子，我相信會有其他途徑可循，但眼前我們是無能爲力了；老弟，姓黎的武功太好，而當一個功夫高強之輩不欲纏鬥只圖脫身的時候，就更加不易攔阻，至少，我們連追也追不上他……」

單邦說的全是實情，官孤月用力呼吸幾次，語聲竟在這片刻間變得出奇的平靜：「七爺，今天我們不但遭到挫敗，蒙受損失，也等於被姓黎的大大羞辱了一場，回去白家邨之後，容我當面向老爺子請罪——將來無論白家邨要如何處理這件事，我個人決不與黎莫野干休，若不湔雪此恨此辱，誓不爲人！」

沉默了一會，單邦低緩的道：「老弟，白家邨永不會就此罷手……你方才所說的，也完全是我心裏想說的話！」

官孤月的面頰抽搐着，他重重的道：「往後，不但是龍大雄，便是那黎莫野，不只是白家邨，再加上寒梅堡！」

單邦愴然一笑：「這都是我們給貴堡惹來的麻煩，老弟，但盼你心願得了，平安無恙。」

官孤月木然道：「我不怕死，七爺，在一個人失去他的尊嚴之後，活着又何啻行屍走肉？如果找不回他的尊嚴，還不如早早死了的好！」

單邦肅穆的道：「你說得對，我們都屬於寧可斷頭不能屈志的那一種人；老弟，從今天開始，湔雪恥辱不只是你或我單獨的事，而是我們大家的事，尊嚴不存；羞於爲人，既要爲人，則何惜捨命！」

萬家兄弟忽然齊聲大叫：「把我們哥倆一起算上，七爺！」

單邦頷首道：「當然，我原已說過，這乃是我們大家的事！」

夜暗裏，傳來一聲低微的呻吟，全寶善大概已經轉過氣來，正在那裏吃力的掙動着，單邦瞧在眼中不禁搖頭，當他向全寶善那邊移動脚步的時候，內心忍不住想：自己這個老把弟，到底還要等多少年才能叫人不再替他担憂？

× × ×

黎莫野並沒有花費多大功夫就趕上了龍大雄；當他看到龍大雄的時候，也正是對方奮力從馬背上掙跌下來的時候。

當然，黎莫野非常明白姓龍的爲什麼放着好馬不乘，却端端要朝地下翻滾的道理，因爲打開始龍大雄就不是「騎」在馬上的，而是橫擱在馬背鞍溝之間，人體的構造與馬鞍的形狀在須用之時是有其契合性的，換句話說，人要用屁股去就馬鞍，馬鞍亦以它的凹貼模式來迎接屁股，馬鞍是供人坐的，不是叫人橫擱在上面的，否則，一定會十分不舒服——龍大雄必然是十分不舒服，要不然，他怎甘不乘馬而落地？

龍大雄「噗通」一聲重重摔跌下來之後，馬兒似乎也知道那滾地的仁兄不是牠的原主，這潑皮牲口居然連停頓一下都沒有，就那麼四蹄如風，頭也不回的絕塵照奔而去。

這一跌好像跌得不輕，龍大雄人在地下，一邊呻吟，一邊咒罵，同時又得掙扎站起，幾次傾仆歪踣，業已弄得氣喘吁吁，滿身大汗。

黎莫野閒閒來在一邊，夜暗裏，他仍看得清龍大雄的一副狼狽形狀；眞個是灰頭土臉、污穢如豬，加上他唇角流淌的涎沫，撕裂的衣衫，加上那張兇惡又悴額的面容，膚體散發出來的臭氣，這個人，簡直已不像個人，要說他是一頭剛出籠的野獸，還更爲貼切些。

瞪凸着一雙怪眼，龍大雄冲着黎莫野咆哮：「你看什麼？我有什麼好看的？還不快來帮我一把，扶我站起來……」

黎莫野走近兩步，伸手抓着龍大雄後領往上一提，果然已把姓龍的提起站好，不過，這一提也提得龍大雄「嗷」的窒噎一聲，差點就閉過氣去。

連連嗆咳着，龍大雄破口大罵：「好雜種……你是故意整我寃枉？你他娘居然用這等捉狹方法來算計我？你這個該死的狗東西，看我不活拆了你！」

黎莫野淡淡的道：「我們走吧，換個比較安全僻靜的地方，我再替你設法把身上這些破爛零碎解開。」

龍大雄立刻暴跳起來：「爲什麼要換一個地方？我要你現在就將這些枷鐐給我拿下來，操他祖奶奶的，戴着這些玩意，我簡直一時一刻也不能忍受！」

黎莫野耐着性子道：「你就再忍一會，姓龍的，好歹你也忍了這些日子啦；咱們不能冒險在此處耗時間，白家邨的人很快就會趕上來……」

猛一挫牙，龍大雄粗悍的叫：「趕上來正好，我要一個一個吃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我所受的一切痛苦，必須他們百倍來補償！」

黎莫野冷冷的道：「就憑你現在的樣子，如何叫他們屈服補償？」

龍大雄怒道：「你得帮我！」

黎莫野搖搖頭：「我只是奉諭前來搭救你，可沒有受命向白家邨的人開刀；龍大雄，希望你能同我合作，一旦我交了差，往後你要造皇帝老兒的反我也不管。」

龍大雄暴烈的道：「姓黎的，你敢不帮我報仇？你敢得罪我絕戶煞？」

黎莫野沒好氣的道：「我沒不敢做的事，只有不敢昧的理；白家邨所行所為並無差錯，我強持救出來，已覺慚疚，如果你再不知好歹，硬逼着我與他們流血，就不啻陷我於不仁不義，姓龍的，不仁不義的事我決不會幹，至於我對自己原則的堅持，你認為是得罪了你，我也沒話說！」

龍大雄惡狠狠的道：「好，姓黎的，這檔子事你給我記住，有朝一日，我們再好好結算！」

黎莫野聳聳肩，道：「隨你的便——不過，像你這樣的人，我還從來不曾遇上過，這次得見，也算開了眼界，天下之大，確實是那一類怪誕角兒都有……」

正待轉身移步的龍大雄，聞言又站了下來，他逼視着黎莫野，語氣不善的道：「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黎莫野笑了笑，道：「我的意思很明顯，姓龍的，人要有人味，有人性，你他娘却連一星半點的人味人性都沾不上，似你這類的人物，我可真是頭一遭遇着！」

悶嗥一聲，龍大雄的模樣像要吃人：「你說我沒有人味，沒有人性？」

黎莫野大馬金刀道：「正是，一個有人味人性的人，就算不懂感恩圖報的道理，至少也該明白受施勿忘的一般常情，何況人家還是救了你的命？這等施予，任何人受了都會銘記在心，或者無以回報，却決不可能用怨恨相還，而你，龍大雄，你正是出了格的那一號，我如此助你，你倒把我當成仇敵，翻臉無情個快啊……」

重重一哼，龍大雄悍然道：「你帮我是你願意帮我，也該帮我，我何須要揹此人情？若是你能帮我而不帮我就會要你的命；你可知我是誰？大家都得對我盡心盡力，我對別人如何，便全看我的高興！」

黎莫野啼笑皆非的道：「這即是說，寧可你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你？你可是曹操投胎轉世？我看你却只配替曹操端洗脚水——人家的某些心計與修養，你他娘連邊也摸不着，却端拾些牙穢！」

龍大雄大吼：「你敢罵我？」

黎莫野夷然不懼的道：「朝後看吧，只怕不光是罵你而已！」

用力吸了口氣，龍大雄好像在努力壓制自己；他點點頭，一派狠酷之狀：「好，很好，我們且往後看，姓黎的，我們全記住這句話。」

伸手朝路邊的荒野一比，黎莫野皮笑肉不動道：「請吧，龍大雄，這邊請。」

龍大雄暴叱：「帶路！」

黎莫野往前走，頭也不回的道：「你小心，別摔個黃狗吃屎。」

龍大雄肝火頓升，氣得兩眼透紅，哇哇大叫：「你這狗娘養的，你竟如此拿言語作賤我！」黎莫野沒搭腔，快速行向黑暗中；龍大雄生怕自己走慢一步岔了邊，氣是氣得血脈賁張，七竅生烟，却也只好拖着身子緊跟不綴。但聞得他脚鐐間的鐵鍊，在沉黝的荒原裏發出那種急切的「嘩啦啦」「嘩啦啦」的拖磨聲，漸去漸遠。

性本惡

這是一條淺淺的小溪，溪水清澈冷冽，溪畔有幾塊平坦潔淨的大青石，兩邊的蒼鬱松林，便圍繞着這條小溪迤邐延伸，光景不但幽靜，而且隱密得很。

黎莫野昨夜裏已經把龍大雄身上的木枷鐵鐐都拆卸下來，兩個人心不和面也不合的分開老遠憇歇了一宵，眼下天剛濛濛亮，黎莫野已從溪邊洗漱回來，一邊走，一邊用頭巾的下擺擦拭着眉臉間的水漬。

那一頭，在一棵虬松之下，龍大雄還在四仰八叉的睡着尋夢，陣陣的鼾聲如雷鳴般有節奏的响動着——聽到這樣粗濁沉悶的鼾聲，黎莫野便不自覺的連想到山豬或野牛的呼嚕呼吸，他奇怪自己怎麼總是把姓龍的和獸畜類牽扯在一起？一定是那個龍大雄的心性舉止和獸畜太有近似之處了……

龍大雄蓋着一條厚軟的毛氈——那原是黎莫野替自己預備的，却沒奈何交給對方享用了，他自家只有挨凍受寒的湊合了一宵，他心裏嘀咕着，難怪他一大早就睡不着啦。

坐了下來，他從乾糧袋裏摸出一塊又冷又硬的熟麵餅以及一片鹽醬瓜，搭配着小口小口的咬嚼；這樣冷瑟的荒野清晨，面對這樣一個惡伴當，又吃着如此味同嚼蠟般的早餐，黎莫野覺得十分窩囊無趣，越想越操他娘了……

大概是嘴裏的咀嚼聲驚動了龍大雄，他先是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又發出那種嗥號也似的怪聲打了個長長的呵欠，這才坐將起來，瞪着一雙牛眼嚷嚷：「什麼時辰啦？你怎麼不叫我一聲？」

黎莫野連眼皮子也不抬的道：「天亮了。」

揉着雙眼，又是一次怪聲怪調的呵欠，龍大雄這才想起黎莫野只回答了他一半的問話：「你怎的不叫我一聲？姓黎的，你是想丟下我自己溜走？」

吞下嘴裏的麵餅，黎莫野感到非常的洩氣，非常沮喪——碰着這樣一號不知香臭、不識好歹、又思想性情怪誕得悖違常理的人，你該如何與他爭論解說？吁了口氣，他無精打彩的道：「我沒有叫你是因為不須要這麼早叫你，你受了許多天折磨，正好蓋着我的氈子多睡一會，養養精神，恢復元氣；而我雖然沒有意思丟下你，實際上我却不欠你什麼，即使我要走亦是我的事，你根本管不着。」

龍大雄忽然呵呵大笑：「那麼，你為何不走？」

嘆了口氣，黎莫野道：「因為有一個人要見你，那個人很感念你多年前對他所施的一樁功德，他要報答你，明白的說，我就是受那人所命，才前來做下這件孽事的！」

這一次，龍大雄不曾挑剔黎莫野話中的諷刺，他眼珠子連轉，迷惑的道：「你說的那個人是誰？我什麼時候帮過他的忙？是多久以前的事啦？奇怪，我怎麼一點影子都記不起來？喂，你別賣關子，倒是把話說清楚！」

龍大雄記不起這件事，黎莫野絲毫也不覺得意外，像這種蠻渾粗暴型的人物，在他昔往的生命過程裏，又有幾件事能在他腦海裏留下痕憶？更遑論那過多的歹惡行徑與不經心留下的施惠了。

不耐的喝了一聲，龍大雄又在催促：

「喂，你他娘是在發的那門子呆？你說話呀！」

黎莫野靜靜的道：「有一位老人家，叫做魯敬仙，『西漠一鵰』魯敬仙，你可知道這個人？」

怔怔的尋思了好一會，龍大雄才猛的一拍自家大腿，怪笑起來：「是了是了，我想起那檔子因緣來啦，好個魯老鬼，倒不是忘恩負義之徒，他還記得我對他的雲天高誼，浩蕩深恩，這會居然就來報答我啦，好，好極了，我要看看他待如何補償欠我的這份情！」

黎莫野的一顆心直往下沉——他早已料到他師叔魯敬仙的這一擧動，會帶來無窮煩惱，現在看來只怕不差，姓龍的朋友業已自居於恩人之位，表明了一副邀功討賞的嘴臉，好比一頭餓饞的惡狠，有人給牠了門，牠還會不往裏鑽？

用手抹了把臉，龍大雄興緻勃勃的道：「那魯老鬼，說起來全靠了我，要不是我哪，早年他的一條老命就不會是他的了，算一算，這事已有十六七年了吧？那辰光我還年輕，約莫二十出頭的光景，不過我雖然年紀不大，出道也不久，名氣却已响噹噹的啦，提起我龍大雄，眞個誰人不怕、誰人不驚？碰着場面，我他娘只要往前一站，甚至不必開口拿言語，已經嚇得一干雜碎屁滾尿流，抱頭鼠竄，我姓龍的簡直是一開始混世就紅得發紫，紅遍半邊天了！」

黎莫野嘴裏「嘖嘖」兩聲：「眞是了不得。」

哈哈一笑，龍大雄口沫四濺的道：「這可不是吹的，別人不知道，魯老鬼最清楚不過；當年初次和魯老鬼遇面的時候，正逢上他霉星高照，流年不利的辰光，人是又瘦又小又枯乾，頂了一副姥姥不親、舅子不愛的窮酸落拓像，叫人追得活脫一頭喪家之犬，還流着血、帶着傷，正他奶奶恨爹娘少生兩條腿般在逃命，天幸他遇到了我，我生平最看不得打落水狗，吃爛飯之徒，情景一旦入眼，我他娘便俠氣湧升，大喝一聲，如同飛將軍從天而降，殺得那些王八蛋人仰馬翻，落荒而逃……呵呵，魯老鬼對我簡直敬同仙佛，當場就下跪拜恩，涕淚橫流的抱着我的兩條腿直叩頭；事隔多年，我早已把這種芝麻綠豆般的瑣碎忘得一乾二淨，他却還記得清楚，念念不忘向我報恩叩謝哩……」

黎莫野乾笑着直翻白眼——其實他已氣得差點忍不住撲過去掐死對方——人的嘴果只兩片皮，尤其這龍大雄的一張臭嘴，完全在那裏胡說八道、斷章取義，純粹係瞎扯渾柴；有關魯敬仙和龍大雄的這一段過往淵源，黎莫野清楚得很，他已不知聽過師叔提起多少遍，其中來龍去脈，遠因近果他連背都背熟了，但目前再由龍大雄口裏說出，却大大變了樣，不僅肆無遮攔的褒己貶人，暄染歪曲事實，甚至更將一個名震五嶽三江的黑道大豪魯敬仙，形容成了偷鷄摸狗之屬的窩囊廢，黎莫野這口鳥氣怎生得嚥？越聽下去，他就越感到姓龍的咀巴越說越討厭。

拍了拍手，龍大雄又開腔了：「那魯老鬼，他叫你如何報答我來着？呃，最好實惠一點，我聽膩了口頭上的空話，什麼永銘五內啦，恩同再造啦，供奉長生牌位啦；全是鬼扯淡，屁的個意義都沒有，這一套玄門最好少來，我喜歡看得見，摸得到，而且管用的東西！」

輕咳幾聲，黎莫野嗓眼有些發沙：「記得當年事過之後，你已向魯老先生索取了一塊晨霜玉的玉牌，另加十六粒眞珠？這些珠寶都是看得見，摸得到，而且管用的東西，拿去換金換銀，使起來必然相當實惠……」

牛眼一瞪，龍大雄詫異的道：「咦？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黎莫野心頭有氣，胸中燃火，不由冷冷一笑，極其譏誚的道：

「我知道這樁事的內涵恐怕比你還詳盡；龍大雄，你是搭救過魯老先生，不過，並非如你所說是在魯老先生『活脫一頭喪家之犬』或『恨爹娘少生兩條腿』般的狼狽狀況下；那時節，魯先生乃是在半途上遇到仇家埋伏襲殺，他又正好染着一身熱痛，體能虛弱得很，在經過一番力戰之後業已負傷不支，而你恰巧路過該處，你原本打算袖手自去，却是看到魯先生腰帶所懸的晨霜玉牌，又再折返，兩眼直勾勾的在玉牌上面打轉，魯先生知道你的心意，這才出聲招呼，暗示將以玉牌做為相助之報，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才出手帮了他老人家，事後，魯先生把玉牌贈你，你頗嫌不足，獅子大開口猶再須索，魯老先生無奈才把身上的十六粒珠子一併補上——龍大雄，我說的這些可有謬誤之處？」

細細打量着黎莫野，龍大雄突然嚴厲的道：「你講得對不對都無關緊要，我救了魯老鬼一命却是千眞萬確；至於是在何種情形之下救了他以及他當時有什麼表示，已成為過去——我問你，你是那魯老鬼的什麼人？」

黎莫野慢慢的道：「魯老先生是我的師叔，也是我如今唯一的尊親；另外，請你不要再口口聲聲叫他魯老鬼，這是很不禮貌的稱呼，尤其聽在他的一個晚輩耳中，就更覺得不舒服了！」

龍大雄爆火道：「不舒服？娘的個皮，你不舒服又待如何？」

黎莫野生硬的道：「在你一切正常或巔峯時期的體能狀況下，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對手，然而，目前你絕對打不過我，龍大雄，要不要試試？」

楞了片刻，龍大雄怪笑如嗥：「他奶奶的，你倒會說實話，不過你記住，我們遲早要見見眞章，就算你師叔出面說情也是白饒，我一定要稱量稱量你！」

黎莫野淡漠的道：「你寬念，如若到那步光景，我師叔不會浪費一點唾沫。」

龍大雄狂傲的道：「姓黎的，你可別把自己高抬了，娘的，我以前雖也聽說過你的萬兒，却不見得有多大個火候，更唬不住我龍大雄；如今才知道你是魯老頭的師侄，就越發少了份量，連你師叔都曾在我手下得命，向我叩謝洪恩，你又算他娘的老幾？」

黎莫野陰沉沉的道：「我自然沒有你那種『紅得發紫』『紅透半天邊』的氣勢，但江湖上混了這些年，至少也不是合稀泥合出來的，我自知唬不了你，但是，你亦一樣唬不了我。」

龍大雄獰笑着道：「有種，黎莫野，算你有種，這筆帳，我們且留到往後清結；現在我問你，你那師叔要在何處同我碰面？他又準備了多少好東西來孝敬我？」

黎莫野道：「待你見過我師叔，你就會得到答案了。」

忽然眼珠子轉動，龍大雄疑惑的道：「我問你，姓黎的，魯老兒對於我的救命之恩，是否因爲當時我收過他的財物而有互爲抵消的意思，或者，他心裏有什麼不痛快？」

黎莫野道：「我師叔沒有這樣的意思，要不，又何必差遣我來救你？倒是我有這樣的意思，他老人家却不答應。」

龍大雄大聲道：「娘的皮，你師叔比你好！」

黎莫野面無表情的道：「只是我們爺倆對人性的觀點略有出入而已；主要的是，我師叔那條命十分珍貴，你救過他老人家的命，決不是那些區區財物可以衡量抵消的，所以他老人家還要補報你，使你瞭悟曾經做過一樁多麼有意義又有價値的事；簡單的說，你救了他，他要用加倍的報答來感謝你。」

連連點頭，龍大雄笑聲有如狼嗥：「越聽下去，越覺得魯老頭可愛了，其實他說的也很對，人的老命可不是比什麼東西都要珍貴？一點點珠寶又如何能以代之補償？他有此心願，我自則生受了……」

黎莫野撇着唇角道：「這是我師叔的看法，我却不以爲然。」

龍大雄不禁又在心頭冒火，但他這次忍住了，表情上十分不快的道：「你他娘好像和我十輩子以前就結了仇一樣，竟處處同我過不去——我倒問你，你又憑什麼覺得不以爲然？」

黎莫野不緊不慢的道：「我師叔覺得僅以玉牌一塊，眞珠十六顆，實不足以報你救命之恩，他仍感到欠你的人情——」

龍大雄忙說道：「不錯，一點也不錯，這點小小玩意，的確不够做爲救命的代價！」

黎莫野道：「玉牌眞珠或者不足以做爲報償，但姓龍的，我師叔對你做的另一件事，却足足可以抵消你的恩惠了！」

龍大雄高聲道：「他對我又做了那一樁事？」

眉梢子一揚，黎莫野道：「你救過他的命，他這一次也等於救了你的命，在我看來，算是互不相欠了；如果換成我，便絕對不會再有任何虧負你的感覺。」

龍大雄呆了片刻，方才悻悻的道：「幸而魯老頭不是你！」

黎莫野站起身來，淡淡的道：「我們準備上路吧，別讓我師叔等得太久。」

伸出舌頭來舐着嘴唇，龍大雄那副德性像極一隻餓狗，他粗聲粗氣的道：「大早起來我還粒米滴水未進哩，這半晌業已餓得前心貼上後牆，你倒享受，自個先他娘吃飽了，我這飢荒又該怎麼塡？」

過去把毛氈捲妥打包，黎莫野頭也不抬的道：「一頓不吃餓不死，尤其似你這等塊頭，挺上十天半月也照樣好漢一條，姓龍的，勉强湊合着，到中午兩餐合做一次吃吧。」

不管龍大雄氣得咬牙切齒，兩眼泛赤，黎莫野扛着裹捲，自顧自的邁開大步，他不怕姓龍的不跟上來，老實說，他希望就此把姓龍的氣走了那才再好不過。

× × ×

一乘青衣小轎，由兩個轎夫抬着在路上飛命前趕，另一個白鬍子老頭氣吁吁的隨在轎後緊撐不歇，這等秋涼節令，抬轎的與跟轎的却都滿身透汗，顯見已是趕了一段路程。

迎着轎子的方向，黎莫野走在前面，龍大雄走在後頭，黎莫野不時緩下腳步等候龍大雄跟上；姓龍的也是腦門淌汗，喘息粗濁，模樣相當乏倦。

黎莫野一邊走一邊皺着眉道：「龍大雄，你腳程加把勁行不？這才走了三十里地，已經耗了快兩個時辰，像你這樣走法，只怕走到天黑還到不了地頭！」

龍大雄喘着氣罵：「你是坐着說話腰不痛，他娘的個皮，那短命的逆氣丹是吞在我肚裏，沒附在你身上——只是稍稍用力過度，就四肢百骸全透了酥軟痠痲，半點勁運不上，加以頭昏血湧，連喘氣都難，這一陣趕，我已是賣上老命了，如何還快得起來？」

黎莫野幸災樂禍的道：「晌午那頓飯，你吃了怕沒有十斤大餜？另綴上兩斤牛肉，三壺老酒，我還以爲人是鐵飯是鋼，這一頓好吃也許能撐得了你精神百倍，健步如飛，豈知你却仍然這般要死不活，眞叫他娘的喪氣！」

龍大雄一面抹汗一面泡哮：「你少在那裏消磨我，姓黎的，這全是我體內蘊毒的原因，若在平昔，老子一旦施起提縱飛身術來，就和鳥飛鷹翔一樣快當俐落，你想跟還跟不上，只須眨眨眼，你會連我屁股都看不見……」

吃吃一笑，黎莫野道：「眼前不須你這般表演，只求你挪步快點，我們加趕一程早到地頭，業已是感激不盡了……」

龍大雄罵道：「操的，我知道你是存心折騰我，明知我身子吃虧，却連匹馬也不給我騎，楞要我拖着兩條腿往下耗……姓黎的，這一筆筆的帳，我決計要與你算清……」

黎莫野沒有搭腔，他注意到前面來的那乘青衣小轎忽然慢了下來，且偏向路邊，轎子順勢停下，兩個抬轎的轎夫急匆匆的竄到荒地裏去，跟轎的老頭則掏出汗巾拭汗，一壁還朝轎裏的人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龍大雄也早就看見打遠處來的這乘小轎了，他輕捶着自己兩條大腿，顯得十分勞累的道：「姓黎的，我走不動啦，得歇上一陣，娘的，這幾十哩路拖下來，人已經累得活脫一堆爛泥了，兩條腿亦乏得直哆嗦……」

黎莫野不快的道：「一路上你已歇了好幾回，再這麼磨蹭下去，眼看着今晚上又要露宿郊野了！」

龍大雄索性就在路邊坐了下來，死皮賴臉的道：「要走你走，我不歇一歇是萬萬走不動的了……」

他嘴裏說着話，兩隻怪眼却直勾勾的盯住前面那乘小轎的轎簾；一般而言，這樣的轎子，大多是尋常人家的婦道所慣乘，眼前的小轎想亦如是，只不知轎中人的

年歲相貌罷了。

黎莫野悶着頭走了幾步，又十分無奈的站住；那扶着轎槓的白鬍老頭與他四目相投，還極爲和善的向他頷首招呼。

黎莫野露齒一笑，算是做了回答；他轉臉望向龍大雄，姓龍的居然冲着他大叫：「我是一步也不能走了，姓黎的，如今找不着馬匹代步，有乘轎子也差强人意，你要設法替我僱乘轎子坐！」

黎莫野怒道：「僻野之地，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的，人在半路上又到那裏去僱轎子？」

一指前面的青衣小轎，龍大雄吼道：「這不就有現成的一乘？」

氣得血往腦袋上冲，黎莫野「呸」了一聲，重重呵責：「龍大雄，這會是一個正常人該說的話？轎子是人家僱的，裏頭坐得有人，我們憑什麼能以强佔？再說，你他娘狗熊大的一個塊頭却擠在這種婦道所乘的轎裏，也不怕笑話？」

龍大雄額際青筋暴起，兩眼裏赤芒忽閃，他猛的站立起來，仰天狂叫：「我受够了，黎莫野，我受够了你的醃悶氣，我決不再聽你那一套；我操他的祖宗，給我把轎子讓出來，我是龍大雄，我要坐轎子，不管是誰都要讓給我坐！」

扶着轎槓的白鬍老頭業已被龍大雄的獰惡模樣嚇呆了，他驚恐的望着龍大雄，禁不住全身簌簌顫抖，臉色也頓時變得如同他的鬍子一樣白……。

這時，轎簾輕掀，一個生像白淨端麗的少婦探出上半身來，滿面疑惑的問：「得祿、得祿，是什麼事呀？這麼吵吵嚷嚷的……」

叫得祿的白鬍子老頭慌忙去掩轎簾，一面抖索索的道：「沒……什麼事……沒什麼事……少奶奶且請安坐，我們這就上路……」

方才大約是跑去方便的兩個轎夫，已各自紮着褲腰走了回來，他們莫明所以的看着龍大雄又迷惘的瞧向那白鬍老頭。

白鬍子老頭連連揮手，腔調都走了音：「快，快，我們馬上走——。」

不待兩個轎夫接近轎槓，龍大雄已一個箭步搶至近前，他雙手叉腰，兇神惡煞般狠厲叫哮：「走？往那裏走？前是鬼門關，後乃閻羅殿，只要不照我的話做，你們通通死路一條，誰也生出不了！」

白鬍子老頭已是面如死灰，上下牙床磕擊有聲，兩個轎夫也一樣呆如木鷄，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狂笑一聲，龍大雄叫道：「轎裏的雌貨給我滾出來，坐轎的主兒已經換啦，如今我龍大爺得舒坦舒坦，好日子不能儘讓人家過！」

黎莫野慢慢踱近，沉着臉道：「姓龍的，你胡鬧也該有點分寸，到底是有完沒完？」

龍大雄厲聲道：「用不着你管，我是你師叔的救命恩人，連他都待我如同上賓，你憑那一點來干涉我的事？站到一邊去，我自有我的打算！」

黎莫野冷森的道：「不要過份，姓龍的，我對你雖然一再容忍，可是也有限度，你切莫逼我採取行動！」

龍大雄喋喋怪笑：「我含糊你個鳥，黎莫野，有冤屈向你師叔訴去，看他怎麼說？你師叔的救命恩人因爲身蘊奇毒，難以舉步，要乘乘轎子坐，莫不成還算過份？你他娘有種就宰了我，看看到時候那一個倒霉？」

窒了窒，黎莫野非常苦惱的道：「龍大雄，你好歹也得講點道理，轎子是人家僱的，而且坐轎的還是個婦道，我們如何能以强佔硬奪？混世面的角兒沒有這種混法……」

龍大雄張狂的道：「你他娘也是個沾刀頭血，橫吃八方的獨脚强盜出身，雙手葷腥、肩承不義，却還有這許多道理好講？眞叫臭婊子妄論貞節牌坊，賣的是狗肉偏偏掛你奶奶的羊頭！」

黎莫野深深吸了口氣，表情木然：「好吧，你就是要做轎子，對不對？」

龍大雄火辣的道：「這不是廢話麼？老子不想坐轎却來攔轎？」

一轉身，黎莫野對那老頭抱抱拳：「老丈，這狗娘養的話相信你全聽到了，他要坐這乘轎子，還請老丈勉爲相讓，在下自有補償——。」

白鬍子老頭惶悚的抖着聲說道：「這位好漢明鑒……原來一乘轎子讓與誰坐皆無關緊要，實是我家少奶奶娘家發生緊事，外老太爺意外跌跤中風，如今還昏迷不醒，少奶奶是趕回去探望老太爺的，這等事情就擱不得，萬一因爲時間延誤而老太爺有了長短，我家少奶奶必將負愧終生：好漢，望你高抬貴手，放我們過去，除了這乘轎子，我們實在也找不着另外一乘了……」

不等黎莫野答話，龍大雄已大吼如雷：「去你娘那條腿，囉哩八嗦淨放些渾屁，老子管你誰家死了人，轎子讓出來，爬着走滾着走是你們的事！」

說着，他手抓轎槓，用力一掀，整乘轎子往上抬起又重重落下，又聽到一聲驚叫，坐在轎子裏的那位少婦已一頭跌了出來！

白鬍子老頭噎咽着抽一口氣，趕忙過去扶起少婦，一面哆嗦不停：「少奶奶受驚了，都是得祿該死，得祿無能……」

呵呵大笑，龍大雄叫道：「要是不讓轎，你們不止一個該死，全都該死；滾滾滾，輪到我歇腿脚了！」

那位少婦雖是跌得釵落笄亂，衣裙汚皺，且在驚魂未定之中，却顯然是個倔强剛烈的性子，她拋開那得祿攙扶的雙手，形容凜烈的大聲道：「你是什麼人？光天化日之下恃强奪轎，行兇傷人，難道就不怕王法嗎？」

正要坐進轎裏的龍大雄勃然大怒，猛轉回頭，這一回頭，他原本宛似吃人般的凶像却一下子溶化成一堆邪笑，兩眼饞得幾乎滴水：「嘖，嘖，嘖，小娘子，可是妳在數劃我呀？沒關係，沒關係，妳若高興，便多罵幾句也無妨，打是情來罵是愛，從妳這張櫻桃小嘴裏吐出來的話，就算是咒人祖宗，聽着亦同炎夏喝涼水那般舒暢貼心……」

不禁退後一步，那少婦又羞又怒又驚的斥責：「請你放尊重一點，言談舉止不要如此罔顧羞恥——」

龍大雄眼裏看見的是一張蔥白水淨的

鵝蛋臉兒，是一雙柳月眉，剪水瞳，是一張紅菱小嘴；而巧嫩的鼻腔正在急促噏動，艷紅的唇兒那般溫潤濕膩，再襯以嗔中帶嬌的神韻，這一切，頓時引發了他原始的慾念，勃興了只有野獸才會突起而不論時地對象的須求——正如他所說的，現在即使人家咒他祖宗，他也不在乎了。

龍大雄那樣的貪狀，那樣的饞像，加上他喉間狠嗥也似的怪笑，便越發誇張了他那不透人味的兇邪形態，誰聽在耳裏，看在眼中，都忍不住有股作嘔的感覺。

於是，黎莫野立時警惕到他這位師叔的救命恩人，老毛病又犯了！

渡心雞

男女之間的情慾顯示，原本便沒有多少含蓄，到了那等形勢，起了那等意念，很容易就在言行貌像上現露出來，很容易便會令人洞察瞭然，尤其是男生的這種須求慾望，只要一旦在腦子裏成形，模樣立刻迥異於平時，連神情言談也都帶了三分亢進興奮的味道，更何況這毫不懂得情趣的龍大雄？他眼下的態勢，活脫就是一頭發情的公熊，貪饞、急迫、粗蠻之外，猶有一股難以言喻的兇邪霸氣！

手捂着嘴，那少婦一定是驚懼於對方的表情，明白了對方的意圖——她臉色青白，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一邊面頰也在難以控制的抽搐。

龍大雄似乎還有着某種程度的虐待狂，他看到那少婦的恐怖反應，居然十分得意的哈哈大笑：「罵呀，再繼續朝下罵呀，我就喜歡聽女人罵，尤其是妳這麼標緻的女人，小娘子，小心肝，妳怎麼又不罵啦？」叫得祿的老人不知那來的勇氣，突然一步踏過來橫在少婦的面前，儘管兩排牙齒還在碰撞有聲，却也發出那般頗具嚴厲意味的聲音：「你……你……怎可如此出言無狀？這是我家少主母，不許你對她失禮！」

龍大雄伸手往老人的鼻尖虛虛一點，像在看一齣滑稽戲似的笑得彎了腰：「我說老小子，你這是在扮的啥角色呀？英雄救美麼？我的老大舅，你還是捧着你那一對卵蛋早早讓開的好，你知不知道我一彈指頭就可以彈掉你的腦袋？」

老人的面孔歪曲，呼吸粗濁急迫，却仍抖着嗓門道：「大胆狂徒，你可以殺害我鄭得祿，但我鄭得祿決不讓你欺凌我家少主母！」

瞇着眼上下打量着這位姓鄭的老人，龍大雄又吃吃大笑：「好一頭忠心老狗，倒是還有那麼幾分硬氣；我便成全了你，再和你那少主母風流快活！」

龍大雄說着話，一面慢條斯理的往前逼進，叫鄭得祿的老人抑制不住的哆嗦着，可就半步也不讓開。

那少婦猛然尖叫出聲：「你想幹什麼？你怎能這樣迫害我們？」

龍大雄眉開眼笑的道：「小乖乖，妳又說話啦？很好，只要妳交待這頭老狗趕緊夾着尾巴滾蛋，我就饒他一命，妳呢？陪我逍遙一陣，洩洩心火，也包管毫髮無損，我甚且連轎子也不坐了，還把於妳，時間趕緊點，說不定仍來得及回去替妳老爹送終……」

那少婦的悸慄與憤怒已經到達頂點，她雙眼圓睜欲裂，嘴唇不停的扁扯痙攣，白晰的額門上鼓浮起細細的青色脈絡，而她的兩手指尖，全已深深陷入自己的掌心肉裏。

龍大雄一昂頭，滋牙斜乜：「怎麼樣？我這點小小要求可不算過份吧？我說小寶貝，其實也不光叫妳陪我，我一樣叫妳痛快舒貼；不是姓龍的吹牛，我這跨下功夫可是頂尖的，保準能使妳醉仙欲死，永生難忘，箇中滋味，絕對在妳那稀鬆老公才上找不到！」

少婦全身一抖，泣叫聲宛如凝結成血珠子從齒縫往外彈：「我再也不曾看過比你更下流、卑鄙、無恥的人，再也不曾遇過比你更骯髒、齷齪、粗野的人……你簡直不是人，是一頭野獸，是一個毫無理性的惡魔……你竟如此不講道德、如此不顧仁義，你還有沒有一點天良？知不知一點憚忌？」

龍大雄毫不生氣，他樂呵呵的道：「隨妳罵，小心肝，隨妳怎麼都行，等妳罵够了，我再操活人！」

向那叫鄭得祿的老者一瞪眼，他又暴烈的道：「至於你，我可沒有這麼大的興緻陪着耗，你到底走是不走？再要拖纏下去，莫怪老子砸爛你的狗頭！」

鄭得祿似是橫了心，他激動的長嚎着：「我恁情豁上這條老命，也不能容你做下傷天害理的事！」

龍大雄眼神一硬，狠嗥般叫：「老狗操的，我就如你的願——」

這邊姓龍的左手揮起，却被一股來自斜刺裏的強渾力道猝然兜捲橫截，他甫覺那股無形勁氣的沉猛，人已撞出了三步，一條左臂更是震得痳木僵痺，簡直就不像還連在他身上了！

兩眼驟瞪如鈴，龍大雄狂吼着霍然轉身——他不必尋找那股力道的來處，他心裏明白必是誰玩的把戲。

當然，黎莫野。

黎莫野就站在那裏，站在那勁力發出的方向：他雙手背負於後，冷冷的環視着龍大雄，表情在深沉中更表現了明確的陋夷之色。

「克登」一咬牙，龍大雄的兩眼似在噴火：「姓黎的，你這吃裏扒外的雜種，你竟敢背地暗算我？」

黎莫野平靜的道：「我是阻止你，不是暗算你；另外，你也要弄清楚，我和你不是自己人，決不是，所以更稱不上什麼吃裏扒外！」

龍大雄叫囂如狼，張牙舞爪：「我操你的老親娘，黎莫野，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你有什麼資格來破壞我的好事，扯我的後腿？你是不想活了！」

黎莫野搖搖頭道：「這不是一樁好事，龍大雄，相反的，這是一樁壞得不能再壞的事，我不會容許這壞種透了的事發生，至少不容許在我面前發生；如果你打算對我採取什麼報復，姓龍的，我等着！」

盯着黎莫野，好一陣子，龍大雄猙獰的說道：「你真以為我不是你的對手？」

黎莫野冷峻的道：「沒有正式拚過，誰也不能下斷言，然而，目前你却決不是

我的對手！」

用力踩脚，又用力搥打自己的胸膛，龍大雄簡直氣瘋氣狂了：「天打雷劈的白家邨，五馬分屍的單邦啊……你們給我下的毒藥害死了我，坑死了我啊……我憑白受這種氣，憑白吃這種屈，都是你們整的我……我發誓，我賭咒，我操你們的十八代祖宗，只要我一朝毒解身癒，我會一個個掏出你們的心肝，一個個活剝你們的人皮……」

沖着黎莫野，他狂叫道：「還有你，姓黎的，你也將和他們一樣！」

黎莫野淡漠的道：「我要怕你，就不是人湊的！」

抓着自己的頭髮，龍大雄口涎流淌，雙眸血紅：「今天的事，你要記住，黎莫野，你務必要記住，因為我會隨時隨地要你的命，我會使用一切手段來要你的命；不論你醒着，你睡着，不管你是個好人或是個病人，不理明處以及暗處……黎莫野，我決不與你干休！」

黎莫野內心嘆着氣，十幾年前，也不知是他的師叔倒了什麼邪霉，遇着那一股妖魔，居然被這麼一號人物救下命來，欠了如此一個人情，他的師叔却又要以恁大的報償來還情，現在可好，花費偌大的心力之後，不但對方半點情不領，反而結下怨隙，等於招惹了一個魔星上門，人說因果循環，這却是那一門子的因果呢？

龍大雄這時突然發出一陣高亢的嘯號，洒開步子幾乎像小跑一樣奔向前去，非僅不再企圖風流快活，連他娘轎子也不坐啦。

那鄭得祿似是惡夢初醒，搶上幾步，對着黎莫野納頭就拜，一邊抖索索的道：「這位好漢，這位英雄，老朽這裏向你叩頭謝恩，全虧了你救得我主僕性命，才使我家少主母免去一場刼難……。」

一手將對方扶起，黎莫野苦笑道：「沒有什麼，老丈不須客氣，倒是我要替我這位——呃，認識的人向你們道歉。」

驚魂方定的少婦也走了過來，向黎莫野盈盈襝衽，神色之間充滿了感恩的摯誠：「多謝壯士援手，若非壯士你出頭承當，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抱抱拳，黎莫野道：「言重了，這樣的事，任誰遇上也不會不管，天理尚在，人性未泯，豈容得邪傢伙如此妄肆？」

少婦餘悸猶存，捂着心口道：「原先我以為一定完了，我實在沒想到你會出手相助，壯士……我還當你和那人是同一伙的……」

黎莫野是些發窘的道：「彼此相識就是了，我與他根本沒有淵源，老實說，認得這一類混帳東西，不但人家看着不恥，自己也頗覺面上無光……」

少婦疑惑的道：「既然如此，壯士又何必同他搭檔而行？」

黎莫野乾笑道：「我是受上命差遣，身不由主，否則，我寧願牽着一頭癩皮狗同行，也不情願和這種爛污貨搭檔而行：：我早知他的品德不端，却未料及竟已不端到這步田地！」

少婦表情矜肅的道：「壯士大名可叫黎莫野？我姓林，夫家姓鄭，鄭子剛，就住在過去的响鈴鎭上，是做南貨營生的，還盼壯士能够抽暇來舍下盤桓一陣，也好讓我家先生當面向壯士謝恩……」

黎莫野道：「謝恩不敢，以後若有時間，定當專程拜謁，現下冗事繫身，却難做逗留；鄭嫂子，辰光不早，各位也可打點趕路了。」

於是，主僕二人又是一陣千恩萬謝，這才上轎離開；黎莫野一直等到那乘青衣小轎走得看不見了，才回身上道，他不在乎那龍大雄先他前行許久，他判斷龍大雄走不快也走不遠；下意識裏，他更希望永遠不要趕上姓龍的，那才叫燒了高香，稱了心願。

步子徐緩又沉重，黎莫野像是楞拖着自己身體朝前走，那般的委屈牽强法；他不只覺得兩腿越來越沉，連一顆心也越來越往下墜——這一齣戲，看來打開頭就唱砸了，打開頭就砸到底啦。

× × ×

龍大雄就坐在路邊那塊石頭上，看情形，他坐在那裏，已有好一陣了。

臉上的肌肉不由得發僵，黎莫野的步伐就更慢了，他蹭蹭挨挨的走過龍大雄面前，却連眼皮子也不撩一下，仍舊自管自的朝前邁步，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現路傍邊還坐着個大活人一樣。

一聲咆哮來自背後，龍大雄在吼：「姓黎的，你不曾看見我在這裏等你麼？」

黎莫野懶得回頭，脚步亦一直不停：「看見了。」

聽得出龍大雄已起身跟來，却仍在咻咻的罵：「你既然看見我，為什麼不招呼？連他娘停也不停一下？平常你那師叔就是這樣教你對待他的救命恩人的？」

黎莫野冷冷的道：「我師叔無須教我如何對待他的救命恩人，他老人家也沒有多少救命恩人，只你一個，已經是多得離譜了！」

沉默了片刻，龍大雄跟在後頭道：「黎莫野，你可知道我這一刻在想什麼？」

黎莫野古井不波的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是你不敢。」

龍大雄咬着牙道：「不錯，我想抽冷子掐死你，但我不是不敢，我要見過你師叔之後再取你性命！」

黎莫野哼了哼，道：「怕一朝掐死了我，我師叔就不再報答你啦？」

龍大雄大聲道：「就是這個意思。」

眼睛斜睨，黎莫野輕蔑的道：「先別顧着我師叔會不會報答你，姓龍的，得首先掂掂自己够不够暗算人的份量，眼前憑你的體能，還是遠着風凉去，小心惹毛了我，給你三十六個不同姿勢的跟斗！」

龍大雄陰着聲道：「我們兩個總有一人會這麼摔着逗樂子，黎莫野，這辰光不遠了！」

他們一前一後又走了一段路，黎莫野依舊看也不看對方一眼的發着話：「龍大雄，白家邨那件慘案，你怎麼下得了恁般毒手？」

龍大雄忽然呵呵笑了：「也不能全怪我，誰叫那小娘們不依我？不但不依，還又哭又罵又叫又鬧，這猶不說，竟敢抓我的臉、咬我的手，他奶奶的，我性子一起，她朝那裏活命去？」

黎莫野冷着臉道：「你要强暴人家婦

女，對方若不以這種方式反抗，莫不成還該曲意迎奉？」

龍大雄狂傲的道：「對我龍大雄就該如此，但誰敢抗拒，一律就地格殺！」

黎莫野緩緩的道：「那麼另外的一個丫環，其他的護院武師，轎夫等又犯着你那一條了？也都不留活口，斬盡殺絕？」

龍大雄惡聲惡氣的道：「老子一旦起了性子，就不管他什麼王八兔子賊，通通宰光殺淨——我一向習慣如此，以前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仍會是這樣！」

黎莫野生硬的道：「假使你一直這樣，恐怕就不會有什麼將來了；姓龍的，老實說，我認爲你能活到這個年紀，都是多餘，都是老天給了你額外的慈悲！」

龍大雄嘿嘿怪笑：「你咒不死我的，黎莫野，我定活得比你長遠，就算眼前我們一起死，我也比你多活了大段年歲！」

眉梢子上揚，黎莫野道：「我有多大個壽限，你是絕對看不到了，龍大雄，你要不要打個賭？」

重重吐了口唾沫在地下，龍大雄狠狠的道：「賭你娘的個頭！」

黎莫野不懷好意的笑了笑，故意洒開大步加速前行，龍大雄不得不急急跟隨，一路走，嘴巴裏一邊不乾不淨的連聲咒罵着……

× × ×

林邊一棟小小的木屋，屋外一個牯牛般的粽壯小子正蹲在一尊紅泥小火爐傍烹煑着泉水，看光景有壺好茶在等着冲泡。

天色業已傍黑了。

黎莫野領着龍大雄來這到裏的時候，姓龍的已經走得混身透汗，上氣不接下氣，模樣累得活像一個翻了蓋的烏龜。

蹲在爐邊的粽壯小子一見黎莫野，趕緊丟下蒲扇奔了過來，裂開大嘴嘻嘻笑着：「大爺回來啦，老爺子連問好幾遍了，老爺子說，這麼點路程，就是爬也該爬到了呀……」

黎莫野笑罵道：「去你娘的，由得你紅口白牙學老爹子的話來數落我？還不快去禀告老爺子，說他要見的人物業已帶回來了。」

小伙子返身奔進屋去，龍大雄却四面打量，咕噥着道：「這是什麼鬼地方，一片荒凉，連個人烟不見……」

黎莫野沒好氣的道：「我們全是些大活人，而爐子上燒着水，正在霧氣嬝嬝，不是冒烟是什麼？你好事湊合點，這總比你關進白家邨的地牢裏要强多了？」

龍大雄惱怒的說道：「魯老兒好大架子，救命恩人來到了，却連房門也不邁一步？」

忍住心火，黎莫野道：「我師叔不出來迎接你這位『貴賓』，自有道理，姓龍的，你就包涵着往裏請吧！」

重重一哼，龍大雄板着一張熊臉推門進屋，門裏，魯敬仙早就坐在一張大圓椅上候着了，那小伙子正在他背後加上一隻錦墊。

甫與魯敬仙打上照面，龍大雄不由一楞，他站在那兒，細細端詳着坐在圓椅上的這位老人，——這位精乾瘦小滿頭白髮，又面孔上皺紋層叠的老人，在他模糊湮遠的記憶裏，「西漠一鵰」魯敬仙決不是眼前這付衰老孱弱的德性，那時的魯敬仙，該是何等精悍驍勇，神威超凡。」

魯敬仙也靜靜的凝視着龍大雄，好半晌，他呵呵笑了：「十七年未見老弟你，原來的形貌却仍依稀可尋，我就不成了，老得不像話了，時光眞會磨人啊，把人全磨得走了原樣啦！」

龍大雄驀地也狼嗥般怪笑：「魯老兒，果然是你，你怎麼愈活愈萎縮啦？要是在街上遇着你，我是一點也認不出來，包管把你當成誰家的老雜役看了。」

站在一邊的黎莫野把話聽在耳中，頗爲不悅的乾咳兩聲，一對眼珠子也往上翻了翻。

魯敬仙却不以爲忤，笑聲洪亮的道：「可不是麼？有時自己照照鏡子，也差點不認識自己啦，來來來，老弟且請寬坐，大牛啊，還不給客人設位沏茶！」

叫大牛的小伙子答應一聲，先端過一張椅子來，又匆匆出外泡茶去了，龍大雄大模大樣的坐下，兩手橫置肚皮之上，斜乜着對面的老人：「我說魯老兒，看情形，你眼下的日子還過得挺不錯吧！」

魯敬仙安詳的道：「過得去也就是了，談不上好到那裏，這也全虧了我的師侄，要不是他一直照顧我，孝敬我，這一把老骨頭早不知埋進那座亂葬崗了……」

瞥了黎莫野一眼，龍大雄的聲音從鼻孔裏冒出來：「這姓黎的，就是你那師侄了？」

魯敬仙頷首道：「不錯，一路上來，想你們已經十分熟稔啦？」

龍大雄邪笑道：「是很熟稔了，熟得連對方的斤兩都掂得一清二楚了，魯老兒，你這師侄，可眞不簡單，很有他幾下子呢。」

魯敬仙自然聽得出對方的話中有刺，不是眞心在誇獎高抬，他也是積世的老江湖，半點聲色不動，兀自笑呵呵的道：「難得承你謬譽，『絕戶煞』龍大雄一向心高氣傲，却是極少看到溢美他人，我這邊厢也頗覺老臉生輝……」

龍大雄打了個哈哈，道：「只是苦了我這兩條腿，一路過來，我們黎哥兒楞是拖着我踩地走，怎麼求他，也不肯弄匹脚程給我代步，哈哈，他倒挺檢省的哩！」

魯敬仙目光投向黎莫野，故意略帶斥責味道的道：「是麼？莫野，你應知道這位龍老弟乃是我當年的救命恩人，怎可如此待慢？你這樣做，莫非是不給師叔我留臉面？」

微微欠身，黎莫野道：「回禀師叔，是我的不對，緣因當時沒有地方僱到馬匹，又爲了着急趕路，才勞累了龍老大，往後我自會先加考慮。」

「嗯」了一聲，魯敬仙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下次可得注意這些事情，免得徒生誤會，就是人家不提，我們也自心裏不安。」

這時，大牛已將茶沏好端入，三個細瓷蓋杯，一人一份，茶香固然盈室沁鼻，龍大雄却叫茶香一頂，越覺腹飢宛似擂鼓，他先喝了一大口茶，老實不客氣的道：「我說魯老兒，你這裏可有吃的？我實在餓慘了，打中午到如今，連一粒米也未下肚。」

又看了黎莫野一眼，魯敬仙笑着道：「有有，明知貴客將屆，怎會沒有準備？不但有肉，而且有酒，龍老弟，包你吃得痛快，喝得歡暢——大牛啊，這就擺桌子吧。」

大牛立即又忙碌起來，只見他進進出出，沒有幾次便在另一張圓桌上擺滿了酒菜，四碟小葷，兩式素盤，外加一大壺酒，杯箸齊全之後，他一面過來肅客，一邊又忙着張羅熱炒去了。

黎莫野將魯敬仙連人帶椅搬到桌前，這當口龍大雄才發覺老人的身子不便，他十分詫異的道：「你的腿——魯老兒，出了什麼毛病？」

魯敬仙淡然道：「癱瘓了，得這半身不遂的痼疾，業有許多年嘍……」

嘴裏「嘖」了一聲，龍大雄漫應道：「却是頗增不便。」

魯敬仙一笑道：「習慣就好。」

其實龍大雄根本就不在意魯敬仙那兩條腿是好是殘，他現在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面前的酒菜上，剛一坐定，業已自行取壺將自己酒杯斟滿，傍若無人的一仰頦頸灌下肚去。

抹了抹嘴角的酒漬，他哈哈大笑：「好酒！」

似乎是沒看見擺在桌上的竹筷，這位「絕戶煞」伸出五指，拈起一片油紅透脂的薰肉塞進嘴裏，一邊「吧」「吧」有聲的咀嚼，一面滿意的點頭：「好肉！」

魯敬仙微笑說道：「僻野之地，沒什麼佳餚美酒敬客，還請老弟你多多包涵則個……」

急着向口中運送連着皮絲的兩塊白切鷄肉，龍大雄咿唔不清的道：「不要緊，我能湊合……」

黎莫野連坐也不曾坐下，他揹負着一雙手，冷眼注視龍大雄的吃相，老實說，黎莫野接觸的圈子大多是較爲粗魯不文的江湖中人，什麼三教九流的角色都有，但要談到這等惡形惡狀的吃相，他還確屬少見了，他娘一個正常人在進食的時候，豈會具有如此餓鬼轉世般的德性，就算把一頭大猩猩牽來，恐怕也會比姓龍的文雅三分！

魯敬仙只是偶而擧杯沾唇，他十分有興緻的瞧着龍大雄那風捲殘雲式的狠吃猛喝，魯敬仙也不得不承認，在他的所識當中，尚沒有這等好胃口的人。

待到大牛把四盤熱炒送上來，小葷冷素的幾道菜餚早叫龍大雄舐了個乾淨，甚至比大牛平常所清洗過的碗盤還要乾淨，這小伙子瞪着眼將空盤撤下，一邊往外走，一邊滿臉的疑惑神情……

大約是有個五成飽了，龍大雄用手一抹嘴巴上的油膩，又順手朝前襟上揩擦，拿起酒杯喝了口酒，酒在嘴裏「咕咕嚕嚕」，漱轉幾次，再「咯」的一聲嚥下，他吁了口氣，紅光浮面的打了個酒噎：「呃，魯老兒，你怎麼不吃呀？」

魯敬仙笑道：「我在吃，不過吃得少一點而已。」

好像這才發現桌上置有竹筷，也或許是熱灼灼不便用手抓，龍大雄取起一雙竹筷插向一盤筍尖爆嫩肝，只一挑就是一小堆，筷子送到嘴裏的光景，一傍的黎莫野眞怕他連筷子一起吞了。

「吧」的砸了砸唇舌，龍大雄讚道：「好，好菜！」

魯敬仙道：「大牛這孩子手藝不差，這些年來也學得有幾分火候了，龍老弟，口味上還合適吧？」

龍大雄撫着肚皮道：「老實說，我是他娘的豬八戒吃人參果，好歹囫圇吞下，是香是辣根本分不淸白，只要不是毒死人的玩意，味道好壞倒不關緊。」

臉上的肌肉微微一僵，魯敬仙乾笑一聲：「却不知道老弟你竟是這般隨和。」

又挾了滿筷子的牛肉絲，龍大雄一邊咀嚼一邊道：「肚皮一飽，什麼精神也來了，至於吃食的味道，好壞乃在其次，只要五臟廟能以承受，個人的喜惡口味便不算重要，魯老弟，人在江湖，能以遷就着活命便行，講究太多，就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啦。」

魯敬仙道：「這倒是實話，不過，老弟你說予我聽，自己也該確記才好！」

帶着邪味的笑了笑，龍大雄道：「你用不着倚老賣老，該如何使自己的性命朝下延續，我有一貫的自保之道，這麼些年了，我不是仍在好生生的活着？」

魯敬仙暗裏太息，表面上却一派和悅：「不錯，你仍在活着，而且我希望你越活越健壯，越活越康强，我希望你比我還活得更要長遠！」

龍大雄擧起酒杯又一口乾了，呵呵笑道：「這是一定的，魯老兒，我他娘不想死，誰還能要我的命？」

拿起酒杯照了照，魯敬仙道：「這些年來，我很聽了些有關你的傳聞，老弟，說句逆你耳的話，可別不高興，我認爲你的鋒芒太露，結怨太多，這不是好事，你不稍做收歛，打退一步的主意，夜路走多了，遲早會遇上鬼……」

一揮手，龍大雄勃然色變：「遇上什麼鬼，魯老兒，就憑我龍大雄，是鬼還能生啖了它，娘的個皮，我有我的生存手段，我有我的行事門道，誰高得過我，連你的老命都是我救的，你却來教我如何處世爲人，豈非天大的笑話？」

一側，黎莫野的神色也立時變了，却不待他有所發作，魯敬仙已使了個眼色阻止，形態語氣却十分平靜的道：「站在一個老朋友，一個受施者的立場，我只是盡我的本份，將我該告訴你的一些事告訴你，老弟，聽信與否，全在你的取決。」

重重一哼，龍大雄不悅的道：「魯老兒，你叫我來，總不是端爲了說這些熊話給我聽的吧？」

魯敬仙道：「當然不止於此，勸諫於你，乃是我的目的之一，另外，想同你敍敍舊，看看你，並且有意對你再表示一點小小的心意，聊爲補報當年的恩德。」

後面幾句話，才算是聽進龍大雄的心窩裏去了，他馬上眉開眼笑的道：「娘的，你這樣的才叫上路，也可能你這老小子多少還有幾分良心，魯老兒呀，你倒告訴我，你打算怎麼表示你那小小心意？」

魯敬仙微笑道：「你須要我如何表示呢？」

一抹嘴，龍大雄急切的道：「魯老兒，有你這位寶貝師侄担待着，我看得出你

你的日子過得相當不錯——」

魯敬仙慢吞吞的道：「這陣子，你大概過得不甚寬裕？」

猛拍雙手，龍大雄道：「對了，你可說對了，我豈止是不大寬裕的，簡直太不寬裕了，自從被那白家邨的一千王八蛋合上人手坑逼我以來，不但沒做上一票生意連原有的幾個底帳也早耗光了，眼下眞個是囊空如洗，又落得兩個卵蛋掐桹鳥，慘啊……」

魯敬仙道：「缺錢？」

大笑如嗥，龍大雄道：「好個魯老兒，叫你一猜便着！」

啜了口酒，魯敬仙淡淡的道：「那麼我這小小心意自然就是送你一點錢了。」

欺以方

龍大雄連連頭，貪婪之情溢於言表：「遠的不如近的，近的不如現的，魯老兒，空口白話說上多少句千恩萬謝，也他娘抵不上一吊子銅板，我說魯老兒，快拿錢來吧？」

魯敬仙頷首道：「老弟，你想要用多少？」

龍大雄毫不思索的道：「這還用說？自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人不怕叫錢壓着，更不會嫌錢腥；魯老兒，數目上你可得替我酌斟酌斟，別忘記是我救了你的老命！」

魯敬仙道：「忘不了，老弟，原就爲了這件事我才補償你的……這樣吧，一萬兩銀子可够？」

龍大雄驀地怪叫起來：「一萬兩銀子？我操，你這是打發要飯的麼？我又不是叫花子，你居然就用這幾個臭錢消遣我？魯老兒，你那條命只值萬把銀子？娘的皮，你的命就這麼個賤法呀？」

暴叱一聲，黎莫野大步跨進，雙目中煞氣畢露：「你這滿口狗屎的野種，我要叫你把剛才放的渾屎屁全給我吃回去！」

龍大雄一拍桌面，杯盤跳震中他霍然立起，完全一副豁命拚死的功架：「想在你們老窩裏謀害我？行，我反正人是一個，命有一條，不在乎你們恩將仇報、落井下石；姓黎的，我認了，且看我身上那個部位容易下手，你就冲着那個部位幹，我喊一聲冤，便算是你操出來的！」

黎莫野厲烈的道：「我不吃你這一套；天底下還眞有你這種不知好歹、不恤情誼的妄肆之徒——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可以在此地喧叫漫罵，賣狂施狠？你又以爲我們是那一類的壽頭瘟生，能由你隨意勒詐脅迫？龍大雄，你不但是囂張、是蠻橫，你簡直暈了你娘的頭！」

龍大雄口沫橫飛的叫着：「老子就是這個習慣，這副德性，老子愛怎麼說怎麼說，想怎麼做怎麼做，你用不着找藉口給老子拉黑鍋，要殺要剮，皺皺眉頭就不姓龍！」

黎莫野冷森森的笑了：「姓龍的，我倒要看看你是否眞的捨得去死，你若丟得開這具臭皮囊，至少還表示你除了無德無行，不知仁義羞恥之外，還保有三分的骨氣！」

猛一挫牙，龍大雄怪吼：「小王八蛋，你無須賣弄你那利嘴尖舌，我姓龍的再是身受毒害，却也不會畏懼於你，有種的放馬過來，我們全能試出誰他娘的眞有骨氣！」

眼神一硬，黎莫野冷酷的道：「外邊卯上！」

沉默了這一會的魯敬仙微微搖頭，表情暗淡的道：「你退下去，莫野。」

黎莫野抗聲說道：「師叔，對這種無可理喩，行爲乖張而又絲毫不帶人味的東西，你老還是打算容忍到幾時、姑息到幾時？」

魯敬仙嘆了口氣，道：「就算我前生欠了他吧，莫野，不管怎麼說，他總救過我的命！」

黎莫野唇角抽搐了一下，抑制的道：「師叔，他不錯是救過你老的命，但當時你老已以珠玉相報，論江湖規矩，收取了酬謝便不啻抵消了情，若師叔認爲尚且不足，此次我受命前往拯救他於白家邨拑制之下，也算救回他的性命，還報了差欠，如今師叔猶念舊恩，約晤之餘還待以重金贈予，可恨這個潑皮恁般貪得無饜，竟嫌數目太少出言辱罵師叔，師叔再要包涵忍受，豈不是叫他看我們太好欺？」

魯敬仙緩緩的道：「相信他不會這般幼稚，一個人由懷恩感德的心態擴展爲再三的容讓，只是表示這個人的道義精神與寬宏氣度，如果誤認爲此乃好欺易辱，未免就顯得太膚淺無知了……」

龍大雄虎着一張醜臉咆吼：「魯老兒，你犯不着楞指和尙罵禿驢，你話裏的意思我明白得很，我他娘不管你有多大的道義精神，多寬宏的度量，我救過你的命，你拿銀子來抵償便是！」

魯敬仙直視龍大雄，道：「你說個數吧，你到底要多少？只要我能之所及，無不報効——拿到銀子，就請你離開此地，前欠之情，我們也就一筆勾消了！」

龍大雄提高了嗓門道：「放心，魯老兒，你這裏破屋一間，又不是什麼玉宮錦閣，想留我也留不住，你一朝給了我銀子，我馬上就一拍屁股走路！」

魯敬仙道：「請你說個數。」

龍大雄重重的道：「不多，我要的只是——」

突然之間，這個欠通情理的「絕戶煞」有了猶豫，兩顆眼珠子不住骨碌碌打轉，下半句話又嚥了回去，只在伸舌頭舐着嘴唇……。

魯敬仙不解的道：「怎麼又不說話了？老弟，以你一向的爲人而言，該不會覺得難以爲情吧？」

龍大雄狡猾的笑了起來，他眨着眼道：「你剛才說，一旦我拿到銀子，我們之間這段情份就算了結？」

魯敬仙第一次在聲調裏透出冷硬：「不錯；莫非你還覺得我對你的補報還不够嗎？」

龍大雄嘿嘿笑道：「也差不多了，只是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覺得收了你的銀子，並不是一樁十分上算的事，所以現在我的心思又變啦！」

魯敬仙沉聲道：「你的意思是，你不要銀子，而另有所須？」

用力點頭，龍大雄道：「所謂薑是老

的辣，人是老的滑，一點不錯，你猜得可準——我果然不預備要銀子，魯老兒，我想向你討點別的！」

魯敬仙不禁心裏犯了嘀咕，普天之下，在報酬方式而言，還有什麼比金錢更好的東西？姓龍的本來也口口聲聲逼着要錢，如今却忽然改變主意，打算要點別的，這點「別的」事物，絕對超逾他收受金銀的代價乃可斷言，魯敬仙疑惑的是，龍大雄所出的新花樣是否爲自己的能力所可承担或甘於承担？

傍邊的黎莫野語氣蕭索的道：「姓龍的，你不必再出其他點子了，拿了錢趕緊上道才是正經！」

龍大雄氣勢凌人的道：「這是我和你師叔之間的事，你却橫來打什麼岔？你師叔要向我報恩，怎麼個報法我這施恩之人自有主張，你他娘一邊風涼着，這裏不須聽你的高見！」

魯敬仙道：「莫野，便叫他說！」

黎莫野緊緊閉上嘴唇，臉孔却一片鐵青。

乾咳一聲，龍大雄賊嘻嘻的笑道：「首先，我聲明銀子不要了，莫說一萬兩，十萬兩我也不要；魯老兒，我要的只是一樣東西，一樣毫不值錢的東西！」

魯敬仙謹愼的道：「什麼東西？我要有這樣東西才行。」

龍大雄道：「你可能沒有這樣東西，但是，你却能够很輕易的取得，只要你給了我這樣東西，就算抵消了我全部的恩情，咱們是眞正兩不相欠！」

黎莫野大聲道：「師叔，小心不要上他的圈套！」

雙眉微皺，魯敬仙擺了擺手：「說吧，我且看看你想要的是什麼，以及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取得？」

龍大雄道：「你一定可以滿足我的要求，魯老兒，我體內蘊伏着一種制力封脈的慢性毒藥，這種毒藥的名字叫『逆氣丹』，是白家邨那些殺千刀的野種暗中置於我飲食之內害我着道的，我希望你能設法從他們手中弄點解藥來，只是弄點解藥，你說，簡單不簡單？」

魯敬仙恍然瞭悟，原來姓龍的是打這個如意算盤，難怪他不要銀子了，多少銀子也有花光的一天，保持體能的康强才是長遠謀生之道——尤其一個習武的人，本身功力一朝難以發揮，不只形同殘廢，那股子鳥氣也彆得痛苦；像龍大雄此等角色，越加不可忍受施於身上的禁制，這不但使他功能大減，無從隨心所欲，既便想要用他的方式「謀生」，也幾不可行，實際的困難加上心理的屈辱，他當然以謀求解毒癒恙爲首要之急，一旦身體恢復至正常狀況，還怕撈不到銀子？

龍大雄一見魯敬仙面有猶豫之色，忍不住叫起來：「我說魯老兒，我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銀，只求你給我弄點解藥來好往下活命，這區區所求，該不算過份吧？我曾經救過你，難道你就見死不救？」

黎莫野搶着斥責：「姓龍的，你以爲到白家邨去索取解藥就像酒店裏沽壺酒那麼容易？他們不但恨透了你，連對我也有極大的誤會，這種搗翻馬蜂窩的事只有傻鳥才去幹，再說，你體內的毒藥，僅屬一種慢性的逆氣藥物，你若不妄動眞力，善加攝養，根本無大害處，怎會與生死扯上關係？」

猛一跺脚，龍大雄嘶啞的吼着：「黎莫野，你這壞心壞肝的壞種，你是坐着說話腰不痛，你是故意要坑我整我！奶奶個熊，我像這樣拖着條要死不活的身子，如何朝下混去？又如何來討生活、求自保？我偌情一頭撞死，也不能叫人家當我癩狗似的踢打，把我姓龍的看成個廢物！」

黎莫野冷冷的道：「這是你的事，反正我不會替你去白家邨撞板！」

兩眼血紅的瞪着魯敬仙，龍大雄叫道：「你說，你說，魯老兒，這是我們兩個人的問題，你說要怎麼辦？你就這樣絕情絕義的待你的救命恩人？你居然連一點點補報都吝於施捨？」

魯敬仙艱澀的道：「老弟，你且稍安毋燥，讓我想想看，說不定我們可以從其他的地方弄到解藥……」

龍大雄激動的道：「別做夢了，那逆氣丹乃是白家邨祖傳的秘方研製，普天之下，也只有白家邨才有解藥，這種害人的東西除了以白家邨的解藥清除，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任何地方也找不出相同的解藥……」

魯敬仙沉吟不語，臉色凝重。

黎莫野沒好氣的道：「你根本沒有向其他路子尋求解藥，怎知普天之下，只有白家邨獨擁一味？」

龍大雄咬牙切齒的道：「那單邦已經說得够清楚了，姓單的決不是個說假話的人，再則毒藥擺在我肚皮裏，是種什麼感覺我自己有數；而事情拖到現在，你又叫我去找誰求解藥？我他娘不是畜牲，豈能由人逐一施藥試驗？」

黎莫野低混的道：「不是畜牲也差不多了……」

龍大雄怒吼：「你，你說什麼？」

魯敬仙面頰的肌肉驀地往上扯緊，煩燥的道：「龍老弟，吵鬧不能解決問題，你安靜一點行不行？」

大大喘了幾口氣，龍大雄悻悻的道：「如今只求你這麼點事，你就在磨蹭推諉，眼看我便活不下去了，倒叫我怎麼安靜得了？」

魯敬仙注目黎莫野，黎莫野急忙垂下目光，一邊心裏暗暗喊糟。

龍大雄還在絮絮不休的嘮叨：「魯老兒，這樁事你是非答應我不可；我現在不能運勁，不能發力，稍一提氣就逆血上冲，百脈扭轉，全身和癱了一樣虛軟，魯老兒，你也是出來混世闖道的，也有一身功夫，你想想看，像我這等情況如何還能在江湖上亮字號、討生活？設若這毒藥不除，我是絕對死路一條……」

魯敬仙沉沉的喚了一聲：「莫野。」

嘆了口氣，黎莫野無精打彩的道：「我在這裏，師叔。」

魯敬仙慢慢的道：「這檔子事，你替我合計合計，看看可能性有多大？」

黎莫野默然片刻，才毫不起勁的道：「回師叔的話，如果解藥只有白家邨才有，勢必要到白家邨去設法，問題在於要用什麼方式去弄到解藥？放明了要決不可能，暗裏去偷却又怎麼個偷法？再說，白家

邨上下業已把我們當成死敵，恨得入骨三分，一個攪不好幹將起來，不管那一邊受到折損，皆非我們願見之事……」

魯敬仙靜靜的回答道：「你的意思是說……」

黎莫野道：「我的意思說，堅持到白家邨去弄解藥，困難重重、阻碍尤多，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和顧慮，這種做法乃是下下之策！」

魯敬仙道：「但是，我要澈底償還所欠之情，莫野，這一點你要首先考慮。」

龍大雄也趕緊跟着道：「是呀，這可是你的師叔在報救命之恩哩！」

黎莫野苦笑道：「師叔，就算能以成事，縱虎歸山，亦恐遺患無窮！」

怪叫一聲，龍大雄氣冲牛斗：「姓黎的，你是執意要整死我，存心要你師叔揹上不義之名？」

黎莫野生硬的說道：「這只是你的說法。」

魯敬仙低喟一聲，十分勉强的道：「莫野，這件事，我看你還是替我辦一辦，也算了却我一樁心願……」

僵窒半晌，黎莫野吶吶的道：「師叔交待，我自然不敢違抗，但只怕後果難料，萬一鬧出更大問題，收拾起來，就麻煩了……」

魯敬仙決然道：「假如到了那一步，師叔好歹同你承担就是！」

話已說到這裏，黎莫野明白再加爭辯亦是無益，反倒會傷了兩代間的情份；他師叔的苦衷與精神上的負荷他不是不知道，關鍵在於該不該用這樣的方式去協助一個這樣的人。他認爲如許的報答，對龍大雄來說已算超逾了早年所施的那樁恩情，但他認爲沒有用，魯敬仙的想法才是最後的決斷。

魯敬仙又追問了一句：「行了麼？」

黎莫野舐了舐嘴唇，雙手緊握：「是，謹尊師叔所諭。」

皺摺重疊的面孔上浮現起一絲笑容，魯敬仙的語氣却頗見傷感：「苦了你，孩子。」

黎莫野沒有說話，他也實在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下應該如何回答才好——內心的思緒與情態複雜，亦不是此時此刻表達得盡緻的。

龍大雄早就興奮莫名了，他發出那種刺耳的高聲怪笑，口沫噴人：「好極了，好極了，我就知道魯老兒不是個忘恩負義，自私自利的小人，我就曉得一定能帮上我這個忙；如此一來，我他娘已算一條腿拔出苦海啦……」

一抹嘴巴，他又冲着黎莫野道：「我說姓黎的，咱們什麼時候走呀？」

黎莫野憎惡的道：「到那裏去？」

呆了呆，龍大雄急道：「不是要到白家邨取解藥麼？還能上那兒去？」

黎莫野冷漠的道：「我一個人去就够了，你跟着幹什麼？」

龍大雄又冒了火：「我跟着去幹什麼？我跟着去吃解藥呀，若其不然，你還能代替我服藥祛毒？」

哼了哼，黎莫野道：「你在這裏候着便行，遲早差不了幾天光景。」

龍大雄連連搖頭：「不行，我是一時半刻也等不及了，非和你一起走不可；再說這個兔子不拉屎的荒僻野地，冷清得出鬼來，我他娘也委實待不下去，總之一句話，我們一道上路！」

說眞的，魯敬仙年紀大了，亦實在沒有那多精力侍候這位姓龍的人王，此外他早在心裏起了煩倦，更不願面相面對這好幾天，先是清清嗓子，他開口道：「莫野，就讓他和你一起去吧！」

黎莫野無可奈何的道：「也好，師叔正落個清靜。」

一拍手，龍大雄興高彩烈的道：「我們馬上就走，如何？」

魯敬仙默默注視着他的師侄，眼神中充滿了歉疚的音韻，黎莫野不用細細體會揣摸，只在魯敬仙的目光投注過來的一刹，內心裏業已有了瞭悟的感受。

萌故態

這一次，他們都騎着馬，兩匹高大强壯的駿馬。路上，黎莫野極少和龍大雄交談，龍大雄似乎也相當識趣，除非必要的回答，他儘量避免開口——兩個人眞正是「話不投機半句多」。

就這麼各懷心思，各自鷩着一股氣，直撐到傍黑，而前面就是一處小鎮甸了。

斜睨了微微超前的黎莫野一眼，龍大雄不情不願的發話道：「喂，咱們是不是打譜到那爿鳥鎮上住店？」

若是竭力縮短休憩時間，馬不停蹄的一直往下趕，預計須約五六天就能抵達地頭，但黎莫野根本不打算替姓龍的這麼賣命，如果永遠趕不到白家邨，那才是他最樂意的事。

不聞黎莫野回話，龍大雄又提高了嗓門：「我說，是不是到前面住店子，都黑啦，還待趕到什麼辰光？」

黎莫野放緩了坐騎的奔速，頭也不回的道：「天既黑了，不住店又能幹什麼？你有精力朝前趕儘管請便，我可得找地方歇息一宵。」

龍大雄悻悻的道：「你用不着處處搶白於我，這幾日我好歹忍着，娘的，受氣也受不多久了！」

哼了哼，黎莫野道：「要是你有骨格，連這幾天的氣都不必受——最好現在就自奔前程，龜孫王八蛋才會去攔着你！」

身子在鞍上顛了顛，却幾乎顛出了龍大雄滿心的怨氣；他額頭上暴起青筋，兩邊的太陽穴在不停的「突突」跳動，嗓眼發沙：「姓黎的，我已受够了你的窩囊，吃盡了你的辱罵，你千萬給我加小心，只要我有一天恢復體能，絕不會饒過你！」

黎莫野冷冷的道：「我早告訴過你，我在等着。」

兩個人又都沉默下來，各自緊綳着一張臉，那種僵窒的氣氛，實在是不甚愉快，尤其黎莫野，覺得眞個寃枉透了……。

前面，小鎮的燈火已漸漸接近，溢發出一股有人烟聚處的溫暖韻息。

只有一橫一豎的兩條小街便組成了這個鎮甸的全部道路格局，也就是它的整個鎮容；打横的一條街尾，有家懸掛着紅紙燈籠的客棧：平安。

黎莫野和龍大雄在平安客棧門前下了

馬，自有店伙計出來招呼，他們各自要了一個房間，各自叫了吃喝，然後，又各自一言不發的進了房。

這一晚黎莫野睡得非常不穩當，連夜做着一些稀奇古怪又莫名其妙的惡夢；他夢到一片黑雲從天上罩頭壓來，雲裏閃着可怖的電火，帶着雷鳴之聲，又夢到河水突漲，浪湧濤掀，他夢到一座山在面前坍倒，山上的樹木突然間活動變幻，變成一條條奇形怪狀的手臂，而條條手臂都向他伸攫過來，他在夢裏駭然奔逃，却移步艱難，矇矓中低頭一看，雙脚居然踩在一灘灘猩赤又黏稠的血漬裏，隱約中，似乎還聽到怪異的聲音，似寃魂的泣叫，鬼厲的呼號，像狼嗥，像惡魔在狂笑……總之，這一宵可使他受了不少罪。

直到天色微白，他才算勉强睡着，在他覺得只是剛剛闔眼，已被室外一片喧吵嚣鬧的聲音驚醒，在他暈暈沉沉尚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情之前，房門外已响起了急烈的敲擂聲。嘴裏咒駡着，他起身過去開門，才待他拔開門閂，六七個差人已一湧而入，撞開了門，也險些把他撞到牆上。

愕然僅僅一刹，黎莫野隨卽怒心上升。他大聲道：「你們幹什麼的？光天化日之下，想打刼麼？」

領頭模樣的那個差人一面指揮他的手下翻箱櫃倒的在房裏四處搜索，邊冲着黎莫野獰厲的冷笑：「打刼？不錯，是打刼，非但是打刼，還姦殺了七條人命，你懂了吧？小子，我們正是據報趕來抓那姦殺刼掠重犯的清河縣衙班房公差！」

黎莫野迷惑的道：「案子莫非發生在此地？」

那捕快頭子惡狠狠的道：「要不是你睡迷糊了就是裝迷糊，小子，血案發生的所在只隔着你這個房間一道走廊——對面兩間客房內各住着七個客人，一間住着老倆口子帶一個閨女，另間住着一對夫婦和兩個小孩，全叫人殺淨啦，不但殺淨，那個閨女與年輕婦道還遭了强暴，所有財物也被洗刦一空，我操他娘，好個心狠手辣的兇犯！」

黎莫野忽然打了個冷顫，一股寒意隨着背脊往上沿升，他好像若有所感，有什麼意念在腦子裏形成……。

捕快頭子猶在詛咒着：「……滿地是血，牆壁床椅上也全是血，七具屍體橫七豎八的倒着趴着，兩個女人赤條條的瞪大雙眼死在那裏，却是被人生生揑死的，那殺千刀的兇犯，天打雷劈的惡徒，要是逮着他，我必定先咬上一口，問問他是那一類的畜牲……」

驀地一聲喊叫，接着「噹啷」响動，黎莫野睡前捲在罩衫之內的兵器已被一個差人翻了出來，那差人如獲至寶，兩手捧着純鋼三節棍與尖菱無纓金槍快步走近，一臉的邀功態勢：「頭兒，這傢伙私藏兇器，行跡可疑，必是那惡毒罪犯，眞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一下可叫我們抓到了！」

捕快頭子以懷疑的眼光打量着黎莫野，半响，才陰陰的道：「這些兵刄可是你的？」

黎莫野大大方方的道：「是我的。」

邀功的那位仁兄搶着道：「這不結了？頭兒，嫌犯業已招供，咱們還不動手抓人却待怎的？送回去一過堂，便頭尾清楚啦！」

捕快頭子總算在公門中多吃了幾年糧，腦袋比較明白，不以他這位伙計的急燥輕率；微微擺手，他板着臉道：「一個規規矩矩的正道人，出門在外帶着兵刄做什？縱然並無犯罪之實，也有不規之圖，我問你，你身携兇器，有何目的？」

黎莫野笑了，他輕鬆愉快道：「我隨身携帶兵刄，因爲我有這個須要，大老爺，防身總不違法吧？」

窒了窒，捕快頭子不悅的道：「你會使用這兩樣東西？」

點點頭，黎莫野道：「會使，而且還算得上技巧純熟。」

捕快頭子大聲道：「丁二，查看一下兵刄上頭有沒有血跡！」

叫丁二的仁兄也就是翻出傢伙的這位差人，他聞言之下連忙檢視手上的兩件兵器——純鋼三節棍黑裏隱透暗藍，尖菱金槍燦麗生輝，淨亮清爽，就是找不出半點血跡的痕印！

瘦臉上呈現失望之色，丁二對着捕快頭子搖頭：「不見血跡，頭兒，說不定這小子在做案之後擦拭乾淨了……」

捕快頭子一瞪眼：「人命關天之事，怎能妄加推斷？沒有憑據就不可入人以罪，丁二，我們固然要捉拿凶徒，却亦須審愼莫要殃及無辜！」

黎莫野冲着那丁二咧牙一笑：「聽見了沒有？老弟，大老爺此乃經驗之談，好敎你多少學着點，別光顧着爭功邀賞造成寃屈，記得公門之中好修行哪！」

丁二一愣之後不禁惱羞成怒：「他娘的，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如此消磨我？」

黎莫野閒閒的道：「老弟，你別生氣，我只是替你們頭兒加强他敎誨的意義，闡明他一番維護道德公正的苦心，你要聽得進便聽，聽不進就拉倒！」

捕快頭子斥止了手下的叫罵，又朝黎莫野盤詢：「我再問你，昨晚上你人在何處？」

黎莫野爽快的道：「吃了晚飯我就一頭倒在床上睡覺，整夜沒離開房裏一步，直到方才各位敲門進來，我始知道發生了這件血案！」

捕快頭子又道：「夜間可曾聽到什麼奇怪及不尋常的聲音？」

黎莫野立刻想起夜來的連串惡夢，以及夢中各種妖異的聲响，他雙眉微皺，心有所觸，却十分平靜的搖頭道：「不曾聞及，我騎馬奔走了整天，又累又乏，人倒在床上就和死人一樣，只怕打雷也吵不醒我……」

那丁二像一下夜抓住了破綻，厲聲道：「好小子，你不是練過功夫的麼？練功夫的人向來耳靈目明，警覺性比常人來得高，你却居然會沉睡如死，諉稱毫未聞及任何响動，這不是睜眼說瞎話是什麼？你以爲我們是吃糟糠長大的麼？能由你隨意誑騙？」

一轉頭，他又向捕快頭子道：「頭兒，這傢伙言詞支吾閃爍，嫌疑頗重，我看他便不是這樁血案的兇手，也必然有其他牽連，非帶回去嚴加審訊不可！」

捕快頭子不耐煩的道：「丁二，你今天是怎麼了？如此重大血案尚未找出絲毫頭緒，我們又那裏空得出時間去另生枝節？你少在那裏出騷點子，帶兩個人去別處查查看！」

丁二尚待辯說，捕快頭子已背過身去向黎莫野道：「朋友，你是眞的沒聽到什麼異响？」

黎莫野伸手接過了丁二不甘不願遞送上來的兵器，邊笑道：「確是沒有，大老爺。」

略一遲疑，捕快頭子道：「好吧，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既無佐證，我也不難爲你，不過——」

黎莫野道：「有話請說！」

捕快頭子靠近一步，放低了聲音：「我看得出朋友你乃是江湖同源，敢問尊姓大名？」

黎莫野很清楚自己在六扇門中傳揚的名氣，也曉得他們積存了一些有關的檔案，然而他自己的所行所爲自問不愧於心，再說，他一向幹事乾淨俐落，也相信不會有什麼把柄落在官府手裏，現在對方才開口「盤道」，他也就明明白白的道：「黎莫野。」

捕快頭子楞了一下，然後才倒吸了一口涼氣：「黎莫野？二閻王黎莫野？」

黎莫野道：「正是在下。」

捕快頭子退後一步，重重抱拳：「這才叫做有眼不識泰山，我們居然把當今道上聲名赫赫的黎老大看成了姦刦嫌犯，實在是大大的不敬，黎老大，小的且在此賠補了！」

黎莫野一面還禮，邊笑嘻嘻的道：「言重言重，大老爺你職責所在，自無旁貸，千萬用不着客氣……」

捕快頭子是一臉的欽服誠摯之色：「看吧，不驕不矜，英氣內涵，這正是一方大豪的風範，黎老大，小的在清河縣任捕頭之職，名叫舒子丹，今後還望尊駕多加關照！」

黎莫野和悅的道：「關照不敢，但如能有效勞之處，多少盡點棉薄就是了！」

沉吟一下，舒子丹道：「黎老大，據你看，這樁命案會是個什麼因由內情？」

黎莫野淡淡的道：「財與色乃是必然的動機，舒頭兒。」

舒子丹憤憤的道：「但是，既爲刦財刦色，爲什麼事後還要滅口？」

黎莫野道：「爲的可能是盼個死無對證。」

舒子丹又道：「殺死那兩個黃口小兒，也是爲了死無對證？幾歲的孩子又能指證什麼？」

嘆了口氣，黎莫野的神色陰沉下來：「依我的推想，殺人者必是個心態異常的狂人，是個充滿獸性却披着人皮的畜牲，是個自大自傲自私自利的獨夫——一般人誰會做出這等暴戾慘絕的事來？」

舒子丹殷切的道：「黎老大是不是可以提供我一點綫索？」

搖搖頭，黎莫野道：「抱歉，我還想不起有什麼人適合這樣的條件，不過我能够肯定下手的人是個練家子，而且必屬江湖黑道無疑！」

舒子丹道：「不錯，貪夜連闖兩室，姦刦並殺害七個人，竟未引起驚動騷亂，其手法之快捷，行動之俐落，定然是個積有經驗的行家慣犯！」

黎莫野道：「我想去看看現場。」

舒子丹忙道：「我陪你去，如今仵作正在驗屍，裏外全封鎖了！」

這位清河縣的捕頭先將幾名手下喝退，然後陪着黎莫野出門，經過一道横廊，便到了對面那連號兩間客房之前，人尚未靠近，撲鼻一陣血腥味已經襲來。

舒子丹向門前的兩個差人招呼一聲，引着黎莫野進入室內，室內的景像，眞正可以用「觸目心驚」「慘不忍睹」八個字來形容，那種殘酷又慘絕的現況，就連黎莫野這樣慣經生死，久歷殺戈的老手，也不禁感到震撼驚怖。

四具大小各異的屍體並排在炕下，屍體的上半身已用白布捲蓋起來，兩名仵作一個在驗查，一個正忙着塡具屍格，四個死人臉上的表情充分現示着瀕絕前的無比恐懼及悲憤，他們的眼睛沒有一隻是閉着的，嘴巴沒有一張是闔上的，臉孔的肌肉是歪扯，五官扭曲，而頭頸和胸腹間的累累傷口更醜化了這些可怖的形象，稠黏的血漬益加拱托出死亡者的痛苦和凄哀，睜着的眼定是表示他們死不瞑目的寃屈，不闔的嘴必然想做無聲的吶喊，這一切只有一個意義——他們要有人替他們報仇！

自滿室斑斑的血跡中退出，黎莫野形態僵凝，不發一言。

舒子丹十分殷勤的道：「黎老大，隔壁還有三個受害者，情況更叫慘……」

黎莫野低聲道：「不必看了。」

舒子丹觀言察色，小心的問：「莫非黎老大發現了什麼綫索？」

沉默半晌，黎莫野道：「沒有。」

「哦」了一聲，舒子丹失望的：「如果黎老大有了什麼消息，還盼能知會一聲，能否結此血案或我個人有什麼功賞都在其次，主要的是叫死者血寃得伸，瞑目九泉……」

注視着這位捕快頭子，黎莫野道：「你眞有這個心願？」

舒子丹感慨的道：「六扇門的這碗飯吃了許多年，經歷的稀奇古怪不少，看到的寃屈更不少，我常覺得一個人活在人間世上，不光是爲了求取功名利祿，尤其重要的是該求個無愧於心，良知能安，要不然晚上睡覺也會有不絕的血魘出現，擾得神魂不寧……黎老大，我們便不在陽世修行，陰間也該爲自己子孫積點德惠啊。」

黎莫野笑了，他看得出舒子丹的這番話言自由衷，吐的乃是心頭積鬱，拍拍對方肩膀，他寓意深長的道：「冲着你這一片善心，舒頭兒，將來或許我能帮你了了這個願，但是我要聲明在先，如何帮你了願的手段可不能保證！」

又是重重抱拳，舒子丹感激的道：「不關緊，只要能替苦主雪寃，使死者安眠，更將那十惡不赦的兇徒報以天道，你用什麼法子我都一樣感謝……」

黎莫野悠然道：「我如想得不錯，舒頭兒，那個辰光不會太遠了。」

舒子丹世故的道：「一切全憑黎老大斟酌便是。」

回頭朝着血案發生的兩間客房看了看



，黎莫野又是嘆了口氣。

舒子丹沉聲道：「黎老大似是頗生感觸？」

黎莫野避開不答，只是拱手道：「我走了，舒頭兒，但願後會有期。」

望着黎莫野穩健的背影，舒子丹興起一種强烈的感應——他覺得那兇徒一定逃不掉，一定會在那穩健的背影所生有的强壯的雙臂下得到報應，他猜測黎莫野很可能已經明白兇手是誰……。

× × ×

馬兒來近這座樹下的小土地廟時，業已相當乏累了，兩匹馬全在連連噴着响鼻，嘴裏流着白沫，而且混身汗濕，黎莫野沒有向後頭的龍大雄打招呼，管自住下坐騎，自顧自來到廟邊一組石椅揀了一張坐下。

龍大雄先是一呆，然後也只好停馬下鞍，悻悻的在另一張石椅落坐。

黎莫野這一次可不是移目他處，對龍大雄視而不見了，他冷冷的看着龍大雄，而且看的方式很特別——由臉孔看到脚下，再由脚下看到臉孔，反覆搜視，宛如一個正在驗明犯人正身的行刑司官。

好一會，龍大雄終於忍不住吼叫起來：「你他娘是腦袋有了毛病還是怎的？你沒見過我麼？如此打量人是什麼意思？」

黎莫野生硬的道：「好叫你知道心虛，知道難堪！」

霍然站起，龍大雄怒道：「我有什麼好心虛的？又爲什麼會覺得難堪？黎莫野，老子受你的奚落够多了，今天你非得把話說清楚不可！」

黎莫里雙臂扶枕腦後，兩眼只盯着頂上覆蓋大樹椏：「龍大雄，你幹的好事，自己心裏該有數，還用得着我來點破？」

龍大雄圓睜着眼，聲聲哮叫：「你這含血噴人，楞朝別個頭上扣黑鍋的混帳東西，你說，你給我說，我幹了什麼好事，我又該心裏有什麼數？姓黎的，用這種莫須有的手段栽誣於我，不但下流，也未免也太幼稚了！」

哼了哼，黎莫野冷峻的道：「別以爲自己手段高，行動快，掩飾得法，龍大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頭頂三尺有神明，一雙眼早在冥冥中盯着你遭報啦，你當你還躲得過去？」

龍大雄狂吼道：「我操你的老娘，你到底是在說什麼胡話，放些什麼渾屁？」

猛然放手坐直，黎莫野雙目如火，恁般灼烈的瞪着龍大雄，一個字一個字併自齒縫，鏘鏘有如金鐵落地：「我在說昨天夜晚發生於平安棧的那七條人命！」

窒噎了一下，龍大雄模樣像要吃人似的怒叫着：「那七條人命與我有什麼相干？這幾個人我根本不認識，要死要活關我鳥事？」

黎莫野暴烈的道：「龍大雄，你敢起誓賭咒，證明那七條人命與你無干？」

龍大雄惡狠狠的道：「用不着起誓賭咒，老子不信那一套，老子說是就是，不是便不是，誰能逼着我轉向進退？黎莫野，你又算是那一號人物，居然以這種架勢詢的問於我？操他娘的，你想過那升堂會審癮頭去找別人，我姓龍的決不領受這個門！」

黎莫野厲聲道：「你還不承認？」

龍大雄朝地下吐了口唾沫，雙手叉腰，一派兇蠻的道：「我承認什麼？我又有什麼好承認的？黎莫野，你有什麼打算不妨擺明了，好歹我姓龍的全接住就是，少弄這些玄虛！」

黎莫野長長吸了口氣，目光一霎不霎的盯着龍大雄，緩緩的道：「從晨間咱們離開平安棧起，我就在一直注意你，注意你的神態，心緒，舉動，也注意你外表形貌的痕跡，龍大雄，你絲毫沒有不安或疑慮的反應，却有一種滿足的喜悅，這證明了一點——你是個慣於强暴殺人的兇徒，幹這類傷天害理，令人髮指的勾當，在你來說，有如家常便飯，根本引不起你心態上的任何變異，精神上的些許負担，你很滿足，是因爲你發洩了獸慾，見了血，奪過命，又壞了人家婦女的清白，你認爲這

樣的行爲乃是無上的享受與獲取，你決不會感到良心有愧，決沒有負疚的想法，你早已造成了這樣的習性，你以自我爲中心，但凡你所要做的都是正確的，都是應該的……」

龍大雄粗聲道：「你他娘完全是在自說自話，無中生有，瞎編故事却楞要派我在故事裏担個要角，姓黎的，你絕對套不住我！」

黎莫野又冷凜的接着道：「龍大雄，你手背上的抓痕是怎麼來的？後頸的兩條瘀血又是如何造成的？你衣裳襟裏染有血跡，腰帶也有血點，更且後襠裂縫，靴底汚赤，爲什麼會有這些情形，你倒解釋給我聽聽！」

張口結舌了好一會，龍大雄才漲紅着面孔，口沫橫飛的嚷着：「這是老子自己的事，與你何干？我憑什麼要向你解釋？你既不是我的上司，又非我的尊長，我的所行所爲犯得着要向你稟報？眞正是天大的笑話！」

黎莫野寒着臉道：「那麼，你在離開平安客棧的時候爲何總是閃躲着那些公差？你敢不敢現在讓我搜身？」

大吼如雷，龍大雄叫：「我願意怎麼做是我的權利，你管得着？莫非連迴避公差也是罪過？姓黎的，你不要想輕辱我，搜我的身？只要我有口氣在，你沾也別想沾一指頭！」

黎莫野心中升起一股深沉的悲哀，有種助紂爲虐的罪惡感，他雖早已確定平安客棧裏血案的兇手是龍大雄，却仍抱着一綫否定的希望，眼下這一求證，否定的希望業已破滅，而殺人者仍在肆無忌憚，毫不悟悔的謾罵囂叫，更未受到半點懲罰，他不禁追溯前因，痛責自己爲什麼要在日前搭救這樣的一個野獸逃得出生天？

勉履信

龍大雄開始在樹下來回踱步，神情顯得急燥又憤恚，他一面兩頭轉，一邊下意識的用手搓揉着衣襟裏沿和腰帶——正是黎莫野發現沾有血跡的地方！

黎莫野已經認眞考慮過該怎麼辦？若是沒有魯敬仙與姓龍的這一段淵源，遇着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兇徒，他毫不猶豫便會下手剪除，問題在於龍大雄曾經恩施於魯敬仙，無論這個情他們報答了多少，値不値得再爲付出，至少，黎莫野非常難以朝絕處做——殺戮曾有救命之恩的人，決不是受施者能以輕易辦到的，不管那施恩者是個什麼惡毒東西！

又朝地下吐了口唾沫，龍大雄站住脚步，冲着黎莫野狺狺而吠：「姓黎的，你剛才說了那麼多的廢話，編出一大堆莫須有的理由，我終歸只有一個問題問你：天下之大，拿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當吃白菜的角色並非只有我一個，你憑什麼端端就一口咬定那件案子是我做的？」

黎莫野憎惡的皺着雙眉，又冷又硬的道：「或許天下也有和你習慣相同的兇人，但到底少之又少，而且昨晚上也沒有那麼湊巧投宿平安客棧，却不會有和你相同的做案手法，另外，加上你的反應，衣衫及身體上的痕跡，這些通通連起來，若說那七條性命不是你害的，龍大雄，你倒反駁給我聽聽？」

嘴吧嗡闔幾次，龍大雄額上凸浮青筋，臉紅頸子粗的突然爆發出來：「好，是我幹的，搶也是我搶的，我完全承認，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黎莫野幾乎氣炸了心肺，他竭力按捺着自己，儘量將那股殺機壓熄，他咬着手指，眼睛望向地面，好一陣，才漠然開口：「我一點也不感到驚異，龍大雄，我早就肯定這樁血案的兇手是你，你承認與不承認，在我來說並無二致；人間世上有許多種人，有些人天生慈悲和善，有些人便本性歹惡邪厲，事情一旦展現，是什麼人的傑作，便會像模子般刻印在那裏……」

龍大雄嘿嘿怪笑道：「現在你都明白了，頭尾都知曉了，姓黎的，你還有什麼手段可用？」

黎莫野淡淡的道：「可施諸於你的手段很多，只是……」

龍大雄再度狂笑：「只是不能用，對吧，我曾救過你師叔魯敬仙的性命，如果魯老兒的師侄反倒殺了他的救命恩人，這個道理怎能說通？豈不叫天下人齒冷，砸了你們一向標榜的仁義招牌？而魯老兒恐怕連睡也睡不穩了……」

覺得心臟抽痛，逆氣翻湧於胸臆，黎莫野面色泛青，十分艱澀的道：「就這一次——龍大雄，我答允我師叔的事一定替他辦到，但對你而言，就只這一次，待拿到解藥給你，你要跑得越遠越好，因爲我若是再遇上你，你已不對我構成任何拘束了……」

龍大雄形色猙獰的道：「說得好，一朝拿到解藥，你立即便會發現我比你想像的辰光更要快當就露了面，我會主動來找你，黎莫野，我找你的心意較你要找我還急切！」

黎莫野慢慢的道：「一言爲定？」

龍大雄强悍道：「當然一言爲定！」

黎莫野彷彿一下子就把這可怕的期約丟到腦後，他忽然展顏笑了：「告訴我，你昨晚都有些什麼收獲？」

先是微微一楞，龍大雄也隨即故作豁達：「還算不差；從那對夫婦身上弄到千把兩銀票，一些金銀飾物，包括那兩個小娃子的金鎖片兩條，玉鐲兩雙，至於另外那老頭與老太婆處，只有幾百兩現銀，倒是他們的閨女有幾樣配戴還算值錢……」

黎莫野似乎聽得津津有味，他笑吟吟的道：「那年輕婦女與那個閨女，都蠻够勁吧？」

抹了下嘴吧，龍大雄像是頗堪回味：「馬馬虎虎，我玩女人是越掙扎越能引起我的興趣！」

黎莫野緊接着道：「就像白家邨邨主的女兒那樣？」

猛一瞪眼，龍大雄粗暴的道：「不錯，就像白家邨邨主的女兒一樣！」

黎莫野仍然十分和悅的道：「龍大雄，既然她們都能因反抗而引發你的興趣，應該是正中你的下懷才對，爲什麼你却每在事後殺害她們？」

龍大雄又怪笑起來：「不爲什麼，我的習慣便是如此，弄完了就非宰不可，正如同她們越掙扎我越有勁一樣，沒什麼原因，只是我要這麼做！」

黎莫野道：「你在每次刧掠行爲後，也有殺人滅口的嗜好，這亦沒有理由？」

龍大雄瞇着眼道：「殺人還要理由？隨我喜歡罷了，高興殺就殺，而次次我都高興殺，所以我就通殺了！」

笑了笑，黎莫野道：「老弱婦孺也一視同仁？」

龍大雄不快的道：「不留活口是我一向的行爲準則，還管他娘什麼老弱婦孺？凡是人我全不留命現場，有時連鷄狗也一齊宰淨……」

黎莫野點頭道：「總算對你又多了一層認識，龍大雄，你眞是狠。」

嘿嘿一笑，龍大雄居然非常自得自滿：「不狠還稱得上『絕戶煞』？」

黎莫野道：「名至實歸，可不是？」

挺起胸膛，龍大雄倨傲的道：「很快你也能知道我的手段。」

黎莫野非常希望那一天儘早到來，他全心全意準備豁命而搏，他一點也不畏懼，一點也不遺憾——種下了因，便得接受那果。

龍大雄斜睨着黎莫野，陰笑着道：「你在想什麼？」

黎莫野平靜的道：「我猜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咬咬牙，龍大雄道：「姓黎的，你十分恨我，是不是？」

黎莫野微微莞爾，他道：「不止是十分恨你，在我這一生裏，我還想不起憎惡那一個人像憎惡你這樣深，老實說，連多瞧你一眼我都覺得作嘔！」

龍大雄頓時臉上變色，他却在頰肉的一陣痙攣之後强行大笑起來：「好，姓黎的，你一向說眞話，眞話有時可惡，却總是眞話，至少比那些表面巴結我，背地咒罵我的王八蛋們來得誠實！」

黎莫野道：「你也知道你不大討人喜歡？」

龍大雄乾脆的道：「我不須別人喜歡，同樣我也不喜歡別人，我只喜歡我自己，這就够了；姓黎的，放眼天下，多少汚烟瘴氣，混沌人情？眞個有誰愛誰？人眼裏，人心間，全塡着財勢，充着利害，喜歡與不喜歡，差別只在於你對他的價値和影响而已，說多了都是鳥！」

黎莫野笑道：「也有那不愛財、不畏勢，只以忠孝節義爲先，親情倫常爲上的人，姓龍的，不過你遇得少，見得鮮罷了，這並不奇怪，因爲在你厮混的圈子裏多乃卑劣無行之輩，寡廉薄恥之徒，加上你個人的暴戾心性，兇殘本質，一腦門的妄誕荒謬思想，又如何接受又感應得了這人與人之間善良眞摯的一面？」

喉頭間嗥着，龍大雄惱火的道：「你攪清楚，我們所看所經驗的是兩種人生，誰敢說我不對？」

黎莫野沒有指說姓龍的不對，他早就知道無法再以任何言行去渡化對方——天底下有種人是永難渡化的，對這種人只有一個超脫的方法，那就是死亡，死去的人不論是好人壞人，都不足以影响這人間世了。

× × ×

白家邨。

幾百戶人家聚集在邨子裏，邨子四週圍繞着丈多高的土牆，牆頭上每隔一定的距離砌有堞眼，四角並築立碉樓，在土牆外，更挖掘了一條寬闊的濠溝，人們進出邨子，便得經過那邨前的吊橋，才能到達門樓。

這是一處極有秩序和紀律的地方，雖然住在這裏的都是些尋常百姓，但他們却是同一個家族的延綿繁生，彼此間都有着或多或少，或遠或近的血緣戚誼，他們長久以來便聚居於此，形成另一個小的社稷，而且，他們大多姓白。

在一個土丘上俯望着白家邨，黎莫野的表情沉鬱；他之所以表情沉鬱，不只來此的企圖有愧於心，更在於白家邨的形勢所凝聚成的一股壓力，江湖闖多了，陣仗也見得不少，什麼地方會具有若干抗制的能耐，往往由該地的建築格局與氣宇感應就可體會出來，無論是有形的態勢或無形的兆候，全能在有經驗的行家心靈中發生直接的反射判斷，常常相差不遠。

白家邨的形貌所給予黎莫野的印象，使他明白這乃是一個難以矇混出入的地方，也是一個具有高度合羣性同組織力的地方。

龍大雄也在傍邊瞪眼盯視着白家邨，他的雙目中絕不掩隱的流露着仇恨的光芒，充溢着血赤的殺機，他兩手緊握成拳，上下牙齒磨挫——好像恨不能把整片邨子搓碎咬斷！

退到後面席地坐下，黎莫野隨手拔了根枯草在嘴裏咬着，他怔怔的望着雲天遠處那一片茫茫烟靄，腦子裏也像烟靄般的茫茫一片……

是龍大雄的低吼聲把他從迷茫中驚覺：「你他娘坐在那裏發什麼楞？是什麼辰光啦，你居然還悠哉遊哉做你的白日大夢？到底你準備那一刻才採取行動？」

黎莫野無精打彩的道：「看看白家邨的陣勢，大白天想要混進去偷解藥，幾乎不太可能，趕到入黑，成事的希望才比較大些，要知道我們冒不得風險……」

龍大雄不禁的怒道：「誰說一定要偷？搶也行啊，莫非你害怕他們發現你的形跡？」

黎莫野沉着臉道：「我要暗偷不願明搶的原因是怕再生事端，怕再流血傷人；姓龍的，你和白家邨形同死仇，根本解不開這個怨結了，我却不一樣，我還打算和他們有取得諒解的一天，若照你的意思，不管三七二十一蠻幹一通，將來白家邨又如何委屈求全？而我要儘量不露痕跡，也是爲了便於取得解藥，萬一被他們發現我的潛入，你認爲我們尚有多少次機會達到目地？」

龍大雄暴躁的道：「不管你用什麼方法，只要把解藥交到我手上就行，你可別給我耍花樣，故意磨蹭着拖時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黎莫野輕蔑的道：「你如果不耐煩，可以自己下去要解藥，沒有人攔着你！」

窒噎一下，龍大雄咬牙道：「好，我承認我現在沒那個本事，請問你，你是否一到天黑就開始動手？」

黎莫野冷冷的道：「什麼辰光行動，我巳經告訴過你，不要多問些廢話！」

龍大雄又氣得來回踱步，一面走着一面不停的咻咻呼吸——假如他現在就有力量制服黎莫野的話，包準早就撲過來把黎莫野生啃了。

一歪身躺了下來，黎莫野將雙臂枕在腦後，乾脆閉上眼睛靜歇養神；姓龍的那副德性，多看一眼都令他反胃，他閉着眼睛安慰自己：好在這種精神虐待的日子已經不長了。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其實，每一天都曾歷經這個時辰，只是有人覺得這個時辰來得太快，有人感到來得太慢罷了。

龍大雄這一次算發了狠勁，從黎莫野一頭躺下，直至天色向晚，他硬是緊閉嘴唇，不出一聲，彆着滿肚皮的烏氣強自按捺，他要看看黎莫野到底什麼時候才準備行事？當然，他更明白黎莫野若是有其自定的步驟方式，便算他急瘋了也不管用！

夜色更濃了，有風，寒峭的風，有露，冷清的露。

忽然，黎莫野一個翻身站起，將罩衫往肩頭一搭，鳥也不甩龍大雄，大踏步直向土丘下行去。

× × ×

夜色如墨，無星無月，這一片深遠無際的黑暗，給予黎莫野行動上極大的掩護，加上他全身黑衣，就彷彿融入這稠鬱的一片深黑中了。

白家邨燈火疏落，梆鼓之聲不絕如縷，北地鄉野的居民生性淳樸篤實，大多早起早睡，眼下只不過起更的辰光，邨子裏已似深宵般的沉寂。

黎莫野小心的掠過濠溝，飛越土牆，悄無聲息的溜進邨子；邨子裏這幾百戶人家並不算多，他稍稍尋視，便已發現了建築得最寬大深宏的一戶宅居——一般而言，地方的首要人物，居住的所在大都比較其他人的屋宇要來得氣派堂皇。

很快來到座落於邨子中心的這座宅居，黎莫野輕悄得宛如一抹淡烟飄入，他發現了兩個巡夜的壯漢正站在屋角低聲聊天，但他卻沒有驚動對方，他很清楚，憑這些小角色，決計不會知道有關「逆氣丹」解藥的機密。

揀了一處亮着燈光的房屋摸進，黎莫野湊在窗隙間朝內打量，嗯，他看見一個坐在書桌前的人側影，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一副慈眉善目的和悅生像，正一手撥弄着面前的算盤一手在簿本上記帳。

黎莫野略一忖度，決定先試試房裏這個人再說，他不敢確定是否有効，但這個人所能透露的消息，絕對會比外面那兩個巡更的壯漢要多殆無疑問，萬一此路不通，或許可由他的嘴裏扯出其他知曉解藥機密的人來亦未可定；黎莫野極為謹慎的推動窗戶，可喜的是窗戶未曾扣門，竟輕輕啓開。

約莫是有陣冷風隨着開啓的窗戶灌進，算帳的老人驀然打了個寒噤，剛剛詫異的抬頭找尋冷風的來處，他已赫然看見黎莫野站在書桌之前，正十分爾雅的向他頷首微笑。

老人定了定神，並不驚恐，亦不慌亂的靜望着黎莫野，似乎在等着眼前的不速之客表明來意。

清清嗓子，黎莫野笑道：「老先生，貪夜貿然造訪，十分魯莽，還請老先生多加包涵。」

老人形態安詳的道：「好說，壯士此時前來，可有什麼見教？」

黎莫野低聲道：「不敢，只是想請老先生賜交一點東西。」

老人緩緩的道：「未知何物，尚請明示。」

舐着嘴唇，黎莫野道：「貴邨有種秘傳的禁制藥物，叫做『逆氣丹』，我想請老先生賜賞一點這『逆氣丹』的解藥。」

神色微變，老人打量着黎莫野：「你為什麼須要『逆氣丹』的解藥？你——」

黎莫野有些窘迫的道：「有一個人須要這種解藥，老先生，請你成全……」

老人冷下臉來，嚴峻的道：「不錯，逆氣丹乃是本邨祖傳的禁制藥物，但本邨向不濫用，施加的對象不是十惡不赦的惡徒，便是淫邪的盜匪，據我所知，這逆氣丹已有六年之久不曾施用於人，只在前些日用在一個其行如獸，其心如蝎的巨奸人惡身上，壯士，你可是替那個人前來討取解藥？」

黎莫野一看情勢不妙，只有故作糊塗：「老先生說的那個人是？」

老人一字一頓的道：「『絕戶煞』龍大雄。」

黎莫野覺得嗓眼發乾，站在那裏竟有些犯罪的羞恥感，他搓着一雙手，笑得連自己都十分尷尬：「我不騙你，老先生，我確是為了那姓龍的王八蛋前來求取解藥，我知道這是一樁很不該為的事，而且我也非常厭惡那姓龍的，但……但我實在有隱情，身不由主，還請老先生體諒寬恕，曲予週全……」

如果是強取豪奪有像黎莫野這樣客氣謙懷又委屈容讓的，天下早就太平了；老人不禁呵呵笑了起來，面色緩和了許多：「壯士倒相當客套，不過，若是別的人，老朽我或者可盡棉薄，只這龍大雄，實在是無能為力，高請壯士見諒。」

黎莫野猶不死心的道：「我也明白這龍大雄不是個東西，頭頂長瘡，脚底流膿，壞到透了，可是我領受上命，無可推諉，非得救他這一遭不可，務必請老先生幫帮忙，只這一次，下不為例！」

老人嘆了口氣：「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像這樣的暴戾兇殘之徒，救他一次便不啻坑害了更多善良，尤其是，他與我們白家邨有一段不共戴天的血仇，此仇不報，白家邨上下永難安心，如今本邨擒之殺之唯恐不急，又怎會施之以解藥？壯士高明，若設身處地替我們想想，大概也不會允諾此請吧？」

黎莫野急道：「可是，我受命而來，肩負重託，非要完成任務才行……」

老人正色道：「壯士可乃黎莫野？」

窒怔了一下，黎莫野只有硬着頭皮苦笑：「正是在下。」

老人凝視着他，沉緩的道：「只你一開口求取『逆氣丹』的解藥，我就猜到來人是誰了；黎壯士，你已救過那龍大雄一次，何苦再救一次？須知你這不是在救他，乃是將無窮災難轉嫁到更多無辜者身上，再說，你已為了龍大雄開罪了本邨，莫不成你就值得為了此獠與我白家邨正面對

立，非要流血殘命不可？」

黎莫野臉龐發熱，背脊上卻一片森寒，他幾近囁嚅的道：「我，我是不由自主，這其中另有因緣……」

老人平靜卻堅決的道：「黎壯士，恕老朽不能給你解藥；休說解藥保管贈予之權不在老朽，既使老朽有此權力，也難以効命，黎壯士，你多担待了！」

黎莫野失望的道：「真不能從權一次麼？」

老人搖搖頭，淡淡的道：「不能，如果黎壯士欲加報復，老朽我賤軀在此，可任憑處置。」

黎莫野聞言之下，又是一陣臉紅，他拱拱手道：「老先生言重了，我黎莫野豈是這種不明事理，逞強道霸之輩？老先生不願賜賞也就算了，還請另提一人，由我轉去求他。」

老人道：「你是想叫我把這個難題推到別人頭上？黎壯士，你就省却了吧，但凡本邨上下，不論是誰，也不會答允你這要求，那怕鋼刀架頸，血濺三步，我也包你拿不到一分一厘的解藥！」

黎莫野低聲下氣的道：「我如果取到解藥，是我與另外那人的事，老先生無須煩心過慮，只要老先生指出個姓名所在，我自有我的方法！」

沉吟片刻，老人站起身來，道：「你既不死心，黎壯士，索性我親自引你前去見一個人。」

出自本能的警覺，黎莫野脫口道：「希望老先生不是引我墜入陷阱。」

老人微微一笑，道：「白家邨裏，不出那種奸刁卑陋，口是心非的小人，而且我前你後，若我有意暗算於你，你不必猶豫，儘可下手對付我！」

黎莫野乾笑着道：「是我失言了，老先生。」

走在前面將門啓開，老人招呼着黎莫野隨他穿過一條走廊，又經過一個月洞小門，已來到一處小庭園裏，庭園中並沒有什麼奇特或巧緻的設計，環境卻相當清爽幽靜；靠在一叢矮樹邊，有一幢獨立的精舍，在這個時候，還有燈火自精舍的窗口間映出……。

一面輕輕走路，黎莫野邊低聲問道：「現在還不知老先生尊姓大名，眞是失禮得很……」

老人頭也不回的道：「老朽管平，是替我們邨主管帳的。」

「哦」了一聲，黎莫野道：「原來是管老司帳。」

管平道：「小小一個帳房，當不得如此稱呼。」

言談之間，他們已來到那幢精舍門前，管平走上一步，不急不緩的叩門三聲。

一個眉清目秀的青衣小僮將門開了，一看是管平，極有規矩的垂下雙手道：「管大爺尚未歇着麼？」

管平安詳的道：「七爺睡了不曾？」

青衣小僮道：「還在書房裏看書，管大爺可要我去通報一聲？」

管平道：「不必了，你自去安歇吧，我和一位朋友直接去見他。」

青衣小僮讓開一邊，候着管平偕同黎莫野先後進入屋裏；在黎莫野與那青衣小僮擦身而過的當兒，他還不忘向小僮好奇的目光報以微笑。

進門是間小巧的客堂，管平對這裏似乎非常熟悉，他引導黎莫野走向客堂右側的一條通道，短短的通道盡頭，又是一扇門扉。

管平只在門上敲了一下，裏面已傳出一個清越的聲音：「那一位？」

管平笑道：「我是老管，七爺好興緻，這麼晚了還不睡覺？」

裏面那人也跟着笑了，隨即起了推椅跨步的响動：「有事麼？進來談吧。」

一邊伸手推門，管平邊道：「你那位好朋友來啦，七爺。」

早就滿心狐疑的黎莫野臨到進門之前突然扯了管平一把，低促的道：「屋裏的人是誰？你叫他七爺，莫非就是——」

不待他將話說完，管平已搶着道：「別管屋裏的人是誰，黎壯士，只一推門不就明白了麼？」

可不是，門一推開，在閃亮的燈火照映下，白家邨的總教頭單邦正負手而立，更對着有些失措的黎莫野點頭微笑哩！

管平低聲道：「裏頭請，黎壯士。」

嚥了口唾沫，黎莫野硬着頭皮跨入室內，方待扮出一抹苦笑，單邦已抱拳為禮：「有段日子不見了，尊駕近來可好？」

黎莫野又咽了口唾液，頗為窘迫的道：「老實說，這些天的辰光可眞難過，倒是七爺你氣色不錯……」

拉過幾張椅子來，單邦先請黎莫野與管平落坐，才和和氣氣的道：「這麼晚了，尊駕巴巴來到本邨，想是有極緊要的事情？」

黎莫野不但一肚皮的驚疑，更是一頭霧水——單邦素性冷凜剛直，不苟言笑，尤其是與他發生了這等衝突之後，不啻深仇已結，但眼下單邦對他，不僅沒有擺出慣有的僵寒神色，未曾表示憤怒怨恨，居然一反常態，和顏悅色之外再加上不適當的三分禮遇，如此的狀況，說是有違情理已不足解釋，簡直就好像上天排錯了時間，弄岔了人際關係一樣玄秘——宛如壓根沒有發生任何事件，宛如他們老早就是一對好友也似！

單邦發現黎莫野的神情明暗不定，充滿迷惑疑慮，不由淡淡笑了：「我在問，尊駕來到本邨，可是有什麼要緊的事？」

吸了口氣，黎莫野定下神來，謹愼的道：「七爺，呃，你怎麼忽然這麼客氣起來？我原以為一朝相見，不論何時何地，你必然怒目相視，惡言相向，進而大動干戈，不死不休……你是那麼痛恨我，氣惱我，你絕對不會對我有絲毫諒解的念頭，但，你却為何又對我如此禮遇？」

單邦平靜的道：「你說得對，我不會諒解你的所行所為，不會寬恕你刦走龍大雄的橫霸作風，更不能淡忘你加諸於我們的折辱及羞侮——這些我全銘記在心，如鏤如彫，我時時刻刻都期待尋你雪恥，時時刻刻都未忘找你復仇，不只我們的恥，我們的仇，還得加上老邨主的痛苦以及悲憤……」

黎莫野吶吶的道：「那……那你為何仍在以禮相待？」

單邦緩緩的道：「憤怒與仇恨發自內

心，也該隱於內心，叫囂謾罵並不足以表示仇恨的深淺，反而流於粗陋；再說，彼此轇轕了結之前，你來到我們的地方，總是我們的客人，事情的因果不會改變，又何必非要先撕破臉不可？」

黎莫野暗暗嘆氣，心裏在操那龍大雄的祖宗，要不是攪了姓龍的這檔子歪事，何與今晚的痲煩？看情形，此番而來，恐是自撞馬蜂窩，善罷不了，樂子大了！

解鈴人

管平坐在一邊，笑嘻嘻的道：「便我代他說了吧，七爺，黎壯士乃是替那姓龍的前來索取解藥的，我告訴他決不可能，他要我另指一個能夠商議的人再試一試，我就領他到七爺此處來了。」

單邦目注黎莫野道：「是這樣麼？」

黎莫野無奈的道：「沒有錯，我却不知道管老先生會帶我來此見你，若早曉得，我是決計不來的，寧可設法明搶暗偷，也不甘自陷於如此尷尬境地！」

單邦深沉的道：「其實，你來了是對的，如果你沒跟老管到這裏來，才會令你抱憾終生！」

黎莫野不解的道：「此話怎說？」

單邦道：「很簡單，我們早就知道你會來，而且我們也知道你是為何而來，更明確的說吧，我們是在等着你來！」

覺得喉嚨泛乾，黎莫野的嗓門不由發沙：「你——你們早知道我會來？」

單邦表情木然的道：「正是，我們在等着你。」

黎莫野一指管平：「那麼，管老先生也曉得？」

單邦點頭道：「所有白家邨上下司職人員都曉得，都已接到諭令，只要你一來，就引至我處或儘速通知我趕到現場。」

黎莫野心臟跳動加快，呼吸開始急促，有一種被人戲弄的感覺，他瞪了管平一眼，悻悻的道：「老先生，你却裝得眞像，完全和個沒事人一樣，根本看不出你早有預謀！……」

管平和悅的道：「我並沒有誑騙你什麼，黎壯士，我告訴你不能給你解藥，而另外找人相商索取的要求也是你提出來的，我只是因你所請，替你另外找到一個夠份量談論此事的人——七爺！」

黎莫野冒火道：「假如我不提這個要求，轉身離去，你也一定會設法留住我，另找藉口引我來此！」

微微一笑，管平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黎壯士。」

雙目煞光突現，黎莫野道：「管先生，你領我到好一個陷阱之中！」

管平神色一凜，端肅的道：「這決不是一個陷阱，黎壯士，陷阱有像這樣佈置的麼？我領你來，或邨子裏任何一個領你來，只是為了告訴你一件事，指引你一條明路！」

黎莫野怒道：「告訴我什麼事？又指引我那一條明路？」

單邦接口道：「尊駕怎未想到問一問，我們是如何知道你要來的？」

頓如棒喝當頭，黎莫野猛然驚悟：「是了，你們怎會知道我要來呢？又如何事先得知我來此的目的，是那一個走漏了消息，那一個出賣了我？莫非就是姓龍的雜種？」

單邦靜靜的道：「龍大雄盼此解藥有如大旱之望雲霓，得之唯恐不急，在他解藥到手之前，你乃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又怎會出賣你？」

思索了一會，黎莫野道：「說得有理，但你們知道我的行踪目地却是事實，若不是龍大雄攪的鬼，又會是誰呢？」

管平莫測高深的一笑道：「你眞猜不出？」

黎莫野不快的道：「如此重大事件，豈是隨意猜測得的！」

單邦目光澄澈的望着這位急怒又迷惑的二閻王，語聲清晰的道：「明白說吧，是你師叔魯敬仙老爺子告訴我們的！」

宛如頭頂响起一記焦雷，差點把黎莫野從椅子上震落，他用力摔了摔腦袋，睜大着一雙眼睛：「開玩笑，這簡直是豈有此理，我師叔會出賣我？你們不如說我自己走漏了消息還更令我相信，七爺，逗樂子不是這樣逗法……」

單邦嚴肅的道：「黎老弟，你看我像是在開玩笑麼？此時此地此情，我會與你逗樂子麼？」

黎莫野怔忡的道：「果眞有此事？」

單邦凝重的道：「千眞萬確，是令師叔魯老爺子告訴我們的，否則我們如何知道你會來此，以及來此的目的何在？」

黎莫野傻了半响，才神色茫然的道：「但是……我不明白我師叔為什麼把這些事說與你們知曉……」

單邦道：「不是魯老爺子主動告訴我們，而是我們先去請求他——」

霍的站起，黎莫野殺氣騰騰：「七爺，你們可是威脅了我師叔，進而逼迫他說出我的行踪？」

單邦夷然不懼的道：「你請坐，老弟，容我將事情頭尾說完，那時你待作何打算，悉隨尊便，現在可願意繼續聽我把話接下去！」

重重回坐，黎莫野却已心緒煩燥不寧，他咬着手道：「我在聽着，七爺！」

單邦續道：「自從你刦走龍大雄之後，不但本邨上下羣情激昂憤怒莫名，連『寒梅堡』的老堡主與一干同道朋友也頗與不平，我們立即發動了我們所能發動的全部力量，四處佈綫追查你和龍大雄的行踪，但幾天下來的全無收穫，正在我們苦無頭緒的當口，意外的得到一項密報，指出魯老爺子和一個年輕人正匿居在老溪口北邊的寒鴉林一幢木屋之內，我們知道曹老爺和你的關係，再一印證先前下手刦人時所說受之上命的話，因而判斷魯老爺子必與此事有着牽連，是於我們馬上聚集人手，圈圍過去——」

黎莫野忍不住打斷了對方的話：「如此說來，你們是強擄了我師叔？」

擺擺手，單邦道：「放心，我們決不似你習慣中的那種粗魯無禮之輩——我們之所以衆聚人手，是怕你和龍大雄萬一在場，屆時會蠻幹一通，及至到達寒鴉林，求見過你師叔，我們非常婉婉的道明來意，當然也把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的原因言明，我們只求令師叔交出龍大雄，或指出龍

大雄的去處，另外，我們要求你對此事應有担當，除此兩端，我們決不敢絲毫對令師叔有所冒犯。」

黎莫野急道：「我師叔怎麼說？」

單邦反問道：「老弟，似乎你並沒把龍大雄所犯下的滔天罪孽詳稟令師叔？」

沉默片刻，黎莫野嘆了口氣：「不錯，何苦叫我師叔徒增悔恨自負？我師叔已經知道姓龍的不是個玩意……」

單邦冷靜的道：「這就是了，在我們把一切事情說清楚之後，令師叔神情晦黯悽苦，良久無言，雙目中竟隱泛淚光，他告訴我們，他只大略知道龍大雄落在我們手中的情形，並十分瞭解我們囚俘龍大雄的始因，他認為自己郁於私恩的做法頗有差失，他願意承担這所有的後果責任，包括對你的担當。」

黎莫野大聲道：「不必牽連我師叔，這件事自由我來承担！」

微微笑了，單邦道：「令師叔對於龍大雄何來如此恩施，我們也知道了其中因由，這正證明了令師叔忠義之性，仁德之心，這件事有關令師叔和尊駕的這一段，我們大爺已決定一筆勾消，不再記懷！」

黎莫野道：「對那龍大雄，我師叔又有什麼交待？」

單邦低沉的道：「我們希望藉着你來索取解藥的機會，當面把話談清楚，我們要求令師叔答允兩項做法了，其一，由你拿藥回去給龍姓的服食，但却不是解藥，是毒藥，其二，你指明龍大雄隱藏的地方，我們派人手前往加以圍殺——」

黎莫野殷切的問道：「我師叔又怎麼說？」

這次輪到單邦嘆氣了：「令師叔不同意我們所要求的做法……」

如此回答，黎莫野並不意外，他太瞭解他的師叔，太明白他師叔的為人——既使要殺一頭無惡不作的野獸，魯敬仙也會採取一種光明磊落，不愧於心的殺法，如果那頭野獸會經對他有恩的話！

一直不曾插嘴的管平，這時也微喟一聲：「無論怎麼說，魯老爺子都是一位胸懷坦蕩，恩怨分明的可敬人物。」

黎莫野乾澀的一笑，道：「七爺，到最後可曾獲至任何結論？」

單邦搖頭道：「沒有，令師叔要當面交待你。」

怔了怔，黎莫野道：「莫非他老人家還要我再趕回去？」

單邦道：「不，令師叔已在本邨。」

黎莫野緩緩的道：「是我們師叔自己願意來，還是各位强迫他來的？」

單邦端莊的道：「是令師叔自願來此，否則，我們必不至驚擾。」

黎莫野略一沉吟，說道：「好吧，我現在就去見我師叔，先聽聽他老人家的意見。」

單邦加重語氣道：「還望你能在令師叔前闡明我們的困難處境，魯老爺子要報恩，業已算報足了，而我們邨主的那段血寃，却仍懸在半天空，請他為我們設想一番……」

黎莫野道：「我會仔細向我師叔說明此中因果利害——其實不用多講，他老人家也自心裏有數，我瞭解他現時的情緒感受，他比我們更要來得憂慮不寧……」

站起身來，單邦笑得十分沉重：「總之，魯老爺子不但是位重情義的前輩，亦是一位講道理的前輩，這件事，他好歹得替我們打算打算，叫我們下得了台階才行，老弟，我們邨主再三交待過，他不希望我們被迫做些什麼傷和氣的行動來……」

弦外之音，黎莫野自能領會，但他却並不氣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換成自己站在對方立場，恐怕就豁開幹了，那還來這多顧慮斟酌？

管平也站起來道：「七爺，還是由我陪伴黎壯士去看看魯老爺子吧？」

單邦輕輕點頭，又朝望黎莫野一拱手：「我們在等回音，老弟。」

黎莫野笑了笑，跟着管平走了出去。

× × ×

這是一間十分寬敞潔淨的房屋，沒有重門鐵柵的禁制，也沒有監守的人員，只由魯敬仙和大牛兩個人住在這裏，管平把黎莫野送到門口，便自告辭離去。

魯敬仙的氣色不錯，心情却差，他坐在一張舒適的籐圈椅上，怔怔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黎莫野，好久沒說出一句話。

大牛垂手木立門邊，也是一副茫茫然的德性。

過了好一陣之後，魯敬仙總算開了口，一開口，却先是嘆氣：「他們把事情頭尾都說與你聽啦？」

黎莫野頷首道：「是的，而且說得很清楚。」

魯敬仙愁眉苦臉道：「包括他們提出的兩個要求——對龍大雄那兩個要求？」

黎莫野道：「也告訴我了。」

搓搓手，魯敬仙道：「孩子，這檔事，你看該怎麼辦？」

黎莫野說道：「他們說，師叔會交待我。」

楞了一下，魯敬仙不由發火：「眞他娘的，我就是拿不定主意，才特地等着和你見了面好好商量商量，你却一推六二五，全要我做主，這，這不是吊我老頭子的胃口麼？」

黎莫野笑了：「師叔可是眞要聽我的陋見？」

魯敬仙沒好氣的道：「什麼時候了，虧你還有心情逗樂子？」

輕咳一聲，黎莫野道：「我先斗胆請問師叔一句話——」

魯敬仙瞪着眼道：「你說！」

黎莫野正色道：「以這龍大雄的所行所為來說，師叔認為他該不該受到應有的懲罰！」

又嘆了口氣，魯敬仙十分傷感的道：「這還用說麼，當然該受到懲罰……我眞想不到他比我所預料的還要惡劣十分！」

黎莫野謹愼道：「師叔的意思我能夠領會——就是要姓龍的死，也得採取正大光明，不欺暗室的方法，以毒藥為手段或指引他的仇家加以圍殺的行徑，師叔不能苟同，不能苟同的原因是姓龍的總算有恩於師叔，此人再是如何邪惡淫毒，師叔也不願暗裏下他的手，不知我說得可對？」

用力一拍手，魯敬仙笑道：「對，對極了，龍大雄這個禍害，我實在無法再庇護他，我總算已還過他的情，麻煩就在於仍不忍陰着將他坑死……孩子，你可有個主意？」

黎莫野道：「有，解藥照給他，等他體能恢復，再由我和他來一次決鬥，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這乃是最公道不過的辦法。」

魯敬仙的神色暗淡下來，他怔怔坐在椅上不言不動，這一刹間他有一股心如刀絞的痛楚，多少懊惱，悔恨，憐惜，激情，全融成了一團，劇烈的在他胸口震顫。

黎莫野自然體會得到師叔的複雜感受，他豁然的笑着道：「你老人家也別難過，俗語說得好，解鈴還是繫鈴人，佛家亦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事情是我們肇的因，自應由我們去接受結的果，師叔看開看透，也就是這麼一碼子事。」

魯敬仙老眼含淚，語聲哽塞：「孩子，你可知道，這個方法公正是公正，光明也光明了，却是多麼危險可怕，那龍大雄雖稱『絕戶煞』，不但狠毒有如豺梟，武功之強更屬少見，他一向趕盡殺絕的習性，自來不予人稍留生路，你去同他拚鬥，勝了倒還好說，萬一……萬一給他佔住上風，你那後果豈堪設想？你若出了差池，我也定然不活啦……」

黎莫野平靜的道：「師叔儘管放心，姓龍的厲害，你師侄我也不是盞省油的燈，他想摞倒我，決不那麼簡單，而且天道循環，報應不爽，上蒼當會佑我不佑他，再加上我記着我這一命還連繫着師叔的一命，就更會神威英發，勇不可當了！」

魯敬仙臉上的皺紋越見深刻重疊，甚至連雙頰也軟軟垂掛下來，他低咽着自責：「娘的，都是我惹的禍，作的孽……都是我自尋煩惱……設若你有了什麼長短，我便是死了，又怎麼向你九泉之下的師父交待啊……」

黎莫野輕聲道：「師叔千萬寬念，更無須悔恨，事情出了，總要面對現實去解決，如今我就是解決問題的最佳人選；師叔，你老的事，不由我去承担，又該找誰承担呢？」

魯敬仙的內心充滿了苦惱煩憂，黎莫野的安慰越發使他覺得自己行為謬誤，愧對師侄：「孩子，我他娘實在對不起你，更對不起你的師父……」

黎莫野忙道：「師叔快別這樣說，師叔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事，原該弟子服其勞呀！」

長長太息，魯敬仙喃喃的道：「那殺千刀的龍大雄，眞叫我恨透了，老天有眼，就該一聲霹靂，劈死這個惡毒兇狠、無情無義的畜牲……」

黎莫野道：「便沒有霹靂，也有我去收拾他；師叔，如若未報，時辰不到，用不了多久，姓龍的好光景就臨頭了。」

魯敬仙仍然大不放心的問：「我說，你眞有把握收拾姓龍的，他可是難纏得很的角色……」

說到把握，天知道有沒有把握，但黎莫野却不能講明了，他清楚那種懸心等候一場生死之戰的結果乃是何等滋味，等候的人甚至比上場的人更要緊張焦切，說句嚴重的話，在成敗分瞭的那一刹，眞能把盼待的人驚到中風！

望着師叔突然現得衰老又疲憊的面容，望着那交錯碾積的深刻紋摺，那含淚的老眼，花白的頭髮，黎莫野故意豪壯的大笑：「師叔，你老是怎麼啦？這麼些年來，莫不成對我還沒建立信心？姓龍的叫絕戶煞，你師侄我可是二閻王，二閻王碰上絕戶煞，一樣給他下催命帖子，娘的，看他能往那裏逃上？」

一直默立門邊不曾開口的大牛，突然出聲：「大爺，我要跟你去！」

哈哈一笑，黎莫野道：「胡說，你跟我去，誰來侍候老爺子？此外你的功夫還差得遠，沒得給我憑添累贅，老實點待在這裏，以後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大牛還想說什麼，却又囁嚅着不敢開口，他明白黎莫野的個性，只要黎莫野出口的話，不管同意不同意，就算定局了。

魯敬仙沉沉的又道：「是不是還須要去給白家邨的人回個信？」

黎莫野道：「他們正等着消息哩，這個決定，我想白家邨上下應能夠接受。」

魯敬仙沒說話，這一刻裏他覺得心中異常混亂，却又異常空洞，他有許多事要想，然而又什麼事都無法理出個頭緒來。

塵歸塵

東方的天際，泛出了一抹慘白，那種翻過來的魚肚顏色。

有深深的霧，霧浮漾着，也是恁般慘白。

有風，削銳的風，透骨砭肌，風不見顏色，却令人有種慘白的感受。

黎莫野便在這飄蕩着濃重慘白的回到了土丘上，當然，龍大雄早已縮頭拱腰的

等得不耐煩了。

遞過手上的一隻小玉葫蘆，黎莫野不發一語。

龍大雄仔細審視這隻色澤淡青的小玉葫蘆，翻來覆去查看了好一陣，才滿面狐疑的問：「這是什麼？」

黎莫野冷冷的呵出一口白氣：「你要的東西。」

龍大雄厲聲道：「果眞是『逆氣丹』的解藥？」

黎莫野揹負雙手，微微揚臉：「我操你的親妹子，你藥還沒有下肚，怎麼就和吃錯了藥一樣鷄毛子喊叫起來？姓龍的，你這麼喳呼，是想嚇你那一個爹？」

龍大雄惡狠狠的道：「這的確是解藥麼？你這一去一回，未免太也順當了！」

重重哼了一聲，黎莫野道：「順當？你以為我這整個晚上都窩在白家邨裏喝老酒？操的，弄到這瓶解藥，非但耗費不少心力，冒着極大危險，尤其受凍吹風折騰了一個夜晚，才堪堪尋着機會得手，姓龍的，如果簡單，你自己怎麼不去試試？」

忽然呵呵笑了，龍大雄的表情轉變得好快：「我就知道你姓黎的有這個本事，有這個能耐，雖說也耗了一整夜的功夫，只要東西弄得來，我他娘熬這一晚的凍亦就認了！」

黎莫野緊了緊罩衫，冷然道：「你熬凍，莫非我就是圍着炭爐烤火？得了便宜賣乖，眞正可惡！」

好像沒聽到黎莫野在說什麼，龍大雄急切的道：「有沒有逼問他們，這玩意是怎麼個服用方法？」

黎莫野不耐煩的道：「問了，一次呑服就行。」

龍大雄又道：「那藥力要多久才能行開？我是說，須要多久時間方可解除我體內的癱毒，恢復我以前的功能？」

黎莫野淡漠的回答道：「只須一個時辰。」

龍大雄警覺的道：「你確實問清楚了，沒有攪錯？」

皺着雙眉，黎莫野道：「我問得非常仔細，至於對不對你服下解藥即可知曉，少這麼不結不了的窮他娘囉嗦！」

臉色一沉，龍大雄怒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我這不是囉嗦，是小心，你懂不懂？」

黎莫野硬板板的道：「我懂不懂全無關緊要，藥是你吃，不是我服！」

剛把小玉葫蘆湊到唇邊的龍大雄，聞言之下驀地停止了動作，他定定的瞅着黎莫野，好半晌，才陰惻惻的笑了起來：「他娘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倒險險乎忘了一樁最重要的事！」

黎莫野沒有答腔，只將一張臉孔僵沉着。

一伸手，龍大雄幾乎把小玉葫蘆觸到黎莫野的鼻子上，他形態獰厲的道：「姓黎的，你先呑下一口再說！」

黎莫野早就預料對方會來這一手，他心裏有底，表面上却不得不做幾分姿態：「我先呑一口？龍大雄，我也沒有被那『逆氣丹』制着，憑什麼該替你冒險試探藥性？」

怪笑一聲，龍大雄隨即暴烈的道：「為了證明你不是故意拿毒藥害我，為表示你的誠心，你都該服下一口給我看，你要不敢呑食，就不啻是說這解藥有問題！」

黎莫野惱火道：「龍大雄，可不要得寸進尺，我他娘不欠你什麼，為了你，折騰一整個晚上，好不容易才弄來解藥，末尾還落個不是人，這口氣我豈能嚥得？」

龍大雄咄咄相逼：「我不聽這些，你不欠我，你師叔可是欠多了，今天你並不甘願帮我的忙，完全是冲着你師叔的那張老臉才勉為其難，因此我也不領你的情，你要證明你照你師叔的吩咐做了，就先呑一口這玉葫蘆裏的玩意給我看看，否則，其中必然有鬼，換句話說，你根本便不聽你師叔的交待，一派陽奉陰違！」

黎莫野大聲道：「這確是逆氣丹的解藥，我沒有騙你。」

玉葫蘆在黎莫野的眼前不停幌動，龍大雄不懷好意的道：「既沒有騙我，何不呑下一口證明事實？」

一把搶過那隻小巧的玉葫蘆，黎莫野旋開塞子，傾倒出一小撮白色的粉末在手掌心，然後仰起頸頸，猛一口吞了。

龍大雄呵呵大笑，一面收回玉葫蘆，邊十分滿意的道：「很好，且等一個時辰再說，一個時辰之後，如果沒有異狀發生，那就表明你弄回來的東西確是解藥，我服用下去便安心啦……」

黎莫野努力嚥着口水，以解化嘴裏的苦澀藥味，他不曾回答姓龍的話，只在心中詛咒着——龍大雄，你絕對安心不了多少！

這時，龍大雄走到五步之外盤膝坐下，他目光炯亮的注視着黎莫野的身體反應，而黎莫野也索興面對着龍大雄坐好，讓姓龍的看個仔細！

天色已大亮了。

慘白的霧氣慢慢消散淡薄，光度逐漸增強，那料峭的晨風也緩和了許多——至少，今天的天氣還不錯。

龍大雄只是觀察着黎莫野，一言不出，黎莫野却閉目垂眉，宛似老僧入定，同樣不出一言。

× × ×

一天的辰光很快就會過去，而一個月，一年，十年，甚至一生的辰光也將逝如流水，而流水的光陰裏這一個時辰，則彷彿一滴水珠，連絲毫漣漪都激不起，即已匆匆消磨了。

龍大雄瞅着閉目垂眉的黎莫野，估量時間業已差不多了，他低聲叫喚：「喂，喂，姓黎的，光景有一個時辰啦，你覺得怎麼樣？可有那裏不對勁？」

黎莫野仍舊趺坐如故，不答不理，沒有任何反應。

驚疑不定的端詳着黎莫野的模樣，龍大雄已經掩隱不住他的惶急：「姓黎的，黎莫野，我操你的娘，你倒是說句話出來聽聽呀，眼下可不是由得你睡大覺的辰光，你怎的連個屁也不响？姓黎的，你怎麼啦？」

黎莫野眞像魂游太虛去了，依然紋風不動，毫無共鳴之意。

猛古丁跳將起來，龍大雄鼓瞪着兩隻發赤的眼珠子，嘶聲狂叫：「你死了麼？姓黎的，你眞個死了？」

於是黎莫野突然伸了個長長的懶腰，打了個長長的呵欠，果有幾分生魂還竅的恍惚神情：「啊，今天天氣眞不錯。」

僵立在那裏，龍大雄幾乎氣炸了肺，他定定的瞪着黎莫野，雙手緊握成拳，滿口牙齒挫得亂响，呼吸粗濁間竟連一句話也吐不出來了！

黎莫野緩緩站起，伸胳膊踢腿，在活動筋骨之餘，好似才突然發覺龍大雄還在當塲；他吃吃一笑，慢條斯理的道：「姓龍的，什麼辰光啦？唔，你的氣色不大好，可得小心別觸上霉頭！」

龍大雄驟然跳了起來，指着黎莫野的鼻子大吼大叫：「你這五馬分屍，挫骨揚灰的王八羔子，你是在與你那個老祖宗開玩笑，吊胃口？我操你的這親，在這個節骨眼上，你居然還弄些玄虛消磨我？你他娘是不想活了……」

惡作劇先玩在前面，黎莫野爲的就是要嚇嚇對方，叫姓龍的好好自我折騰一次；目地達到，他臉色一寒，冷森道：「叱喝什麼？老子活過命你原該高興才對，這證明我拿回來的確是眞解藥，也就是你的禁制可除，體能即可恢復；爲你辛苦了這一趟，沒得半個謝字倒也罷了，你却冲着帮忙的人罵大街，算是那一門的邪祟？」

平胸心口，龍大雄猶在咆哮：「好，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故意消遣我，戲弄我，這一樁一樁，你都給我仔細記住，馬上我就會叫你連本帶利的還回來！」

哼了哼，黎莫野道：「話說多就不值錢了，我什麼時候打算與你甘休來着？姓龍的，現在動你是欺負你，等你服下解藥，消除禁制後，我們再好好把帳結清！」

龍大雄野獸般嗥叫：「我早就等不及了，姓黎的，有種別逃！」

黎莫野磁牙笑道：「在我苦候了這些日子，在我千祈萬禱中終於等到了解脫的關口上，我會逃麼？我期待的就是此一時，此一刻，龍大雄，你快服下解藥吧！」

咬咬牙，龍大雄拔開玉葫蘆的塞子，仰頭便將玉葫蘆中所有的藥粉一口嚥下，由於吞嚥的動作太急，嗆得他差點又把藥末從鼻孔間噴出來！

黎莫野閒閒的道：「慢慢吞服，用不着太急切，別糟塌了這得之不易的獨門解藥，否則可沒人再爲你跑一趟白家邨！」

大概是藥味過於苦澀，龍大雄滋牙裂嘴的直噓氣，好半响，他才出得了聲：「娘的，這個解藥，怎的苦到如此地步？比黃蓮還要苦上三分！」

黎莫野笑吟吟的道：「良藥苦口利於病，連這點常識都沒有？」

龍大雄又噓了口氣道：「毒藥也有苦的……」

黎莫野道：「我包管這不是毒藥，是解藥，現在你巳把東西吞下肚裏，更犯不着誑你了！」

斜睨着黎莫野，龍大雄惡聲惡氣的道：「看樣子，你倒眞希望我服下的是解藥，你他娘對我會有這麼一片好心？」

搖搖頭，黎莫野道：「好心？好心早叫狗吃了；你不明白我爲什麼希望你服下的是解藥而不是毒藥？」

龍大雄瞪着眼道：「你說！」

乾咳一聲，黎莫野道：「我打個比方你聽——這就好像要宰一頭豬，宰豬的人巴盼所宰的是一頭强壯的豬，不喜歡宰一頭奄奄一息的病豬；因此給豬治病不是爲了同情或憐憫這頭豬，目的乃是治好了豬的病等牠强健起來才能加以痛宰！」

楞了好一陣，龍大雄這次却未發火，他只陰沉的道：「打得好比方，姓黎的，怕只怕你宰的不是一頭豬，而是一隻虎，治好了虎的病，等於爲虎添翼，有得你的樂子了！」

黎莫野安詳的道：「是豬是虎，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不是麼？」

忽然，龍大雄的臉色變得有些蒼白，額上開始冒出豆大的汗珠，他强閉嘴唇不使自己呻吟，匆忙坐到地下，盤膝叠掌，準備運功行氣。

「嗯」了一聲，黎莫野道：「沒有錯，藥力巳經行開了。」

龍大雄此時不但額頭上出汗，全身汗流如漿，汗水既黏又稠，還帶着灰黃的濁色，透着一股腥氣；他自己也在運功調息，通筋順脈，呼吸就變得悠長又粗重了。

黎莫野如果現在要除去龍大雄，就應了一句俗話啦——「易如反掌」，但他決不肯這麼做，他的心性，志節，骨格，都不容許他這麼做，而他的諾言，傳統，氣度也約束着他，他明明知道等到龍大雄體內禁制排除，功能恢復之後，將面對着一塲茫不可知的生死之鬥，他却寧肯選擇這樣艱苦危險的途徑來解決問題，這其中非僅關連血肉存亡，尤其牽涉到一個江湖人的尊嚴，一個武士的意志！

又過了一個多時辰，一聲粗獷的、悍野的、充滿解脫興奮的長嘯出自龍大雄的嘴裏，嘯聲氣足力沛，沉渾响亮，叫人一聽就明白這此乃發自一個身强體壯的人！

看着龍大雄，黎莫野神色凝重，他非常清楚，他與對方的好時光眼前快到了。

× × ×

龍大雄一躍而起，在躍起的刹那，凌空七個跟斗連串翻滾，雙臂倏忽平伸，人巳穩當無比的站立地下！

黎莫野微笑着讚美一聲：「俐落！」

得意的一挺胸膛，龍大雄那張橫肉累累的鍋底臉上泛着光彩：「這才只是開頭，姓黎的，俐落的玩意還在後面！」

黎莫野道：「我正等着領教。」

倒八眉突的向上豎起，龍大雄的語風一下子就變了：「姓黎的，你等這一刻等了很久，同樣的，我暗裏也早就期盼着這個時間快來；你不喜歡我，甚至痛恨我，我和你一樣明白，而你亦該知道，我對你，完全和你對我一般的沒有好感，你想殺我，我更想殺你，現在，巳經到了我們清結總帳的辰光了！」

點點頭，黎莫野道：「不打算再歇息一陣，好使體力更充沛點？」

噤噤怪笑，龍大雄道：「用不着，我此刻覺得非常好，我巳很久沒感到像眼下這樣舒坦過了，力足氣盈，血脈順暢，足能生裂兩條活牛——你不明白，我的體能恢復至快，立即可達巔峯！」

黎莫野道：「如此，生死之間，我巳了無遺憾！」

雙眼透紅，龍大雄殺機凝形：「開始吧，姓黎的，這裏風水不差。」

笑了笑，黎莫野道：「你就這樣和我拚麼？赤手空拳接我的傢伙？」

呆了一呆，龍大雄有些失算的懊惱：「娘的，說得也是，但我現在又到那裏去找趁手的兵器？」

黎莫野淡淡道：「朝右邊走上十來步，你會看見有塊大石，石頭底下便是你的兵器——昨晚上我巳一遭給你帶來啦。」

稍一猶豫，龍大雄如飛掠去，他只在那塊黃褐色的石頭下略微翻抄，便巳發出一聲驚喜的怪叫，轉身之間，雙手各握一柄長短約有尺許的半月形斬刀——刀鋒薄利，光芒似雪，顯然是一對殺人的利器！

黎莫野拋臂卸下黑色罩衫，反手搭肩，左手巳按在腰際插着的純鋼三節棍上。

一步一步走了過來，龍大雄站定在六尺之外，他定定的注視黎莫野，臉上的表情極其古怪複雜，好半晌，他才沉重的開口道：「姓黎的，今日之戰，形同生死，你我兩個，勢必要去掉一個，而不論我們彼此之間仇恨多深，怨隙多大，我有一句話非告訴你不可；黎莫野，你是一個眞正的君子，一條鐵錚錚的好漢！」

黎莫野微笑道：「好說好說，但求無愧於心，爭的是個光明磊落罷了！」

龍大雄雙手斬刀平舉，兩眼透赤：「你小心了，我習慣一動手就不留餘地！」

黎莫野冷靜的道：「我也一樣。」

斬刀便在這瞬息間幻化爲兩縷流電射來，鋒刄破空之聲尚未响起，刀口巳切到黎莫野的面前。

黑色罩衫一朵烏雲般斗然蓬飛，蓬飛的同時又似一頂羅蓋扣向龍大雄的頭頂，而黎莫野人巳閃出七步，他的純鋼三節棍更筆直搗砸敵人腰眼。

龍大雄狂吼着撲地暴竄，左手斬刀反手斜擊三節棍，右手斬刀賽如冷焰併散，快不可言的攻擊黎莫野，銳風削利裏，黎莫野連退五步。斗然騰空，龍大雄又一連串的跟斗翻落，跟斗與跟斗的連接間斬刀揮霍似狂風驟雨，彷彿將光及光的閃映延綿，把冰雪的冷森結成了形態撒落！

大旋迴，純鋼三節棍舞成了無數漩渦似的弧輪，弧輪由下而上，由小而大，好像一枚倒立着的陀螺紋綫——那却是實質與勁氣的交錯融合；於是，在震撼的風聲裏，在尖銳的破空聲中，金鐵擊磕的串响密集，火星四濺。

龍大雄狂笑如嗥，人向空中拔升七丈，颼然間鷹隼般倒射而下！

黎莫野的純鋼三節棍猝彈暴翻，棍首横拍，結結實實砸在撲至的龍大雄背上，龍大雄身形側滾，左手揚處，黎莫野的右肩巳裂開一道半尺長的傷口！

血合着汗，沾染得黎莫野一頭一臉，他半聲不吭，三節棍「嘩啦啦」繞身飛轉，人隨棍勢，去如怒矢，直追龍大雄。

龍大雄驀地挺身硬迎，雙手斬刀居中齊進，黎莫野左手倏捉三節棍的首節絞截，斬刀刀鋒割切鋼環，在刺耳的磨擦聲中濺出一溜火花——兩個人貼得極近，近到氣息相聞，而龍大雄突然猙笑起來。

猙笑的意義乃表示一種惡毒陰狠的徵兆，當黎莫野體悟的一刹，原來被阻截在他三節棍外的那兩柄斬刀——握在龍大雄手上的兩柄斬刀，巳「錚」聲輕响，尺長的刀鋒竟然彈離了握柄，宛若兩抹彎月暴襲而至！

在這樣接近的距離，加上斬刀刀鋒彈出的速度，要想躲避根本是不可能的，黎莫野似乎也豁上了，他好像並不打算躲避，右手微沉猝起，一溜金蛇掣閃，他的尖菱無纓金槍自袴下斜飛而出，就在那兩柄斬刀切入他胸膛的須臾，金槍巳有一半插進龍大雄的小腹！

「噭……」那種不似人聲的慘嗥，像是併裂了心肝五臟一樣擠迫出龍大雄的喉嚨，他兩手死抓着露在小腹外的一截槍桿，跟跟蹌蹌往後倒退，一面退，他一邊突凸着眼珠瞪視黎莫野，他要看看黎莫野是怎麼個死法，他更要比一比誰先斷氣！

老實說，黎莫野甚至不知道方才那聲哀號是從誰嘴裏喊出來的，當兩柄飛彈的斬刀切入他胸膛的瞬息，他自認縱或不死，也離死不遠了——此刻他坐在地下，兩柄雪亮的斬刀也顫巍巍的切在他胸膛上，但是，他奇怪自己竟不覺得痛，不但不痛，連血也沒淌一滴；由暈沉混亂間斗然驚悟，他一時楞住了。

咻咻的喘着氣，龍大雄口角流着血沫，他吃力的怪笑着，抖索索的指點黎莫野：「你……死定……姓黎的……雙刀……開膛……你必然……死在……我前面！」

黎莫野非僅沒死在龍大雄前面，更一骨碌站立起來，龍大雄的驚愕震駭剛浮現在臉上，黎莫野却也是滿面迷惘疑惑，他忽然伸手將胸前的兩柄斬刀拔出丟棄，鏗鏘聲裏，他用力撕開外衣，翻察裏面穿的一件馬甲——只是一件灰鼠皮尋常馬甲，是他從單邦手中取到解藥時，單邦藉詞天寒霜重，堅持借他套上的；現在，他發覺這件馬甲外襯的灰鼠皮業巳割裂翻綻，夾層中露出一片銀閃閃的編製物，用手一摸，他不禁眼眶發熱，暗謝蒼天：這竟是一副極其珍罕的鋼絲馬甲，他檢回一命，完全是靠了這副可擋快刀利斧的鋼絲馬甲！

上天的安排，冥冥中的報應，再加上那是敵還友的摯誠關注，眼前的結果，宛如在千百年前早經註定了……。

狂吼聲又從龍大雄口裏發出，顯然他也看清了一切，他黑色的醜面孔歪扯扭曲，由累累的橫肉間掙現着如此的怨毒，表達着那樣的不甘，他像瀕死的野獸一樣暴跳嗥叫，脚步不穩的朝前邁動，他瞪着一雙充血的眼，張着一張流血的嘴！

茫然良久，黎莫野才定下神來，他剛待起步收拾現塲，回眸處，却發覺土邊丘緣那裏早巳默立着好幾個人。

是的，好幾個人，他們是白家邨的首席武術教頭單邦，「寒梅堡」少堡主官孤月，「銀鷹」萬長豪，「銀鷲」萬長賓，另外，還有大牛。不知怎的，黎莫野又感到鼻端泛酸，眼眶發熱……。

他站直了身子，挺起了胸膛，在隱約照射的朝陽光輝下努力扮出一副笑容。

於是，黎莫野看到他們一齊飛奔過來，全都張開雙臂朝這邊飛奔過來——他眞的笑了，他在想，這人間世上，有朋友，該有多好。

（完）

小啓：「天蠶變」作者因病，續稿未到，是期未能刊出，請諒！



魔風血雨錄之五

凌波·文
盧令·圖

無形魔王

無形散花針

深夜，四週寂靜。

少林寺的藏經閣，竟然是燈火通明。

一個皓首龐眉的老和尚，正是少林寺的主持朗月定禪師。左四右四，八隻蒲團上，坐着八個形態各異的老僧。有藏經閣首院天見，韋陀院天修，達摩院天清，僧寮院旡靜……

然後是旡、智、妙二三輩之長者高僧，看來有什重要事商議……

朗月定禪師雖說年已八十開外，平時，少林二三輩弟子，想見其一面也難。但是德高望重，依然無法擺脫住持之重職。

老禪師想付託重任，想獨自清修，推了大概有十次了吧，推得老禪師自己也覺得太煩了，唉，從此不提不理。至於這少林門戶，好在尚有不少分院之首座，再說，也不會發生什麼非得驚動大和尚的事，老禪師只不過算是担了個空名而已……

但是，今晚，在這個深夜時分，老人家還召集了這多和尚開會，看來，事出緊要……

朗月定禪師緩慢的說着話：「唉！玄聖八魔，消聲匿跡，將近廿年了。不想，竟然找上了少林門！說什麼我們浪得虛名，道什麼包庇奸邪……老衲不得不有所表示……少林門之法，不可毀，少林門之清譽，更不容侮辱！爲此，請列位師弟長老前來，詳加研究！我聞謠言止於智者。可是，也得先自詳加考覆，所謂樹大有枯枝，族大有敗兒。少林門之是否浪得虛名，

與風亂少林

是否包庇奸邪，須得自我細細調查，列位師弟，可有善策，以清本門之侮否？……」

嗥，這就是老禪師之老謀深算……

謠言止於智者，這是不錯的！

但是，先清整本門，更是最有力的反擊！

如果，由於人多品雜，果然有少林子弟，瞞了尊長，在外惹事生非，甚或有玷清譽之事發生，那麼，自己清理門戶，總好過爲外人指責。並且，更可搏得過，少林門不愧爲少林門的稱贊！……

不想，老禪師的說話，却引起了不同之意見。

天清大師首先哼了一聲道：「師叔，是什麼人說我少林門？是玄聖八魔？是魔崽子，是我們少林門下的漏網之魚，我們又何必當眞。常言道，邪正不能並立，分明是魔崽子意圖報復，或者別有陰謀，弟子之見，非但不必理會什麼浪得虛名，包庇奸邪那些虛無飄渺之罪名，還得全心全力，注視這些魔頭的動態……」

天清大師的說話尚未完，已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感。

事實俱在，玄聖八魔與少林寺根本是冰炭不同爐，正邪不相容的兩個極端。佛門子弟豈可爲魔鬼子的評語而自亂陣脚？

可是，朗月定禪師是沉聲咳了一下，身形起，雙手分開，微微作勢壓了壓，神態莊嚴的，掃視了一週。然後吐出了緩慢的說話：——

「古語有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又道，不可同人廢言。嗯——少林寺所以享譽天下，就因爲列代祖師之道德感人，而無懈之可擊而已。欲求無懈可擊，必須本身示人以不可擊。至於如何不容輕侮，就得憑仗本身之必不可侮而已……八魔雖說與佛門子弟互走極端，可是，以前，少林門可不曾有貞憑實證，證明彼等窮兇極惡且具必誅之罪嫌啊……列位，少林之清譽，不是外人所能破壞，老衲所怕的，正是少林門自己破壞啊！……

「我聞佛與天魔惡鬥。雖說佛法無邊，魔法難求奏功，然而，天魔不可誅，天魔不可壞。天魔憤然立誓，千年萬代，必求壞我佛法爲最終目標……

「佛言：我具無邊佛力，修無比善緣，爾必不能壞我法，亦無從令爾有壞機敗隙之地……

「天魔應言：『我着爾袈裟，壞爾法……』

「我佛當時流淚，因爲，我佛已感到，任何魔法，難抵佛法。可是，着僧衣而作惡行，引使外界，嫉恨佛法……試問，如何解救……

「必不可令少林門戶，自貽伊戚！必不可令少林門，爲少林子弟有玷門戶……」

這是一個具大智慧的說法。令在塲者，個個有着內愧之念。朗月定禪師是訓斥了不少人，也教導了不少人。至少，令他們對佛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我佛慈悲……」人羣中，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和尚來，他五體投地，拜服在朗月定禪師座下。

此人是十分恭敬，也表示了他萬分的心悅誠服。

「旡音師弟，爾乃我門中之長才，唉！想必明白老衲之心意……」

「弟子理會得！」旡音大師誠懇的又叩頭！

「老衲年邁了！唉！如何善葆清譽，如何防範未然，該得爾等共商善策。以免少林寺，陷入了火宅嚴關之中。旡音、天見、天修、天清！爾等得好生在意啊！」

「敢不拜命……」異口同聲的說着，而幾個和尚已離座出拜……突然——

「咦……」是朗月定禪師的哼聲……並且，從老禪師的面色看來……有着淡淡的一絲驚愕之意。而一手已按住了心口。

漸漸的，老人家面色在變，額頭有汗沁出……老人想開口，可是，突然一個極詫驚的念頭，籠罩了這位當今第一高僧的心頭……他啊啊了幾聲……他明白……他比任何人明白，爲自己估中了，少林門中眞的有着個惡魔。而這個惡魔是披着僧衣……

「住持……當家……」亂成了一片。

人頭湧湧中，少林寺僧是看住了朗月定禪師。一瞬時面色灰敗……突然，他眼中發出了異樣的光芒……射住在右手邊……

右手邊有幾個寺僧，全是寺中有地位，有名望的高僧。其中有天見，旡塵，浮漚，西來……旡音，天清……他們個個面色鄭重，焦急……關心的看望着朗月定禪師……

其中武功、醫術最高的是西來子，他已一手扶住了朗月定禪師，一手按住了朗月定禪師的腕間……

「師叔……師叔……」是西來子的痛苦的語聲：「是惡魔的暗算，是無形散花針……」

轟然一聲，大院中亂成了一片。

無形散花針是與玄聖八魔齊名的天南魔祖的獨門暗器啊……他來到了少林寺？天南魔祖早已毀了啊！爲濁世神龍王覃，會同了史維君，蕭龍女所誅戮。並且，連他手下八個尊者，一併毀了。

但是，有幾個前輩是記得，天南魔祖有個獨生女是走漏了。這個魔女可是永沒有聽得人提起過。

難道，目下邪魔該當猖狂了。難道，玄聖八魔的出現，引使了天南魔祖的後人也來興風作浪了。

突然，藏經閣中有着層神秘的氣氛。這層氣氛，令在塲人個個不寒而慄。難道，天南魔祖之後人，藏匿在少林寺中?!並且，還在這藏經閣內!?

朗月定禪師的說話，已經在他們心中打下了個根。最可怕的是；着了僧衣的魔頭！

可是，誰是這個魔頭？誰也可能是這個魔頭！

可惜，誰也無法指出這個魔頭，證實這個魔頭！

這就令藏經閣爲這股詭秘、可怖的氣氛所困擾，引使得人心惶惶，個個手中捏了把汗……

朗月定禪師現在是坐定了。他閉目，他盤膝而坐。八十開外的老人，又怎能支持得住這個惡魔的毒手……

無形散花針，聽說是天南魔祖獨門傳授，不是暗器，乃是一種武功。一股勁力，而這股陰毒，無聲的勁力，却具有獨特的五毒之性。傷人於無形，却又令受害人極難發覺對頭的踪跡。

可是，浮漚是個十分心細的人。他默思剛才的一切，他一絲一縷的記憶，分析，他明白，這個無形惡魔，一定尚在藏經閣，絕對是在老住持的左右……

他不動聲色，因爲，他明白，這是個極厲害的對手。自己一定得分析出這個惡魔，揭穿這個惡魔。但是，絕不能打草驚蛇，絕不能引使其有所發現，而來個先下手爲强。

他努力追憶前情，連一絲細節也不放過……

突然，他耳邊响起了一聲我佛慈悲。他想到了這兒，心中豁然開朗，暗中叫了聲是他……

不想，胸口一悶……「啊」這個字剛剛提起到喉間，浮漚子已發覺自己已失了聲……而全身已爲一股極怪極詭的熱力的束住眞氣……

他睜開了眼……

他糊塗了，他看到旡音大師背對着自己，他還在拚命的救護朗月定禪師……

自己疑心是他，可是……這股勁力是在前邊……他突的與一張樸實、沉默的臉對了面。他看出了此人的詭笑。是他……如果，眞的是他，那麼，少林寺將會有更大的災難，他不禁流下了淚。

「浮漚師兄！浮漚師兄……」

幾聲急驟的叫聲，令所有人轉移了目標。

現在，所有人的注意力，轉到了浮漚身上。

浮漚是十分明白，這分明是魔頭的分散人心的巧計。而當衆人發現浮漚子也莫明其妙的，爲這種怪異，詭秘的無形散花針所傷時，衆人越形的驚惶莫名……

「是魔頭的毒計！」

「是魔頭的示威！」

「少林門就怕了不成？」

「不，不……」

「得報仇……」有幾個僧人高聲喝叫着。

天見禪師是莊嚴的喝了一聲……

「各運護身功罩……」

對，這時候應該運法自衛。

無形散花針雖說陰狠厲害，但是，如果各人運功護身，是不可阻止這股陰毒熱力之侵入。

浮漚子暗罵自己的糊塗！計不及此。可惜，如今是事巳至此，也不必吃這副後悔藥了。現在，他所關心的是，天見大師有何善策，來安定人心。然後，揭出這個魔頭。

「方丈師叔，如今……」天見在詢問着朗月定禪師。

可惜，方丈禪師是萬分的可憐。他運功、調息，無論如何他是無法將這股陰毒之氣逼出來。非但如此，漸漸的，他發覺越是用力强束，强壓，自己本身之純陽力越易被鑠……

他是廢然一聲長嘆，睜開眼睛對天見大師看了一眼。想開口說話，可憐的是，無形散花針的第一厲害，就是將受害者的口封住了。他想以目示意。但是，又有誰能明白了他的眞正意圖？

事實俱在，他已發現了這個陰謀的可怖，他更看清了兇手的面目……

可惜，他叫不出口！

他想引使寺僧的注意，注意着僧衣的惡魔，不想，寺僧們所關注的是自己的傷勢。

他對天見看，然後，微微的將眼先看向右邊……他多麼希望天見能明白自己的用意。

他更希望天見能循自己的眼光走……那麼，他會在這個惡魔的身上停住。然後，他相信，他會盯緊了這個兇手，逼使他低下頭來……

那料到天見在向自己流淚，還有些哽咽。唉，也六十開外的老人了啊！不想想，這個時候，豈是哭可以解決了事的？老禪師只能咳嗽，可憐的是，漸漸的，他感到咳也咳不出個聲來……

「我們只能暫且送方丈回房。然後，請西來師兄盡量照顧方丈之病體……現在，看來，魔頭已暗中注視着我們少林寺。我們就該豁出去……爲保護少林清譽而戰……爲誅滅江湖惡魔而戰！」

衆人對旡音大師之提議，個個叫好。

並且，開始了行動——

首先扶持朗月定禪師入禪房。

然後來看顧，料理浮漚。可是，浮漚想說話……他與老方丈一般，連咳嗽也難出聲。他明白，自己已成了個廢物，而惡魔是決不會就此罷手！或者，還會有其他的折辱與磨難。他不禁心中嘆了一口氣道：「方——與——未——艾——」

無形惡魔施毒手

少林寺形成了羣龍無首的局面。

朗月定禪師，浮漚子之傷，將少林寺弄了個風聲鶴唳，幾個有地位職責的高僧，却爲這無形散花針毒所煩。雖然，下邊的弟子，依然有寺規所管制着，有心人是可以看到了這一股無形的紊亂之風氣。

第三天了——

亂了三天，束手無長策的三天……

在深夜，一間西配殿的僧寮中，有着人……

僧寮中是無燈無火，却有人聲私語：

「好手法……」

「不，我可是冒了絕頂之大險，更幸得你，看出了浮漚的動靜……」

「三師兄可眞是目光如電，浮漚子只不過是眉頭稍開，他已看出端倪，送了他一針……」

「老大，那可算是補漏！」

「不，是個絕妙高着。」那個被稱爲老大的接了口：「如果不是老三這一着，眞可能壞了事……」

「老大，」是那個被稱爲老三的開了口，他的說話是沉着的，但是，也顯示了他的陰狠：「現在，可不是你恭維我，我稱贊你的時候，我們該分頭走啦……」

「是該走了，但是，還有三部最重要的秘經，無法查出個頭緒來。」

「是那三部秘籍啊？」

「達摩易筋篇，天元解，韋陀訣！」

「老大，易筋，天元，咱們全明白，實在是少林鎮山之寶，可是韋陀訣……」

「老三，我且問你，工字伏虎拳，少林神抓，降魔杵法，瘋魔棍訣，沙門十三鏟，大小擒拿手，我們早已有了，但是，從藏經閣中所出示之秘本，有着多大的差異？難道，這還不能引起了你的注意？」

「喔——」幾乎異口同聲的在驚呼着，而老三是顯得有些愧惶難堪的，對那個老大在認不是：「老大，你不愧爲老大……我錯了——」

「唉——」那個老大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茲事體大啊，老三——」

「看來，還不能毀了那些禿驢……」陰狠的老三在說。

「如果，我變成了少林住持，又該如何？」

「啊，」又是異口同聲的驚叫……不過，這一次的驚叫，其中包含着驚嘆，與奮，贊佩，還有欣然之意。

「對……老大，你該成少林住持！」

「讓他們受老大之指揮！」

「那比毀了中原所有武林道更强。」

「好，姑不論如何，定將少林門中所有的秘笈眞訣，全部入我邦中，我們不可稍有疏忽而貽誤軍國大事？」

「是！」

這一聲「是」，聽來有肅殺之感，並且，令人感到了別有股味道……

這所謂「邦」中，究竟是「帮」中，還是……

可是，這軍國大事——

武林門戶之事，又那會牽涉到軍國大

事。

姑勿論他們說些什麼？但是，從現在開始，他們是越說越低，漸漸，變成了是竊竊私議。

很久，很久，……僧寮門開了。

有人出現，出來了五個灰袍的僧人。

可是，才散出門口，步入庭階……

「阿彌陀佛……」一聲佛號，出現了十八個手執不同的兵刄的和尙來……而五個灰袍僧人是理也不理他們，依然走着他們的路……

「阿彌陀佛……」那十八僧人的爲首一個，向走近前來的灰衣僧人，打了個問訊：「旡隱師兄，你往那裏走……」

這個被稱爲旡隱的灰袍僧人，唱喏，問訊，可是，當他聽得後面傳來急驟叫聲時，他是面色倏變，而雙眼精芒四射的，向那爲首一雙和尙，冷冷笑了一聲道：「空澄，空曉，看……」

這一對和尙，雖說有極高深之武學修爲，更且有不全的禪悟之識，却是不通人情，不明世故的天眞人，至於江湖旁門左道，心狠手辣之行，更是莫明其妙，他倆那裏知道，眼前的那個看來相識，其實，一無所知的江湖煞星，已對他兩人動了殺機……

一個猝然而來的招呼，又叫他倆看，兩個傻和尙。莫明其妙的放棄了戒備，順了這空隱的手指看……

一股勁風，其重如山，其疾如箭的，向兩個當胸壓到，就算空澄、空曉兩個和尙，功力不弱，又且是羅漢陣中主角，那想得到人家是有心欺無心，而空澄、空曉是不明就裏前來戒備……好，就此中了計了。——

兩人是本能一展羅漢陣中的波羅密諦神功，可憐兩人的出手向前，那裏想到，一個强而有力，陰而狠惡的魔頭，早巳扣準了兩人，向前出手，勢必身後無備，出手的，又是個深明羅漢陣中秘的魔星，悄沒聲，加用重勁，一招六三絕陰指！可憐，羅漢陣中的兩主者，莫明其妙的，在明爭暗襲之下，雙雙中了魔頭之偷襲，連聲哼也沒有的，跌翻在地……空澄、空曉還想有所反掙，對不起，這個魔頭，可是又狠又沉，兩人只覺得雙眼一陣劇痛……一聲慘叫中，分明巳爲人毀了雙目的經穴。

「師兄……師兄……」兩人聽得有人叫師兄，但是，他倆却是萬分驚駭，這師兄的叫聲，兩人依稀感到有某種的不祥之兆……

一聲又一聲極悶啞的嘶叫，一聲又一聲的「噗噗」聲，墮地聲此起彼落，空曉大叫：「十二弟，十五弟……」但是，他幾乎叫遍了所有的羅漢陣中的同伴，沒半個人回音……反而在另一邊却傳來了陰惻惻的語聲：「快救人，快救空澄、空曉兩位師兄……」

一會兒又有人在叫：「什麼人，什麼人敢夜闖少林寺？別走，別走！」

哼哼，這一來少林寺是亂了腔。

事實俱在，少林寺幾時經過這些事，享盛譽到數百年而盛名不替，而今夜……竟然有了江湖人到了武林中第一門戶中來放肆……」

有多少人來了這個西配殿……

少林寺僧立即看到了這一幕驚心動魄的圖畫……地下縱橫的是尸身……

「快來救人，快來救人……」是另一處傳來了驚叫聲，……

當少林寺僧看到了奄奄一息的空澄、與空曉時，有兩個比一般輩份高的少林寺僧在探視、研究。所發現的是，兩僧是中了極古怪的截脈手法。

而這種手法，與天南魔祖的出手，大有近似之處。

少林寺又開始了新的紊亂，這天南魔祖既然是魔教中別支，並且，在三天前的藏經閣中陰使毒手，令少林宿者，當今方丈受了莫明其妙之暗算，並且，殺頭還帶了只耳朵，浮漚大師也中了這無形散花針之毒……而今，又來對付十八羅漢陣中的空澄、空曉……還有毀了十六個羅漢？

到底賊從外來，還是賊在寺中。

更可怖是，是否外賊與內賊巳有默契，作有計劃的侵入？

遠處又傳來了驚叫聲……這兩位少林高僧是再也忍不住，各展身法，向驚叫發聲處撲去，這就可看出這兩位少林高僧之功力，快而勁，並且，內息之迴流，竟然引起四外氣流，微有灼熱之感。

而高僧之內外功行，顯然是造詣極深，亦於此可見，少林寺之所以領袖中原武林數百年，實在，有其不可輕侮之處——

但是，兩高僧來到了呼救聲處，而東北角，近後山門處又傳來刺耳的尖嘯……

好個少林寺僧，兩人是相互對視一眼，冷冷的道：「想不到苗疆一兇，敢來中原門庭擾亂，更自認爲强者，何不現身一晤，用這鬼嘯示警，吹簧擾人之伎倆，却也不至於令衲子亂了方寸……如不出現，衲子本不再理會，如若重敢暗中傷人，衲子倒要看看，惡孽滿身的藍大山，究竟有什別的高招，而能闖得個偌大的聲譽——

果然，兩寺僧發話之後，半响，不再聽得有人，或者其他的怪音示警，可是，少林寺僧却是十分明白，事情是越來越令人煩惱了，少林寺巳陷入了陰謀，恐慌之中。突然，兩寺僧想到了，一個住持之重要……

少林寺執武林牛耳數百年，住持非但得武功驚世，還得有極高之德望……

朗月定禪師才受傷三日，唉，少林寺巳落到了這個地步，如果，再有什麼變化，難道，少林寺就得毀了。

遠處有人招呼：「天慧、天冲兩位師叔……」

「是旡音！」其中一僧接了一句……

「正是，天冲師叔，時巳深夜，在此作什？」

漸漸，看清了旡音的身形面貌……

天冲是微微一笑道：「旡音，你從那裏來？」

「從坐寮中來？」

「來此作什？」

「心有所悟，或者，可代住持方丈，解除陰毒……」

正大光明，看來旡音還不知西配殿發生之事，天慧却微微一嘆道：「難爲你了，旡音，少林寺中，也只有你，天資穎悟，根骨特厚，且又將少林十三奇技之一，全光伏魔訣悟透，看來，方丈之毒，也只

有你……」

奇怪，說到這裏，天慧突的語音一窒，而月光下，只見天慧的面色是萬分的古怪。

天冲發覺不對，而心中突有所悟，一回頭，只見旡音是面帶微笑，可是，現在，天冲看着這笑，有着心驚肉跳之感，而一聲怒斥：「原來……」可憐，是你兩字尚未出口，而面前有股說話不出的熱力傳來……而天冲禪師是覺得四肢百骸有說不出的慵懶之感……可是，他心中是十分明白，自己在猝然不及防之下，已中了這個包藏禍心的魔頭之暗算，而暗算自己的，正是苗疆一兇的天蠶網……

「兩位，好好睡吧……」

旡音在撫慰着兩位少林寺天字輩之高僧，可是，他的撫慰，分明是別有打算，提到那裏，天冲與天慧，就可以看到一蓬白色的烟霧，從身上揭出，果然是這個慘毒無比的天蠶網……

旡音在消滅罪證……

可是，旡音是少林寺中傑出之士，他從小出家，爲天聞禪師唯一弟子，除了收過五個與他有些親誼戚眷的弟子外，他是萬分的安靜，十分的用功，耽於經籍……

他那會是個殺人之兇手……

並且，他是個用毒之好手……

啊，如果可以叫出聲，天冲眞想叫出來，他是豁然有所知，着僧衣之惡魔，原來是他。

「是啊，是啊……」旡音在笑，在柔聲的說着。聽他如此的說話，你簡直不相信，他是個如此狠毒的魔頭。

「師叔，從你倆眼中，已看出來，我是個兇手，並且，我更清楚，如果由你倆追查憑你倆的淵博，一定會追出我這個兇主來……我，不得不冒險，唉，其實，我根本不想殺人，常言道得好，總得有些香火之情啊，至不濟，我在少林寺中，也寄身了十年來——」

轟的一震，天冲不禁大爲糊塗，旡音從小出家，在少林寺中怎止十來年？難道，他不是眞的旡音。難道，他想到這兒，不禁又再看了幾眼……

「師叔，你看出來了？唉！我可是不輕容易啊……」

旡音說一聲不輕容易。天冲幾乎想撞牆而死，少林寺焉得不毀，少林寺怎可當得中原武林之長，一個無形魔頭，殺了少林寺中的高僧，然後，喬裝改扮，十幾年來，聲息不露！試問，豈不值得愧死……

突然，一股痲癢之感，漸漸的襲上心頭，天冲禪師是少林寺中號稱通才的大師，他已發現了，這苗疆奇毒，已開始要他的命了。

死，根本不在這位大師的心上，出家人，尤其是精通佛學的高僧，生與死的研究，數十有年，早已悟化生死之大道，但是，他不忿的是，如此惡魔，怎能令其成功。

還有少林門，護法事大。

可惜……漸漸，他已不克支持。

依稀，聽得了旡音的笑聲，是如此的得意，又是如此之囂張，一會兒在近，一會兒變得極遠！

旡音走了，大概，他認爲成功了，或者，他還有其他的陰謀！天冲想揭發，想起身，可惜，他已通身乏力。而且，死神依稀已向他親近了——

四外，是驚人之沉寂——

五天罡之死

山路崎嶇。並且，深夜無月。照例：這是個極不利於趕夜路，放夜站的時分，由於夜深更靜，四外無聲的原故，這就稍有聲息，清晰可聞！

這兒是離登封有卅里地的小店集。

雖說宋、金之戰，已趨尾聲，而大金王朝也開始由興盛而趨於低潮。不過，民族間之仇恨，民間之暗中刺殺，依然免不了。

此地是金、宋兩國比較忽視的小地方，所以，顯得比較寧靜些。想不到，在今夜如此難走時分，有着五個人，走着相同的路，速率相仿，而五人渾似一體！

是五天罡……不錯！是五天罡！

簌簌簌——簌簌簌——

遠處突的傳來了一點火星。可是微微一爆，四外爲這一點光亮，照耀得四週清晰，連五天罡的黃衣黃褲，面容神色看了個清清楚楚！

五天罡稍有疑遲之時，面前，突的多了一個冷面冷口的怪人……白衫却鑲了黑邊！

五天罡是相互對視了一眼！

四外有火光移動，一色的宮燈……慢慢的，慢慢的，將六人所站之地，圍成了個圓圈！

車聲轔轔！

五天罡突的記起了三年前，青陽觀道一戰！

地聖魔母又再出現，殺人不見血梅娉娉，依然扶住了椅背！

至於面前的那個少年，難道就是令天地風雲門，心驚肉跳的，天魔郝統之後人，禽獸不如。

三年來，自從風塵子，雲九思爲那些人，鬧了個七零八落後，門中唯一眞正主者：天龍子已開始了極壞之準備，撤出中原。然後，作保全實力，再清洗，整理組織，捲土重來……但是，三年來，他們全失踪了。

好吧，解決了少林門再說！或者，那些中原武林道，依然無法偵查出，天龍子的眞正面目，眞正意圖爲什麼？……

三年中，煉功有成。現在，開始行動……可是，他們出現了，五天罡是難得的人才，並且，心思愼密，稍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向深處推究！

「不必裝模作樣，更不必東張西望，今夜，是你們的畢命之期……」少年是冷冷的，木然的說着話。

遠處也傳來了地聖魔母兪飛虹的嘆息聲：「本來，我還有一念惜才之心，想不到，焦氏五雄，原來是金狗之奴才！哼哼，這就令我恨透了自己……」

「師父，今夜，你就看他們的報應吧！」秀姑，這個樸實無華的鄉村少女，却已吐出了她們的心意！

五天罡心神大震——爲什麼？這金狗奴才四個字，豈不是已說明了一切。還有，以前，五天罡在地聖魔母之心目中，是好漢，是具有左右天地風雲門的硬手，現在，她可是放棄了。因爲，這民族之仇怨，令這批中原武林道，與自己形同水火。

五天罡爲西域能手。其所以對天地風雲門之如此忠心，就因爲，他們是金邦人，並且參預密勿，今夜，他們是奉有極大的使命！想不到，爲地聖魔母們扣住了。

姑不論如何？五天罡是別有秘密，他們希望，無論如何，這個秘密尚可保持，那麼，即使自己五人死了，依然另有成功之道……

不料，那個看來冷口冷面的少年，緩緩平伸右手，對五天罡看了一眼道：「拿來！」

「什麼？你想要什麼？命！我弟兄已準備妥貼，就看你可有這本領前來取！」五天罡之首，焦大峯也是冷冷的，說着令人心怵之言。

「『羅漢十八陣式』，『少林三譜』，『六經卷』……」

這幾句話，算是打中了五天罡的要害了。

五天罡所希望保持的秘密，就是這些。事實俱在，天龍子是個不世出之奇才，他之組織天地風雲門，他之挑起一個又一個江湖風波，甚至於對玄聖八魔也敢挑衅，就是有着某種野心。

他所求的，並不是威震武林，號令江湖那麼簡單。他所求的是，基本上賣了少林寺，賣了中原所有武林門戶。

由少林寺以降魔誅邪爲名！毀一個門戶，奪走一個門戶之拳譜經訣……然後，希望用這些來改頭換面，暗算別的江湖門派。

但是，眞正的主的，謀奪少林寺之一切。

玄聖八魔之沉着厲害，令天龍子先挨了個悶棍，好，對付史維君夫婦。

風塵子安排了巧計，用易容術，由第二號頭子，藍靈姑化粧成蕭龍女……懾心移魂法令史友靜上了床……

史維君痛斥蕭龍女！他那知是假的？史家一門是毀了，狠心的風塵子，再將殉夫的蕭龍女，除了衣衫，放在漸將清醒的史友靜身邊，坐實了史友靜的弑父，淫母之大罪！

然後，搜逼郝鏡出面。

史、蕭爲了救護郝統，落得個蒙垢而死。如果天龍子不操之過急，郝鏡即使老謀深算，多謀善斷，也難推析出這個陰謀之中心，當你們一再緊迫時，對不起，在郝老魔的潛形匿踪，再加上明探暗訪之情形下，老天魔是明白了天龍子急於得到大修羅，不動身法之心意。

不過，郝老魔尚未追究到少林門，也被陰謀所中。

傅天佐的死，却已有所醒悟天龍子之本來面目，楊馥華之不屈，甘子興之出現，死剩種的玄聖八魔，再加上南海一鳳，桑仙童夫婦，在俠士們的再三研究下，甘子興竟然獨走太行，進入金京……

而地聖魔母也眞能忍，暗中查探，天地風雲門之眞正立壇之地！强忍三年！

今夜，他們找上了五天罡，可以說，他們已有必勝之把握，還有，他們是有心來挽還這乾坤！

早已說過，五天罡並非庸才，當禽獸不如史友靜提出了這少林拳譜、經訣名稱時，五天罡已明白了，這個秘密，已難守住。

尚幸，三年來，老龍頭已精習了天南魔祖的獨門放毒法……如果，這般人只顧對付自己，或者與其他壇主糾纏不清的話，那麼，老龍頭的計劃，依然可以成功！

將來的武林道，重心勢必移至在大金邦手中。

事到如今，看來多言無益，五天罡是相互對視了一眼，刷刷刷，黃衫翻滾，快是快到了極點，而狠也狠到了難以形容。天罡戮魂鋒在黃影翻滾下，每人已連下五招，而史友靜這個天魔心法之傳人，已爲五條黃影所圍。

怪也怪到了不可思議，史友靜在五天罡如此狠勁，厲害的出招下，依然紋風不動，而五天罡的出招！莫明其妙的，會在半途打岔，有幾次，幾乎是自己人打了亂章那樣，你咬住我，我鎖住你！

五天罡出道以來，縱橫江湖廿來年，在其手下，也不知毀了多少成名英雄。天地風雲門中的翦除中原門派，十之七八，由五天罡主持。甚至於玄聖八魔中第二，地聖魔母兪飛虹，也直認五天罡該排第五，也就是說，除了天、地、風、雲四主者外，就得數五天罡爲最難鬭！

那想到，今夜，五天罡竟然會碰上個如此的能手，而大修羅，不動身法。非但詭異莫可名狀，更且令五個一等一好手，陷入了個僵局中。

五天罡心意如一。五天罡出手發招，全按玄武陣法發動，五人混如一體，五星聯珠，一氣呵成。照理是，饒你是武林尊者，能手中的能手，在五人的聯鋒如一，招式渾然，天衣無縫的攻擊下，即使不手忙脚亂，也得有所行動，或相阻，或相架，甚或以功力、罡氣作抵禦，那能如此的泰然自若，一動不動，而將五人之出手，抖亂得如此狼狽的？

五天罡是不明就裏，地聖魔母却已看清了史友靜的不動身法的來龍去脈！

突然，她面前現出了老大的面形！

她明白，自己是無法悟透這份心法，即使是郝鏡，也難以參透，而練到火候，因爲他們全老了！

四十歲前不能習成大天魔心法，不可强習……

她更明白了郝鏡之救史友靜，輸功於史友靜，這是天魔的一片苦心，也只有史友靜，身負如此血海深仇，又安於如此的惡名之下，加上家學淵源，史維君之柔如眞訣正可助史友靜內外同參。

史友靜是成功了，可是，她聽到楊馥華的解說，還有郝鏡的循循善誘，苦心孤詣……

今夜，看到了史友靜，就等如老大在自己面前，向她解釋，他之所以不將大魔心法公開之苦心——

照八魔之心意，他們誰也不會怕誰，誰也會狠煉猛攻。而後！唉！好的，走火入魔，就如自己那樣，一個不巧，毀了全身功力，落個煉功倒逆，慘遭畢命之禍！

傅天佐的說話又在耳邊响起！

「老前輩，你尚有多少年好活啊！」

「師父！你哭了！」秀姑一直在留意着魔母，當她看見師父眼中有淚，她萬分關心的問了一句！

「是啊，我心中高興，你看，你師伯收得個好弟子！」

五天罡却莫明其妙的被困在一個無形的禁網中。五人誰也想得到，打不過，走，一個人，追五個人，分五處走，至少可脫出三二個人，也可能完成使命之一半，但是，五人如果想倒退十步，對不住，後面宛如有一股勁力，擠住了他們！

即使五天罡是江湖上一等一好手，即使他們多經戰役，可也讓這樣個打法，打得他們心驚肉跳，幾乎令他們失去了戰鬥的自信！

「這就是你們主子，不惜傷天害理，而求得到的大修羅，不動身法……」

五天罡讓這少年的說話，震了個頭昏腦脹，而依稀的，他們可發覺了史友靜這卸、彈之訣之眞諦，說什麼不動身法，分明是最高的卸、彈眞訣，不過，這一股擠壓人的無形炁，又是什麼一回事……

突然，焦大峯首先發覺不對，而胸口，莫明其妙的有一股勁力突入，五天罡的戳魂鋒，即使至不濟，也不該爲人破圍直入。並且，又是直擊中宮，前胸……

心一凜，一股又冰又冷的炁力，令焦大峯渾身亂顫。而再一看，自已剛剛跌翻在地，老三莫明其妙的，會補住自已的方位，又聽得一聲哼，也是跌翻在地，就算掙扎坐起，對不住，只有抖戰的份！

說得遲，那時快，一個一個又一個，好，五天罡成了兩雙半，只剩得坐在地下，篩糠似的，渾身亂顫。

「交出來吧！」依然是冷口冷面，冷聲冷氣。

「何……不……殺……我……」

「犬羊，我又何必殺了你們，讓你們慢慢的毀功，然後你們有你們的報應！」

啊，慢慢毀功，五天罡心頭大震。並且，他們也有所驚悟，分明，這顫抖，抖得心神俱空，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啊，自已數十年的苦練，滿功滿力，天罡眞氣，通貫全身，幾時有過心神俱空之感覺的，現在，一邊抖，一邊顫，而心頭浮，眞氣流……不好，讓這史友靜毀了功穴，令自已五人！毀功……

越來越覺出，每一抖動，是在消耗他們的功勁，這股寒氣，是消鑠他們功力的主兇！

「是修羅冷燄！」史友靜是冷冷的說了一句，五人全感到，這五個字，比眞正的冷燄更冷！

「老……龍……頭！我們！我們，有負所……託了！」

雖然五人抖戰得如此可憐，功力在一分一滴的消耗，可是，五人依舊咬牙，出手！五柄匕首，五人各各咬住了那黃色的綢帶，看來是用牙拔出匕首，但是，五個人突的面帶笑容，不抖，不顫了，坐在地上，五人以背相抵的，不動了！

地聖魔母尚未看出端倪，梅媽媽是第一個看出了瞄頭，道聲不對，飛步上前，五個人的僵住的笑容，已給了她個回答，五天罡已死了。

史友靜還想取刀在手，梅媽媽是叫了一聲：「不可！」史友靜不禁一怔，而另二個字，令史友靜更爲吃驚。

「有毒！」

是有毒，並且是劇毒，毒在匕首之飄帶上。

即使是金狗奴才，但是，五天罡之視死如歸，他們的武功，依然令在場人有所敬佩。所謂「各爲其主」，所謂死而後巳，五天罡並不有辱爲武林中的佼佼之士。

山野之戰

天色開始轉明了——

在少林寺後山門外，走出了兩個大和尚！

這一雙和尚看來慈眉祥目，並且，年紀也不少了。可是，從他倆的走路身法看來，兩僧之武功不凡。

走得極從容，但是，速度極快。分明，施展的是，少林神行法。

一幌眼，走出了山林寺之範圍，而鑽入了左側一個樹林中，這兒看來是一個山僻幽徑，因之，顯得少有行人，而具寧靜之趣……

而和尚來到此地，尋到了一個小斜坡，在一顆大樹根下，袍袖微拂，一股柔和勁風，清理了些落葉土塊。兩和尚相對的坐着。

四外是微風穿林，偶有幾聲山鳥鳴聲！兩位大和尚却不知是攪什麼鬼，一坐下，就似打坐那樣，在此地靜參佛法？來時，太陽移宮……約在未時之中。而一坐——坐到了太陽西沉，看來，申末酉初了。兩和尚坐了有一個時辰餘，嘿，難怪人說，和尚別的「功」難明所以，這坐功，却是有目共睹，允稱一絕！

是和尚個個擅於坐，所謂坐禪。

可是，坐禪不在禪房中，來到這山下樹林中，這未免有些怪！

太陽落在西山下，暮靄開始升起了。秋末冬初，日短夜長啊。這天色可算是說黑即黑，兩位大和尚，該走了吧……或者……

一個背靠大樹的和尚，睜開了眼睛，面上略帶驚奇之色，看了看面前的同伴道：「奇怪……」

對面那位，可更是怪，只是用鼻子出聲，算是回答了靠樹的和尚的問話！

「該怎辦呢？去找，去看，或者回山門？」

一連串的問話……可好，對面的那個和尚啊，只是搖頭！待到靠樹的和尚再說了一個字：「等」時，他才點了點頭，看來，他倆還得等。

天色越來越黑——

「嘩」的一聲，西角邊有千里火的燃燒聲！嗨嗨，這個清寧的所在，看來還眞有些古怪，不簡單呢。嗯，這兩個少林和尚是在等人哪！

有人持了千里火走來——尚未來到這兩個和尚所坐的那顆大樹前，兩個和尚倏的長身，身形動，向少林寺那一邊竄去。

「兩位大和尚，什麼？要我們追上少林寺？然後倒打一耙，說什麼有人闖山門

，鬧少林？這步棋不太高啊！」

兩和尚一聽來人的語聲，突的又站定了身子。因爲，他倆發現，來人乃是個女的！

千里火移動得很慢——可是，當他倆看清了爲什麼慢的時候；這兩個和尚可就眼露兇光了。

怪不得等不到來人，原來，已爲人殺了。

而那個手執千里火，一手拖了個尸身來的女子，可生得挺美！但是，從其面上神色看來，十分冷，更帶上了七分厭惡之情！

兩個和尚還未打定主意，而那少女却已一揚手，一股勁風，將那個尸身，當面擲到……

這一對和尚是一揚左袖，一揚右袖，好瀟洒的身法，這一雙鐵袖，宛如行雲流水般的抖動，而這大一具尸身，竟然讓他倆的鐵袖托住。十分安詳的，手放在兩個和尚面前——就聞得兩人異口同聲的，念了聲：「阿彌陀佛……」

「你們還在這裏惺惺作態啊！唉！」那女子是沉聲的說了一句，分明，她已吃準了，這兩個根本不是佛門子弟，而是着了佛衣的壞法者。

「女檀越，須知多造殺孽，血怨纏身，這就會誤了你西行之路！」

「啊呀呀，與弟，你聽聽！魔頭也會講佛法了……」

兩和尚一聽女子在招呼人，兩人心頭凜，而吐露出某些緊張的神色！

老實說，他倆乃具難得之好身手，尤其是耳音極佳，在這百步之內，此地那怕有只綉花針落地，他倆俱可準確的指出地點。他倆來此有不少時間，少女的出現，尚可推說人在遠處——可是，拖了個沉重尸體，就算遠，依照兩僧的耳音，勢必早已發覺——而來人露面，他倆發覺，可巳經直入禁圈之內。兩僧巳算是吃了個大跌。現在，她仰天呼人，分明在自已附近——而此人的功力——簡直是駭人聽聞。還有——令兩僧不自覺的有了個心怯之情。

「鳳姊，難道你忘了，他們是喜歡藏頭露尾的？」半空中，傳來了一陣清脆的語聲，就在不遠處的樹頂際！

「啊呀呀，對了，兩位，今夜爲何不包住了個頭——記得三年前，我們見過一面……」鳳姑娘還未說完話，半空中又接了口：「並且，有五人之多！」

兩和尚可算是有所醒悟，記得那一次的金剛禪唱，在山洞中意圖毀了那個主者認爲心腹大患的；史友靜，依稀記得，有這個女子在，事後，更聽說，此女正是有名的南海一鳳！

此地是個對外的通訊站！是個隱秘的所在，那想到，竟然會讓他們發現了。

是死者引鬼上門？

抑或是自己的疏忽……

如果，兩般皆不是——這就更加可担心。

「阿彌陀佛……」傳來的兩聲佛號。令這兩個和尚，心神俱震——因爲他倆巳聽出來，這兩聲佛號，分明是失了踪的尸身——天慧與天冲。

少林寺自從朗月定禪師爲無形散花針所傷後，三天後，又發生了件大事，就是護寺的十八羅漢死了，還有，失踪了兩位高僧天慧、天冲——

主者是發覺不妙，可是，却無法追索原因。不過，他却是相信，兩高僧是中了自己的毒，一定難逃一死。反正只要引來了門下士，假作攻打少林寺，由主者出面——護住山門，那麼，少林寺住持之位，就可坐定了。然後，再憑仗這個名號，蠶食鯨吞，讓少林寺代其頂黑鍋，而少林寺門中的所有經籍、秘笈，全可由其暗中運出……

爲了這個原故，他倆是奉命前來通消息，也可以說；誰也不將失踪之事，放在心上。

那想到，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天慧與天冲。並且，這大可以令得主者的陰謀破產——

兩和尚再不猶豫，極快的由手指彈出了兩點火星。這火星是十分快，並且，爆音極繁，極密，這乃是兩人通知主者的暗號！

一聲長笑起，一蓬極大的白影，在黑夜中顯得特別注目！一個白衣少年，帶起這一蓬白影，在半空中一網一兜，兩和尚所抖出的火星，竟然讓他網了個實。耳邊隱隱聞得兩聲極悶的炸音，這分明巳將通訊的火花信號，在半空當中被遏住了。

天慧與天冲巳站立在兩和尚面前。突然，兩和尚看到兩張十分憔悴，却帶着無比慈祥的臉——這可令兩個和尚心神大震。照道理，天慧與天冲巳有所明白，至少，兩個少林高僧是刧後餘生，他倆當然清楚兇手是誰，現在，應該恨極自己才是——可是，這兩個少林高僧，身受重創，這眼神，這容色——還是這樣——慈祥，關切……

「想不到旡本、旡寧——你兩個也與無音結黨！唉！佛法有云，因果在緣——可能，你我前世結下了這孽緣。也可能……老衲欠債，必須償還。不過，兩位師侄，佛家重解重化不重結……你倆至不濟，也在我佛座下，聽經多年，習靜多年……何苦死鑽這塵網殺孽之中……」

可憐，天冲禪師還在談佛理，說禪機呢！和尚那想得到，面前的旡本，旡寧根本不是眞正的出家人。他倆之所以入少林寺，乃是別有圖謀，而現在，你同他講這些，眞個是；對牛彈琴，並且，還是亂彈琴——

果然，南海一鳳是幾乎笑出聲來。她是搶步在前，對天冲禪師道：「唉，少林寺中的大師啊！到現在，你還看不出，他們是別有心機，另具陰謀，你妄想以佛門戒律、規範來說動他們，那可是白費了心機——」

「對啊！天冲師叔，你是白費了心機。」是旡寧的回答。還有，七點紫瑩瑩的火花，突然由旡本的袍袖中飛出，南海一鳳一見旡本抖出了如此陰狠、毒辣的涵虛火花。她是不敢怠慢，身形巳越過了天冲與天慧，而抖手一片黑光——這實在是紫火之反映，才顯示了這東西的顏色。不過，這道黑光，依然是毫不起眼！但是，此物看來不顯眼啊！却巳將這天南魔祖的十三件異寶之一，涵虛火花兜了個實。旡本

尚未看清，什麼東西網了自己的涵虛火花時，面前勁風已臨，南海一鳳的潛龍炁，已將個无本束住了。

无本再一看，好！元寧已脫出重圍，果然見機快，判斷靈，對啊！就該走得一人是一人。至少，得讓主者有個知照。主者足智多謀，如果有所耳聞，早作準備，那麼，什麼樣的難題，他是會有本領搪塞過去的！

自己已爲南海一鳳困住了，這又算得了什麼？哼，從自己掩入少林門，就有着個死的準備，當然，自己又不是省油的燈，憑自己功力，即使無法勝得了對方，可也不至於眞正的束手無策！

无本啊！你可算是打錯了算盤。南海一鳳乃是龍母宮中的眞正傳人。又何況在這三年之中，她更得到了金鱗劍客甘子與的提說，兩人可說是截長補短，也可以說是，互相研究發明，這功力比對付雲九思時，更進一步！

當年，她只可逼令雲九思不敢輕舉妄動，現在，她已具有十足之把握，毀了那個雲九思：「雲」字門的壇主。

龍母訣已抖開，即使无本是個武林巨擘，更且有不少功夫，得自主者，今夜，他却讓個女子，纏了個暈頭轉向，不知所謂！

而後面又傳來了无寧的叫聲！

凌厲、悠長……

无本突的心頭一凜。无寧分明已爲人所傷，或者！受了重創。甚至，送了命也沒一定。但是，他還是這樣的高聲嚎叫，這不是他怕痛，怕死，怕什麼！而是，他依然想通知主者，希望有人，有援救者的出現……而他是通知這些人！立即通知主者，讓主者另有安排！

但是，來的究竟是那一個？他倆曾經出過一次少林寺，在山洞中，困住過禽獸不如。他倆也見過江湖上的朋友……突然，他記起了，一張拔俊的面孔，一個年才廿二三歲的英雄人物，那個單劍阻白骨的金鱗劍客甘子與來。

三年來，不聞音訊，而今，突然出現——嗨嗨，分明他們是謀定而動啊！

无本是個機智深沉的人，也是個善於分析事理的人。當他想到這兒，突然，他感到了一陣寒顫。看來，主者是有着這個可能——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好個无本，心頭思潮起伏，他依然是全力的出手發招！雖然，他越來越感到出手被阻、被格。並且，有不少出手，根本在未出全力，未展全招，已讓對方阻煞在前，這是封殺。可以說，這是武林對手中最可怕的情形。也等於說，你在對頭的眼中，只不過是個小學生，幼稚、淺薄得可笑的沒用胚……

无本想走，老實說，他本不懂什麼叫江湖體面。更不理會羞恥兩個字。在他們的民族性中是：打得過，作威作福，然後，殺。打不過，逃。想當年，大金朝國勢似日中天之時，完顏宗弼——即說話俗本中的金兀朮，爲武穆公所敗，他非但逃，並且再三叮囑手下親信大將，想降，也可以，不過，等到岳元帥打到，你們降吧！

也就是說，投降也沒什大不了。不過別自己未打先降！如此而已。

无本現在是想一走了之。

對不起，他的四週已越來越可感到有堵無形牆，並且，這堵牆還是活的，他走到那裏，這堵牆就會堵到那裏。明明，這是南海一鳳的鬼主意，而自己，已變成了個可憐虫了——爲什麼不殺自己？

把自己當作了貓脚爪下的老鼠？

遠處有着幾聲呼哨！

无本心中一凜，什麼，有人來……

一定是主者派人來接應。對，自己與无寧出來的時間太長，他不放心，所以派人前來接應！

對！他精神一振，可是，當他看到了三個同門趕到之時，他的心中又轉開了另一個念頭。糟糕，中了計了。自己之所以不死，分明將自己當作了釣魚的餌啊！

着僧衣的惡魔

待到无本有所發覺，當地的形勢已變，三條灰影，已疾如飛鳥般投入，无本還想說明，此地陷阱密佈時，南海一鳳已開始了她的龍母絕學，饒是无本，學有專長，並且已具一代宗匠之風範，那裏想得到，甘子與與南海一鳳是經過縝密之擬訂，有意前來阻截，還有，將那魔頭的爪牙，有計劃的鏟除。

甘子與早已將无寧困殺。並不前來合門无本，就是有意的，在等候這五個魔頭認爲心腹之助的好手。

事實俱在，三年來，他們遠走幽燕，尋根窮源，就是想弄清這件武林大陰謀之眞正來龍去脈，當這些英俠人士，眞正看清了那個無形魔頭之眞正身份時，他們立即怕少林寺會變成修羅殿。

少林寺是堡壘森嚴的武林巨擘。如果，自己以江湖人身份，貿貿然的上門，那麼，非但會引使少林寺衆的誤會，更有打草驚蛇之弊。

玉玲瓏楊馥華是女中諸葛，她死去的丈夫，槍王傅天佑更是一代英傑，雖說，他死了，但是，他所提供的綫索，令楊馥華有了極大啓發。在傅天佑的遺言中，她找到了無形魔頭之關鍵性的罪證。然後，她擬訂了一個「反陰謀」之計劃——這個計劃就是，「黃雀在後」。縝密的監視着少林寺的一擧一動。並且，更伏下了一只妙棋，那個七巧星桑仙童是混入了少林寺的後厨房。

前殿的住持出事，少林寺鬧得蜚蜚揚揚。桑仙童雖說事後得知，但是，他已發現了，魔頭已自動招了供，天南魔祖的無形散花針之出現，令桑仙童留了心。

無形魔頭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已爲人暗中監視。爲了要求內外發難，先將消息外傳，希望引來徒衆，騷擾少林寺，一面，渾水摸魚。

消息之外傳，首先引來了甘子與的重視。神訣，秘笈的外送，爲楊馥華一個將計就計，由史友靜的出面，毀了五天罡：截下了這些少林門中秘笈。更且，救下了兩個少林寺天字輩的高僧。現在，在楊馥華、桑仙童之商議下，應該有所反擊了。這就由桑仙童的故佈疑陣下，引來了無形魔頭手下，其他三個好手……

此地是少林僧寮……

爲少林寺衆認爲第一能手，並且，素得衆心的高僧——无音大師，正在看着一張字條，上面寫着，「事急，本、寧被困，消息外洩堪虞……」

无音大師是面色不變，冷冷的將字條放在燭光上……燒了。然後，是沉默。

走出寮房，抬頭看了看天色，他是微皺眉頭，一瞬即褪，依然是心平氣和的，走着他十分寧靜的路：漸漸的，他轉過達摩院，經水榭，來到了前殿。

該是晚課時份，无音大師是虔誠地拜倒，五體投地式的，叩着禪門之禮。

他起身，他行香……奇怪，爲何不見「他」？

近來，有不少事情，令他大失預算。尸首失踪啦，還有，應該得到的消息，宛如石沉大海。出於不得已，他將自己認爲王牌的雙僧遣出，可是，又傳來了警報。照例，應該在大殿上，再作詳細的報告的啊，那會，又不見了人？這可是……

禮佛讚唱了幾遍，依然不見人。他得找到他，問一個清楚明白。

奇怪，在他們聚合、交談之處，依然不見踪影。

更奇怪的是，自己的心腹「五魁」，本來，遣出兩個，現在，連其他三個也失了踪影。到那裏去了？

突然，一個念頭升起，莫不是由「他」，代拆代行，將其餘三個也引走了，憑仗五龍五煞大陣，金剛禪唱作拚鬥？如果眞的如此，无音大師不禁皺了眉頭。事實俱在，目前的江湖上，要逼使「五魁聚首」的，簡直是寥若晨星，萬一，眞的有着如此之厲害人物出現，自己又那會毫無所覺？

再想深一層，如果眞的五魁聚首，分明，有着個極厲害的人物，與自己過不去了。

現在，可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無論如何，得與這幾個心腹人物照面！計劃！如果，自己的徒衆，依計行事，哼哼，自己正了位，那麼，什麼事也不用怕了。

可是，奇怪，一直到深夜時分，依然不見他們人面，一個也不見，這又是爲了什麼？

出了事？遭到了打擊……

无音大師可就有些心神不安了——

有人推門，无音大師一凜，一看清，原來是藏經閣首院天見大師，无音是詳細的，留意着大師的面部表情。依然是這樣的隨和，平易……還有是有着些愁苦之意。

无音大師起身，合什：「師叔，深夜了，尚不安息！」

天見大師是嘆了口氣道：「住持之傷，越來越……」

「啊，老方丈，他，他怎樣了？」

「看來，很難挨過今夜了，事實俱在，八十開外。又怎能抵得住這個苦難，无音……」

「弟子在。」

「這是少林寺之不幸，還有，這幾日，寺中迭出異事，十八羅漢，連天慧、天冲兩位師弟，莫明其妙的失了踪，據天清師弟估計，寺中，眞的有着了佛衣的魔頭在……」

无音聽到這兒，即使他面上一無表示，可是這心中，却跳了一跳！

「无音……後患……方興未艾。而你……這肩頭上，有着副重担，老衲希望你……能挑起來，這少林寺麼，以後，就得由你來承繼宗系了……」

「弟子何德何能，再說師叔伯們……」

「无音，少林寺數百年來，有不少肝胆漢子。也有不少高僧大德，但是，少林寺却偏多的是自了漢。至於這住持之職，非得耐煩得俗務，有領袖之才，實在不論輩份之高低。事實俱在，在十年前，我寺已有定議，由你出掌少林，只因朗月師兄尚在……」說到這兒，天見難免有些傷感之色，因爲，他是心有感觸。

如果，十年前，不是自己對无音尚有幾分顧忌，那麼朗月定禪師是大可卸肩爲長老，也不至於鬧到今日之地步，他對朗月之傷，之奄奄垂斃，心中有着自疚。所以，今夜，他是十分鄭重的說出這番說話。也可以說，他是有着贖罪之算，也因此，他不希望无音再有推託之辭，事實上，少林寺這一月來，自從傷了住持之後，實在有太多的災害了。

誰也明白，一個門戶，決不可以羣龍無首的。

目前的亂境，就是因爲少林無主。

天見大師是有着自疚，他自認爲，目前之不幸，是該由他負責的。

无音是裝出些惶恐、慚愧之色。但是，他心中却是萬分的滿意，滿意自己，終於取得了預期之効果。

如果，他眞的承繼道統，那麼，就算再有什麼不利之事發生，那麼，他已成不死之身。至少，剝奪他的掌門之位，就得大費思索。

又何況，從天見禪師的說話表示：「今夜，就得由十三首院在內殿宣佈。」

從現在開始，无音已被當作未來之住持看待。廿七個「无」字輩的高僧，開始被選爲拱衞。「龍寧」兩字之法號已由黃綾寫就。

明日開始，新的少林掌門，音龍寧禪師將接代朗月定禪師之位了。

朗月定禪師即使是憑仗七十年來之純陽功力，在西來子之全心醫治下，苟延了廿來卅天。可是，這無形散花針實在太過厲害，如果，不是老禪師之素性淡泊，那麼，在如此滅絕人性之强毒熬煎下，早已求死多次了。

而今，他已似魂遊廢墟了。

外面是梵咒陣陣，涅槃示寂之梵咒已起……誰，也在代這一代的宗師，作最後之示敬。

突然，有兩個身材高大的和尚，由後殿突出。

是天慧、天冲，暗影中，却又有兩個少年，不，看看清，一個面容枯槁，却有着一對綠色眼光的漢子，白衣却鑲了黑邊。而還有一個年才廿五六歲的英俊劍客。

由於天慧、天冲兩位大和尚是少林寺中的高輩份人物，實在，失踪在先，否則，他倆在今晚之職責，勢必被選入十三長老之中。也因此，他倆的出現，引起了輕微的震動。但是，由於有大事在身，每個

人，不敢離隊離列。

也因爲无音在別室中，坐待接位之擧。他不知這個突來的變化……其實，這分明是有計劃的步驟，而這個佈置，將是對這個眞正的无形魔頭的致命一擊。

四個人是直闖靜室。

西來子一見天慧、天冲兩師叔，不禁面色微變。而那個看容貌枯槁的漢子，已搶步上前，扶起神智已趨昏迷的朗月定禪師，只見他以老禪師之後背，貼住了他的前心而兩手托住禪師之腋下，禪師之兩隻手臂，軟軟的垂下，西來子莫明其妙，但是，他可以看出的是，此君是來助禪師驅毒的。

天慧與天冲是低聲對西來子道：「速扶浮漚來。」

可惜，當天慧見到西來目中有淚，且搖了搖頭時。心中明白，浮漚可能已抵不住這苦難之魔擾，超生西方了。

天慧與天冲是面色愀然地，看着朗月定禪師。

突然，看到老禪師的面色在變，本來蒼白、死灰的面色，現在竟然變得黯，黯中微泛出一片綠……

漸漸，綠轉爲碧綠，綠得發光，光得……簡直是令人可怖，宛如這面容的表皮能滴下油來。

時間在過去。

綠色竟然不褪。

那個容貌枯槁的漢子，面色也在變，變得萬分奇怪。一陣紅，一陣白，一陣青，一陣綠……一瞬間，這四種顏色在面上隱現了七次……然後，看到他……在抖，在咬牙……

嗆、嗆、嗆，幾聲金鈸聲。

咚、咚、咚，幾聲皮鼓聲。

禪室門突然無風自開。

「第廿三代，少林住持，音龍寧禪師，向退隱長老朗月定禪師致禮示敬……」

「不可，」是天慧、天冲同時發出的喝阻聲。

「啊，是兩位師弟……」天見是微帶驚訝之色。

「是魔頭前來，找少林騷擾，擺護法大陣！」

一聲震人的呼斥聲中，而禪室中，突的多了幾十條紅影。分明是少林寺之援位盛典時，那些穿法衣之大師，爲命令的指使，而守住了這禪室。

「不可妄動！」天冲沉聲說話，而身形已起，還想有所解說。

突然室外傳來了森嚴的語聲：「原來，這兩個乃是披着僧衣的惡魔，少林子弟，誅魔降妖，義不容辭。」

語聲中，兩道金虹如勁箭般射入。那想到，一條白影，一泓金色鱗光，一彎一帶，好厲害的功力，少林寺中出了名的神力金剛，所飛出的兩柄黃金杵，所帶起之勁風神力，怕不每柄具千斤之力。而一柄長劍，後發而格的，非但格阻住，更且能引去揮出，此君之功力豈是言語所能描述的。但是，出劍者露了這一手，可就引使少林寺僧的紊亂。兩柄黃金杵，由外投入，尚可照顧到室中的諸和尚，可是，你阻格引帶，就不如發者那麼隨意、從容了啊，也所以，這兩柄黃金杵，鬧了個鷄飛狗走。

天冲還想有所解釋，可惜，一張咀又如何能控制住，目前如此混亂之場合。又何況，朗月定禪師被人扣住，看來實在如爲人所扣，試問，又怎能消失少林寺僧的疑忌？又何況，還有人假借了掌門之權威在一邊亂號命令，這就越發難的說明了。

「搶救朗月定禪師。」

此言一出，個個動心！

但是，少林寺僧啊，你們也不乏才智之士，你們那會如此之衝動？

來人是來救人，決不是來害人。

如果，你們搶下老禪師，那麼，你們就算是殺害了老禪師。

事實俱在，現在，正是救護療傷之重要關頭。

這綠影之不褪，說明了這散花針之根深蒂固，難以拔除，人家正在强運功力，在驅逼這惡毒之出來……

如果，你們搶去老禪師，就變成了運毒返臟，老禪師非死不可。

在混亂中，這一聲陰狠厲害的號令，令有心人個個面無人色。

真相大白

「放暗器！」

糟糕！如果，眞的發放暗器！那麼，這禪室中人，會因此而死了個無存……

事後，有些會恍然大悟中了計，然後愧憤而死。

而有些，當然得死在這暗器下。

就在此時，一聲厲嘯！幾聲巨响，禪室中突然天光大來，而幾面又長又高的，青光閃鑠的長盾，竟然圍成了個長障……

「乙木宮中的青靈盾！」

「果然是邪魔外道。」

「奮勇前闖！」

「殺……」

一瞬時，可就更爲亂了套。但是，少林寺僧却有苦說不出，爲什麼？禪室中，地方太小，又何況是，十三面乙木青靈盾，嚴絲合縫，就如築了一道城牆。三年來，乙木主者得到不少好友相助，這乙木訣，更加上了戊土宮中的神訣相輔，乙木之力，得到了相生相輔之發展，再加上地勢之利，少林寺竟然形成了老鼠拉龜，無從下手之苦。首尾相應，你輔我弼，今夜，乙木宮竟然在少林寺中，大顯神威！

但是，無形惡魔還在指揮，還在發號施令。目前，誰也不會相信，少林的住持，竟然是少林門中的大對頭。

佛聞天魔言：「歷千億萬刦，我必壞爾法，我着佛衣壞爾法！」佛垂淚……

智者是有所懼，具大智熱者，更怕這個故事……

今夜，發生在少林門中……

少林寺陷入更混亂中……

於此可見，領袖人物之難能可貴，你選了個有德有才，具大智慧的領袖，他會帶你們走向光明，成功。

選一個中庸之才，他不可能有所發展，也不至於威靈顯赫，但是，他也不會引導你們，步入滅亡。

選一個有野心，而無德望的，有濟惡之具，有傾邪之才的領袖，那麼，你們會

得意一時，或者，天不亡爾，還可以保得個門戶，不過，至少會令你們元氣大傷，甚或，步入死亡，消失……

但是，最可怖的是，選了個可怖的魔頭，他是有計劃的，將你們賣了個精光！也就是佛口中的，着僧衣的惡魔……而這個惡魔，還是無形的……却是深深的潛伏在你的身邊，心底……

外面傳來了震人的霹靂聲。

是玄聖八魔的紫電雷珠……

少林寺爲羣魔圍攻了。少林寺僧衆發了狂，想不到新住持才接權杖，立即發生了這樣的離奇古怪的事。這豈不是大大的侮辱了少林門！

後殿天井中，出現了地聖魔母，竹篋聖母，還有梅娉娉，李秀姑，與及乙木宮中的弟子。

「无音賊禿，你這個魔頭，還不現出原形。」

「天龍子，天龍子……」

乙木宮中人大叫，有人在號……

少林寺僧成了一片。

少林寺僧是拚了命，不想地聖魔母已將天雲羅扯起，將少林寺衆扣在天雲羅外。分明，她不想對付少林寺衆，分明，她是在等候時機，等候另一方面的成功。

一聲長笑由禪室內傳出。一條紅影，由少林寺僧衆突出。衆人尚未看清，也尚未清楚事情之眞相前，這條紅影已越牆而出，身法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但是，少林寺僧突有大批人跪拜在地上……

一個龐眉皓首的大和尚踏着鄭重的步子，面上帶着苦痛，愀然的顏色，他的出現，阻止了雙方的決鬥。

「不幸中的不幸！」朗月定禪師看了看四週，他是悽然地說了這一句話，然後，他對天修、天見、天清等天字輩和尚掃視了一眼，而這幾個長老，立即齊集在老方丈之左右。

「唉！請小施主出來……」

那個穿白衣，鑲黑邊的枯槁漢子出來了，但見他神態落寞，步履不穩……老禪師是十分的關心着，握住了他的手：「小施主，你……尊姓大名……」

「禽獸不如，史友靜！」

又亂了套，誰不知史友靜是武林公敵，是江湖梟獍，是……但是，還有令他們震驚的呢，禽獸不如更加了一句——「玄聖八魔傳人……」

「你！助老衲驅毒，所用的……」

「就是大修羅，不動身法。」

「大天魔心法？」

「對！大天魔心法！」

「唉！史施主，這是佛祖座下，羅喉羅尊者的無相煉魔訣啊……也祇部煉魔訣才可逼出這無形散花毒！天見，你可清楚了，無形魔頭是那個？是無音，是這個着僧衣的魔……」

衆人可更爲亂了套……但是，他們突的發現了，果然，這個新主持不見了。

无音！他在人們十分混亂中，他當機立斷，他挾帶了九錫禪杖，毘盧法帽，百衲法衣走了。

現在，他得恢復了他的本來面目：天龍子。他得來到了天地風雲門的總壇。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徐大

混沌書生

富商湯某，皖籍也，幼素無賴，酷愛賭博，負則竊人金以償，某年春，屢賭屢北，致虧負甚巨，村有老嫗，僅一孫，名徐大，家道小康，湯見可欺，遂俟嫗夜臥，入其家摸索至房，偶觸響物，爲嫗所覺，狂呼捕賊，湯情急遽拔刀刺嫗斃，時徐大僅七齡也，翌日湯遁至浙省，入一錢肆供職，初似辛勤，日久心懷不良，捲取巨欵遠颺，至蜀設一布肆，竟得營業順利，不數年積資頗豐，居然一躍而爲蜀地之富家翁矣，某年秋間，湯挾重金赴蘇採貨，以長途多盜，聘一鏢客，名李善飛，李力大無朋，尤工劍術，應聘後偕湯束裝就道，行數日至一小麓，忽一大漢自林中出，仗劍直取湯首，李大怒，即拔劍與抗，未數合，大漢急止手曰，汝我我道之徒乎，李答曰然，汝何能知，觀汝劍術與余相同，余亦我我道徒徐大。李急棄劍伏地曰，徐師兄久耳盛名，不圖今日相遇於此，頃間冒犯，乞賜海涵，徐曰，彼此不知夫復何言，惟公同行之人，曩曾殺我祖母，且竊人巨欵而逃，余之仇人，亦當世之惡徒也，余訪遍天下已二十餘年，今日始得，奈何師弟受彼之聘爲虎作倀耶，李恍然曰，此獠之歷史，竟若是乎，余爲所欺矣。即返身執湯，猛擲於地時，湯已知徐復仇而來，戰慄無人色，逮擲地即斃徐乃以劍梟其首，並于盡取其金偕李，返山而去。

積翠崖的總壇，三間瓦屋，毫不起眼，可是，這裏面却有着七曲八折的地道，也因為這個原故，這四個武林巨擘的聚會，是不必有太多的手下，或者佈置來顯示他們的身份。他們全有自己的徒衆，反而分壇的佈置，比這兒更為引人注目！

就因為這個原故，沒有人眞正得覩天地風雲門的總壇的眞面目……但是，今夜旡音──天龍子的出現在此，他是無論如何想不到，他已為人狠狠的扣住了。

旡音的來到，一直未露面！但是，在七天後，積翠崖出現了一個婦人！這婦人生得極美，雖說有些老態，依然眉目如畫，風韻不凡……第八天，先後來了兩人，赫然是雲九思，還有只剩獨臂的風塵子。

天龍子，與地府主母見面時，天龍子說了些所以失敗的原由。不過，由其言辭之中，他却是有些怪責着地府主母的魔府三參的不是！隱隱然有着這毒篇中，有些不盡不實，地府主母是微笑不答……

待到風、雲兩主者到，天龍子是首先提出了暫時偃旗息鼓的主張，並且，更說明了，他得遠走他方一段時期。地府主母是對天龍子笑，笑得極媚。風塵子木然無表情，雲九思却有着不滿之色，他提出了「分」的意見。分什麼？十幾年來，他們巧取豪奪的一切，還有，雲九思的心目中的秘笈，少林寺中的三大秘笈。

天龍子看了風塵子一眼道：「道友，你的意見如何？」

風塵子是慘笑了一聲道：「貧道是明白，目下，我與你是勢不勻，力不敵，我尚有什麼要求……不過，老龍頭啊，我是只求圖個後半輩子的平安，而今我只得一臂，功力大不如前，而對頭！哼哼，越來越多，你，總得照顧我這下半輩吧……」

雲九思一聽風塵子如此說話，不禁大為不滿，什麼？自己先洩了氣？以後，哼哼，還有什麼好的了？不行，如果老大帶走了全部秘笈，將來，又會變得如何一筆賬？一直來，四人你我相尅，如果為其一人獨强……不得了，自己也難免受制於人……因此，他要風塵子，地府主母與自己聯合……不料地府主母是一聲媚笑道：「老四，我可不喜歡你，還有，你難道不知道，老大是我的相好！」

「什麼？老大，你要這個賤貨！她姘上了小史；還有，她有多少面首？啊！你要這只破鞋……」

「哈哈，如果說我去勾引小史，我不冒充她的娘……老史會氣昏了頭，死了，啊！我是代老大辦事，我立了大功，不如此，也不會成全老大混入少林寺，你呷什麼乾醋，咭咭……嗯，你是還想那個梅媽媽，可惜，她是不要你的？」

「哼，為了這件事，你就該處死！」

是旡音的語聲！

梅媽媽的反出天地風雲門，實在是個關鍵性的大失着。如果，早日發現了史友靜未死，天龍子當時還以旡音大師之面目出現，他是大可以教唆武林人士，追殺了事。可是，今日，却逼自己於這個地步！

「你們不必窩裏反了。」

聲到人到，史友靜那張枯槁的面容，已出現在他們四個人前……

「阿彌陀佛！」佛號四起！聲震四壁！天見大師苦痛地看着旡音──天龍子。

「完顏慶紇，老衲佩服你可惜你！」

旡音一聽天見大師說出了他的姓名時，他怔了眼。自己憑大金皇室中人，來到中原劍主天地風雲門，可說是費了卅年之苦功，收買了天南魔祖之女，風塵子，還有雲九思。他更暗中佈置了五天罡──自己族人，監視着天地風雲門，更伏下了五無敵，做了少林和尚。他的最大原意是敗了中原武林門。移花接木的，為大金皇朝建立更多的武林流派……他自以為直到今日，無人可知道其眞正本來面目。但是：「完顏慶紇」四個字一出，他的全部陰謀，暴露無遺。是誰拆穿了自己的西洋鏡？是傅天佐，還有那個繼承夫志的楊馥華！少林寺之清楚旡音底細，是甘子與扣擒的五無敵口中吐出……

地府主母原來是天南魔祖之女，也是毀了史維君夫婦的眞正兇手……

大修羅，不動身已狠狠的扣住了這個殺父毀母的大仇！玄聖八魔之僅餘二人，會同了梅媽媽，出了手，圍攻風塵子，雲九思……天龍子為少林寺十三長老所圍！

楊馥華是淚流滿面向天默祝：「大哥，你在天英靈不遠，你該看到了報應！」

南海一鳳與甘子興，桑仙童與東方琳看着這一場惡鬥，心中思潮起伏。

天地風雲門威靈顯赫，毀了多少武林門戶，也奪了多少武林秘笈，但是，最後又如何？

一聲苦笑傳來，風塵子首先為地聖魔母飛虹之七煞環所毀……他突有所悟的叫了一聲：「維君大哥……我，我妬忌你……」他說出了心中秘密，為了蕭龍女，他甘心為天龍子帮兇，毀了史家一門……

史友靜一咬牙，不動身法中的羅喉神罡展開，一股股反壓反擊之力，將個地府主母活生生的壓死在這無比罡氣之下……

雲九思想逃，竹篾聖母的碧靈罩，再加上梅媽媽的紫電雷珠，這一次雲九思是被炸中了……左邊身子炸了個血肉橫飛……可是，臨死時，他依然看着梅媽媽笑，笑得如此之可卑，可憐……天龍子在少林寺十三尊者之圍攻下，他已處於必敗之地，無形散花針只能暗算，必不可在對方運功之下施展，天南魔祖之所以無能取得領袖地位，他的弱點就在此。奇怪的是：十三尊者並不逼其走絕路。當史友靜毀了地府主母之後，他們分散了，並且，說了聲：「恭請少林尊者，清理門戶──」

禽獸不如成了少林清理門戶之主將。

天龍子成了大修羅、不動身法下的弱者。在羅喉羅滅絕煉魔神燄下，天龍子被煉得魔燄盡銷，在十三尊者的禪唱下，史友靜施展了煉魔滅魂、清寧三才訣，可憐，天龍子──旡音大師十三重穴為佛火所穿，成了個廢人。

史友靜跪地三呼父母，三號不孝，然後，他盤趺坐定，佛號聲中，他由天見大師代其剃了髮……並且，代傳朗月定禪師之命，賜以法名：是謂無恩──無恩入了佛門，旡音被囚少林。

少林門依然是少林門，但是，朗月定禪師的說話，依然留在武林。

「必須注視無形魔頭，就如着了僧衣的和尚。他們才是眞正的魔王！」（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故事

馬行空・文
盧令・圖

古堡逃龍記（下）

脫離殺人窩　消滅罪惡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揚遵照先師遺訓，決心離開龍堡這個罪惡的淵藪。但在第一次逃離時，却被堡內旗主率衆追殺，卒之將他截回，關在地牢半年。出牢後，高揚得石猛、石芝父女的照料，很快康復，於是他計劃再度脫逃。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避過跟踪者的監視，與石芝一起逃離。其時，龍堡總管褚奇，因為奉命來召高揚去接受任務，竟不見人，却在茅厠中發現那跟踪高揚的「影子」，立刻帶了「影子」回稟大龍頭，大龍頭聞報，勃然大怒，即令金、銀、銅、鐵四旗主分別戒備、追截……

古堡逃龍

「小飛龍」高陽在前，芝兒在後，倆人奔跑縱跳在沒路的山林間，越嶺翻山。

太陽高掛中天，芝兒已累得嬌喘連連，對仍在前面奔跑縱躍的高揚道：「歇一歇吧！」

高揚在前面聽到這兒的叫聲，回頭一望芝兒面色紅紅，胸前起伏不定，忙一收腳步停下，芝兒奔到他身前也停下，嬌喘不已。

高揚連忙扶芝兒坐在樹下，解下身上的皮水袋，遞給芝兒，芝兒接過打開水袋，一連喝了好幾口，伸手遞回給高揚。

高揚也喝了幾口，將水袋綁回身上，腳一蹬，縱上一棵大樹上，向來路打量一會，落回地上。

望一眼坐在樹下，嬌喘已過的芝兒，走過去坐在她身邊，低聲道：「餓不餓，可要吃些干糧？」

芝兒點點頭，高揚解下背上的布包，打開，拿了一塊干糧給芝兒，自己也拿了一塊吃。

兩人默默地吃着干糧，芝兒忽然問道：「揚哥，咱們不往堡前方跑，却跑進堡後這連綿的山裏？」

高揚一笑道：「還要再跑遠一些。」

芝兒不解道：「堡後盡是大山，可沒有出路。」

高揚咽下一口乾糧，道：「正因為堡後連綿大山無出路，才跑進這大山裏，他們發夢也估不到咱們倆會跑進大山裏，任他們在堡前左右的山上搜，也追截不到咱們。」

「咱們待在這連綿大山裏，豈不是永遠逃不出去？」芝兒有點担心。

高揚解釋道：「咱們待在這大山裏一段日子，他們在堡前左右的山上搜不到咱們，自會放鬆追截，那時咱們才走出去，那就容易得多了。」

芝兒聽完高揚解說，不由稱贊道：「揚哥，你眞聰明。」

高揚被芝兒一讚，不好意思地道：「不是我聰明，而是我在上次失敗後，得到

的經驗。」

一頓接道：「妳可還累？如不累，咱們再朝山裏跑遠點，這裏不大安全，恐防他們會搜到來。」

「我已歇過來了，咱們跑吧！」帮高揚包好乾糧，起身就跑。

高揚連忙縱身跟上。

兩人身影，瞬間消失在連綿不絕的山林間。

× × ×

龍堡座落在一塊羣山環抱，大小有百多畝的谷地上。

谷地形狀就如一個大葫蘆被切去了細小的上截，却留下了一截「頸」連着下半截，而那截「頸」就是龍堡通向外面的唯一通道。

那條只容一輛大車通過的通道穿過兩山夾峙之間，直出山口。夾峙的山壁上岩石嵯峨，其上長滿了藤蔓雜草，只留下了一綫日光射落，由龍堡出到山口，沿路佈有三重哨兵，眞是插翅難飛。

環堡羣山高插入雲，崖壁如削，堡後羣山連綿不絕，直伸向天邊，左右兩面也是一座連一座的大山，好一個天險之地，難怪江湖上無人到過龍堡。

要逃出龍堡，除了那條唯一的「葫蘆頸」外，就只有順着堡左右的山勢往南走，才能走落平地，因爲那「葫蘆頸」是往南通出山口的。

現在堡左右的山上，滿是身穿金銀銅鐵四色衣服的殺手，及黑衣大漢。

每個殺手帶着五個黑衣大漢，一組一組，四散在山上搜索，只驚得山林裏的鳥獸騰飛，奔竄不已。

銀銅二龍則早已趕到外圍警戒綫，佈下天羅地網。

搜山的人一連在山上搜了三天，大如老虎洞，小如蛇穴，總之石隙草縫也搜遍了，就是連一絲踪跡也找不到，由於山高林密，只累得個個筋疲力盡。

恰好在此時，龍堡上空升起一蓬耀眼藍光，散而復聚，聚成一條飛舞的藍色火龍，好一會才熄滅，搜山的人一見，紛紛下山回堡。

× × ×

後山也有五個身穿金色衣衫的殺手各帶五名黑衣大漢搜索，分散前進，初時都搜得很仔細，但搜了一日一夜，他們都有點不耐煩了，每個人都是東望西走，顯得無精打彩，連續翻了幾座大山，連一點蛛絲馬迹也找不到，更不要說找到人了。

他們每一個人都不相信高揚兩人會跑到堡後這連綿大山裏來，尤其是當他們在山上看到那些連綿的大山一直伸展到天邊，更加相信人不會是往這裏逃，因爲一個人要逃，都會朝有出路的方向逃，絕不會逃進這看來一輩子也走不出的大山裏，除非是想在深山裏做大野人。

他們都搜得馬馬虎虎，帶頭的殺手更是如此，否則那此黑衣大漢也不會如此，搜到第三天，更是坐下來休息多過搜索，如今他們都散坐在一處山脚邊，山脚下是一道深谷，谷中長滿花樹野草。

忽聽得一名黑衣大漢在樹上大叫：「你們快看！」

散坐各處的人聞聲一驚，以爲那漢子發現了踪迹，齊皆起身，朝那漢子方向看去。

那漢子却「刷」地一聲，從樹上縱落，衆人目光都注視着他。

那漢子却不理會，面有喜色，手指天上，大叫道：「快看，堡中已發出了回堡的訊號！」

衆人仰望天上，果見天空中有一條藍色火龍在飛舞，其中一個金衣殺手向另一名金衣殺手叫道：「曾威，果然是回堡的訊號。」

曾威回應道：「那就快回堡去，在這大山裏轉了幾天，頭也轉暈了，回去可要好好歇一歇。」

先前發話金衣殺手道：「你想歇一歇？只怕回到堡中有咱們受的，各處都沒有發出發現踪迹的訊號，大龍頭是會怪責咱們搜索不力。」

曾威道：「不要說了，快回堡去吧！受甚麼責怪總好過在大山裏窮轉。」

說完招呼其餘金衣殺手一齊領着黑衣大漢忽忽在山上飛躍而去。

人影消失在山林間好一會，山脚下深谷中有兩人從雜樹野草中現出身來。

原來是高揚和芝兒。

他兩人眞好運氣，要不是那班人不相信他倆會跑進這連綿深山裏，又連搜了三日，個個疲累不堪，心裏不耐煩，坐在山脚上不願往下搜，不然的話，他們一落山谷，高揚芝兒就算插翅也難飛。

芝兒一伸舌頭，道：「好險，他們只要往谷裏一搜，咱倆就無所遁形了。」

「估不到這一面也不放過，且搜索得如此深入，看來咱倆要在此多待幾天了。」高揚雙眼一直注視着龍堡方向，若有所思。

「他們會不會另有陰謀？」芝兒扯一扯高揚衣袖。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這裏暫時是安全的，他們不會再搜到這裏。」高揚拉芝兒坐下。

芝兒倚坐高揚身傍，以手掩胸，道：「剛才我驚出一身冷汗。揚哥，你剛才好像一點也不驚。」

高揚微轉頭，望着芝兒那還略帶蒼白的嬌靨一笑道：「芝兒，我又怎會不驚呢，其實我剛才緊張到一顆心差點兒從口裏跳了出來。」

芝兒天眞地道：「怎麼我一點也看不出來？」

高揚望着芝兒一臉天眞，心裏不由嘆了口氣，道：「我是極力壓抑着不讓驚慌露在臉上，怕妳看到後心裏更加驚慌。」

芝兒聽得心裏感動，嬌軀一軟，偎在高揚懷裏，柔聲道：「揚哥，你眞好。」

高揚輕輕摟着芝兒，無限感慨道：「妳爹和妳對我才眞好，要不是妳爹和妳對我日夜照顧，我從『地獄牢』出來後的那一段期間，就算死不了，也不會好的這樣快！」

芝兒偎靠在高揚結實溫暖的身軀上，心裏感到甜蜜與安全，微微仰起嬌靨，道：「揚哥哥，快不要這樣說，你在那牢裏受了那樣多折磨，你說一些給我聽聽。」

高揚瞧着芝兒那嬌麗清秀的臉龐，眞是人見人愛，伸手撫着她長長的秀髮，回

憶道：「『地獄牢』簡直就像十八層地獄那樣可怕，昏濛濛陰冷冷，初進去的幾天還可以忍受，後來饑餓加上寂寞，差點使我發瘋，饑餓固然難受，但寂寞更可怕，它慢慢侵蝕人的心靈，最後實在忍受不了，只好大聲叫喊，直到聲嘶力竭，之後就喃喃自語，那時任何一個人看見我的樣子，都會認爲我瘋了，就算我自己，也差點以爲眞的瘋了。在牢裏日子越久，越感受到饑餓與寂寞的可怕，它們慢慢侵蝕着肉體與心靈，這是無聲的折磨，比死還難受百倍，有幾次我實在忍受不了，眞想一頭撞在牆上死去，但我想起妳，想到大龍頭他們惡毒的用心，我就盡力壓抑着那股求死的衝動，偏要活下去。」

芝兒聽得不覺淚流滿面，但聽到高揚在牢裏想死的時候想起自己，不覺又破涕爲笑，聽高揚說完後，長長吐了口氣：「揚哥，大龍頭他們眞惡毒，這樣折磨你，而你還是他們師叔的唯一弟子。揚哥，你可是時常想着我？」

高揚用衣袖輕輕拭去她臉上的淚水，深情道：「當然時常想着妳！當我肚餓難忍時想到妳，肚子就不怎麼餓了，而忍受不住寂寞時，我就想起我和妳小時在樹林外那個小水池時常嬉戲玩耍，我就不感到寂寞，我經常對自己說，我要活着出去見到妳。」

芝兒越聽越高興，笑臉如花，忍不住道：「揚哥，我也經常想着你，發夢也想着你。」

高揚瞧着芝兒那如春花盛開的笑臉，忍不住低頭在她明亮的額上輕輕一吻。

兩人相偎無言，任時光流逝。

× × ×

龍頭老大在來回踱步，面色陰沉，各人的目光都隨着他來回走動的身形移動，氣氛沉寂，每個人都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銅龍首先忍受不了，踏前一步，輕咳一聲：「老大，下一步到底如何？」

龍頭老大聞聲止步，以手握拳道：「我一定要那小子死！」

銅龍提高聲音再問：「下一步到底如何？」

龍頭老大目射煞光，沉聲道：「老四，你認爲那小子和石猛的女兒，逃出了本堡控制的範圍未？」

銅龍道：「以小的看法，他倆仍未逃出本堡控制的範圍。」

一頓後，反問：「老大想繼續搜？」

「繼續搜？」龍頭老大搖搖頭：「咱才不會那樣蠢，山高林密，他暗我明，繼續搜只會令咱們徒勞無功，那何不化明爲暗，主客易位，怕他不自投羅網？」

一直站着一聲不响的銀龍，這時開聲讚道：「好一個化明爲暗，反客爲主，老大不愧是咱們的老大！只要那小子一行動，咱們就不難發現踪迹，那時要擒他倆就容易了。」

銅龍也大聲讚道：「老大，果然是好主意。」

龍頭老大自得地一笑：「老三，老四，你兩人立即分派人手，把守各處，不論山上山下，一發現他們倆踪迹，立即發出火箭訊號，全力圍捕！就由你倆指揮。」

兩人領命，一抱拳，帶着手下立即出外佈置。

龍頭老大轉頭對一直垂手而立的總管褚奇道：「帶那老匹夫來見！」

褚奇恭應一聲：「是！」快步出廳。

不一會褚奇帶着石猛上廳。

褚奇對坐在虎皮大交椅上的龍頭老大一抱拳，道：「屬下已帶到石猛。」

退身垂手站在一旁。

石猛跨前兩步，抱拳道：「石猛見過大龍頭，不知召喚石猛有何事幹？」

龍頭老大沉哼一聲，道：「石猛，你女兒何在？」

石猛聽大龍頭如此問，知道要來的終於來了，心裏反而平靜了，應道：「聽講和高揚逃了出本堡。」

龍頭老大陰陰一笑：「只是聽說，你眞的不知道？」

石猛一呆，只好硬着頭皮道：「小女曾和老夫說過，但以爲是說笑，所以沒有放在心上。」

龍頭老大面色一沉，獰聲道：「好一個不放在心上，分明是有意縱女叛離本堡，石猛！你可知罪？」

石猛早知道高揚芝兒還未被捉到，一橫心，立下必死之心，反問道：「不知大龍頭怎樣處置老夫？」

龍頭老大惡毒一笑：「念你爲本堡出力多年，本該處死，現將你收禁『地獄牢』，待擒回高揚石芝，再作處置。人來，將他給押下去！」

立有兩名抱刀黑衣漢子從椅後步出。

石猛一擺手：「慢着！」

兩個黑衣人聞聲止步。

石猛跟着哈哈一笑：「大龍頭，你打的好如意算盤！」

龍頭老大怒聲道：「石猛！你可是想死？」

石猛大叫：「老夫正是想死！你估道老夫不知你的居心？你現在不殺老夫，只不過想用老夫來要脅高揚與芝兒，待你捉到高揚芝兒，老夫還是難逃一死，老夫不會令你稱心如意！」

說完反手一掌拍向天靈蓋！

同時响起了幾聲驚呼，兩個黑衣人和總管褚奇站的位置離石猛最近，驚呼聲起，飛身撲向石猛！

「那有死得這般容易！」龍頭老大怒喝一聲，身形如箭矢般射出，間不容髮間一手擒向石猛拍落的手腕，比黑衣人和褚奇撲出的身形不知快了多少倍！

石猛一拍才落靈蓋，自忖必死，突覺一陣勁風襲來，一隻巨掌已如天外飛來般抓向自己手腕，如果繼續拍落，則手掌未拍落天靈蓋，自己手腕已被來掌所擒。石猛可不願意被擒，身形一矮，拍落的手掌閃電般變拳擊出，直擊大龍頭胸腹之間！

大龍頭果然了得，未待招式用老，伸出的手一縮一沉，切落石猛手臂。

這都是發生在一瞬間的事情。

而褚奇和兩個抱刀黑衣漢子，一見大龍頭出手，連忙刹住撲出的身形，採三角之勢，監視石猛。

石猛知不能硬拚，身形一退七尺，大龍頭身形也「呼」一聲落在地上，站在石猛身前四尺處。

龍頭老大面色森冷，嘿嘿一笑：「石猛你還是乖乖被擒，不然可有得你受！」

石猛一咬牙道：「你休想！」

「大龍頭，待屬下擒下這老匹夫！」褚奇一冲而前，左六右七，刹那攻出十三掌！

龍頭老大見褚奇出手，連忙閃身退開，雙眼却緊緊注視激鬥中的兩人。

「你還不配！」石猛叱喝一聲，身形不動，雙掌上下翻飛，連封十三掌，忽一掌穿出，閃電般擊向褚奇胸前。

眼見封擋已來不及，褚奇心裏一凜，身形閃退，一退丈二。

石猛却如影隨形，手掌始終離褚奇胸前不滿半尺。

褚奇身形剛想再退，石猛手臂忽然暴伸，一掌印在褚奇胸膛上。

褚奇身形連退三大步，「哇」一聲噴出一道血箭，雙脚一軟，倒在地上。顯已受了嚴重的內傷。

石猛一招「追魂掌」將褚奇擊傷，正想轉身，大龍頭身形已如鬼魅閃到，一掌擊在石猛右肩上，只擊得石猛整個身子橫裏飛起，閃電般撞向兩丈外的一條大柱，「噗」一聲一頭撞在柱上，腦漿四濺，整個身軀「拍」一聲墮落在地。

大龍頭和兩名黑衣大漢瞧着這眼前的結果，怔在當場。

這變化，結果，實在是大出所料，石猛飛撞向柱子的身形是那樣快，快得令人無從搶救。大龍頭身形一起，剛想撲救，石猛已一頭撞死在柱上。

石猛如不是存心求死，以大龍頭的身手，是很容易將他飛撲的身子截下的。

原來石猛在身子被大龍頭一掌擊飛時，脚下隨着飛起的身形用力一蹬，加快了被擊飛的身形，至令大龍頭搶截不及。

這不是說大龍頭不想石猛死，只不過不想他現在死，想利用他來要脅高揚芝兒兩人。

現在他的惡毒居心被石猛一死，不能實現了，氣得他身形一躍落在石猛屍身前，猛一脚踢向石猛屍身，只踢得屍身激飛而起，撞在另一條柱上，「拍」一聲落回地上。石猛的屍身已不成人形。

只瞧得兩個黑衣人臉色連變。

「可惡該死的老匹夫！」大龍頭臉色陰冷獰惡，怒喝一聲：「將這老匹夫拖下去！」

兩名黑衣人身子一顫，連忙走前將石猛那不成人形的屍體拖下。

大龍頭目光一回，落在已暈死在地的褚奇身上，上前彎腰探手，一搭褚奇右手脈門，直起身一聲喝叫：「來人，速將褚總管抬入後堂床上，喂他兩粒『五龍續命丹』。」

喝聲剛起，立有兩名黑衣大漢快步由屏風後行出，將褚奇抬入廳後。

龍頭老大一屁股坐在椅上，右手握拳擊掌，切齒有聲，獰聲自語：「不信你小子能逃出老夫指掌，哼！到那時，老夫要你小子受盡九種酷刑而死！」

右手一掌拍落扶手，扶手應掌碎裂。

× × ×

龍堡背後的一座高山上，俯瞰龍堡的山崖邊長着一棵斜伸出崖外的老松。老松枝葉盤虬，高揚就伏身在老松一根粗大的橫枝上，透過松枝針葉，俯視着下面龍堡的動靜。

整一個上午，龍堡都沒有甚麼特別的動靜。

高揚一動不動，耐心俯視着。

太陽升在當空。該是正午時分了。

高揚忽的身軀微微一動，將脖子盡量伸長，兩眼發亮，瞬也不瞬，俯視着堡門前那一點點的人影。

細數走出堡門的點點人影，竟有五十六人。

這五十六點人影走出堡門不遠，立即散開隱沒在左右山林間。

不到半個時辰，陸陸續續有人進入堡裏，人數剛巧也是五十六個。

高揚眼看心知，已明白前先出堡的一批人是接替進堡的那批人。而他在此已守候了三天，那證明是三天替換一次。好明顯，人是散佈在山上山下隱蔽的地方，以守候他倆。

高揚心裏暗喜，這三天不是白白守候的，總算有發現，而這個發現是重要，要不然他倆貿貿然闖出去，不被發現才怪。

高揚肚子也有點餓了，連忙溜下樹，縱身向藏身的山谷奔去。

連跑帶跳，奔下山谷，穿行在花樹草間，轉過一處山脚，在崖壁前撥開高高花樹野草，現出一個半人高的洞口，高揚一彎腰，鑽了進去。

剛直腰站起，一個人影已撲入懷裏，高揚連忙伸雙臂摟住，耳邊已响起芝兒那清柔語聲：「揚哥，今天這麼早就回來，有發現了？」

高揚低頭望着芝兒那雙明亮的眸子，笑道：「妳眞聰明，難道不可以因爲想着妳，所以早些回來嗎？」

芝兒伸指輕輕一點高揚額頭，嗔道：「你少貧咀，快告訴我發現了甚麼？」

「不要急，坐下來慢慢告訴妳。」高揚擁着芝兒走向洞壁，拉她坐在一堆干草上。對面洞壁地上也有一堆干草。

洞裏很暗，僅可視物，這是因爲花樹野草將洞口擋蔽，光綫很難射入。

山洞很高大，不像洞口細小，人在洞裏可以站立，寬有五六尺深有一丈左右。

兩人併坐在干草上，芝兒急不及待，道：「求求你快些說吧！」

高揚正經道：「好吧，告訴妳，剛才正午時分，發現了龍堡有五十六人出堡，不久又有五十六人進堡，進出不是同一批人。」

跟着補充道：「出堡的人都四散消失在山林裏，而進堡的一批人是由山林裏走出來的。」

芝兒道：「他們還在搜山？」

高揚搖搖頭道：「照我推測不像是搜山，我在堡後山上俯視守候了三天，今天第一次發現兩批人進出，兩批人數相等，好明顯是互相替換，而且是三天替換一次，而人數又不多，相信是埋伏守候的成份居多。」

芝兒邊邊點頭，聽高揚說完，抬頭道：「小妹深感你說的有道理，如果他們眞的分散埋伏在掩蔽處守候，咱倆要闖出去，不是很危險嗎？」

「是很危險，一不小心就會被發現！」高揚雙眉先皺後舒，道：「不過我想到一個可以減少危險的辦法。」

芝兒忙道：「快說！」

高揚沉思一會，然後道：「我的辦法就是在埋伏守候的人最疲倦，最放鬆的時候闖出去。」

芝兒微一沉思道：「可是在他們替換前一天的晚上？」

「說妳聰明，果然是聰明！」高揚高興地道：「不過時間要推遲一點，在黎明前一刻闖過去。」

芝兒嘻嘻一笑道：「任大龍頭他們奸似鬼，也想不到咱倆發現了他們的陰險佈置。」

高揚忽然摸着肚子道：「肚子餓了，咱倆吃些干糧吧。」

芝兒轉身伸手從洞壁下拿出干糧。

高揚見芝兒拿在手裏的干糧只有小小的一包，不由道：「只剩這麼一點？」

芝兒點點頭，道：「你不要忘記咱倆躲在這洞裏已有六天。」

高揚接過乾糧，吃了一口，道：「等會吃完乾糧，待我去打一些野味回來作乾糧。」

芝兒拿了塊乾糧，包好剩下的乾糧，道：「小妹也去採一些野果來作乾糧。」

高揚伸手輕摟芝兒香肩，咽下一口乾糧道：「咱倆一起去。」

芝兒睨了高揚一眼，頭一歪，靠在高揚肩上，一小口一小口在啃着乾糧。

× × ×

山林寂寂，天將亮未亮。

侯八大大地打了個呵欠，輕聲對離自己七八尺遠，藏身在野草叢中的陳信道：「喂，老陳，睡了嗎？」

草叢中發出低沉的聲音：「你大呼小叫甚麼，哪個睡了？」

侯八道：「今晚已是第三晚，天也快亮了，眞是睏死人，你既然不睡，那我就睡一會。」

草叢中陳信罵道：「你就是貪睡，出了事怎辦？」

侯八不耐煩道：「那有這麼巧，你難道眞的不累嗎？不和你多講了，睡他一會再說。」

草叢中的陳信恨聲道：「睡吧，睡到你從樹上掉下來那才好。」

聽不到回聲，想是睡了。

陳信聽不到侯八回應，也就伏在草叢中不響。

樹木間人影一閃，跟着一道黑影躍起，落在樹上，落下時變成了一團黑影。

陳信伏在草叢中，凝神靜聽四外的靜靜，心裏忽一動。耳中似乎聽到一點輕微的响聲，那响聲不像風吹草葉的聲音，像極脚步踩在樹葉上的响聲。

是了，一定是人輕移脚步發出的聲音。他不再猶疑了，迅速採取行動，手往懷裏一探，抓着一揚，就想往上拋，可惜却遲了，腰際一痲，昏了過去。

「好險！稍慢一點就被他放出訊號了。」是芝兒的聲音。

一團黑影走向陳信伏身的草叢。黑影一落又起，是一條人影，人影悄聲道：「多謝你，慢慢睡吧。」

黑影當然是高揚。

另一條嬌小的人影出現在高揚身旁，悄聲道：「天已將亮，還要多久才走出山去？」

高揚也悄聲道：「如果像先前幾次那樣順利，不出一個時辰就可出山。」

原來他倆一路穿林越山，解決了五道伏埋暗樁。

避過或遇不到的，就不知多少了。

「如此咱們快走吧！」芝兒身形已動了。

「好！」高揚應了一聲，跟着身形閃動。

一刹間兩條人影沒入林木中。

× × ×

褚奇望着大龍頭那來回走動的身形，忍不住道：「大龍頭，現在怎辦？」

大龍頭脚步一止，微一沉思道：「立即飛鴿傳書，通知老三他們，小心戒備，加緊巡截，高揚兩人可能已經走出山去，務要將他倆人截住！」

「屬下立即去辦！」脚下一動又停，問：「可還有吩咐？」

大龍頭咀皮微動，仍想說甚麼，却沒有說，朝褚奇擺擺手，褚奇立即轉身出廳而去。

大龍頭又再移動脚步，在廳上回來走動，自語道：「是我低估了他，難不成眞的栽在這黃毛小子手裏？嘿嘿，那倒要走着瞧了！」脚步一頓，猛一聲喝：「方獨，方孤！隨我來！」

立有兩名身穿白衣的漢子奔出，見大龍頭身形已如旋風般出廳而去，兩人連忙縱身躍出！

勇闖重圍

天色大亮前本可走出山去，但不知爲甚麼，高揚却在一座高山的山腰凹處停下不走，轉了一轉，找到一處掩蔽的山岩，躲了起來。

他倆實在太疲倦了，一夜奔跑及緊張令他倆一躲進山岩後，立即閉目睡去。

一覺醒來，太陽已斜在天，這一覺睡了大半天，高揚伸一伸腰肢，拿起水袋喝了兩口，水袋的水已所剩無多。

伸手推一推躺在身旁的芝兒，輕聲叫道：「貪睡虫，還不快起來，妳身上爬着一條虫呀！」

可眞靈，虫字剛出口，芝兒已一挺身坐起，雙眼在身上急忙四掃，聲調慌急道：「在那裏？那條虫在身上那裏，快帮我將它捉掉！」

高揚看着芝兒那狼狽慌急的樣子，忍不住輕笑出聲，一把將她摟在懷中，在她身邊輕聲道：「不要慌，我已經帮妳捉掉那條貪睡虫了，妳怎樣謝我？」

芝兒一聽，一雙柔若無骨的粉拳在高揚身上輕搥，不依道：「嗯，你捉弄人，嚇了我一跳，你壞，我不睬你。」

「哎喲，好心帮你捉掉那條貪睡虫，不謝就算了，還要打人！」高揚裝出一臉苦相。

芝兒看着高揚那一臉苦相，不由噗嗤一聲笑道：「飽死鬼，裝的眞像，再貧嘴，眞的不睬你。」

高揚一笑，伸手拿起水壺交給芝兒道

：「是我不是，不要你謝，快點去洗洗臉吧。」

女孩兒家在甚麼時候都是愛整潔的，聞言一笑，拿了水袋，起身到山岩的另一頭去略爲梳洗。

「只剩一點點水，怎辦？」芝兒揚一揚手裏空蕩蕩的水袋，她已略爲梳洗了一下，轉回來對高揚說。

「先吃點干糧吧，等會我去裝點回來。」高揚伸手接過水袋。

芝兒解開布包，拿出幾塊獸肉干，拿了兩塊給高揚，自己拿了一塊在慢慢吃。

喝完水袋的最後一滴水，芝兒問：「待會兒你眞的去裝水？」

「眞的。」高揚肯定地說。

「那很危險！」芝兒望着高揚。

「危險是有，不過不是很危險。」高揚一笑：「相信現在他們的注意力已放在山外，他們估不到咱們還在山裏。」

「所以你天亮前不走出山去，就是想他們在山外空自緊張一番，等他們不耐煩的時候，咱們才出山，大出他們意外，那就順利很多，可是？」

「正是！」高揚讚許道：「妳令我越來越覺得妳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孩子。」

「本來就是嘛！」芝兒臉紅紅低下頭。忽又抬頭問：「咱們在這裏躲幾天？」

高揚沉思道：「最少兩天，他們在山外折騰了兩天後，找不到咱們一絲踪影，他們又會猜想咱們還在山裏，等他們將注意力再放回山裏，咱們倆就乘機出去。」

「好主意，那時候咱們就有很大機會闖出去，逃過他們的最後追截，不過我爹……。」芝兒臉上笑容已歛，雙眼不由轉向龍堡的方向。

高揚連忙安慰道：「妳爹他老人家不會有事的，暫時在未發現咱們倆行踪前，大龍頭他們還想利用妳爹來要脅咱們。」

「如果咱倆逃了出去又怎樣？」芝兒急切地問。

什麼情況也可能發生，高揚實不敢想下去，只好往好處說：「那也沒有什麼，又不是妳爹逃，逃的是咱們，大不了懲罰一下你爹。」

芝兒望着龍堡方向，雙手放在胸前，低聲道：「但願爹無事。」

高揚不願芝兒再傷心，也不想談這個頭痛的問題，一手拿起水袋，對芝兒道：「我去找山溝裝水回來，不要想那麼多了，乖乖在這裏等我回來。」

芝兒起身道：「我和你一齊去。」

高揚輕撫着她的秀髮道：「我不會有危險的，妳放心，如果妳跟我一塊兒去，那反而會很容易被發現，他們雖然將注意力放到山外。但一定還有暗哨埋伏在山林隱蔽處，聽我話吧！」

「小心點，快些回來。」

高揚點頭，身軀在山岩後一閃而出，藉着草木掩護，蛇行鼠伏，轉眼間消失在木林裏。

芝兒緊張地注視着高揚潛行在草木山石間的身形，直到看不見，還呆呆地注視着那消失的方向。

高揚小心地藉着草樹山石的掩護鼠伏而行，向山下行去，他知道山坑只有在山脚或山谷才能找到。

鼠伏而行中，盡量不使草樹搖動，發出響聲，久不久停下來，伏在地上，聽一下附近可有流水聲。

在山脚轉了很久，也找不到山溝，又不敢轉到另一面去，恐防走得太遠。芝兒會等得心急，走得遠，也難保不會撞到埋伏守候的暗哨。

高揚心急地彎腰行走在大半人高的山草裏，直往山下谷地行去，正自小心行走間，突的脚下一空，忙想收脚穩住身形，但山陡草滑，已然來不及了，整個人隨着那一步踏空之勢，迅速凌空滑落，心裏一涼，只道今番休矣，定是踏落陷阱了，耳聽「呼」一聲，脚和屁股已重重和軟軟的地面相觸，快得不容八念頭稍轉。

忙看一下落身何處，一看之下既心定又歡喜，眼前就是一道細細的流水，敢情是落身在一道深深的山溝下。

這道山溝眞深，足有兩丈高下，溝上面被長長的山草遮蔽住，在上面看是一爿山草，誰也估不到會裂出一道山溝，難怪高揚會一脚踏空掉下去。

山溝上面五六尺寬，下面却有丈多寬，水流細小，所以高揚不會掉在水裏，掉在軟軟的溝底邊上。

天久未落雨。所以溝流細細，相信大雨時，一定是山洪滾滾，溝水一直流向遠處。

高揚心裏眞歡喜，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連忙捧起清涼透澈的溝水，喝了個飽，再裝滿皮袋，痛快地洗了個臉，不敢久留，藉着長在溝壁的雜樹野草，爬上溝頂。

本來可以一躍而上的，却怕躍上溝頂時暴露了身形，弄得山草响動，被暗哨發現，所以還是小心點爬上去。

× × ×

銀龍銅龍兩人，指揮旗下殺手，各帶十名堡丁，在龍堡的最後一道警戒綫上巡截，而他兩人則各自帶着五名殺手。四處巡邏接應。

這道防綫是龍堡勢力範圍內的最後一道，過了這道防綫，就是龍堡管不到的地方，龍堡也不想管，因爲龍堡的勢力再向外伸展一些，就難免會被江湖上的黑白兩道發現其所在。高揚他們只要闖過這道防綫，就可以脫離龍堡的追截，從此以後就海闊天空任鳥飛了。

大龍頭他們也深知，如若讓高揚兩人逃過防綫，龍堡今後則永無寧日，黑白兩道上的人物將會不斷來龍堡找晦氣，爲他們被龍堡暗殺的親朋戚友報仇，堡址也將大白於天下武林。

是以，龍堡傾盡全力防守這最後一道防綫。務要將高揚、石芝兩人截殺！

銀龍、銅龍以及手下的殺手與堡丁，已經守候了兩日兩夜，每個人都疲乏不堪，却不敢稍有鬆懈，銀龍他們爲本身利益，衆殺手及堡丁則是被銀龍他們嚴加督促，及懾於淫威之下。

所有的出路都被封死，就算是一隻蚊子，也飛不過他們的指縫。

可惜張開的網，始終捕不到獵物。

銅龍一見到銀龍就問：「你那面可有動靜？」

「你這是明知故問，要有動靜，我也不會走到你這面來了。」銀龍瞪了銅龍一眼。

「是咱糊塗！」銅龍一拍腦袋，道：「這兩天眞是忙昏了頭，都是那小子害的，捉到那小子。定要好好消遣他一番！」

「那小子攪的什麼鬼？照理早已出了山，這裏却連一點踪跡也沒有發現，難道那小子逃出了咱們這道防綫？」

「沒有可能，」銀龍沉吟道：「小飛龍只是他的外號，不是眞的會飛，就算會飛，也逃不過咱們這天羅地網，我懷疑他們躲在山裏，那小子精得很，從死鬼師叔處學到不少鬼道門，不過和咱們耍心機，還差了一大截。」

「聽你這一講，小弟也懷疑他們仍躲在山裏，等咱們守候得不耐煩，人也睏倦時，乘機偷偷溜過，老三，要不要通知老大？」

「老大可能也想到這點，」銀龍對銅龍道：「老四，你立即着人放出飛鴿，通知老大，看他如何決定。」

「小弟立即去辦。」帶着兩名手下忽忽離去。

× × ×

大約有二三百人，分開兩路，往左右兩面大山作撒網式搜索。

這次搜索，是由最靠山口的幾個山逐山往外搜，這樣搜可以縮小搜的範圍，不致因地區太大而分散了人手，而逐山逐山往外搜，則可以集中人手，作徹底的搜索，看起來今番高揚石芝兩人，要避過這次搜索，太難了，亦無可能。

莫非這次行動是大龍頭的孤注一擲！

漫山的人，由山脚下往上搜，撥草尋洞，敲樹折枝，驚得山林裏的走獸飛禽，竄飛不迭。

草縫石隙，巨細無遺，枝葉茂密的大樹，打上幾塊石子或暗器，務要搜個一清二楚，看來大龍頭他們已下了決心，非搜出個結果不可。

鳥飛鳴，獸嚎竄，劈草折枝聲，喝叫呼應聲，喧騰於山林間，情景好不熱鬧，簡直想將山林翻轉！

高揚石芝兩人，看得心驚不已，也暗自慶幸。

由天亮太陽照，到日落夜幕垂，逐山外搜，直搜到最外的一座山，還是一無所獲，連高揚石芝兩人一根汗毛也找不到。

不過也不是一無所獲，不少人手裏提着山獸飛禽。

夜幕籠罩大地，最外面左右山上，亮起點點火光，閃耀在山林間，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煞是好看，不一會，又像火龍一樣，由左右兩邊山上，蜿蜒而下。在山下兩邊會合在一起，又拉成一條火龍，向龍堡移去。

一無所獲，收隊回堡。

× × ×

左面緊連山口的一座山上，一棵五六人合抱的大樹，粗大的樹幹分丫處，離地起碼有一丈七八尺，分丫處正伸出兩顆人頭，一男一女，正是高揚石芝兩人。

原來他倆藏身在這棵大樹的樹洞裏，怪不得龍堡出動了這多人，作地毡式的搜索，也找不到倆人，除非是將山上的樹全部砍去，否則幾難找到他倆，事實上却又不可能。

這棵大樹的粗大樹幹是枯空了的，可容兩人藏身有餘。樹幹雖枯空，枝葉却高大茂密，外表看生機勃勃，一點看不出是棵空心大樹，是以才能瞞過搜索的人。

高揚是在昨天晚上掏鳥蛋時無意發現的，回到山岩處告訴石芝，兩人立即決定還是躲在空心樹幹裏安全，估不到逃過了今天的大搜索，不知是湊巧還是天意。

望着那逐漸隱去的火光，兩人長吐一口氣，芝兒忍不住道：「幸虧躲在這樹洞裏，否則眞難逃得過今天這次大搜索，看情形，大龍頭是欲得咱們而甘心，我從來未見龍堡動用這樣多人。」

「這次是傾堡而出，」高揚輕笑一聲。「却又是一無所獲，大龍頭現在定是暴跳如雷，恨不得將我挫骨揚灰。」

隨用手一指南面道：「再翻過一座山，就走出山外，穿過野地，走出一爿林地，就脫出了龍堡的勢力範圍。」

芝兒興奮地道：「咱們今晚立即闖出去，今天他們搜了一天搜不到，山外面連續幾天又發現不到咱們倆的踪跡，他們又累又不耐煩，必然會放鬆了警戒，這是個好機會。」

高揚沉思不語。

芝兒催促道：「你認爲怎樣？你倒是說話呀！」

高揚沉吟道：「你怎知他們已全部從那座山撤了回堡？他們在天全黑後才撤下山，一定有陰謀，說不定他們乘黑留下一部份人埋伏在前面那座山，等咱們倆撞上去，豈不中了計，妳少接觸大龍頭他們，不大清楚他幾人的底細，他幾人全是陰險毒辣之人，特別是大龍頭，更是狡計百出，師父他老人家生前時常囑咐我，要我小心提防他，我看咱倆還是等多兩天吧！」

「你既然如此說，就等多兩天吧。」芝兒道：「驚擾了一天，咱們好好休息一下吧。」

當先沒入樹洞，高揚跟着滑落。

夜越黑，山林越靜，不過偶爾會傳出一兩聲恐怖的獸叫梟鳴。

× × ×

終於走出了這危阻重重的連綿大山。

高揚石芝兩人伏身在山脚一叢雜樹野草中，打量着山脚下那爿空闊的野地，野地上草樹雜生，另一頭連着一爿森林，也不知有多寬，多深，黑忽忽一遍。

太陽斜照在野地上，草樹都罩上一層金光，又是黃昏落日時。

眼望着野地，高揚不由又想起那次被擒。

高揚輕聲地告訴芝兒，他上次就是被眼下這爿看起來毫不起眼的野地上被截擒的。

芝兒聽高揚如此說，對眼下這爿只有雜草野樹的野地起了戒心，不由問：「這爿野地只有亂草雜樹，一個人影也看不到，而且草樹又矮，看起來很難藏人，你怎會被截擒的？」

高揚回憶道：「我也不大明白，那些人就像在地上長出來一樣，突然就出現在我面前，當時我也吃了一驚。」

「莫非他們僞裝？有可能，只要他們僞裝成草樹一樣，伏在地上，那不是天衣

無縫嗎？」芝兒仔細打量，也看不出有何不妥，野地靜悄悄的，偶爾一陣風吹過，枝搖葉動，發出一陣響聲。

「不論是僞裝也好，埋伏也好，總之我感覺到凶險重重，要穿過這爿野地，實在不容易。」

隨又用手一指野地外的森林：「現在我才明白爲什麼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龍堡的所在，更找不到龍堡的原因了，妳看，森林像牆一樣圍着野地，以及龍堡的出入口，成了龍堡的天然屏障，而四面是連綿的大山，只有一條兩山夾峙的山道通向山口外這爿野地，難怪龍堡在江湖上這樣神秘。」

「如此看來，不止是這爿野地，森林裏也一樣是凶險重重，佈置了很多人手，由這裏逃出去只怕凶多吉少。」芝兒憂心忡忡。

「森林是龍堡和外界隔絕的最外一道藩籬，肯定防守重心也在此，咱從這裏逃出去，當然是危險，不過咱倆可以另找出路，沿着這座山往西找，可能有希望找到，妳看這樣？」高揚看着芝兒。

芝兒微一沉思，道：「也只好試一試了。」

兩人立即藉着山石草樹的掩蔽，向左面竄行而去。

× × ×

翻過幾座山，在一處山腰停下，喘一口氣，耳中聽到一陣陣轟鳴之聲，兩人互看一眼，凝神再聽，轟鳴之聲不絕於耳。

兩人心裏驚奇，高揚一拉芝兒，當先向那聲響傳來處躍去，芝兒緊隨其後。

轉過山腰，躍落山坡，穿出松林，轟鳴之聲更響。

兩人腳下不停，幾個縱躍，登上一面山崖，轟鳴之聲盈耳，撼人心魄，放眼一望，却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

山崖斜對面兩山夾峙的一道坡谷，坡谷頂上千百道細流滙流入坡谷，滙成一道洪流，奔騰而下，在坡谷懸崖上凌空瀉落崖下水澤，形成一道瀑布。

崖頂到水潭，少說也有二三十丈高下，瀑布一瀉直落，衝擊得潭水翻滾不已，發出震耳的轟鳴，也擊起幾尺高的雪白水花，陽光斜斜射在瀑布上，幻成七彩之色，就像一匹七彩緞綢，凌空掛落，煞是好看。

芝兒看看那七彩瀑潭布，中翻滾的潭水，激起的水花，只看得目迷神搖，人也似欲隨那七彩瀑布凌空躍下，心裏一驚，忙收懾心神，眼一閉，連退三步。

高揚却似被這奇麗雄壯的景色迷住了一動不動，雙眼呆呆注視着瀑布，潭水。

連芝兒退後幾步也不知。

好一會兒，高揚突地一轉身，滿臉興奮地走到芝兒面前，大聲說道：「芝兒，有路逃出去了！」

轟鳴聲盈耳，芝兒有點聽不大清楚，大聲問：「你說什麼？」

「有路逃出去了！」高揚對芝兒耳朵大聲再說一次。

「眞的？」芝兒驚喜得一把抓着高揚手臂。

「妳看！」高揚一手拉着芝兒走向崖邊，用手一指，說道：「潭水不是順着那條河溪往外流嗎？」

芝兒順着高揚手指方向往下望去，果然望見水澤斜右方有條河溪，曲折蜿蜒斜斜向南伸展，經過幾道山谷，隱沒在一處山脚轉彎處。潭水順着河溪往外流。

「看到了，那又怎樣？」芝兒滿面不解之色。

「怎麼樣？咱倆就從這條河溪逃出去呀！」

「從這條河溪逃出去？咱倆怎樣下去？崖壁這樣陡削，這裏距潭面起碼有三十丈，難道咱倆跳下去？」

「妳說得對了，正是從這裏跳下去！」高揚堅毅地說。

「眞的跳下去？」芝兒有點不大相信。「你瘋了？下面不是平靜的河水，而是瀑布倒瀉，跳下去時，被那翻滾的潭水捲下潭底，那只有死！」

高揚一臉堅毅之色，解說道：「芝兒，妳聽我說，妳說的剛才我也想到了，但只有走這條路還有希望逃出去，我相信這條河溪一定流出山外，流向遠方，而他們也一定估不到咱倆會從這條河溪逃走。」

隨用手一指道：「妳看，潭邊的水不是很平靜嗎？咱們沿着崖壁往下跳，跳落水澤邊，就不會被翻滾的潭水捲扯進去，妳說是嗎？」

芝兒向下望，潭邊的水微微蕩漾，距那翻滾潭的中心有丈多兩丈，聽完高揚解說，增加了信心，不過從這樣高距離跳下去，還是有點心怯，不由說道：「我有點怕。」

高揚安慰道：「不要怕，拿出勇氣來，如果妳心怯，可以閉起雙眼跳下去，心裏不會那樣慌了。」

芝兒無言點首。

「那就這樣決定了！」高揚抽出劍，「我去砍幾棵樹來。」移步往山坡走去。

夕陽殘照，霞光半天。

× × ×

高揚砍倒幾棵樹，將枝葉削去，搬到山崖邊。

這時夕陽隱退，天邊一抹殘霞。

高揚趕緊拿起一棵樹幹，小心地站着崖壁往下丟，樹幹直落水潭邊，激起一蓬水花，沒入潭水，瞬間輕輕浮起，在水潭邊漾動。

高揚滿意地一笑，接連丟下幾棵樹幹，可能是掉得太快，有兩棵落在離翻滾的潭水不遠，浮起時被潭水的浮力托送，浮在翻滾的潭水邊，立被翻騰不已的潭水一捲，進入翻騰的潭水中，那棵樹幹翻滾沉浮，瞬間被捲扯進潭底。

高揚看得暗暗心驚，想不到那翻騰的潭水捲扯之力如此驚人，心裏暗下加了幾份小心。

「芝兒，快過來，咱們現在立即跳下去，不然天一黑下來，那就很危險了。」

芝兒急忙站起，走到高揚身旁。

芝兒左手緊握高揚右手。

高揚關愛地道：「芝兒，我先跳下去如我落到水潭沒有危險，你再往下跳。」

芝兒一搖頭，深情地說道：「不！揚哥，咱倆一起跳，生死一齊。」

四道深情的目光，互相默默注視了一會，高揚左手握劍，右手也緊握着芝兒左

手，兩人齊走向崖邊。

高揚輕聲在芝兒耳邊說：「閉起雙眼，跳！」

應聲兩人一齊躍落，緊貼着崖壁直往水潭落下去。

芝兒雙眼緊閉，左手緊握高揚右手，身子凌空，耳響呼呼風聲，飛快地往下落，刹那間體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使她忘記了可怕的翻騰着的潭水，飛瀉而下的瀑布，與及撼人心魄的轟聲。

撲通一聲（兩人同時落水。所以只有一聲），水花四濺，兩人只覺身子一涼，已然落了潭中，手却仍緊緊互握着。

脚下一蹬，倆人已浮出水面，互望一眼，相對一笑，心裏甜甜的。

兩人落身潭邊，高揚一伸手，將一棵樹幹抓到身前，叫芝兒抱着那棵樹幹，再想尋找其餘的兩棵，已不在潭邊，被兩人跳落水潭的衝擊力漂送到翻滾的潭水邊，眼看就要被扯進去。

人在水潭中，更加感受到瀑布的威力，轟鳴震耳欲聾，中間受瀑布衝擊的潭水，翻騰起有兩三尺高，像一鍋煮沸了的水，翻騰不息。人在潭中往上看，那瀑布就像天河倒瀉，一發不止。

兩棵樹幹已有一小半被捲進去，高揚一湧身，游魚一樣飛快泅向那兩棵樹幹，一手抓住一棵，兩棵樹幹大半已被捲進去，高揚快運力想將樹幹拖出。豈知翻騰着的潭水，捲扯之力是如此巨大，不但拉不出分毫，竟一下子將兩棵樹幹捲了進去，高揚心一驚，放開手，却已來不及了，身軀已被捲進去的兩棵樹幹一扯一拖，人已被拖扯到翻騰的潭水邊，再被潭水一捲一扯，已被捲沒進去。

芝兒心胆俱碎，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大叫，鬆開抱着的樹幹，湧身游去。

生死與共！

泅動的身軀突地被人在水中攔腰抱住，跟着身旁冒出一顆人頭，赫然是高揚！

在水底蹩得太久，臉色蒼白，高揚吐一口氣，深長吸入一口氣。

芝兒回過神來，驚喜不已，一把緊摟住高揚，臉上笑，眼淚流，口裏却說不出話。

高揚安慰道：「現在無事了，泅回潭邊吧。」

芝兒點頭。

高揚抱着芝兒向潭邊那棵樹幹泅去。

兩人抱着一棵樹幹，高揚大大喘了一口氣，芝兒帶淚笑問道：「揚哥，你是怎樣逃出那鬼門關的？」

「好可怕！」高揚猶有餘悸地說：「那股力量眞大，被捲進去時，翻滾得頭暈腦脹，身不由主，頭腦極力保持清醒，眼看就要被捲進中心，連忙强吸一口氣，身軀猛一沉，拚盡全身之力，直往潭底潛落，果然不出所料，已完全擺脫了那股翻捲之力，潭底的水很平靜，於是就在潭底潛游向潭邊，一口氣蹩不住了，潛游上潭面，恰巧撞到妳泅動的身形，知是妳想冒死救我，忙一把將妳抱住。」

芝兒隨着高揚的講述臉色數變，聽完後立即緊抓高揚一手，深情道：「揚哥哥，咱倆以後生死不離！」

高揚也深情道：「芝妹，我對妳之愛，此生不渝！」

生死與共，倆人已溶爲一體。

「天已黑了，咱倆乘黑抱着樹幹漂游出河溪吧！」

芝兒應一聲：「好。」

兩人抱着樹幹，沿着潭邊游向潭口，順着奔流的潭水游到河溪中。

在彎曲的河溪中一直漂游前去。

× × ×

兩人也不知在河中漂游了多久，只知道漂流出了山區，眼前盡是黑忽忽的樹木，殘月低掛西邊，想是離天亮不遠了。

河溪一彎，前面是平地，轉眼已漂流到。高揚正想對芝兒說在這裏上岸。

突地黑暗的河兩岸燈火通明，照亮了河水，照亮了夜空。

河兩岸數十名黑衣大漢手拿風燈，燈光明亮。

兩岸散站着數十個身上分穿金銀銅鐵四色衣服的漢子，右邊岸上傳來一聲沉喝：「高揚石芝，還不速上岸受縛！」

燈火一亮，高揚芝兒心裏同是一涼，知道始終逃不出大龍頭他們的追捕，兩人互看一眼，心意相通，一聞喝聲，兩手互握，一齊在水中騰起，躍落右邊岸上。

兩人濕淋淋的身形剛躍落岸上，立有一人走前兩步，一臉陰笑，赫然是龍頭老大！

高揚石芝兩人神色不變，燈光下打量兩岸情勢。

左岸站着銅龍老四，身後站着二三拾個身穿銅鐵兩色衣衫殺手，右岸是龍頭老大，銀龍老三，及二十多名衣分金銀兩色的殺手。已將高揚兩人扇形圍住。

龍頭老大竟然親自出動！

高揚石芝兩人已抱拚死之心！

龍頭老大得意地哈哈一笑：「估不到吧？好師弟，任你出盡八寶，始終逃不過我的算計！」

高揚兩人默默不語。

龍頭老大見兩人一聲不出，隨又語聲殘忍地說：「石芝，妳可知妳爹已被妳害死了！」

石芝渾身一顫，急聲問道：「我爹死了？」

龍頭老大陰毒地道：「死了，是妳害死他的。」

芝兒身子一軟，無力倒在高揚懷裏，流淚滿臉，恨聲道：「爹！我眞的害死了你？」

龍頭老大陰笑說道：「眞的是妳害死的！」

高揚怒斥道：「你亂說！芝兒，妳不要聽他胡說，堅强些，不要上了老狐狸的當。」

芝兒點點頭，從高揚懷裏挺起嬌軀，悲聲道：「我爹是怎樣死的？一定是你殺死他的！」

「他是撞柱而死的，」龍頭老大陰毒地說：「妳如不隨高揚逃走，妳爹又怎會死！」

高揚怒斥道：「你好奸狡惡毒，芝兒她爹不是你迫他，怎會死？而現在又用他老人家的死來擾亂我和芝兒的神志，更使芝兒產生內疚，從而達到你殺人不見血的目的！」

隨又對芝兒道：「芝兒，不要傷心，你爹雖不是他殺死，却是被他迫死的，妳爹所以死，是不想被他利用來脅迫我們，妳爺他老人家寧死也想咱倆逃出去，咱倆要對得起他老人家，一定要逃出去！」

芝兒點頭收淚，抽出短劍，縱身撲向龍頭老大。

高揚想阻止，却來不及。

龍頭老大大喝一聲：「找死！與我拿下！」

立即有兩名金衣人一閃而出，截下芝兒。

高揚一衝而前，被龍頭老大身後的方孤方獨攔住。

芝兒悲痛其父已死，心存拚命之念，一出手就是殺着，手中短劍一刺二十三劍，急刺兩金衣人頭胸！

兩金衣人左使緬刀，右使軟劍，刀劍齊揮，封擋芝兒短劍。

劍光忽一歛，芝兒手中短劍靈蛇一般下竄。未容兩金衣人變招，噗噗兩聲，分刺入兩金衣人丹田。

兩金衣人身軀一軟，倒在地上。

芝兒一招斃敵，身子凌空後翻，立在高揚身後。

衆人看呆了，估不到芝兒劍招如此迅速狠辣，一招刺殺兩名殺手。

能夠位列龍堡殺手，身手自是一流，怎會一招死在芝兒劍下？

一是龍堡中人從未看過芝兒出手，更想不到芝兒已從她爹處學會了「殺手十三擊」，就是高揚也不知道，這套「殺手十三擊」是石猛生前於結束了殺手生涯後，總結歷來搏殺而研創出來的，招式迅幻狠辣，務求一招制敵於死。

二是兩名金衣殺手以為，一個從未踏足堡門外的少女，就算會武功，也好不到那裏去，存了輕視之心，致使芝兒一擊得手。

大龍頭一臉肅殺！

銀龍跨前兩步。

白衣人方孤方獨，手按腰間。

氣氛緊張，一觸即發。

高揚將芝兒護在身後。

對岸銅龍大聲叫道：「老大，還等什麼！殺了他倆吧！」

龍頭老大一字字道：「老四，不要急，他倆逃不了，我不想他倆立即死，我要慢慢消遣他兩人。」

銀龍低聲道：「老大，……」

龍頭老大一擺手道：「不用多說！」

隨對方孤方獨兩人說道：「你兩人退下！」

兩人立即閃退在龍頭老大身後。

芝兒高揚兩人不聲不响，緊緊注視大龍頭。

看來，今次也和上次一樣，兩人逃不了。

龍頭老大兩道陰森的目光直射高揚身上。沉聲道：「你為什麼一定要逃？」

高揚朗聲道：「因為我不想殺人，不想做殺手，一輩子去殺人，更不想做別人的工具，我要做我自己。」

龍頭老大怒喝一聲：「好小子，等一會看你還嘴硬不！」

隨又得意一笑：「無疑你很聰明，但你始終逃不過我五指峯，你以為我派人最後一次搜山為了什麼，為了使你能放心快些走出山去，因為我不想再和你在山上捉迷藏，我要你快些現身，你又知否我會在此截住你倆？」

高揚搖搖頭。

龍頭老大陰笑一聲：「你記得上次在哪裏被捉？」

高揚點頭。

龍頭老大得意之色更濃，笑道：「你上次在野地被捕，深知野地防守之嚴，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你一定深具戒心，加上不知前面森林的底細，更不會貿然闖過去，我已估到你不會再走那條路，但我不敢肯定，但在那裏守了二天兩夜，也發現不到你的蹤跡，我才確定你不會走那條路。」

一頓接道：「你會走那條路呢？龍堡除了那條路是唯一出路外，四面皆是深山峻嶺，而你又從未出過龍堡，對外面的情况不熟，而你在山裏亂闖，一定會找到這條河溪，而河溪向南流，恰是出堡方向，有這麼一條既又省力又安全的路，你一定會走，我算準了你會從這河道逃。所以我親自守候在這裏，我要看着你被捉。」

「小子，你在老大面前要花樣，還差得遠，今次心服口服了吧？」銀龍也是滿臉得意。

高揚實在是無話可說。

對岸的銅龍已是大不耐煩，大叫道：「老大，和那小子囉嗦什麼，天已亮了，還是由我來送這小子上天吧。」

不等龍頭老大答話，人已飛身躍起，在河上空兩個轉折，落在這邊岸上，兩脚一落地，衝前就動手。

龍頭老大一把將他拉住，沉聲道：「老四！你那急性子幾時才改得了？你且慢動手，方孤方獨兩兄弟已足可收拾他！」

銅龍老四道：「老大，我——」

龍頭老大即時一聲喝：「方孤，方獨，將高揚擒下。」

方獨方孤兩人立即縱龍頭老大身後躍出，直撲高揚。

天邊現出一抹魚肚白。

芝兒一見方氏兄弟雙雙撲出，立即想迎上去，却被高揚一把拉住，低聲道：「妳留在這裏監視，兩人由我來對付。」

芝兒點頭停步。

高揚邁步抽劍，迎向方孤方獨。

能夠跟在龍頭老大身邊的人，當然不是等閑之輩，高揚雖從來未見過方氏兄弟出手，却略有所聞，是以不敢掉以輕心。

方氏兄弟兩人使的是盤龍棒，兩人一出手就是殺着。

方孤盤龍棒一點九圈，化作萬點棒影，飛點高揚頭胸！

方孤盤龍棒竟作判官筆使出！

方獨同一時間一矮身，盤龍捧撥風刀般便掃高揚下盤。

兩人配合得恰到好處。

高揚不敢怠慢，手中長劍閃電般一圈一沉，封擋了方氏兄弟九招，緊接着手一招一轉接一刺，嗤嗤連响，一刺二十九劍，分刺方氏兄弟腰腹！

方氏兄弟手中盤龍棒一落一招，一串金鐵交鳴聲中，連接高揚二十九劍。

方獨身形接一轉一閃，已在高揚背後，兄弟兩人早已心意相通，一前一後，耍出三十六招盤龍棒法，只見漫天棒影，將高揚全身罩住。

芝兒緊張萬分，手握短劍，注視着激鬥中的三人。

表面看來是高揚處於下風，方氏兩兄弟的盤龍棒佔盡優勢，攻多於守，且攻勢凌厲。

高揚在方氏兄弟棒影圈罩下，長劍運轉如飛，採的是守勢，看似無力反擊。

方氏兄弟見高揚一味拒守，不作還擊，認為高揚技止於此，兩人求勝心切，手上棒揮舞得更是密不透風，威力大增。

恰在方氏兄弟手中盤龍棒威力發揮到淋漓盡緻的刹那，高揚手中長劍突化一道白芒，似夭矯神龍，穿過棒影，閃電般左右一閃，驀的棒影消散，方氏兄弟抱腕暴退。

兩人捧着右手腕，均被高揚長劍點中，兀自在滴血。

兄弟兩人臉色蒼白，不理還在滴血的手腕，一轉身站在龍頭老大身前，垂手而立，齊道：「屬下無能，請大龍頭……」

龍頭老大一擺手阻止了方氏兄弟再說下去，喝道：「退下！」

方氏兄弟一閃站在龍頭老大身後。

龍頭老大冷厲道：「我低估了你，待我親自拿下你。」

移動脚步，向高揚走去。

高揚剛才一招擊敗方氏兄弟，才喘過一口氣來，突又見大龍頭親自出馬，心裏不由一緊。

芝兒見狀，不由閃身而上，和高揚併肩而立。

一直站在龍頭老大身旁的銀龍，突然一閃而上，攔在龍頭老大身前，說道：「有小弟在，何須老大出手，待小弟將他拿下！」

「好，老三，小心點。」龍頭老大趁機退下。

銀龍老三自負地道：「老大放心，上次他也逃不了，今次更加逃不了！」

話落一步步向高揚走去。

高揚一見大龍頭退下，心裏鬆了口氣，低聲對身邊的芝兒道：「妳退下，小心注視我的動作，見我一制住了銀龍，立刻上前帮我點了他身前七大穴。」

芝兒一面聽，訝異得睜大了雙眼，可又不敢開口問，她實在奇怪高揚上次為銀龍所擒，今次怎的有把握會制住銀龍。

高揚可不理會芝兒的訝異，對她說完後，立即迎向銀龍。

銀龍身形躍起，劍已出鞘，一劍如飛星橫渡，飛刺高揚雙眉之間！

好凌厲毒辣的一劍！

高揚眼急手快，長劍一擧，「叮」一聲，兩劍相擊，封擋了銀龍刺來一劍。

銀龍長劍點刺在高揚高起的劍身上，身形一落，手中長劍閃電般順着高揚高起的長劍劍身滑落，斬刺高揚右手腕脈。

高揚一退身，銀龍劍已落空。接一沉一翻手中長劍，進身飛刺銀龍左右兩膝。

銀龍忙不迭退步閃身，鬼魅般閃在高揚背後，長劍毒蛇般刺出，一招三式，一式七劍。刹那二十一劍飛刺高揚背心。

高揚一伏身，避過二十一劍，手中劍如迴風舞柳，反捲銀龍腰腹。

銀龍劍一落，「錚」一聲兩劍交擊。

銀龍劍接一反一刺，追刺高揚背心大穴！

高揚一旋身，長劍直刺銀龍咽喉。

兩人劍勢身法快絕，刹那鬥作一團。

龍頭老大看得直皺眉頭。

銅龍却雙手緊握手中銅鎚，脚下移了一步。

芝兒雙手沁汗，雙眼緊緊注視激鬥中的兩人。

激鬥中的兩人，身形如風，劍光如網，鬥得好不激烈。

突的一聲長嘯，銀龍身形平地拔起，一拔三丈，腰一折，盤旋而下，燈光照射下，銀衣劍光飛舞，直似一條銀龍飛舞在天！

好一式龍飛在天！

銀龍見久戰不下，又再故技重施。

這一招曾將高揚擊傷被擒。

看來高揚這一次也難逃刼數。

人如龍遊在天，劍光如雪飛洒，方圓二丈內，儘被劍光所籠罩。

突的高揚也長嘯一聲，劍與身合一，人如龍騰九霄，衝刺入劍網。

劍網忽散，兩人同時落地，銀龍髮髻散亂，臉色蒼白，落地後踉蹌倒退，手中長劍垂落！

高揚却氣定神凝，手中長劍點刺在銀龍咽喉上。

衆人皆被這驚人的變化驚呆了，怔在當地。

這變化實在太出人意外。

世間事千變萬化，今天你有把握去做的事，明天去做未必有把握，就正如銀龍剛才使出那式「飛龍在天」一樣，幾個月前使出可以制住高揚，剛才使出，却被高揚所制。

銀龍確是到死也不明白高揚何以能夠破解了那一招，萬幸他沒有死，高揚長劍尖只不過輕點在他咽喉上。

衆人一怔，獨有芝兒身形一動，躍到銀龍身側，手一抬，連點銀龍身前七大穴，手一搭，扣住銀龍右肩，銀龍右手一痲，長劍「噹」一聲落在地上。

這一切只不過發生在一瞬間的事情。

待到銅龍一聲怒喝，欲想躍前相救，銀龍已完全被制住，芝兒也處於有利地位，不會輕易受到攻擊。

銀龍已做了芝兒的擋箭牌。

所謂投鼠忌器，現在正是這種情形。

由此看出高揚之心思細密靈敏。

銅龍空自在跳脚怒叫，却不敢上前動手。

大龍頭更是動也沒動，臉色陰沉得可怕，一聲不出，雙眼只是死死地盯視着高揚。

衆殺手及黑衣大漢更加不敢動。

氣氛沉寂得可怕，怒叫的銅龍也被大龍頭制止了，連燈光也彷彿沉凝慘白。

雙方如此僵持着，良久，大龍頭陰沉的面上微微一絲陰笑，開聲道：「高揚，你厲害，究竟想怎樣？」

高揚劍尖始終點在銀龍咽喉上，聞言說道：「我想怎樣你應該知道的。」

銅龍忍不住叫道：「萬不能放他倆走，他倆一走，龍堡就完了。」

大龍頭喝道：「老四你不要胡說。」

銀龍穴道雖被點，耳能聽口能言，耳聽銅龍大叫，不由急道：「老四，你難道就不顧我生死？老大，你千祈要救我！」人面對生死，又有那一個不怕！

大龍頭臉色數變，默思一會，開聲道：「算我今次栽在你手裏，好，我放你走，但你不得傷害老三，同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高揚和芝兒迅速交換了滿含喜悅的一瞥，高揚盡量壓抑着心裏的激動，語聲平靜道：「我不想殺人，只要我和芝兒平安離開這裏，銀龍老三就會平安無事地回到龍堡，你有問題，儘管問。」

大龍頭說道：「你用什麼招式破了那一式『飛龍在天』的？」

高揚爽快地道：「我剛才用以破解那式『飛龍在天』的那一式，我起了名稱叫『龍騰九霄』，你滿意了吧？」

銅龍怒道：「可是死鬼師叔教你？」

高揚一笑道：「師父沒有教我，是他老人家生前告訴我的，這一式是有破解之法的，叫我好好去研想，眞要多謝你們，將我關在『地獄牢』裏，使我能清心靜慮地研想，終於讓我想出了破解之法。」

大龍頭嘆一口氣，道：「悔不當初我一刀殺了你，這是我的錯，好，爲了老三，今次放過你，不過你總將永無寧日。」接大喝：「站開！放他倆個去！」

高揚劍一緊，對銀龍說道：「走！送咱們倆一程。」

芝兒跟着手一推，銀龍身不由主，移步向人圈外走去。

高揚芝兒兩個人很小心地押着銀龍往前走。

這時太陽已在東邊天際升起，放射出燦爛的朝霞！銅龍一見高揚芝兒兩人押着銀龍往前走，不由一躍上前，攔着他們，喝道：「放了老三，你兩人走！」

高揚冷笑道：「我還不致那樣蠢，只怕放了銀龍老三，我們兩人却走不了，大龍頭，是不是？」

大龍頭恨聲道：「老四放他們走！」

銅龍極不情願地移開身軀，對大龍頭道：「眞的放他們走？」

龍頭老大一臉鐵青，切齒有聲，不回答銅龍。銅龍見大龍頭那可怕的樣子，也就不敢再問。龍堡殺手及黑衣大漢已分開在兩邊，讓出一條路。

高揚芝兒倆人連忙押着銀龍，走出圍着的人圈，走離五六丈，兩人早有默契，一人一邊，挾起銀龍，飛躍而去。

× × ×

高揚芝兒兩人將銀龍放下，高揚對一臉沮喪之色的銀龍說道：「多謝相送，你現在慢慢走回去吧！」

銀龍急道：「求你替我解開穴道。」

芝兒笑道：「還不快走，你們將我爹迫死，本想一劍殺你，但我不想你的血汚了我的劍，日後自會有人收拾你們，你再不走，說不定我忍不住一劍殺了你！」

銀龍除了能說能走外，雙手無力，眞氣不能提，等於一個不會武功的人，聞言轉身就走。走出七八丈後，大叫道：「你兩人且慢得意，無論你們倆走到那裏，也逃不脫龍堡的追殺。」

高揚一提眞氣，也大聲說道：「告訴你，從今後，龍堡在江湖上再不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咱倆會遍告天下武林黑白兩道，讓他們來消滅龍堡這個邪惡的殺人組織，龍堡很快就會在江湖上消失。」

高揚芝兒兩人相視一笑，手拉着手，奔上一條大道。

× × ×

迎着那朝陽，迎着那拂臉的曉風，呼吸着那清新的空氣，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兩人愉快地奔馳在一條的大道上！

（完）

泰國拳王膝撞揚威

麥海雲

喜歡練武之人，多數知道中國功夫的脚法跟泰國拳師所用的脚法頗有分別，特別是用膝頭撞擊的一招，稱做膝撞，泰國脚法當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比較中國功夫的脚法靈活，在這裏，我想把泰國拳王阿倫史索吞如何使用膝撞的戰鬥方式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阿倫史索吞是一九四零年在泰國北柳府出生的，十六歲就開始比賽，前後一共出賽了六百次，他的特徵就是喜歡用快速而特別有勁的膝撞，先行打擊對手，使對手受了輕傷，跟着施展連環脚踢出，就此獲得，換言之，別人施展膝撞，希望一招打贏，他却非如此，只是想靠膝撞這一招削減敵人戰鬥力，跟着用脚踢，並且連環踢出，愈踢愈勁，以此取勝，他的體重，初時僅有一百二十磅，後來升到一百三十五磅，最後一戰，跟印度的巨人星加作戰，他仍是一百三十五磅，星加却有二百四十磅，自由搏擊，對方施展摔角的絕招，他使用膝撞兼高踢的標準泰國脚出戰，苦鬥之下，擊敗對方，至今仍是給泰國武林當中重視，認爲他代表泰國拳最優秀的一環，以小敵大，以弱敵强，而且能取勝。

他在十七歲開始出賽，當時僅有一百一十二磅，那時他仍未長成，到了二十歲，他就體重增加到一百三十磅，奪取當時檳尼拳場金手套拳賽冠軍，後來他越級挑戰，始終保持一百三十五磅，但却跟一百四十七磅或一百六十磅的泰國拳師交手，仍是打贏，分別奪取林檳尼拳場鑽石皇冠賽冠軍，以及全泰國不限體重各級賽冠軍，確不容易。

最難得的是這一點，他一直都在泰國拳場稱雄，打了十多年，直到退休，名利雙收，仍未受過重傷，奇怪的是他完全不用脚法出戰，戴了西洋拳的拳術手套，代表泰國出戰世界輕量級與沉重級的西洋拳比賽，名列世界十六拳師之一，可見他是很擅長西洋拳的，他認爲懂得脚法之人，如果同時懂得西洋拳，或中國功夫，那是極端有利的，因爲泰國拳的攻勢異常猛烈

，往往發生碰硬硬的情況，以致兩敗俱傷，如果出脚之前，好像西洋拳師那麼跳躍不定，有機可乘然後發招，同時貼身作戰，學習中國功夫的步法，閃避得好，就有把握取勝，假定特別喜歡使用膝撞這一招，更加需要學習中國功夫，原因有許多招式在非常貼近的時候，連消帶打，中國功夫絕不弱於泰國拳。

說到膝撞方面，他作出了很詳細的解釋，認爲膝撞最低限度可以分做三種，那是，直上擊，斜上擊，以及橫擊。

這三種膝撞的招式，不管在怎樣的情況之下施展出來，都要施展腰力，同時脚法要十分準確，故此，練習之際，起碼要分使指膝撞的時候究竟跟對手有多少距離，關於這點，他認爲兩人作戰，可以分做近距離，中距離以及遠距離這三種形式，同樣的可以施展脚踢或膝撞的方式出戰，最有利於膝撞的就是近距離，愈近愈好，突然雙手抓住對方的頸部，拉過來，把他的頭部按低，自己用膝撞，向上出擊，先行把那一條腿在地上使勁一壓，然後伸出膝頭來，先壓後撞，更加犀利，這一招就是直上擊，撞中他的頭臉，下頷，咽喉，或者胸前兩塊胸骨當中的一處軟骨，叫做「胸突」，他就可能重傷倒地。

近距離施展膝撞，固然是很理想的，不過，兩人搏鬥，未必有這良好的機會，故此，必須兼練斜上擊的另外一種膝撞。

兩人相鬥，設法把對方兩臂纏住，使他暫時無法脫身，跟住把自己的膝頭以傾斜姿勢，由下邊撞到上邊去，擊中他的左邊或右邊肋骨，他就算沒有因此受傷，也會發生痛楚，不自覺的搖搖擺擺，那時你就可以乘機繼續出擊，分別把右邊膝蓋骨，或左邊膝蓋骨撞擊他兩邊肋骨，連撞多次，他必然倒下來。

上述兩個膝撞的招式，就是泰國拳王阿倫史索吞經常施展的戰鬥方式，關於中距離的膝撞，他認爲都是必須學習的一種，所謂中距離，即是指雙方的手脚剛剛可以接觸的一種距離，中國功夫習慣了用直拳打出，那一拳能夠打中對方胸部，這樣子的距離就是泰國拳說的中距離，換言之，拳頭能夠打中對方的距離就可以施展膝撞，不過，這一招必須自己站穩，否則，用膝撞打出之際，整個身體搖搖擺擺，便有不妥之處，可能使人乘虛而入。

泰國拳的「單膝撞」很容易施展，對方用右拳出擊，你把自己的左手設法擋格，跟着用你的左邊膝頭向他的右邊肋骨撞擊，發招極快，他的右手已給你抬高多少，無法搶救，可能一招打贏，就算距離稍遠，計算不準確，膝撞這一招落空，跟住仍然用左脚出擊，由膝撞變成掃腰腿，他同樣的受擊，任何人都無法把左右兩邊肋骨練習到堅如鐵石，一經撞擊，就算不是發生劇痛，也會窒了一窒，那就有機會連續展開腿擊與膝撞，使他陷入捱打的狀態，結果便會打輸。

作爲普通的武林中人，只是練習上述這兩種膝撞方式，加上了拳打脚踢，便即够用，至於拳師，因爲在擂台上面比武，往往需要非常厲害的招式，然後打贏，故此，碰着適當的機會，便要凌空飛躍，憑着遠距離的膝撞一招，把對方擊倒。

所謂遠距離，那是在站定脚步的姿勢向前出擊，或者連走兩步，忽然凌空出擊，假如你估計對方施展凌空飛躍姿勢，用高脚出擊的時候，略爲閃側，乘機用飛躍膝撞這一招出擊，剛好撞中他的胸前那塊軟骨，他必然倒下，故此，直上擊往往決定勝負的一招，泰國拳把這種飛躍出擊的膝撞叫做「天馬行空」，名符其實，有如整個身體飛起來，非常壯觀。

膝撞並非一定要在臉對臉的情況之下出擊，還可以向對方背後出擊，這一招叫做「背擊」，即是說，把自己的膝頭繞過對方身體，然後向背後撞擊，這種膝撞不容易打出力量來，故此，一定要學習打砂包。至於泰國沙包的練習方式，並非只限膝撞，一定要包括膝撞，脚踢，以及肘擊，拳擊這四種，同時發射之際，快如閃電，本來泰拳的膝撞只是採取四十五度的一個斜角打出，如果有經驗的拳師，可以橫擊，把大腿提高到最高的一處，然後放橫打出，憑着這一招就可以擊倒比較自己高過一個頭那麼巨大的對手。

膝撞並非全部採取攻勢，往往利用它作爲防禦對方出擊的招式，假如對方用橫腰腿踢來，那條腿的方向一望而知，自己閃過一點，把一條腿豎高，以膝撞姿勢擋住對方的脚然後向前踢出，所踢的就是中國功夫撩陰腿，先擋後踢，如果擋中對方踢來的攔腰腿，所踢出的一脚必然打中，因爲雙方的脚踢得很快，對方無法招架。

利用屈膝截擊對方踢來的任何一種脚法，這種招式並非泰國發明出來的，中國功夫就有這麼一招，由於豎高膝頭擋格對方任何一種脚法之後，跟住踢出的一條腿，雙方距離很近，命中率很高，往往一招打贏，其實這一脚不必踢在對方下部，只是向前撐出，撐中了對方支持身體的另外一條腿，他就會倒下，甚至脚骨折斷。

爲了使自己的膝蓋骨堅硬如鐵，同時皮膚的反應快捷，感覺上面不會那麼容易發生痛楚，作爲泰國拳的練武之人，必須經常練習沙包，尤其是用膝頭向上撞擊，或向斜角撞擊，又或飛躍向橫撞擊，都要苦練不已，才有機會一戰揚威。

有一件事情必須留意，用膝蓋骨撞擊攻勢猛烈，骨頭一定要十分堅强，故此，十歲到三十歲爲止，就是黃金時代，超過了三十歲，施展膝撞這一招，就要特別小心，可能撞中對方胸部的時候，自己的膝蓋爆裂，如果超過四十歲，根本就絕不適宜膝撞，因爲年紀大了，就算骨頭不會變弱，也會變脆，很易在撞擊的時候自己受傷，就算打沙包，也不適宜用膝或小腿的照面骨向沙包撞擊，預防撞爆膝頭。

李小龍也稱讚膝撞這一招，但却是不喜歡採用它，原因是使用膝撞的時候，多數是太過貼身，他認爲貼身打鬥，用膝頭出擊，可能失去了重心，被敵人乘虛而入，寧願用短拳出擊，這種觀念也是正確的，因爲他並非在泰國生長，只是苦練脚法，那雙脚當然比不上一雙手那麼靈活，再又因爲他喜歡離身飛躍，萬一他的脚落空，立刻閃開，故此他不喜歡膝撞，反之，泰國拳王從小就用脚打鬥，還沒有長成已經懂得膝撞，他就有資格施展這一招，勇挫强敵，揚名於世。

（完）

名劍

黃鷹

培新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驀然曾救了石頭兒，把她帶到鉉姬處。當她浴罷出來廳中，突見李驀然與鉉姬狀極親暱，乃負氣離去。鉉姬恐她在路上再生意外，便着李驀然急追。石頭兒等李驀然趕上，却堅請他到她家裏去。到達後，李驀然與石頭兒的父親互通姓名，始知石頭兒名盈之，其父乃天下第一劍花千樹，正是李驀然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挑戰對象。於是便說明自己的素願，欲與他一決勝負。花千樹欣然答應。及見李驀然露劍出來，赫然是齊物劍，即不禁喟嘆，旋徵得李驀然同意，將比劍日期延後七天，這天，李驀然正在練劍，鉉姬突然而至……

九九八十一劍

李驀然問道：「替他相劍的是誰？」

「關外王十騎。」鉉姬答。

「這個人的話也足信？」李驀然冷笑，王十騎豈非曾經告訴他，花千樹死去多時。

「不管怎樣？花館主已年老，他的功力，未必是你想像的那麼高強，亦未必是你的對手。」

「勝負現在來說，還是未知之數。」

「難道不可以取消這一戰？」

李驀然苦笑搖頭，鉉姬沉默了一會。

「我也知道很難阻止你們，只是：…」

象以牙焚身　人因劍招禍

「放心，這一戰只是切磋劍術，點到即止。」李驀然說得很認眞。

鉉姬無奈歎息，仰首向天，海風吹起了她的頭髮，看來是那麼淒涼。

李驀然亦向天望，不忍再看鉉姬。

×　×　×

倪家廢園其實是遠在鎭外，名副其實，也不知已荒廢了多久，大部份的地方都崩塌，不能住人。

破落的庭院中到處長滿了荒草，水池也已乾涸，假山長滿了青苔，那些花樹密亂得就像是一個林子，花樹旁邊的亭子雖然沒有倒塌，但却已經通天。在淒迷的朝霧之中，這座廢園也就更顯得陰森。

花千樹白衣散髮，立在荒草之中，有如幽靈一樣一絲人氣也沒有。

李驀然差不多同時到達，神采飛揚，與花千樹成了一個很强烈的對比，他就在花千樹之前三丈停下來！

花千樹眼蓋低垂，好像不知道李驀然的到達，但眼蓋就在李驀然停步的那刹那張開來。四目交投。李驀然的目光閃亮，花千樹却有些灰暗，但彷彿受了李驀然的影响，逐漸輝煌了起來。

「有勞久候。」李驀然執禮甚恭。

花千樹淡然一笑。「正是時候。」枯瘦的五指斜落在劍柄上。

李驀然目光一落。「前輩沒有話要說麼？」

「要說的早已說了。」花千樹緩緩拔劍出鞘，那隻手旋即被劍光映成了碧綠。

「好劍！」李驀然亦拔劍出鞘。

花千樹以指彈劍，「嗡」的一聲，劍作龍吟。「這支劍叫做寒星，外表看來，遠勝你手中那柄齊物劍，但事實並不是如此，你可以放心施展，不必擔心。」

李驀然一恭身。「多謝指點。」

花千樹並沒有再說什麼，左手一捏訣，右手劍一引，挽了一個劍花。

周圍的荒草立時「簌簌」的搖動起來，兩隻棲鴉亦從草叢中驚起。

劍光一閃，「呱」的一聲，一隻歸鴉在寒星劍上分爲兩爿。劍上一滴血也沒有，劍光一斂又開展，花千樹人劍連成一直綫，飛射了過去。

李驀然劍眉一揚，齊物劍亦與人合一道飛虹，迎向刺來的一劍。

兩劍在半空交擊，人影與劍光飛滾，一下飛射出三丈之外。

劍鋒仍然交搭在一起，兩柄劍都完無缺，那三丈的荒草却已被削平。

亂草凌空亂飛，還未落下，又被激，在劍光中變成了草屑，飛雪般洒落。

花千樹面露興奮之色，旋身錯步，又攻出了九九八十一劍。

他的身形飄忽，劍光彷如一道發亮漁網，迎頭向李驀然當頭洒落。

李驀然不等劍網落下，人已飛退。

花千樹緊追，劍網一道又一道迅速成，迅速的連連罩向李驀然。

李驀然連退七丈，身形過處，那些花樹一蓬蓬斷落，又一枝枝被絞成粉碎。

一聲長嘯，他連人帶劍突然往上拔起來。珠走玉盤的一陣金鐵交擊聲中，劍網流星般消散，李驀然從缺口衝出來，半空騰身再出劍，連攻花千樹十三處必救的穴道。

花千樹接一劍，還一劍，那支劍的劍尖不停抖動，但竟然不能夠脫出李驀然那支劍的封鎖。

他面上興奮之色更盛，忽然道：「古柳傳你這套劍法相信就是爲了對付我。」

語聲一落，他的身形劍法猛一變，脫兔一樣幾下跳躍，迅速脫身出來。

李驀然劍勢再變，毒蛇般盤旋，劍越出越緩慢，但越來越險辣。

花千樹的劍亦同時慢下來。

兩人每刺出一劍，劍尖都正好撞在一起，那「叮」的一响雖然微弱，聽來却令人魄動心驚。

差不多半盞茶時候，兩人才交了三十六劍，突然一齊快起來！

劍快身形快，由草叢直射入那座亭子，又由那座亭子射出。

才射出，那座亭子就倒塌，瓦礫四射，塵土飛揚。

那座亭子已非常殘舊，當然抵受不住兩人的劍氣內力震盪。

兩人對於亭子的倒塌，一些反應也沒有，劍出不停，掠過庭院，再掠上滴水飛簷。

一片片瓦片在劍光中飛碎，兩人身形直上屋脊，「轟」一聲，屋脊突斷，劍光人影直瀉入屋內。

那間屋子立時四分五裂，彷彿有一桶火藥在屋內爆炸開來。

花千樹當先隨着一蓬破碎的磚石飛出來，李驀然緊追在後，兩人的額上都汗珠紛落，花千樹汗落更多，胸膛不停起伏。

他的劍亦逐漸慢下來，無懈可擊的劍勢終於出現了空隙，李驀然的劍乘隙而入，刺在花千樹的胸膛上。

花千樹身形急退，劍尖已刺破衣衫，他應該可以再退，可是那刹那，他的身形竟突然變得呆滯。

劍尖直入肌肉三寸，李驀然急將劍收回，劍光中一縷鮮血飛洒。



花千樹沒有再出劍，手掩傷口，踉蹌倒退，面如土色。

劍刺入雖然不深，但劍上所蘊的內力已將他的內腑嚴重的震傷。

「老前輩——」李驀然脫口驚呼。

花千樹慘然一笑。「好，英雄出少年。」手一翻，劍入鞘。

李驀然收劍上前一步，還未開口，花千樹說話已經接上。「這一戰，老夫敗得心服口服。」

「老前輩的傷……」

「這點傷，老夫還支持得住。」花千樹霍地轉身，大踏步離開。

也就在他轉身的同時，鮮血開始從他的嘴角流下。

他的面色更蒼白，脚步却不停。

李驀然舉步又停下，目送花千樹離開，眉間突然現出一抹極空虛、極落莫的神色。在擊敗花千樹之前，他的生存最低限度還有一個目的，現在什麼也都沒有。

陰謀

夜已深，大堂中光如白晝，更顯得華麗。

連環背負雙手，標槍般立在大堂上，面向照壁，一動也都不一動。

仇歡正好相反，不住地來回踱步，有如一隻熱鍋上的螞蟻。

他本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極之冷靜的殺手，但接連的失敗，已使他的脾氣變得暴躁。

連環沒有理會仇歡，他那樣站着，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公子——」仇歡終於忍不住嘟喃。「怎麼到現在仍沒有消息。」

連環並未回頭，一會才應道：「我也不着急，你急什麼？」

仇歡苦笑。「公子却是就那樣站着兩個時辰，實在令人佩服。」

「耐性是成功的條件之一。」連環語聲柔和。

「若是我作主，一定派人在倪家廢園周圍佈下天羅地網。」仇歡的目光一亮。「兩虎相爭，不難兩敗俱傷，到時候還不是手到拿來？」

「以你們的武功身手，相信絕難逃得過他們的耳目，即使能夠，萬一他們只是切磋，功力仍在，殺上去還不是送死？」

「我可沒有公子想得那麼遠。」

「深思熟慮也是成功的一個條件。」

連環霍地轉過身來，即時風聲一响，陳鐵衣飛鳥般穿窗而入。

連環目光落在陳鐵衣面上，不待他開口，陳鐵衣已道：「花千樹胸前中劍，口吐鮮血，敗在李驀然劍下。」

「哦？」連環半信半疑。

「我跟踪花千樹到了他隱居的地方，他始終都沒有發覺。」

「那若非你的輕功突飛猛進，就是他的視聽已因爲傷重變得遲鈍。」

「要找到花劍館實在不容易，那的確是一個很隱秘地方。」

「要奪花千樹的劍當然更困難。」

「公子，現在是時候了，」仇歡插口。「我這就盡起手下殺去。」

「這一次，我要親自走一趟。」連環一字一頓。

「公子千金之體……」

「你什麼時候見我做過沒有把握的事情。」連環冷笑。

× × ×

又是拂曉，鉉姬一如往日，凭欄外望，只是已無笑容，憂形於色。

樓外忽然一陣驚呼聲，鉉姬回頭，珠簾亂响中，花盈之怒氣冲冲的闖了進來，她直撲鉉姬閨房，一把分開紗帳，接又往可以藏人的地方亂闖了一會。

鉉姬沒有阻止，只是呆望着花盈之，憂色更重。

花盈之終於走向鉉姬，厲聲問：「你到底將李驀然藏在什麼地方？」

「他沒有到這兒。」鉉姬急問：「你找他有什麼事？」

「算賬！」花盈之一些也不像在開玩笑。

鉉姬吃一驚，花盈之接道：「他傷了我爹爹，不跟他算賬怎成？」

鉉姬方待問花千樹傷得怎樣，花盈之已瞪着她恨道：「都是你不好，若非你將齊物劍送給他，我爹爹怎會給他刺傷？」

「他就是沒有齊物劍，他們這一戰亦在所難免。」鉉姬一聲歎息。「不過李公子爲人厚道，與你又是好朋友，相信手下都會留有分寸。」

花盈之怔怔聽着，鉉姬接道：「他惟一的心願就是與你爹爹一戰，既無仇，也無恨，只是兩虎相鬥，難免有傷！」

花盈之不由點頭，鉉姬又道：「我看你爹爹也不會怪責他。」

「他是沒有……」花盈之怒氣已消去不少。

「我看他也很欣賞李公子。」鉉姬轉問：「你可否引我去探望一下你爹爹？」

花盈之咬着嘴唇，終於答應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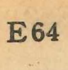
× × ×

午後，沒有陽光。

書齋內顯得有些陰森，花千樹半臥在榻上，整張臉都在陰影中，而顯得有些陰沉。

他手裏抓着一卷書，眼蓋却垂下，形容憔悴，胸前的傷口用白布裹上，血跡未乾。

榻邊的几子上放着半碗藥，已經冷下



來。

一陣風從窗外吹進，花千樹突然似有所覺，雙目暴睜，一個幪面黑衣人即時從窗外射進來，手中一支長劍，目光與劍光同樣銳利。

花千樹探手抓住了榻旁的几子。

藥碗碎裂地上，藥汁四濺，那張几子才舉起一半，傷口已牽動，花千樹一皺眉，動作亦同時一緩。

黑衣人的劍刹那刺到。

花千樹偏身急閃，黑衣人右手一劍刺空，左手一探，已拍在花千樹的後背上！

一拍一登，花千樹立時一口鮮血噴出，他手中几子方待掃過去，已給黑衣人的劍壓在手腕上，黑衣人左掌接動，往花千樹後背連拍了三下。

花千樹面色慘變，黑衣人接從他頭上翻過，右掌疾按在花千樹劍傷所在，只一登，花千樹一張臉立時有如金紙般，又噴出一口鮮血來。

他當年挨了風萬里一掌，元氣大傷，一直沒有恢復，李驀然一劍正是刺在那裏，劍上的內力雖然有限，已不是他所能够禁受。

黑衣人那幾掌拍下，所蘊的內力又遠比李驀然那一劍重很多。

新創舊患一齊發作，花千樹如何禁受得來，那一口鮮血噴出，眞氣已盡散。

他右手那卷書却拂在黑衣人面上，拂去了黑衣人幪面的黑巾。

那在他是一張陌生的臉龐，他並不認識連環。

「你到底……」他說一個字，就噴出一口血，語聲已很弱。

連環獰笑，俊美的一張臉露出極險惡的表情，右掌一推，將花千樹壓在榻上，又一股內力透了進去，花千樹悶哼一聲，身子一弓，雙眼暴張，一口鮮血噴出，身子突然又挺直，肌肉隨即完全鬆弛，也嚥下最後的一口氣。

連環往後倒翻了出去，正好落在劍架的旁邊，探手抓住了劍架上的寒星劍。

在動手之前，他其實已經看清楚書齋內的環境，每一個動作都已詳加考慮，所以一氣呵成。

他甚至已經考慮到花千樹還有再戰之力，自己可能會敵不過花千樹。

所以連如何逃出，他都已考慮在內。

到看見花千樹竟然連那張几子也無力揚起來，才完全放下心，劍掌並用，以劍壓住花千樹的掙扎，以掌力擊殺花千樹於榻上。

那刹那，他經已生出一個更可怕的念頭。

花千樹若是被內力震傷內腑死亡，以花盈之的魯莽與江湖經驗的缺乏，一定不會想得太遠，一定會將這個賬算做李驀然頭上。

所以他雖然可以用劍迅速刺殺花千樹，還是棄劍用掌，這事實亦沒有花費他太多的時間。

寒星劍在握，他終於發出了幾聲得意的笑聲。

「花千樹，你可曾想到這樣死在花劍館之內？」他笑問。

死人當然不會回答。

連環接將自己的配劍入鞘，將那柄寒星劍拔出來。

碧芒映綠了他的手，他的面容亦因爲抹上了那一層碧芒變得很陰森。

「這是寒星劍！」連環錚的將劍插回去，目光一掃。「那麼齊物劍……」

書齋內並沒有第二柄劍在。

也就在這時候，他聽到了說話聲，目光再一閃，身形便往後倒退，翻了翻身，穿窗掠出，翻上滴水飛簷。

這是他早就已經擬好了的出路。

窗外是院子，一個人也沒有，幾簇芭蕉搖曳在風中，一片清幽。

一翻上瓦面，連環的身子接往瓦面上

一伏，接又貼着瓦面射出數丈之外。

書齋的後面是一片竹林，連環在竹叢中一閃，便自消失不見。

書齋的門同時被推開，花盈之嚷着走了進來。「爹，鉉姬看你來了。」

花千樹一些反應也沒有，花盈之立即看到了那些血，一聲驚呼，立刻搶前。

花千樹瞪着眼，眼珠子都一動也不動，花盈之也伸手在花千樹眼前搖了幾下，轉搖向花千樹的鼻子。然後他就像被毒蛇在手背上咬了一下，那隻手突然往後縮回來，驚呼：「爹——爹爹——」

鉉姬隨後走進來，看見花盈之那樣，亦知道出了意外，急忙走上前，伸手按在花千樹的額頭上……

她亦是吃驚的縮手。「館主！」

花盈之那刹那突然伏倒在花千樹的屍體上，嘶聲大叫起來。

一面叫，她一面搖撼花千樹的屍體。

「爹，你怎能就這樣抛下我……」

她的眼淚珠串般落下，擧止已接近瘋狂。

鉉姬反而一言也不發，怔在那裏，就像是一具沒有生命的木偶。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的眼淚才流下，同時跪下去。

花盈之痛哭着「霍」地回頭，汀着鉉姬。

鉉姬淚流披面，嘴唇顫動，欲言又止，花盈之突然痛罵：「都是你，將那支劍送給李驀然，害死我爹爹……」

她只當花千樹是劍傷發作，吐血身亡，書齋之內，事實也沒有打鬥的痕跡。

那碗藥與几子的翻倒地上，看來亦只像花千樹拿藥時弄倒。

鉉姬亦一樣看不出來，她雖然比花盈之年長，對武功却是完全不懂，經花盈之這樣一罵，更就只懂得流淚。

花盈之的說話，她不能不同意，但若是因爲沒有了那支劍，李驀然倒在花千樹劍下，她們是否就會很快樂？

鉉姬不知道，花盈之這時候更就不會考慮到這問題，接將劍拔出來。「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麼，再不走，我……一劍殺了你！」

她說着高擧利劍。

鉉姬不動，淚流更多，花盈之頓足．「叫你走怎麼不走？」

鉉姬搖頭，花盈之痛罵。「不要作模作樣了。」

「盈之，你聽我說……」鉉姬語聲顫抖。

「不聽。」花盈之那樣子，就好像隨時都會一劍刺下去。

鉉姬仍然道：「我眞的不知……」

「我爹爹照顧你那麼多年，你認識那個李驀然才不過十來天，我問你，你這樣做怎對得起我爹爹。」花盈之冷笑。「一聲不知道，你以爲就可以推卸責任，我爹爹雖然不是你親手所殺，那是因爲你而死。」語聲一落，花盈之一劍又待刺出，鉉姬完全不爲所動，反而挺身向劍尖迎去。

花盈之一怔，倏地將劍收回，恨恨道：「這樣殺了你，只是便宜你，現在你後悔了？傷心了？」

鉉姬只是流淚，花盈之劍「叮」的入鞘，搖頭。「我不會殺你的，我要你一生受良心譴責。」

鉉姬痛哭，衝前要抱花千樹的屍體，却被花盈之一手攔下，推開去。「走！快走！」

花盈之硬硬將鉉姬推出書齋門外。

鉉姬知道無望說服盈之，痛哭失聲，掩面狂奔。

血淚酬知已

夜深沉，酒已闌，人未散。

李驀然與鉉姬對坐樓中，各懷心事。

鉉姬並不知道李驀然到來，可是也沒有將李驀然逐出去，就像這之前一樣，吩咐人準備佳餚美酒。

李驀然有些落寞，鉉姬強顏歡笑，盡量裝作沒有事一樣。

李驀然竟然瞧不出來，話也並不多，酒倒是喝了不少，鉉姬一杯換一杯，話更少。

她却終於忍不住問李驀然．「你好像很多心事。」

李驀然點頭。「我覺得很奇怪。離鄉別井，學劍十餘年，我就是要揚名天下，擊敗花千樹這個天下第一個劍客。」

鉉姬淒然一笑。「你不是成功了？」

「是又怎樣？」李驀然長歎。「這之前，我有那個未了心願，也算是還有一樣寄託，現在却是什麼也都沒有了。」

一頓又道：「王十騎老前輩曾經對我說，名利只是鏡花水月，我一直不以爲然，現在，總算明白了。」

鉉姬淒然搖頭。

李驀然接道：「不過，有一件事我仍然有些懷疑。」

鉉姬漫不經意的道。「你說。」

「江湖上傳說，江南花千樹，天下第一劍，可是我勝來，一些也不覺艱辛。」

鉉姬笑問．「你懷疑花館主是一個釣名沽譽之徒？」

「就因爲我覺得花館主不像是那種人，才懷疑他可能是有心相讓。」

「名譽是劍客的第二生命，館主又怎麼會這樣做？」

「不錯——」李驀然歎了一口氣。「那是什麼原因？」

「以我所知，館主在退出江湖之前，曾經與風萬里決鬥，他雖然殺了風萬里，自己亦受了很重的內傷，昏倒在這座小樓之外，他的退出江湖，只怕也就是這個原因。」

「難道他的內傷到現在仍未完全痊癒？」李驀然沉吟着突然叫起來，「一定是，難怪當日他有幾招用起來，好像力不從心。」



他隨即一聲歎息。「這樣我雖然將他擊敗，亦勝之不武。」

鉉姬苦笑，李驀然接將劍解下。「這柄齊物劍我還是不配用……」

「事情到這個地步，還說這些幹什麼？」鉉姬站起身子。「我有些事要進去房間一會。」轉呼道：「香香，丁丁，你們來侍候李公子。」

香香丁丁忙上前，鉉姬也沒有多說什麼，移步往內走。

李驀然欲言又止，已發現有些不安，却又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

× × ×

房間內一色素白，一張長几上供奉着花千樹的靈位，燒着幾炷香。

鉉姬掩面奔入，眼淚終於流下，跪倒在花千樹靈前。

好一會她才抬起頭來，神色更堅定，雙手捧劍猛刺在自己的心胸上。

血濺出，鉉姬倒在花千樹靈前，終於結束了她的生命。

× × ×

李驀然等了很久仍然不見鉉姬出來，逐漸已有些不耐，不時往那邊望去。

香香丁丁亦顯得沒精打采，却是沒有說什麼。

李驀然看看他們，一皺眉，不覺站起了身子。

他繞桌走了一個轉，終於忍不住往房間那邊走去，香香丁丁看來想攔阻，結果還是沒有做。

才來到房間前，李驀然已感覺有些不尋常，突然嗅到了血腥味。

他一把揭開珠簾，衝了進去，就看見鉉姬倒在花千樹靈前，倒在血泊中。

「鉉姬！」他急將鉉姬扶起，手及處，發覺鉉姬已氣絕，動作不由停頓。

「爲什麼？」他抬頭，目光落在花千樹的靈位上，猛吃了一驚。

「花千樹死了？」

× × ×

花劍館的大堂，已變成靈堂，都空無一人。

李驀然奪門而入，目光及處，怔住在那裏，一會才再起身走到花千樹靈前，然後他整個身子都顫抖了起來。

花千樹一直是他最敬重的劍客，他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殺死花千樹。

半晌，他取過香燭，燃着拜了拜，才插上，突有所覺，回頭望去，只見花盈之就站於他身後不遠。

「盈之——」李驀然舉步走了過去。

花盈之盯着李驀然，神情由靜而動，激動，手一翻，拔劍，刺出！

李驀然偏身閃開，花盈之劍出不停，激動之下，已沒有劍法，但若是刺中，一樣要命。

李驀然連連閃避。「盈之，你聽我解釋。」

「還有什麼好解釋。」花盈之的劍仍然不覺緩下。

「花館主……」李驀然一時也不知道從何處說起。

「我爹敗在你劍下，因傷致命，你現在高興的了。」花盈之伏劍大罵。「你這個陰險小人，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擇手段，騙我將你帶到這裏來！」一霍一劍又刺了過去！

李驀然閃身，花盈之一劍快一劍，完全不給李驀然分辯。

她劍刺了好一會，嘶聲道：「還手！爲什麼不還手！」



李驀然苦笑，退出大堂，退出院子外，花盈之凌空一劍飛刺！

一叢花木在劍光中飛起，李驀然一聲歎息，身形往上拔起來，掠上了高牆，飛掠了出去。

花盈之追上牆頭。「李驀然，最好你就將我也殺掉，否則，這個仇我一定要跟你沒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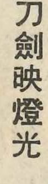
李驀然沒有回答，只是往前掠，消失在牆外的竹林中。

花盈之恨恨的跺足，眼淚噗噗流下。

李驀然都看在眼內，他在竹林中停下，回頭望着這邊，不禁歎息。

他知道這時候，花盈之是絕對不會聽他的解釋，事實花千樹也的確是敗在他劍下死去。

花盈之的性情他也很了解，說過了要找自己報仇，一定做得到，到時候應該怎樣？李驀然不知道。



刀劍映燈光

劍映燈光，碧光更盛，連環整張臉都被劍光映成碧綠，他右手仗劍，左手握杯，就以劍爲餚，看一眼劍，喝一口酒。

對於桌上的那幾樣佳餚，他反而完全不感興趣。

陳鐵衣仇歡坐在連環對面，對於酒菜的興趣卻大於那柄劍。

連環看着喝着，忽然道：「李驀然學劍於古柳，但以我所知，古柳曾敗在花千樹的劍下。」

仇歡笑應道：「那古柳一定已經研究出花千樹劍術的破綻所在，所以李驀然可以輕易取勝。」

陳鐵衣冷冷的道：「若是沒有一支好劍，花千樹即使傷病在身，李驀然要打敗他，只怕也不容易。」

連環停下杯。「那一次你與李驀然在客棧的院子大打出手，我看得很清楚，他用的只是一支普通的劍。」

陳鐵衣搖頭：「他與花千樹決鬥所用的並不是那支劍。」

仇歡接道：「在古剎救走花盈之的那一次，他用的巳經是另一支劍了。」

連環再問：「那是怎樣的一支劍？」

「不是一般凡鐵可比，我那柄練子刀一碰上，立即就斷下來。」



「哦？」連環越來越感興趣。

「還有我那些手下所用的劍也都是經不起他那支劍一削。」仇歡沉吟着。「若是我沒有記錯，他是在離開鉉姬那兒，才有那支劍。」

「你的意思是，那支劍是鉉姬送給他的了？」

「極有可能。」

「那支劍的外形有什麼特別？」

「外形古拙，應該不是這個時代的東西。」仇歡又想想。「劍鋒上好像鑄着七顆星。」

「星？」連環陡然緊張起來。「七顆星？」

「應該是七顆。」

連環的面色沉了下來。「那就沒有錯了。」

「什麼沒有錯？」仇歡呆了呆。

「那是齊物劍！」連環的語聲很冷「風萬里的齊物劍，花千樹殺了風萬里，以他的嗜劍如命，當然不會不要那支劍。」

「可是，怎會到了鉉姬那裏？」

「一是花千樹交給她保管，一是送給她留念，你莫忘了花千樹與她的關係。」

仇歡不由點頭，却又問：「鉉姬可是不懂用劍。」

連環淡淡的一笑。「一個男人喜歡上一個女人，無論他送給她什麼都是不足爲怪的。」

仇歡搖搖頭。「這我可不懂。」

連環忽然嘆了一口氣。「這柄劍本來是很容易弄到手的，但花千樹竟然會將一柄那樣的寶劍送給一個完全不懂用劍的女人，實在太出人意外。」

他再將杯舉起，痛盡一杯，將杯擲碎地上。「李驀然現在那裏去了。」

「最後的消息，他到過花劍館吊祭花千樹，給花盈之趕了出去。」仇歡的消息也很靈通。

連環連連點頭：「很好！」

仇歡站起身。「我們立即去找他。」

連環一揮手，「讓我想想，有沒有辦法先將他的劍奪過來。」一頓，高呼：「酒！」

旁邊侍候的一個丫環忙將酒送上，連環一面喝着酒，一面看着劍，與方才似乎並無分別，思想却在動個不休。

但有誰看得透他的思想？

一個人同時在廳堂外悄悄的退下去。

那是言小語，她無意經過堂外，聽到了連環他們的說話，心中的驚訝實在難以形容。

還是連環那一聲「酒」將她喝醒。

× × ×

夜更深，言小語獨坐在房中，思前想後，心如亂麻。

對於連環的事情，她知道得其實並不多，這之前，她絕少過問連環的作爲，一直到李驀然的出現。

然後她逐漸發覺，連環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人，所說的與所做的完全是兩回事。

到今夜，她總算知道連環的可怕，可是她又能怎樣？

夜風吹透窗紗，吹來了更鼓聲，言小語聽着，不覺站起了身子，也就在這時候，門突然被推開。

連環跟蹌着走了進來。

劍仍在他的右手，他的左手巳無杯，醉意不重，但也不輕，不時發出幾下得意的笑聲。

言小語不由自主上前扶住。

「今夜我很高興，所以喝多了幾杯。」連環伸手摟着小語。「你看這古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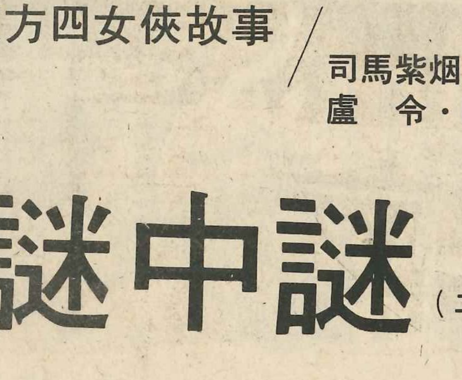
小語目光在劍上，却不敢多言。

連環接問：「覺得怎樣？」

言小語隨口道．「很好。」

「當然好，這就是寒星劍，一代劍客花千樹的命根子。」連環打了一個酒呃。

「是麼——」小語淡應。（未完）



東方四女俠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謎中謎（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陳秀蓮等人由天堂島秘密回到香港，逃過記者們的耳目，葉長青與馬佳俐都各自回家，而陳秀蓮則帶了魯薏絲和蘇菲悄悄的返回偵探社。當陳秀蓮沐浴更衣出來正待開飯時，而李麗已接受了陳太太來社再度委託偵查她丈夫連同兒子又失踪的案子。其時葉長青，馬佳俐都已回來了。於是大家對這個案子都紛紛表示正反的意見，最後由陳秀蓮決定了接辦這個案子。晚飯時，陳秀蓮分配各人任務，李麗與馬佳俐留社工作，葉長青回報社發佈有關天堂島的新聞。而陳秀蓮則帶同魯薏絲與蘇菲到陳家現場去偵查。飯後，各人便分頭出發……

行施攻心計　顧左右言他

來到了半山區的陳氏別墅，陳秀蓮有點感慨，因爲別墅前那塊陳寓的名牌還是新的，換上後不會超過兩天，原來可能還是冠着林芝仙的名牌，陳家寶如果沒有這次戲劇性的出走，又帶着一個傳奇性的故事歸來，他恐怕還是沒沒無聞，即使在家裏，看見他尊姓大名的機會都不多。

這所別墅只是他們的別業，設備很豪華，建在風景優美的半山區，原來的用途恐怕是爲了招待那些遠方的大客戶用的，爲了陳家寶的地位突然重要起來了，也爲了使他能眞正地寧靜地休息，所以才選在這兒。

陳秀蓮按了門鈴，是林芝仙的秘書胡小姐來開的門，陳秀蓮還認識她，因爲第一次陪林芝仙來委托她們尋找陳家寶的就是她，所以她見到來的是陳秀蓮本人時，態度顯得既尊敬又意外，連忙道：「陳小姐，怎麼是妳親自來了？」

陳秀蓮一笑道：「怎麼，難道我自己不能來嗎？」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

她支吾了半天，也未能說出她的意思，陳秀蓮却代她說了出來，笑笑道：「妳是不是認爲我在天堂島上贏了那場巨賭發了那筆大財，可以不必再爲一點小利而工作了？」

胡小姐只有訕然地道：「是……是的，當然，妳的工作本來就是爲了興趣。」

「這就對了，第一次接受委托時，我也不是爲了牟利，那麼我發了多大的財，跟我的工作就毫無關係了。」

胡小姐只有連連稱是，把她們讓了進去。客廳中只有三個人，林芝仙外，還有一對中年夫婦。

林芝仙介紹道：「陳小姐，這是羅先生、羅夫人，也是我說的那兩位大客戶，就因爲他們要找外子，我才發現……」

那個男的伸出手來跟陳秀蓮握過後，笑着道：「我跟家寶兒作了多年的朋友，都沒有想到他會有那種豪舉與那種本事，

居然能找到天堂島那麼一個好地方，所以才想找他問問清楚，那知道他……」

他的太太輕扯了他一下，他才笑道：「先前我看了留條，還以爲家寶兒是再度找陳小姐接洽去渡假了，後來陳夫人再度回來，我們才知道可能是發生了意外。陳小姐，妳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陳秀蓮却答非所問地道：「還沒有請教羅先生在那兒得意？」

他被提醒了，連忙從上裝口袋中掏出一張名片，這是一張很別緻的名片，比一般的名片大了一倍，而且是用作摺扇的檀香木壓成的薄片製的，周圍燙着金，一面是燙金體的三個華字，羅拔楊，檀香山育樂公司董事長。

背面則是英法日三國的文字，各介紹他的銜頭，居然完全不同，可知他在日本的東京與法國的巴黎，各有一所不同的企業：在東京銀座，他有一所豪華的餐館兼夜總會，在巴黎的香雪里榭大道上，他有一所貿易行。

最妙的是他的名字倒是用英文，而且是共用的，用考究的藝術體印着〝ROBERT YOUNG〞。

陳秀蓮一笑道：「您究竟是羅先生，還是楊先生？」

羅拔楊乾笑了一聲：「陳小姐，說來慚愧，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到美國來築路的工人，移民局上的登記是三毛，可能他在中國時就是個無家的孤兒，不知道自己的姓氏。我的家譜中四代祖先都是隨意起的名字，他們也沒有認眞，我的名字是我自己起的，那知道居然跟一個電影明星同名，但是已經無法更改了。按照西方規矩，我應該姓楊，但是照中國讀法，我又應該姓羅，好在這兩個姓都不是我眞正的姓，而且也在我這一代上才混起來，我就決定姓羅好了。」

他的妻子一身珠光寶氣，具有一半的西方血統，不算很美，但是很世故，也很成熟，她笑笑道：「如果照英文的讀法翻成中文，會被人誤會成洋蘿蔔三個字，那太容易引人注目了。跟一個電視明星同名已經够煩惱了，如果再叫做洋蘿蔔，那笑話更多了，所以我們才決定姓羅的好。」

這番解釋很得體，但是陳秀蓮在直覺上就感到這對夫婦充滿了邪氣。

陳秀蓮說不出羅拔楊這對夫婦不對勁的地方在那裏，他們的衣着華麗，舉止大方，談吐風趣、熱誠，雖然腰纏萬貫，却不諱言自己貧賤的出身，樂觀進取，對生命充滿了樂趣與希望，有着正當而很大的事業，像這樣的人，應該是屬於社會的成功者，是白手成家的奮鬥榜樣，也應該是到那兒都受歡迎的人。

以他們的成功過程與經歷，也是陳秀蓮最看得起的人，但是陳秀蓮不知怎麼，在直覺上就覺得他們有一種不對勁的地方，正因爲這種感覺，使得陳秀蓮對他們的興趣突然增加，儘在廳中跟他們絮絮叨叨地聊着。

林芝仙起先還有點憂急，她以爲陳秀蓮會去看看陳家寶父子失蹤的現場，她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把現場維持原狀，而陳秀蓮的不熱切，自然使她略爲失望。

可是當羅拔楊把話題很巧妙轉到天堂島方面而提出了一些詢問時，陳秀蓮回答得很詳細，舉凡天堂島上的裝備、設計、制度，尤其是關於那些近乎神奇的，無所不能的自動電子設計，而且是利用核能發電，比起現在世界上最進化的都市進步領先了十年，林芝仙聽得出了神，羅拔楊的眼中發出了奇光。陳秀蓮似乎把他們當作了完全無害的聽衆，因此也透露了更多的秘密，說出了天堂島上的武裝，海底基地的秘密殺手，導向飛彈以及兩條小巧而又火力兇猛的潛艇……

百分之六十是事實，加上了百分之四十的吹噓，只是陳秀蓮的軍事常識很豐富，把一些正在研究中的新武器，也都用上了。

其中只是一個魯薏絲是完全明白底細的，她知道陳秀蓮不是個喜歡吹牛的人，而且天堂島上的武裝大部份都已經拆除銷毀掉了，爲什麼陳秀蓮還要加意地大肆渲染呢，那一定是別有用心了。

羅拔楊與他的妻子聽得耳朵都豎直了，他們與林芝仙跟胡小姐的表情不同，那兩個女子對陳秀蓮所說的種種，並不十分明白，只當作是天方夜譚一般在聽，可是羅拔楊兩夫婦却完全相信了陳秀蓮所說的一切，顯得極度興奮，尤其是羅太太，她的軍事常識似乎比她丈夫還要精通，陳秀蓮解釋某些軍備設施時，羅拔楊還會插嘴問上兩句，陳太太却似乎嫌他打岔，每次都是要用眼色把他的話頭打斷掉，因此陳秀蓮說完後，羅拔楊興奮地搓手道：「陳小姐，這麼說來，天堂島上竟像是擁有了一個飛彈營的實力了。」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以人員編制而言是够不上的，因爲那些戰鬥人員只有一百多個，而且大部份沒是什麼專門訓練，只知道做些簡單的按鈕操作，可是天堂島上的指揮系統却是萬能的，利用微波電子傳眞系統，坐在指揮室裏，就可以了解到五百公里半徑範圍以內的全部狀況，發出簡單的命令，指揮操作人員按鈕作戰就行了，因此以實際作戰効用而言，可以等於一個作戰兵團，只是那個指揮官人選很難物色，必須要一個全才，這幾乎等於是一人兵團。」

羅拔楊道：「這才像邁得胡作風。」

陳秀蓮精神一震，她的目的達到了，吹噓了半天，她就是要臆測這夫婦兩人的底細，羅拔楊果然洩了底。但是她裝作不經意地道：「邁得胡又是什麼人？」

羅太太瞪了丈夫一眼道：「陳小姐，妳別聽外子胡說八道。」

羅拔楊似乎知道自己說漏了嘴，而羅太太的這個解釋只有增加別人的猜疑，於是笑道：「琳達，這又有什麼不能說的呢，邁得胡是個怪人，東京的人還有能記得他的，說出來也可以供陳小姐作爲一個參考呀！」

他轉向陳秀蓮：「邁得胡是個東方人，不明國籍，十年前曾經出現在東方的社交圈子裏，出手大方豪爽，揮金如土，學識豐富，喜歡跟一些學者接近，而且還不時跟日本戰爭時的一些退職將領們來往，有人問他爲什麼，他說要組織一支所向無敵的私人軍隊，大家以爲他是開玩笑，所以沒認眞，現在聽陳小姐一說，可能他就

是天堂島的原主人胡可為。」

羅太太見丈夫說了，也加以補充道：「由於我們在東京開設了一家大餐館，他經常是座上客，所以見過這個人，在東京出現了兩個人，又神奇地失了蹤，跟着還有幾個很有成就的電子工程技師也不見了，日本的最大的電器株式會社還僱了私家偵探找他的下落，懷疑那幾名工程師是被他帶走的，可是一直沒消息，而且查出他的護照是偽造的，他用的是喜馬拉雅山中一個小王國的護照，身份是那個國家的科學顧問，由於那個國家是受英國保護的，他又有英國皇家科學協會會員的身份，誰也不去懷疑他的身份了，最妙的是他的名字，如果翻成英語，可以讀成MAD，那就是瘋子的意思。」

陳秀蓮一笑道：「聽起來倒是很像胡可為，祇可惜他已經死了，那些科學家與工程師的下落也就無法追索了，不過據我想像，多半已不在人世了，胡可為告訴過我，他這個天堂島的秘密是絕不讓第二個人知道的，我是因為在那場豪賭中勝了他，這個人有點瘋狂，果然把一切都交給了我而自殺了，從他的遺書中，我才能找到天堂島上的一切……」頓了一頓，她忽又說道：「因為各位都是生意人，我才說了很多，希望各位為我保守秘密，由於陳先生的渲染，揭開了天堂島表面上的秘密，弄得我不勝其煩，委托我二妹葉長青把天堂島上的內情作了有限度的發表，自然比陳先生揭露得多些，也足可以滿足大家的好奇心了，同時也是為了陳先生父子的安全……」

羅拔楊哦了一聲道：「陳小姐怎麼說是為了家寶兄父子的安全呢？」

陳秀蓮一笑道：「陳先生父子神秘地失蹤，自然是人為的，他們沒有什麼仇家，也不會被人綁票勒索……」

羅太太道：「那也不見得呀，家寶在天堂島上豪華度假的消息傳出，使人家以為他很有錢，因此也可能生出歹念的。」

陳秀蓮淡淡一笑道：「五萬美金一次度假是很豪華，但是在那些眞正的大富翁眼中却微不足道，這種價格祇會使一些小組織的黑道人物動心，可是陳先生父子倆失蹤得無影無蹤，而且發生在他回到別墅休息三個小時之後，這顯見得是一個大組織的行家有計劃的行動，這種大組織不會對幾萬美金的小數目感興趣的，因此他們擄去陳先生父子的目的，自然想從他的口中了解一下天堂島上的情形……」

林芝仙忍不住道：「可是家寶把一切都向記者們宣佈了呀！」

陳秀蓮臉色一沉道：「問題就在這裏，他對天堂島並不了解，輕率對外發表言論，有許多事他自己無法回答，却推說不便奉告，記者們無法強迫他，但是有些不法之徒却不理這一套，一定要他把不便奉告的地方說出來，所以才把他請了去。」

她的聲色漸厲：「當陳先生向我徵求同意時，我就警告過他，對不知道的事情，就承認不知道，千萬不要自作聰明地胡作亂答，結果他還是故作神秘地套用外交辭令，惹來這場麻煩。」

林芝仙的臉上顯出了悔恨的神色，但也不敢承認是她主張那樣回答的，只有懇求地道：「陳小姐，請妳幫幫忙，務必要救出他們父子來。」

陳秀蓮嘆了口氣：「我不是已經把天堂島的情形公開地披露了嗎，那自然比陳先生知道的更詳細，希望對方看到了報紙以後，認為陳先生已經沒是什麼作用了，就會把他們放了出來。」

林芝仙只有感激地連聲道謝，陳秀蓮笑笑道：「羅先生，陳先生的例子你已經看到了，所以我向你提出個忠告，如果你們把我剛才說過的那些透露出去，很可能會招來更多的麻煩，因為天堂島上的有些武器，在幾個強國中還是屬於國防秘密，或是正在研究之中，不知道胡可為用什麼方法弄來了製作方程式，而且還搶先一步完成了，如果消息傳到那些國家的情報人員耳中，麻煩可大了，那時找麻煩的又不僅是一兩個黑社會組織了。」

羅太太的臉上略有驚色，羅拔楊却似乎不以為意地道：「陳小姐，我們只是聽來的消息，那些秘密都在妳的掌握中，他們要找，應該找妳才對。」

陳秀蓮淡然道：「不會找我，也沒人敢找我。」

「為什麼呢？有人要獲得那些秘密，自然是以陳小姐為主要的對象。」

陳小姐一笑道：「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手中握有的秘密，也都想得到那些秘密，因此對我的安全，大家一定特別關心，絕不容那一方人對我不利而獨享那秘密。」

羅太太點頭道：「陳小姐的設想很周到。」

陳秀蓮笑笑道：「而且我還有一項保障，就是我手中控制着那些武器，我曾經對主持者下過一個命令，不管是誰，對我有不利的行動時，他們就會毫無考慮地採取報復行動……」

「難道說他們會不顧陳小姐的安全了嗎？」

陳秀蓮道：「不會的，那是胡可為的設計，他在成立地下武裝時，就立下了一條規定，除非是天堂島上的首領自動轉讓，或自然死亡，才由天堂島上的成員分享一切，如果首領是受人陷害意外死亡時，主持人必須為首領的死，取回完全的補償後，就可以合法地成為首領繼承人，因此，即使有人把我擄了去作為人質，也是沒有用的，那兒的主持人並不會關心我的生死，或者這正是他等待的一個機會。」

羅拔楊有點緊張地道：「這……這個辦法實在很厲害！」

陳秀蓮一笑道：「胡可為在某些地方是瘋子，在某些地方却是天才，這一條規定就是天才的創作。」

「假如有人脅迫陳小姐簽署轉讓證明書呢？」

「無效，天堂島不設國籍，沒有一種法律能約束島上的行為，只有島上自訂的規定，那個規定就是首領有權把一切轉移，但是必須要在兩個主持人的目擊下進行，這兩個人一個是天堂俱樂部的負責人，一個是武裝部隊的號令人，而且一定要在天堂島上進行手續，首領在天堂島以外簽署的有關任何所有權轉移的文件，他們都不會承認的。」

羅拔楊夫婦的臉色都有點不自然，羅

拔楊看看錶道：「琳達，我們該走了，不要妨礙了陳小姐查案子。」

林芝仙立刻道：「陳小姐，兩間臥室以及別墅中其他的地方，我都照妳的吩咐保持原狀，妳要不要看一看？」

陳秀蓮笑笑道：「看看是應該的，雖然我想找到綫索的機會不多，因為對方是個行家，但是也很可能會在疏忽中留下一點蛛絲馬跡，幫助我了解對方是一批什麼人，羅先生，賢伉儷不留下跟我一起查視一下現場？」

羅太太忙道：「不了，我們對偵探學一竅都不通，只是恰好遇上了這件事，我們感到很遺憾，才留下陪陪陳太太，現在陳小姐來了，我們也應該告辭了。」

「二位在本埠還有幾天逗留？」

羅拔楊道：「我們在好幾個地方都有業務，經常都是在旅行中往來各地視察，我們原是打算到東京去，香港只是路過，如果沒有什麼事，我們就想走了。」

陳秀蓮笑道：「我跟二位很投機，很想多談談，尤其是羅先生在紐約、巴黎、東京這三個國際大都市都有業務，天堂島的名字既然公開了，就不需要再像以前保守秘密，如何爭取顧客也可以公開進行了，二位如果……」

羅拔楊眼中又發亮了：「哦，那一定是項了不起的業務，那三個地方本身所擁有的富翁就很多，何況還有很多過境的觀光客，陳小姐如果能夠把那三處的代理權交給我們……」

陳秀蓮笑道：「天堂島的面積有限，一次能招待的客人也有限制，因此我認為不必設置太多的連絡中心，羅先生的生意剛好是在歐亞美三大洲的第一都市，如果條件能合雙方滿意，我想就把這三大洲的代理權委託二位……」

羅太太也興奮起來了：「陳小姐，妳如眞有這個意思，我們一定會盡力做得使妳滿意，而且完全免費為天堂島服務。」

羅拔楊一怔道：「琳達，妳不要太過於衝動了，完全免費……」

陳秀蓮却一笑道：「羅太太的生意算盤可能比羅先生高上一籌，因此我想這個條件還可以一談，天堂島的代理權不是免費服務取得，而是要代理繳納一個相當數額的年金。」

羅拔楊差點沒跳了起來：「陳小姐，免費服務已經不合理了，還要倒過來向天堂島繳納年金，這筆帳是怎麼算的？」

「羅先生，你如果只有這點商業頭腦就不必談合作的事了，你根本不是攬商業材料，我相信只要把消息放出去，爭取的人還多得很呢。」

羅太太瞪了丈夫一眼：「羅拔，你能不能不開口，陳小姐的條件自然有她的道理，現在天堂島已經是舉世皆知了，只要是有錢的人，誰不想到那兒去玩一趟，如果這三大洲的代理權給我們爭取到了，那些有心前往度假的人必須要跟我們連繫，這樣可以為我們本身的業務，爭來許多大客戶，你別忘了，天堂島是富人的天堂，而只有富人才是我們的大客戶……」

羅拔楊這時候才似夢初醒，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我一時沒想到這上面去，陳小姐，妳要收取年金的理由也是這個了。」

陳秀蓮一笑道：「不錯，羅太太畢竟高明，居然用免費服務四個字來打動我，這是一項特殊的事業，自然不能以一般的商業手續與眼光來看它的利潤的，如果我也跟羅先生一樣，很可能就被免費服務四個字套住了。」

羅太太苦笑一聲道：「但是我精不過陳小姐，外子的事業多半出自我的籌劃，我自信在商場上的投資與策劃眼光不遜於任何專家，但是跟陳小姐一比，則又甘拜下風了。」

林芝仙這時也明白了他們爭論的焦點，先時她確實也被陳秀蓮的話弄糊塗了，因此充滿了艷羨之色道：「當然了，陳小姐的財產列為世界十名之內，並不完全是靠着她繼承來的遺產，因為她繼承遺產時，很多企業都還是在虧負的狀態中，都是陳小姐以她過人的才華，努力經營，才有今天的成就，最近又加上了贏得的天堂島，恐怕她的財富名次又要升高了。」

羅氏夫婦的臉上又閃着異采，羅拔楊連忙道：「當然，當然，陳小姐，不知道妳要什麼代價？」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羅先生，這個問題不是在這兒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你回去之後，先作個大約的估計，準備提出多少，我也要找人詳細地計算一下後，才能決定一個底價，如果雙方的條件相差不多，我們就可以簽約了……」

她忽地眉頭一皺道：「喔，我忘了兩位要趕到東京去視察業務，那就等二位東京歸來之後再談吧。」

看她的意思，似乎已經對羅拔楊缺乏了興趣，誰都聽得出這是句推託之詞，羅太太急急道：「沒關係，東京只是例行視察，去不去都沒關係，我們之所以要來回地奔波，並不是業務上確實有此需要，我們的三處事業都有了基礎，也有着妥當的人在照料着，眞要有什麼緊急事項，用電報或電話，就可以連絡了，但是美法日本都是開發國家，生意雖然賺錢，營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也相當可觀，我們把視察旅行，可以移入業務支出，而旅遊費用在另一個國家再報作生活支出，就可以省下一筆稅金而已，為了陳小姐這次合作的事件，我們可以在香港多等兩天。」

陳秀蓮笑道：「羅夫人精打細算，的確是個理財能手，不過二位最好還是先去把東京的業務料理一下，我目前實在沒有空，必須要等陳先生父子的下落有了確訊，安全歸來後，我才有心情談到其他。」

羅氏夫婦又看了一眼，羅太太道：「我們還是等兩天好了，敝夫婦下榻在希爾頓飯店……」

陳秀蓮則淡淡地道：「二位願意留下也行，我恐怕行踪無定，因為明天消息見報後，一定會有許多記者登門採訪的，我一定要躲開他們，但是我一定會經常跟陳夫人保持連繫……」

羅太太忙道：「好的好的，我們把代理年金核算出來後，再向陳小姐討教。」

陳秀蓮又是一笑道：「羅太太，妳若是眞有興趣，就請妳多費點心，我的徵信資料也很齊全，因此我訂定的底價一定相當合理，原則上我是答應先跟二位談，但

是羅太太的算盤打得太精，跟我的底價相差太遠的話，我就要採取公開投標比價的方式，很可能會得到超過我底價的數額，那時我雖然願意跟二位合作，恐怕也無能爲力了。」

她的這一着的確很厲害，羅太太在一陣苦笑後才告別而去，林芝仙再度欽佩地道：「陳小姐，還是妳行，這位羅太太的生意眼很精，每次跟我們交易，數字雖然大，但是她總要多佔點便宜……」

陳秀蓮一笑道：「我看陳夫人妳也不會比她弱到那裏呀！」

林芝仙嘆了口氣：「算盤大家都會打，但是他們是客戶，而且是大客戶，有時候明知道他們在過手之間就能得到八分的利潤，我們却拚死拚活的才能得到薄利，非常不公平，但也只有硬着頭皮做了，因爲失去了這家客戶，連帶也會失去了其他的客戶……」

陳秀蓮從她的牢騷中聽出了一絲端倪，忽而道：「陳夫人，他們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是的，我那兩成利潤中還要包括一些例行的手續費用，還要負責招待他們的費用，等於只賺個手工加工。」

林芝仙像是找到一個傾訴的對象，喃喃不絕地訴苦，陳秀蓮却聽得很注意。

「他們每年都要跟你們成交大筆的珠寶嗎？」

「是的，很多，因爲他們經常路過香港，每三兩個月一次，每次都有幾十萬元錢的生意……」

陳秀蓮道：「幾十萬元的珠寶鑽石的確是大主顧了，何況一年還有好幾次，一年以五次計好了，也有三百萬左右，即使是祇有一成的純利，也是三十萬美金的收入呀，但是我知道一般的珠寶生意，至少都有三成的利潤。」

林芝仙感於她對行情的精明，欽佩地道：「陳小姐，妳眞內行，跟他們的生意利潤還可以高一點，可以達到三點五成，那就是一百萬，只是我說過了，那個婆娘很精，他們要佔去九成，眞正能落到我們手中的不過十萬元而已。」

陳秀蓮笑道：「他們是買進還是賣出呢？」

林芝仙有點遲疑地道：「賣……喔，自然是買進，祇是他們計算得很精，早已經把利潤算得死死的。」

陳秀蓮一笑道：「他們那三處生意也許都還很不錯，但是每年能買進幾百萬的珠寶，倒也是大事業了。」

林芝仙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道：「他們那裏是自己留用，多半是轉個手，又賣出去了，有時候則是做人情送給別人了。」

陳秀蓮微微一笑道：「陳夫人，我不是官方的人，也不會跟你們競爭，如果妳要想妳的丈夫與兒子安全無恙地回來，我希望能聽妳一句老實話，否則我就撒手不管了。」

林芝仙又是一怔，吶吶地道：「陳小姐，妳……妳要我說什麼呢？」

「你們跟羅氏夫婦之間的交易，是否有暗盤？」

「那怎麼會呢，豪華公司是老字號了，每一項貨品的進出，都有正式的證明記錄。」

林芝仙急急地否認，可是她的語氣與態度却顯得太急切了，急切得近乎過份。

陳秀蓮淡淡地一笑：「妳，陳夫人，關於妳委託的案子，我們會盡力去辦的，不過這種失踪案子，誰都沒有絕對的把握，等有了結果，我們會通知妳的，打擾很久了，告辭。」

「可是……陳小姐，妳還沒有勘察現場……」

「用不着了，上次妳來報案時，我們也沒有勘察現場，仍然替妳把人找了回來，這種案件，沒什麼可查的。」

「可是這次不同，這次是受到了擄刼綁票。」

「哦，這麼說來，陳太太也很內行呀，那就構成了刑事案件，按照法律規定，應該知會警方，由警方來處理的，陳太太，警方的人手足，陳先生目前也算是個名人了，他們會更盡力的，妳最好還是多信賴他們一點。」

這已經是明白地推託了，林芝仙急得跪了下來道：「陳小姐，請妳一定要帮忙，救回我的丈夫與我的孩子，如果妳不肯帮忙，他們就死定了。」

「這也是羅氏夫婦說的？」

林芝仙略一遲疑，才吃吃地道：「是……是的，當他們發現家寶跟彼得失踪，就判斷恐怕是受了綁架，因爲家寶的體力狀況不可能自己再度出走，尤其是不會把彼得也帶走，因此他們建議我找妳，當然，陳小姐的大名我早巳久仰，上次爲了找家寶，就已經麻煩陳小姐了，用不着他們推荐的。」

陳秀蓮淡淡地道：「上次之所以能够找到陳先生，沒有別的原因，是妳提供了一切的事實，這次我恐怕無能爲力，因爲妳意圖隱瞞，叫我如何着手呢？」

「我……我沒有隱瞞什麼呀。」

「妳自己明白，剛才我問到有關羅氏夫婦的交易，妳的回答果然是絲毫無隱瞞嗎？」

林芝仙的神色上顯得有點訕然：「這跟外子的失踪有關係嗎？」

「陳夫人，妳知道我是個不喜歡講廢話的人，沒關係的話我不會說，也不會問，尤其是像羅拔楊那種人，沒有原因，我連話都懶得說一句，他們在妳眼中是大客戶，在我眼中只是一堆渣滓跟寄生蟲。」

「這兩夫婦會有問題嗎？」

「妳自己肚子裏明白，他們又不是什麼大富豪，却在世界三大都市各設一處事業，大飯店、遊樂場，都不是獨資的事業，整日在飛來飛去視察業務，也不是大波士的作風，眞正的企業家除非必要，向來都是用通訊方法指示業務，只爲了興趣與需要才偶爾旅行一次，祇有嘍囉們才馬不停蹄地跑斷腿，還有，妳的豪華珠寶公司規模也不算小，接觸的富翁富婆也不在少數，妳多少也有個概念，眞正上流社會的貴婦，除了參加正式的宴會，很少把珠寶全戴在身上，這一對夫婦在別人面前故作富有狀，但是在眞正的富人面前，全身上下都是窮酸味，現在妳肯說實話了嗎？」

林芝仙滿臉通紅，她先前還以爲羅氏

夫婦在陳秀蓮的眼中畢竟有點份量，所以才會使陳秀蓮有意跟他們商談合作的事情，現在才知道，陳秀蓮的眼睛像一具X光透視鏡，把對方的底子看得一清二楚，吶吶地道：「他們是珠寶的走私客，是一個走私集團的代表。」

「這還差不多，是那一個集團？」

「陳小姐，這個我的確不知道，他們也不會透露的，祇是他們的集團很龐大，辦法也很多，事前他們就把珠寶的樣式寄來，也把碎裝的鑽石珠寶交給我們，由我們裝配起來，然後他們夫婦倆滿身珠光寶氣地入了境，而且還出具了保險公司的保單，由我們安排在一些公開的宴會中亮相，介紹合意的買主，由我們向買主連絡轉售，其實他們身上的珠寶都是僞造的贋品，眞正的成品是在我們的廠房中裝配完成後，才付交給買主，收取佣金。」

「這倒是個很奇妙的方式，使贓物變成合法的成品。」

「是的，那些珠寶鑽石有的是原始未琢的粗鑽，有些則是分割改裝的成品，因此我們猜想他們背後一定是個很龐大的組織，因爲他們的來源很豐富，對我們而言，利潤雖然較低，但仍然是一筆大生意，因爲他們所提供的貨物、品質絕佳，價格合理，很容易找到買主，經手他們的貨品，可以吸取到很多顧客，創下極佳的信譽，因此對這一對夫婦，同業都視作財神爺，羅拔楊跟家寶的私交還不錯，兩個人都喜歡玩玩，所以我們才能爭取到較多的買賣。」

「這麼說來，他們跟其他的珠寶公司也有來往了。」

「是的，珠寶業的業務是最大的機密，我們不知道他們跟其他同業間的交往情形如何，家寶一直想把他們的業務整個地包攬下來，但羅拔楊始終不肯答應，這次他們前來，對家寶到天堂島的情形很感興趣，我想這是個機會，或許可叫家寶向他們爭取到更多交易，所以明知家寶需要休息，還是把他們帶到這兒來，那知……」

陳秀蓮揮揮手：「好了，陳夫人，這一次我相信妳說的是實話，而且也巳經得到了我要知道的資料。」

「那麼關於外子與小兒的事，陳小姐是否有頭緒了。」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我不敢說有把握，但是多少總有點頭緒了，最後我只有一個問題，妳必須想一下，很確實地告訴我，陳先生回到這別墅來休息，有多少人知道？」

林芝仙想了一下才道：「因爲外子需要絕對的休息，所以我不敢讓很多人知道，別墅中的傭人都事先調走了，留下小兒來招呼他，除了我與胡小姐之外，只有家庭醫生蒙納知道，蒙納是……」

陳秀蓮笑道：「蒙納醫生是上流社交界名人，他的病人都是名流淑女，風雲人物，妳不必介紹了，好，我走了，妳也可以回到公司裏去照常上班，這所別墅最好保持着無人狀態。」

「這……是爲了什麼呢？」

陳秀蓮笑道：「可以讓陳先生父子很方便地回來，等他們回來後，妳再給我一個電話。」

「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複雜的事情用簡單的方法處理最省事，如果我的評斷不錯，明天下午，陳先生與令郎應該可以回到家裏了，對了，我要跟妳經常保持接觸，明天的早報上市後，找我的記者一定多，我不想讓人知道，妳能否把胡小姐留在這裏，我用別墅的電話跟妳間接連絡吧。」

胡小姐立刻表示出緊張的神色：「我……我一個人留在這裏有點害怕。」

陳秀蓮笑笑道：「胡小姐，妳跟陳夫人工作很久了，她一直很信任妳，可以說是把妳當作自己人，她有了困難，妳應該爲她分憂的，而且妳放心，我可以保證妳的安全，如果妳失踪了，我賣掉了天堂島也要把妳找回來。」

林芝仙也急切地說道：「瑞琪，妳就帮我一個忙吧，下個月起，我給妳加薪兩成，而且送妳一枚兩克拉的鑽戒，作爲妳下個月的訂婚禮物，酬謝妳服務十年的辛勞。」

胡小姐總算勉爲其難地答應了，陳秀蓮招呼着魯薏絲跟蘇菲兩人準備離去，胡小姐問：「陳小姐，妳不去看看失踪的現場？」

「不必了，陳先生父子只是被一批好心的朋友招待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並沒有失踪，那來的現場呢？」

胡小姐與林芝仙都充滿了駭然之色，但是她們都領教過陳秀蓮的脾氣，不敢多問，也不敢多留她。

陳秀蓮沒有回到偵探社，她知道那兒已經不是個安全的地方，因爲在辦公室中的打字機被人不知不覺使地用過，可知有人對那兒的情形已經完全地熟悉了。

她回到了女神號上，用電話跟幾個人連絡了一下，然後就放碇啓航，在近海一帶遊弋。

陳秀蓮安心地睡了一大覺，第二天早上十點鐘，她在一個小碼頭上靠岸，打了一個電話，買了幾份報紙。

中午，她在船上撥了個電話到別墅，接電話的是胡小姐，告訴她沒有什麼事，只有羅拔楊夫婦來了個電話，希望能約談代理權的事，陳秀蓮告訴她轉告，等陳家寶父子找到後，她才有時間談到那些。

下午，葉長青與朱麗應約來到了她停泊的地方，上船後立刻展開了一連串忙碌的活動。

晚上六點鐘，朱麗又撥了個電話到別墅，接通後談了幾句，笑着向陳秀蓮道：「大姊，我眞佩服妳的預測之能，陳家寶父子回來了。」

祇有這個消息——陳家寶父子回來的消息，對陳秀蓮似乎十分重要，雖然這是她預料的事，但是却使她十分興奮，連忙在電話中跟對方接觸上了，可是她要指定的通話對象竟是那個素未謀面的陳彼得——陳家寶的兒子。

但是對方接電話的竟是林芝仙的秘書胡亞麗小姐！

「哈囉！是陳小姐嗎？謝謝妳，陳先生跟彼得都回來了，林董事長對陳小姐非常感激。」

「胡小姐，人是怎麼回來的？」

「不知道，我們這兒完全照妳的吩咐

，一個人都沒留下，大約在一個小時之前我聽見屋子裏有響動，過去一看，他們父子倆都在自己的屋子裏了。」

「哦，胡小姐，妳呢，妳一直呆在屋子裏，兩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回來了，妳也不知道嗎？」

「沒有，我一直在等候着，屋裏沒有別人，我害怕極了，也不敢睡覺，就在沙發上靠着，不知怎麼就睡着了，等到我醒來，他們父子倆都已安然地在屋裏了。」

這篇話入情入理，任何人都不會感到懷疑了，可是陳秀蓮却聽出了一絲破綻，那是一個對人類行爲心理都有過深刻研究，在思考與推理學上下過苦功以及在偵探學上作過廣泛的研究觀察經驗的人，才會找出來的破綻。

恰好，陳秀蓮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她只笑了一笑：「胡小姐，妳說妳很害怕？怕什麼呢？」

「我不知道，這麼大的一幢別墅，一個女孩子單獨的在裏面，誰也會害怕的，何況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是的！這是應該害怕的，昨天我離開之後，一直到現在，足足有十六個小時，也眞够妳受的。」

「可不是，這十幾個小時，我可以說沒閉上過眼，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沒有喝過一口水，幸虧他們回來了，要是再過上一天，我的神經就會崩潰了。」

「對不起，是我建議妳留在屋子裏的，讓妳受委屈了，不過妳的辛苦畢竟是有代價的。」

對方略一遲疑，顯然是在捉摸話中的意思，過了一會兒，她才想明白了：「陳小姐，妳是指董事長給我加薪？我倒不貪圖這些，董事長對我很好，給我的待遇已經很高了，而且一直拿我當自己人，她有了困難，我能出點力也是應該的。」

「我指的代價是陳先生父子倆安全回來。」

「是的！我爲這件事感到很安慰。」

「現在我要知道的是別墅裏有什麼人在？」

「沒有別的人，只有林董事長，哦，還有一位家庭醫生，他是來檢查陳先生的健康的。」

「剛才接電話是誰呢？」

「是醫生帶來的護士小姐，陳小姐，妳說要找陳彼得說話，醫生正在爲他們健康檢查！」

「他能够跟我說話嗎？」

「醫生說還不能，他還要作進一步的檢查。」

「陳彼得有什麼不對嗎？」

「那倒沒有，看起來很正常，我發現他們時，父子倆都在昏睡中，醫生檢查過後，彼得已經醒了，可是醫生還要作進一步檢查，陳小姐，妳找彼得有什麼事？」

「我只是想問問他失蹤後的情形！」

「沒什麼可問的，他根本就不知道，對他曾經失蹤過這件事，他似乎茫然無知，還以爲是在家中睡了一覺。」

「這是他自己說的嗎？」

「是的，他清醒後，董事長問過他，這是他親口說的，不過醫生發現他曾經受過藥物麻醉，神智尚未完全恢復，而且頭很痛，所以才要作進一步的檢查，不能受干擾！」

「對他們回來的情形，妳果眞一無所知嗎？」

「是的，我因爲太疲倦了，倒在沙發上睡着了，就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回來了，我一點都不知道。」

「妳睡了大概有多久？」

「不清楚，但不會超過三個小時，因爲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還接到過一個電話，是羅拔楊打來的，他問問情形，也問起妳的下落，想跟妳連絡，我接着就用電話向偵探社問訊，是位朱小姐接的。」

「我知道，我跟朱麗也連絡過了。」

「六點鐘的時候，我被鐘聲驚醒，也聽見陳先生的屋子裏有響動的聲音，跑去一看，他已經睡在床上，因此我敢確定，我瞌睡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小時。」

「好吧，我只是想了解一下陳先生父子失蹤的經過，陳先生是服下了安眠藥後失蹤的，這十幾個小時，他應該一直都在睡眠中，不會知道什麼的，只有陳彼得是清醒的，也許能告訴我一些什麼？」

「可是他受過了藥物麻醉，什麼都不知道。」

「不一定，他是個攻讀藥劑學的人，對抗拒藥物麻醉有相當的常識，不會那麼容易被麻醉的。」

「陳小姐，妳弄錯了吧，彼得是學電子工程的。」

「可是我在他的書房中却發現一些藥劑學的書籍，書上不但在重點部份劃了紅綫，而且還加了註解，可見他對這些書是很認眞地在研讀，那也許是他的業餘興趣吧！」

「這……我倒不知道，他的脾氣很古怪，他的書房不讓任何人進去的，更不准人動他的東西。」

「妳太疏忽了，你們應該深入了解他的生活習慣的。」

「是的，這是我們的疏忽……噢……不！陳小姐，我只是他母親的秘書，只管帮助董事長處理一些公司裏的業務，對陳彼得的一切，用不着了解太多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

「我的意思是說妳們發現他失蹤後，至少對他的生活習慣、興趣、愛好作一番深入的探討。」

「陳小姐，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也沒有別的意思，只是舉個例子，比如說，他喜歡釣魚，突然發現他不在，就該判斷他是不是一個人偷偷跑去釣魚了，這樣才不會輕易判斷他失蹤。」

「他不喜歡釣魚，而且就算他去釣魚，也沒有理由把他父親也帶了去，何況他的父親還剛服下了安眠藥，亟須要休息，我們就是因爲這個理由才認爲他們是失蹤了。」

「不錯！妳的判斷很正確，胡小姐，妳是個很稱職的秘書，一個好的秘書，不僅在業務上對雇主有所帮助，在其他各方面，都能提供正確的意見。」

「謝謝妳，不敢當，對林董事長，我只是勉爲其難地盡自己的能力，如果是對陳小姐的話，恐怕我即使勉爲其難，也無法稱職，因爲陳小姐對一個秘書的要求太

高了。」

「那倒不然，做我的秘書很省事，也很空閒，因爲我要人帮助的地方不多，只要忠心就够了，好了，閑話說得太多，陳彼得既然受到過藥物麻醉，那的確是不容許再去干擾他，讓他好好地休息一下，林女士在吧？」

「在，陳小姐是否要跟她說話？」

「我想暫時不必了，只要妳轉告她一句，今天別離開，明天早上我會去拜訪，了解一下狀況。」

「好的，我要問一下！請等一等。」

過了一會兒，胡亞麗的聲音又從聽筒中傳過來：

「陳小姐，董事長說她在公司裏還有業務，不能整夜留在這兒，她在公司裏等妳。」

「這是她的意思嗎？」

「是的！她說人已經回來了，不希望再增加許多額外的困擾，尤其是陳先生父子，他們也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

「是她委託我們代尋找失蹤者的。」

「是的，她很感激，但是人已經回來了，陳小姐的工作已經完成，不敢再麻煩陳小姐了。」

「費用還沒付呢，手續並沒有清。」

「把帳單寄到公司來，我們會付清的，陳小姐，董事長說了，她是個生意人，最怕麻煩，陳先生父子失蹤歸來雖是仗着陳小姐的大力，但他們父子倆之所以失蹤，可能也是爲了陳小姐的緣故，所以她希望陳小姐能同情原諒她的處境，不要再爲他們增加干擾了。」

「昨天她來求我的時候，可不是這麼說的，是不是她又受到什麼壓力？」

「這個我可不知道，我只是轉告她的話。」

「那麼妳再轉告一句，我承認她的顧慮很正確，但麻煩是她自己引起來的，如果她不把天堂島上的情形對外公佈，就不會有這些麻煩，她只知道自己怕麻煩，難道不想想爲我引來了多少的麻煩！」

電話聽筒中一陣沉默起來，似乎對方沒料到陳秀蓮會突然翻下臉來，使出這一手的。

「妳再轉告一句，明天上午八點鐘，我準時去拜訪，如果我得不到我需要了解的事實，我會對報館宣佈，否認報上所說有關天堂島的一切，更告訴大家，消息是從你們那兒傳出去的，如果要得到證實，就去找你們。」

「陳小姐，妳不能這麼做，而且也沒有人會相信！」

「怎麼不相信，最初傳出天堂島的人就是你們，自然你們會對天堂島有着更多的說明，那個時候，找上你們的人就多了，妳胡小姐也在內。」

「陳小姐，這不關我的事，怎麼把我扯在裏面了。」

「很抱歉，妳本來就扯在裏面了，要想避免麻煩，妳最好還是設法勸告林芝仙乖乖地等在別墅中，明天八點鐘接受我的訪問，妳也很累了，今夜好好休息吧！」

她主動地掛上了電話，聽任那鈴聲響個不停，那是對方在按鍵要求繼續通話。

但是陳秀蓮却不加理會，乾脆把電門關掉了。在通話之前，爲了使大家都聽得見電話中的對話，陳秀蓮撥開了揚聲器，因此雙方的對話都很清楚，每個人都能聽得很清楚。

首先生氣的是魯薏絲，憤然地道：「這個林芝仙眞不是東西，過河拆橋，丈夫兒子回來了，她居然想把我們一脚踢開不管了。」

朱麗却凝重地道：「林芝仙會這樣做，她不是個講道義的人，可是她對大姊不敢，因爲她不敢得罪有錢的人的，何況我們還把握了她的秘密，如果我們把陳家寶當初潛捲私逃到天堂島上去的內情公開出來，可以把他們打擊得體無完膚，抬不起頭來。」

葉長青氣呼呼地道：「就這麼做，這種人不值得同情。」

朱麗却搖頭道：「我們不能這麼做，私家偵探社有義務爲顧客保守秘密，這是我們必須遵守的約律，何況我們那麼做，還會傷害到陳家寶與陳彼得父子，大姊，妳認爲對嗎？」

陳秀蓮只是笑笑道：「妳是學法律的，妳的意見代表法律的立場，我當然要遵守，不過……」

朱麗搶着道：「我知道大姊最後那段話也只是嚇嚇他們，不會眞的那樣做的，我相信大姊也看出了林芝仙一定是受到了壓力，才想從他們口中挖出一點事實，林芝仙固然可惡，但也情有可原，因此我想大姊如果不是必要，還是別再去問他們了，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了綫索，大姊只是放出了空氣給羅拔楊夫婦，陳家寶父子立刻就安然回來了，那對夫婦的嫌疑更重，從他們身上着手，不是更簡單嗎。」

陳秀蓮一笑道：「朱麗，妳的觀察、推理都有了進步，只是太科學了，只看得見事實，缺乏聯想的能力，完全是用已知去求未知，但是做偵探的却要從未知中去解答未知。」

「你說未知解答未知，這是什麼推理法？」

「最科學的科學，用數學的定理來說，就是負負得正。」

「大姊！數學中的負值也是個實數，但偵探學上的未知却是個虛數，無中不能生有的！」

「那是落伍的求證法，現代的科學家已經能够在試管中製造出單細胞的生物，用幾種沒有生命的元素，給予化學的反應後，就形成了生命。」

「那不是無中生有，只能說那些元素中是有着生命的條件的，只是以前的人不知道如何去發現而已。」

陳秀蓮聽了一笑道：「不錯！學法的人都是辯士，妳推翻了我無中生有的理論，但也證實了我以未知求證未知的理論，這件案子的結構已經很明朗了，有一批人，對天堂島上的一切很感興趣，所以他們才製造了這件失蹤案，試圖由我接觸，羅拔楊夫婦是明顯的關鍵人物，但絕不是我要找的人。」

「哦！爲什麼呢？」

「因爲這兩個人只是代表，是對方讓我了解的人，我如果準備妥協，跟他們說就行了，我如果不準備妥協，從那兩個人

身上挖不出多少綫索的，那些眞正的主持者是絕不會站出來的，他們只躲在幕後操縱指揮，不把幕後的人找出來，問題不會解決的。」

「大姊是不打算妥協！」

「當然不！胡可爲是個可怕的人，但是幸好他是個自大狂者，只想一個人主宰一切，他一死，天堂島就不足以成爲人類的威脅了，如果是落在一羣有野心的人手中，天堂島就會變成更爲可怕的地方。」

「大姊準備怎麼找出那些幕後的操縱者呢？」

「自然是從那些看不見的綫索上去追究，羅拔楊夫婦是舞台上的傀儡木偶，牽動木偶的是幾根綫，操縱那些綫的是一隻隱藏的手。」

「大姊要找出那隻隱藏的手？」

「找出那隻手沒有用，還要找到這隻手的主人，光是找到人還不够，還要找到那個人的頭，以及隱藏在頭腦中的思想，眞正操縱劇情演出的是那個人的大腦！」

「居然會有這麼複雜？」

「還不算複雜，如果那個幕後的演出者不會編劇，他還不是眞正的主宰，因此我還要找出那個編寫劇本的人！在我而言，這些都是未知數，要一點一點地去找出來。」

蘇菲是最冷靜的一個，這時她才發問道：「大姊！妳是否已經掌握住一點綫索了？」

「我不知道，現在的木偶戲已經很進步了，利用光綫的掩護，使操縱木偶的綫也成爲隱形，在台下看不見有綫。」

「不錯！物體本身並沒有色彩，只是它們對光譜中某種光綫的反射與吸收程度的性質，才賦予了色彩，由此一根紅色的綫，在强烈的紅光中是隱形的，但是在藍色的光綫中它就會顯形了，大姊，妳作了這種安排了？」

陳秀蓮欣賞地看着蘇菲：「蘇菲，我很高興妳能多用點腦筋，因此我給妳一個担任我助手的光榮。」

別的人只是笑笑，並不爲意，只有魯薏絲顯示了不滿，陳秀蓮笑道：「我還要一個不太用頭腦的助手，魯薏絲，妳是第二個入選的助手。」

葉長青這才問道：「大姊！妳還要不要第三個？」

「不要了！今夜的工作，只要兩個助手就够了，不過妳們的工作也不輕鬆，在我們離開後，妳們要駕着女神號航行，跟我們保持聯繫，隨時準備支援。」

「那是不能離開妳們太遠了。」

「不能太遠，但是也不能太近，如果有需要，妳們必須在二十分鐘內到達。」

「大姊！妳究竟要上那兒去，總該先告訴我們一聲。」

「當然！就是林芝仙的那座別墅。」

「什麼？在那兒，大姊不是說要明天早上八點鐘去嗎？」

「是的！但是我要提早去也不算犯法呀！」

「我實在不明白大姊的意思。」葉長青顯得很納悶。

陳秀蓮笑道：「我定了明晨八點鐘爲時限，是狩獵時放出的一隻獵狗，妳們看見西洋人獵狐嗎？總是先把獵犬放出去，把狐狸驚出樹叢，才可以騎着馬追上去捕捉。」

葉長青終於懂了：「原來大姊要下的是這一着，我正在奇怪，大姊怎麼會有那麼好的興緻，跟一個秘書去嚕囌了好半天呢。」

朱麗也顯得很詫然：「怎麼？那個胡亞麗有問題嗎？」

「恐怕是有點問題，因爲她的話中語病太多，她說一夜沒有敢睡覺，可是我却知道她很從容，一個人在屋子裏看電視，聽唱片，喝啤酒，唱流行歌曲！」

「大姊怎麼知道的？」

「我昨天在那兒檢查現場，安排了一點小玩意，是一枚敏感度很高的傳聲器，聽得清清楚楚。」

幾個女孩子都顯得很詫然，蘇菲道：「大姊：妳要胡小姐一個人留在別墅裏，恐怕早巳嫌疑她的行動有問題了？」

「是的，因爲對方在失踪的地方留下了一張字條，却是利用我們寫字間的打字機打的，那架打字機是放在我的私用起居室中，沒有到過的人，根本不知道那架打字機，要用一定是用外面公用的那一架，只有她跟林芝仙第一次來委託時，在我的起居室中，看到朱麗用那架打字機做紀錄，而且在我們回來的前六小時，她又再度來過。」

「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光是那一項證據還不够，我在跟她通話時，發現了第二個疑問，那就是她睡着的時間太巧，不管她多疲倦都不應該在下午三點鐘到六點鐘之間打瞌睡，尤其是在接到了兩個電話之後。」

「假如她是熬了一夜，那時候正是最疲倦的時候。」

「不，我了解到職業與一個人睡眠的習性，她是個秘書，而下午三至六點鐘，正是她最忙的時間，由職業而養成的習性，在那段時間內，即使兩三夜不睡，也必然會很清醒的。正如一個初到西半球的旅客，過了換日綫，使得晝夜倒置，到達那一邊，雖然是深夜，而且還經過長途的旅行，十分疲倦，但是仍然難以入睡。因爲在習慣上，這時間正是她平常最忙碌的時間，可是她偏偏在那段時間內睡着了，也偏偏就在她打瞌睡的時間內，兩個失踪的人回來了，似乎是特地爲了讓人回來而睡的。」

葉長青點點頭道：「大姊這一說，我也想起來了，在電話中，她也有了很多的語病。」

「要想叫人在談話中露出破綻，最好的辦法就是跟她聊天，聊些不相干的題目，使她放鬆戒心，然後突然地冒出一個問題，使對方沒有思考的時間；這是二次大戰時，情報人員用來審問俘虜的方法，相當有效。」

「大姊！妳的查案方法，倒是學得不少！」

「偵探學原是一門綜合的科學。」

「只是那胡小姐一直都在豪華珠寶公司做事，我曾經調查過她的底子，似乎不可能跟什麼犯罪組織牽上關係。」

（未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槍手刀客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烈與瑪莉駕駛遊艇，來至一處，拋錨停泊，準備往對岸進行暗殺。他們這次暗殺的對象是一個男人，遊艇停泊好後，他們就用望遠鏡向岸上搜索，不久，便發現要殺的那個男人已出現在對岸一間小型別墅的露台上，但他身邊有兩個似是風塵中的女郎。這時，那男人躺在床上，一搖一盪的，兩個女郎正圍着他，瘋狂的纏着他熱烈嬉戲。使得林烈不敢貿貿然登岸去行兇。於是林烈與瑪莉各自將望遠鏡頭轉向屋外，觀察四週的環境。他們發現一個穿了黑色衣服的男人，蹲在那塊離開屋子大約一百碼的石頭上，拿着手槍，一動不動的在警衛着……

喬裝侍者　追究根源

那間屋子右邊是一片很寬大的沙灘，假如有人要從右面接近屋子的話，那就要經過這一片無遮無掩的寬大沙灘，所以還是逃不過他的視綫的。由於距離長了，屋子所阻隔的範圍也就不太大了。

這個人很鎮定，看來不是一個低手。他連香烟都不吸，除非他是一個不吸烟的人，不然他就是特別小心的了。

他不時會抬頭望望屋子。

屋子的樓上已經靜下來了。剛才還是吵得要命。

不過靜了不久又吵起來了，沒有剛才那麼吵。沒有剛才那麼瘋狂了。跟着就是有人下樓而來。

那個男人和那兩個女人從樓上下來了。門打開了，他們出現在門口，還是在調笑着，似乎在等什麼。那兩個女人可能完全不知道有一個人在附近看着他們。

林烈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那人後面的沙灘上登陸。他在水中已經浮了很久，一直在等着機會，現在這兩個女人下來，轉移了注意力，也發出聲音爲他作掩護，他就乘機登陸了。當他在那人遠遠後面的一塊石頭上伏下來的時候，他又不禁自豪地感到，還是刀比較槍要好一點。假如他是帶着槍的話，他根本不可以在水中泡那麼久，槍中的子彈必然會給泡得失去了作用的。刀子就不會，而且刀子也不會發出聲音來。

那兩個女人等的是電召計程車。顯然屋中那男人打了電話替她們召了車，而不準備親自把她們載回城裏。

車子來了，兩個女人吱吱喳喳地上了車，車子把她們載走了。那個男人關上門回到屋中，並沒有向那塊大石望一眼，似乎他也根本不知道大石後面是有一個人在着的。

很好的演技——一流的演技。

那個人仍然繼續在大石後面等着就像是大石的另一部份，很少移動，就像根本不需要移動似的。一個不需要動而四肢也不會痲痹的人。

但他的頭忽然動了。那是因爲海面上出現了燈光。一艘船正在不遠的海面上經過。使這個人感到奇怪的就是爲什麼忽然會亮起燈光。當然是忽然間亮起燈光來的，因爲剛才都沒有看到有燈光。顯然是黑了燈，偷偷摸摸地駛到來，然後才亮起燈來的。

這個人感到奇怪，爲什麼一路都不亮燈，到了此時才亮起燈光呢？但這也是他最後一個懷疑了。他還沒有想到，答案就是因爲這是一個陷阱，一種轉移注意力的計劃。燈光一亮，他的注意力就自然地被吸引到那邊去了。這時他就沒有空提防後面的林烈。

祇要這幾秒鐘的轉移注意力，就已經夠了。林烈的刀子飛行起來也是沒有聲音的，祇是到達那人的背上時才發出「托」的一聲。

那人沒有機會用他的槍，就頹然倒下了。

林烈好像一隻沙灘上的巨蟹，衝過來，到達了那人的身邊，蹲下來看看。那人正在軟弱地蠕動着。林烈知道這是死前的蠕動了。他把那人的槍踢得遠一點，然後把刀子拔出來。

刀子拔出來，似乎亦等於是一個訊號，就像是按了一個按鈕，一按之下，這個人的生命便失去了。

林烈走到水邊，用海水洗洗刀子上的血。

在海邊倒是很方便的，一洗就乾凈了。這也是他的一種習慣；他喜歡把刀子上的血洗去。

× × ×

一點聲音都沒有。死亡常常是來得無聲無嗅的。樓上那個大情人一點也不知道有這件事情。他躺在床上，閉着眼睛，很快就睡着了。當他醒過來時，他也不知道已經過了多久。祇是忽然醒過來，就發覺房門已經打開了，林烈和瑪莉就站在門口，身上都是穿着泳衣。

瑪莉的槍也沒有帶來，祇是林烈的手上拿着刀子。

這人連忙伸手到枕頭下面，當然是已經遲了一點了。林烈的刀子一揮便到達，在他的肋骨之間進去。很準確，假如眼界不佳或算得不準，刀子就可能祇是刺中肋骨而已。假如不是那人的身上不是沒有衣服的話，林烈亦不會看得那麼準。有衣服遮着，就祇能碰運氣而已。

那人的身子一陣抽搐，結果也沒有把槍從枕頭下拿出來，便不動了。

林烈走上前去，照例要把他的刀子拔回出來，但是瑪莉的兩臂却從後面把他箍住。她說：「不要！」語氣溫柔而浪漫的。她的頭擱在林烈的肩上，很奇怪，在這個時候，她的頭髮間居然也能夠透出着陣陣香氣。

瑪莉道：「你去看看浴室裏面，這傢伙喜歡把錢收藏在藥櫃裏。」

「我們不是來這裏拿他的錢的。」林烈說。

「你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是爲了什麼？」瑪莉幽怨地看着他，「難道是爲了興趣麼？」

「好吧！」林烈無可不可地進入了浴室，撕下一張厠紙遮着雙手，以免留下指紋，然後才把藥櫃的門拉開來。

瑪莉猜錯了，錢並不是在藥櫃裏。

他再出來時，瑪莉已經到了那人的身邊，把枕頭拉開來了。

那人的枕頭下面果然有一把槍，而他的手已經放在槍上了。瑪莉說：「你知道不知道，林烈？再遲一秒鐘，他就會把槍拿出來了！」

「我知道，」林烈顯得洋洋得意地，「但是我快了一秒鐘，生與死之間，分別也就是在這一秒鐘了。」走向床邊，「浴室裏並沒有錢，我們還是忘記了錢的事情吧，我得拿回刀子！」

「不要動！」瑪莉執住那人那隻還沒有僵硬的手，用槍對着林烈。

「不要開玩笑！」林烈說，「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了！」

瑪莉帮助那死人的手指在槍機上一拍，「轟」的一聲，槍就响了。林烈整個人飛起來，跌到地板上，一臉都是詫異的神情。

他最後見到的就是血正從胸前一個大洞湧出來，而最後聽到的一句話就是瑪莉在說：「現在，你了解我了！」

跟着，林烈就死去了。

瑪莉小心地放了手，知道她並沒有在槍上留下什麼指紋。扳動槍機的手指是那死者的手指，雖然說這事是在這個人死了之後才發生的，但是以現在的科學發達程度而言，還未能查驗出這一點來的。

她小心地再在房間裏四面望望，便走出去了。

屋子裏仍然亮着燈，兩個死人躺在那裏，而屋外的沙灘上還有第三個死人。他們都沒有機會看到瑪莉正在做什麼了。瑪莉從屋子出來，走到沙灘上，沿着沙灘一直走到水邊，在沙上留下一串脚印，到了水邊，又走回屋子門口，再在沙上留下另一串脚印，然後再走回水邊，又留下了另一串脚印。

然後她才踏入水中，游進了黑暗的海面。

× × ×

司馬洛和莫先生在第二天下午近黃昏的時候才趕到這間屋子，這時天氣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風雨交作，沙灘上留下來的什麼脚印都已給雨水洗去，看不見了。不過有未下雨之前的照片，但照片上的脚印多得很。

仲們來得這樣遲，是因爲這件事是在中午過後才發現的，有一些游泳的渡假者駕着遊艇從海面上經過，看見灘上伏着這個人，還有一把槍在手邊，他們便登上岸來看個究竟。

他們發現這個人死了，也發現屋中死了兩個人，馬上報警。但他們對這種事情是完全沒有經驗的，除了知道應該報警之外，就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最糟糕的就是他們在海灘上踏來踏去，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本來瑪莉與林烈留下的脚印，也不容易分出來了，瑪莉留下的脚印，本來就不是爲了使人看不出有這個額外的女人存在過，她祇要利用這些脚印使人以爲她就是那二個陪伴死者的女人之一而已，她並不是從海上來，而是曾在屋子與海灘之間

來往過好幾次，到海上去游泳。

但這些都不重要了，經這些人的踐踏，再經過了大雨，根本不可能看出有沒有什麼人從海上來。事實上連屋子裏也弄得非常混亂，他們碰碰這個，碰碰那個，留下雜亂無章的指紋。

在看見天快要下大雨之時，工作人員們便趕着拍下了幾張沙發上的照片。跟着，大雨就把脚印都冲走了。

「媽的！」莫先生恨恨地揮動着拳頭，「爲什麼不能讓一個警察來發現呢？偏偏要讓這一羣混蛋！」

司馬洛把那些沙灘上的照片丟下來，現在這些照片實在沒有什麼用了，假如脚印仍在沙灘上，還可以量度那一羣人的脚印，分出有哪一些脚印不是屬於他們的，但照片上的脚印並不是原大的。就不能够這樣比拼了。

「這個死者就是林烈，」司馬洛說：「看來，我們還沒有找到他，他就已經碰釘了，中刀的人是誰？」

「古亦清，」莫先生說：「這個人的紀錄是相當驚人的，一個通天曉，犯罪的事情什麼都懂一點，參加過一次刦飛機，有錢就喜歡花天酒地，像跟鈔票有仇似的，一定要盡快花完爲止，花完之後再去想辦法。」

「花完了沒有？」司馬洛問。

「還沒有，」莫先生搖搖頭：「他的身上有支票簿，我們查問過銀行了，他大約還有十五萬。一次過存進去二十萬，已經用去了大約五萬元，二十萬，這不算是很大一筆錢。」

「但也不一定是全部，」司馬洛說：「也許他分幾個戶口存放呢？」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莫先生點着頭。

司馬洛說：「沙灘上的一個呢？」

「一個外號叫『影子』的人，」莫先生說：「一個職業保鏢。看來古亦清知道自己可能會有危險，不放心一個人應付，便向外求助，請來了影子。」

「但是影子還是沒有用，」司馬洛說：「林烈還是成功了。他把影子也殺了，然後把古亦清也解決了，不過古亦清也及時開了一槍。」

「也許情形不是這樣的，」莫先生猶疑地說：「初步檢驗林烈，指出他在死前有和一個女人風流過的跡象，而且是在這屋子裏。假如他是和一個女人風流過之後再游泳而來，那一切的遺痕都會給海水洗掉了。」

「有女人來過這裏？」司馬洛說。

「兩個，」莫先生說：「床上和地上留下頭髮，屬於兩個不同的女人的。洗手間裏還有抹過唇膏的紙巾，兩種不同顏色的唇膏，這些紙巾，起碼可以肯定不是那一羣混蛋留下來的，他們說沒有這樣做，事實上他們游泳上來，女的也根本沒有唇膏可以抹了。」

「林烈在這裏面跟一個女人鬼混，」司馬洛說：「那麼該是在他與古亦清死之前的事了。」

「應該是了，」莫先生說：「看情形他們是一齊死的，古亦清中了他一刀，從枕頭下面拿出槍來轟了他一槍。林烈在中槍之後即使沒有馬上死掉，也不可能再跟一個女人攪一攪了。」

「那麼，」司馬洛說：「看情形就是古亦清是請來了兩個外援，影子是一個，林烈是一個，他就沒有想到原來林烈正是他要提防的人，他還叫來了兩個女人，與林烈在這裏胡天胡帝一番——但這對影子就不大公平了吧？影子在下面的沙灘上坐冷板。」

「影子對女人從來不感興趣的。」莫先生指出。

「這就合理一點了，」司馬洛說：「照現在的情形看，似乎是古亦清引狼入室也不知道，他們風流一番之後，古亦清睡了，林烈下樓去解決了影子，再上來對付古亦清，但是終於失手了！」

「看來情形正是這樣的，」莫先生說：「不過也有一點很奇怪的，那就是，林烈顯然並不住在這裏。他身上祇有一條泳褲，沒有衣服，沒有行李留下來。」

「這倒是眞古怪的。」司馬洛也莫明其妙地搓着自己的下頷。

窗外一陣「隆隆」的雷聲，不過沒有嚇着什麼人，由於雷聲總是跟隨在閃電之後的，閃電已經先作了預告，雷聲的响就並不出人意料之外了。

雨仍然下得那麼大，沙灘上是絕對不可能再有什麼綫索留下來了。

「媽的，」司馬洛咒罵着：「一場糊塗！」

「也許林烈死了，」莫先生說：「這些兇案就會停止了。」

「除非要殺的人都殺完了，兇案才會停止」司馬洛說：「林烈不過是一個職業殺手，他死了，出錢請他的人可以再請另一個。」

「這眞有趣了，」莫先生說：「再請另一個，那我們豈不是又得再從頭做起，又要等他們多殺幾個人——天！」他搖頭，手在額上一放。

「假如再多殺幾個人，恐怕已經殺完了，」司馬洛說：「還有什麼可查的。」

他走到窗前望外面，雨是那麼大，什麼都看不到，連海也看不到，不過事實上他亦並不是望大海，他祇是在那裏動着腦筋而已。

雖然以司馬洛這樣的腦筋，他亦是無法想到有瑪莉這個女人存在過，假如人死後眞的泉下有知，那麼現在林烈在九泉之下就會感到他果然是很了解瑪莉了，瑪莉每一次都在場，瑪莉有槍而從不放槍，而當她終於放槍時，她放的是別人的槍，而打死的人則是林烈。瑪莉這人並沒有存在過。一切都是林烈做的，林烈在九泉之下大概會說，瑪莉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很聰明。

× × ×

而瑪莉現在已經離開了這場面了，她又是正在一列高速的火車上，在餐卡裏吃着一份晚餐，一個美麗而文靜的女郎，桌上連酒都沒有，雖然別的桌子也有人喝酒。淑女是不嗜酒的。

她的存在起碼令三個單身男人食而不知其味，一直在注意着她，想着如何才能够過去與她結交，然而又不敢過去與她結交，瑪莉現在就是有着這樣一種奇怪的味

道，溫柔美麗而文靜，但是又有一種不易形容的冷漠，總之令人不敢對她親近，結果到最後，當她吃完了起座離開時，還是沒有一個男人敢跟着她走。

瑪莉回到她的廂房裏，在床上躺下來，和衣而睡。

她是一個特殊的女人，所以也不像普通女人那樣，會一睡如死，亦不會失眠，她很容易就睡着了，而且就像腦子裏有一隻天然的鬧鐘似的，在應該醒來的時候就醒過來了，那是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她坐了起來，霎幾下眼睛，整理一下亂了的頭髮，再把衣服拉好，這個時代極少眞正棉麻質的衣料，大多數都是化學纖維製成的，雖然有一點空氣不大流通之弊，但是也有免漿免燙免皺的優點，可以穿着睡覺，爬起身來還是平滑服貼的。

瑪莉坐了起來，望着窗外，破曉之前的黑暗似乎是特別黑暗的，她即使把房中的燈熄了，也看不見什麼。

不過天一開始亮時，就亮得很快了，尤其是這是一個晴天——這一部份的天是晴的，距離林烈死亡的地方已經很遠很遠了。

瑪莉看着窗外的天由黑色變成灰藍，然後是透明的藍色。第一綫金黃的陽光也很快就出現了，火車到達了一個小站，停下來時，那車站也已經沐在金黃色的朝陽之中了。

瑪莉凝神看着月台上，那裏有不超過十個等候登車的人。在清早趕第一班火車的人總是少一點的。

其中那個瘦長而穿着深色衣服的人是最突出的一個。這個人好像一根柱子似的站在那裏，手上提着一隻箱子，毫不匆忙地，等到火車停定，人人都上了火車之後他才登車，他的模樣給人以一種很古怪的感覺，就像他是一個殯儀館的推銷員。

瑪莉在火車開行了之後便出去，到餐卡上叫了一客早餐，慢慢地吃着，過了一會，那個人也出來了，他佔了一張桌子，叫了一客早餐，他也是慢慢地吃着，完全不看別人，祇是看着手上的一份早報，假如他是在等着與什麼人會合的話，那實在是看不出來了。

他在吃完了那份早餐之後，坐在那裏再看完了那份早報，然後才離座而起，到裏面去了。

瑪莉再坐了一會，然後也離開餐卡，到了另一卡車卡的時候，她看見這個人正站在走廊中，看着窗外那如飛經過的景物，一如她初次看見林烈時，不過林烈像個花花公子，這人則像殯儀館的推銷員。

這個人對瑪莉一點也不注意，他也是與林烈一樣，正以相同的方式在等人，然而他却並不相信瑪莉就是他要等的人。

當然，他是會大感意外了。瑪莉就是一個專門令人大感意外的女人，瑪莉停在他的身邊時，他反而有點吃驚，不知道她是有些什麼企圖。

「先生，」瑪莉說，「不知道你有沒有零錢？我想找一找這張——」

「沒有，」這個人馬上就回絕，他似乎是一個不解溫柔的人，瑪莉的美麗對他起不了什麼作用，他的第一個懷疑就是，瑪莉是一個女騙徒，也許藉着她的美色使人神魂顚倒，而用一張假鈔票來騙他的眞鈔票。

跟着他就看到了瑪莉遞過來的那張半截的鈔票，他那張不大有表情的臉上現在也有了頗爲强烈的表情了，那是驚詫的表情，他的嘴巴，也張開來了，難以置信地看着瑪莉。瑪莉又說：「先生，你有零錢嗎？」

「我——好像有一點，」那人說着，伸手進內袋裏，掏出一隻錢包來，打開，從其中一層夾層裏取出來半張鈔票，然後接過瑪莉的半張，就用錢包托着，駁在一起，兩半張鈔票果然是配合的，根本就是用同一張鈔票，在中間撕開來，各持一半，這是一個與林烈相同的約會。

那人還是詫異地看着瑪莉，從頭到脚把她打量了一遍，他說道：「你？一個女人？」

「你要會的不是一個女人嗎？」瑪莉說。

「不，」那人說，「我祇是沒有想到是一個女人。」

「我看這裏也不是談話之所，」瑪莉說：「我們還是找個談話的地方吧。」

「到我的房間來好了。」那人說。

「很好，」瑪莉柔順地點點頭，跟着那人回到了他的房間。那人那隻黑色的箱子就放在座枱上。

「袁光先生？」瑪莉說道：「我叫瑪莉？」

袁光的臉又恢復了缺乏表情了，他說：「爲什麼你知道我姓什名誰，我却不知道你姓什名誰呢？」

「這不是由我決定的，」瑪莉說，「這祇是命令，我們接到這樣的命令，就照這樣的命令去辦事。」

「這倒是眞的，」袁光說：「但你的專長是什麼呢？祇是指揮我嗎？」

「我不是指揮你，」瑪莉說，「不過上頭要我負聯絡之責吧了，希望你不介意。至於我的專長，我是用槍的。」

袁光看着她：「你？用槍？你眞的不像！」

「我們人類起碼有一半是完全不能憑外表而看出他是幹什麼的。」瑪莉說着，慢慢地把裙子掀起來，讓袁光可以看到她的裙下。

現在袁光所見的與上次林烈所見的又有所不同了。鮮紅色的內褲之外，內褲旁邊的大腿上還縛着一隻襪箍似的東西，一隻槍袋就繫在上面，而槍袋內則插着一把小手槍。瑪莉祇是把這些景象露了一露，便又放下了裙子。

袁光的臉上還是沒有什麼表情，不過他的人則似乎不見得是沒有幽默感的。他說：「像你這樣一個女槍手是有一個很佔便宜的地方的，你知道嗎？那就是你用不着槍法很好，祇要從裙子下面一拿出來，總之你的目標是一定已經神魂顚倒了！」

「是嗎？」瑪莉說，「那麼你又如何呢？」

「我嘛？」袁光聳聳肩，「我又不是目標。」

「讓我看看你的刀子。」瑪莉說。

這時，袁光才第一次有了笑容。那是一個得意洋洋的微笑。他把他那隻箱子拿

過來，打開了，讓瑪莉看到箱內的東西。那個箱子裏是一片閃閃耀眼的銀光，鮮紅色中的閃閃銀光。

因爲那裏面放着一整套的餐具，包括各欵的刀叉。

「太太，」袁光說，「全部是不銹鋼的，中間空心，輕而結實　而且有保險證，假如其中一件損破了，可以到本公司的任何代理處換一件新的，以保持全套的原整，還有幾乎等於免費的分期付欵辦法，就買一套試試如何？保證你在請客時朋友都讚不絕口！」袁光抬起頭來看着瑪莉，笑容收斂，說：「我就是推銷這個的。」

「那麼呢？」瑪莉問。

「太太，」袁光忽然又搬出推銷員的口吻來，「除此之外，我還有這些厨刀——」他把箱子內表面上的那一層的紅色托盤拿出來，原來下面另有一層是擺着各式的大把的刀子。袁光才一把這些刀子露出來的，他自己的手已經像閃電般快地動了，而一幌眼間，瑪莉就發覺袁光已把一把尖尖的切肉刀子遞到了她的喉嚨邊。

那把刀子是非常之鋒利的，看來祇要輕輕一動，就可以把瑪莉的喉嚨割破了，雖然瑪莉並不担心。她當然知道袁光是不打算殺她的，不然的話，她也許根本就不會讓袁光的刀子有機會擱到那個地方。

「太太！」袁光還是以推銷員的口吻在說：「這一把也很不錯，有什麼肉骨頭，難於處理的話，這刀子就可以連骨頭也劈開來了，除此之外還可以防盜。假如有人來打刦，這樣一刀，那就連頸子都要給割斷了！」

「拿開吧，」瑪莉說，「你已經證明了。」

袁光把刀子拿開了，微笑着放回他那隻箱子裏，兩手一攤，說：「你看，我一身都是刀子，但是不怕的，我有正式的推銷刀子牌照，你知道嗎？當生意清淡的時候，我眞的是推銷這東西爲生的。」

他笑起來實在不好看，假如他保持嚴肅，那他的樣子反而有點風格。

「袁光，」瑪莉說，「你果然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你身邊帶着這樣一大批殺人武器，然而却是完全合法的。」

「而且這些都是好東西，」袁光說，「你看，全部不銹鋼，很容易清潔，一點血漬都不會留下來！當然，這是一套樣辦，與我出售的東西是不同的。你看，刀身和刀柄的重量不同，賣給人家的不能擲——」他的手忽然又很快地一動，一把刀子已經離開了箱子，「托」的一聲刺在房間中最遠的一個角落了。

刀柄在顫動着，銀光閃閃耀眼！袁光又說：「這一套是貨辦，所以是留回自用的。」

「你果然是一個很好的人選，」瑪莉說，「很聰明，很冷靜，我相信我們是會合作得很好的。」

「要兩個旗鼓相當的人才行，」袁光說，「兩個人的本領不相上下，才能夠好好地合作，你又有些什麼本領呢？」

「我是一個槍手，」瑪莉說道：「我不像你心目中那麼軟弱，你得忘記我是一個女人。自然，我是暫時不能示範我的本領的，這裏地方不適合。不過，上頭派我來跟你合作，這總可以證明我是有條件的吧？」

「我猜你是講得對的，」袁光說，「而且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像你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美麗就已經是一種本領了，你的美麗會使人家來不及提防。」

「而且，」瑪莉說，「既然是上頭的命令，你也是非和我合作不可的。」

「我猜是的，」袁光說，「既然是上頭的命令，我就非和你合作不可了。」

「好了，」瑪莉說，「既然我們彼此之間已經消除了歧見，現在就可以計劃一下我們的工作了。你還不知道你要對付的是什麼人，是嗎？」

袁光搖搖頭：「我看這又是你的任務了。你告訴我吧。」

瑪莉把名字一個一個對袁光說出來。袁光的臉容早已恢復了嚴肅，而現在則似乎是愈來愈嚴肅了。他在瑪莉講完了之後說：「這些都不是容易的工作。」

「所以需要像你這一級的高手，和付出你這一級的價錢了。」瑪莉說，「原則上，行動的方式是由我計劃的，不過既然你在這一方面明顯地是很有頭腦的，我們大可以互相討論，也許可以想出更好的方式來。」

「隨機應變是我贊成的方式，」袁光說，「而且在生意上，我的自尊心並不强，祇要是好的主意我就接受了，不管這是誰出的主意。」

「那很好，」瑪莉說，「我相信我們會相處得很好的。」

「也許吧，」袁光忽然又微笑起來了，「對於我這個人的習慣，你可認識得清楚嗎？」

瑪莉搖搖頭：「介紹人祇是說你是一個可靠的高手。可以肯定的就是你的確很能夠保持你的神秘感，我們根本不知道你是一個推銷餐具的人。」

「還有一些其他的——可以說是壞的習慣，」袁光說，「不過這些對你都是沒有妨碍的，所以你也用不着担心了。」

「你害怕嗎？」瑪莉在沉默了一會之後問道。

「並不害怕，」袁光說，「幹我們這一行都不害怕死亡的，事實上假如我們不是喜歡死亡的話，亦不會幹這種行業，是不是？我們隨時會死掉的——不是我們殺人，就是人家殺我們了！」

「這倒是眞的。」瑪莉說。

「不過我倒有一個問題，」袁光說，「你有沒有聽到一個叫林烈的人——和他的事情？」

「你也聽到了？」瑪莉問。她這個問題，等於同時回答了袁光的那個問題了。

「他是同業，」袁光說，「對於同業的遭遇和動向，我當然是關心的。」

「那麼林烈認識你嗎？」瑪莉問道。

袁光搖搖頭：「我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我，但我知道有他這個人，他却不一定知道有我這個人。很少人知道有我這個人存在的，許多時候工作做好了，出錢的人也不知道是我，祇是介紹人得到這份光榮。當然，我也是並沒有興趣爭取這種光榮的。」

「你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瑪莉說，

「我早就這樣講過了。」

「我想知道的是，」袁光說，「我們現在是不是繼承林烈的工作呢？」

「我不知道，」瑪莉說，「爲什麼你這樣想呢？」

「我們的工作聽上來似乎有點相像，」袁光說，「我還以爲林烈失手了，我們就繼承其缺。」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瑪莉說，「沒有人對我講過這個。我也沒有問。而且，是與不是，我們也用不着去研究的，是嗎？」

「我還以爲你是與他合作開頭的。」袁光說。

「你憑什麼認爲他是有人合作的呢？」瑪莉說。

「現在不也是有一個人與我合作嗎？」袁光說。

「假如我們是繼續他的工作的話，」瑪莉說，「也許就是上頭決定換一個方式了。說起來，也許林烈有一個合作人的話，他就可能仍然活着了。」

「可能。」袁光說。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瑪莉問。

「沒有了，」袁光說，「你呢？」

「我也沒有，」瑪莉微笑，「我應該沒有的，我對你的所知，多過你對我的所知！」

「但你現在對我的所知還是多了一點了。」袁光說。

「是的，」瑪莉說，「傳聞總不是十足可靠的，跟一個人多談幾句，對這個人就可多了解一點了。」

袁光站起來，伸高他那特長的手臂，把刀子拔下來，放回他的箱子裏，小心地合上了箱子，忽然發出一陣格格的笑聲。

「你笑什麼？」瑪莉問。

「你知道嗎？」袁光說，「有一次我碰到了攔途截刦的人，那人拿着一把刀子指着我！」袁光仰頭哈哈大笑起來，看他平時的樣子，眞看不出他是一個能够這樣大笑的人，「拿着一把刀子！老夫子面前賣文章！」

瑪莉也禁不住微笑起來；袁光這個人是另有他的一套幽默感的。她說：「那你怎樣做呢？」

「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推銷員，」袁光說，「我祇好讓他把身上的錢都拿走了。反正我也從來不帶很多錢。我的箱子他沒有拿，我差點流着眼淚地求他還給我，因爲這是我的謀生工具，他還給我了，也許他也不敢帶着那麼多的刀子在身邊。」

「你是一個大丈夫，」瑪莉說，「這就叫能屈能伸了。」

「這個故事還沒有講完，」袁光說，「我剛剛給他刦完，一個警察就出現了。那人逃走，那警察開了一槍，他就這樣倒下來不動了。」

「他給槍殺了？」瑪莉說。

「那警察也給他嚇得魂飛魄散，」袁光說，「槍明明是向天開的，人却倒下來了。你知道，一個警察開槍打中了嫌疑犯人是很麻煩的事情。不過結果發覺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那傢伙不過是給嚇暈了。」

「於是，」瑪莉說，「一干人等給帶回了警局。」

「當然了，」袁光說，「一干人等給帶回了警局。」

「那麼，」瑪莉說，「警局裏是有你的紀錄了？」

「是的，」袁光說，「不過你用不着担心這個，這是對我有利的紀錄，我比一個胆小如鼠的賊子更胆小，你看了我的紀錄，你敢相信我是幹這一行的人嗎？」

「唔，有點道理。」瑪莉說。

「而且，」袁光說，「這種紀錄也是不同的。我是受害人，我用不着留下指紋，用不着拍照片存案，他們就是要查，亦不會查到什麼的。」

瑪莉又是聳聳肩：「這也是眞的。」

袁光打了個呵欠。「我們現在要不要計劃一下我們的第一件工作呢？」

「我看最好到了地方之後再決定吧，」瑪莉說，「我們得先看清楚當地的情形才能決定如何着手。」

「既然如此，」袁光說，「我們還是先睡一覺吧。我看總要天黑我們才能到達目的地的。」

瑪莉以一種奇異的眼光看着他。

「對不起。」袁光連忙解釋說，「我的意思是我需要睡一覺。我昨夜沒有睡過，因爲我不想錯過這班火車，而我認爲睡眠不足對於健康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他已經相當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思了。他說睡覺，意思就是睡覺，並無其他。

「那麼我也不阻你了，」瑪莉祇好站起來說道，「我們到達了目的地之後再繼續談吧。」

袁光又打了一個呵欠：「等一等，你貴姓？我忘記了。」

「你沒有忘記，」瑪莉說，「是我沒有告訴你吧了。你也用不着知道我姓什麼，叫我瑪莉就行了！」

說完了之後，瑪莉就出去了，而且替他關上了門。

瑪莉沿着走道而行，到了走道盡頭一處窗子的面前，站下來了，看看窗外那正在如飛經過的景物，深呼吸了一陣。她現在是心裏很不舒服。她雖然絕對不是一個普通女人，但她到底還是一個女人，所以她也有最典型的女人的反應了。最典型的女人反應就是，一個自己沒有好感的男人對自己感與趣時，就會表示不屑，然而假如這個男人對她不感興趣的話，她又會很生氣。這樣低條件的男人對自己都不感興趣，這簡直是一種侮辱！

瑪莉也許不會有前一半的感覺，但後一半的感覺她則是絕對有的。連林烈這個條件不壞的男人也爲了她神魂顛倒了，而這個毫無了不起的殯儀館推銷員居然對自己視若無覩，而且她還是掀起過裙子給他看呢！

瑪莉的眼睛裏閃現着兇狠的光芒，就像她當時就要殺死什麼人似的。在這一刻，雖然美麗如她，也顯得毫不可愛了。但是沒有人看見她。

後來，瑪莉回到自己的房間裏時，途中遇到一個巡車的職員，這個職員與她碰面而過之後，不由得轉過身來，神經地看着瑪莉的背影，因爲瑪莉已經恢復了她的甜蜜和溫柔可愛了。

× × ×

司馬洛開着車子，在街上行駛着，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再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就像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要把車子開到何處去似的。

同時，這也像是一種古老的詭計，要探出究竟有沒有人在後面跟踪着。假如自己的車子在一個老地方轉兩三次，而後面也有一部車子在同一個地方轉兩三次，那這部車子就是正在跟踪着自己了。巧合的機會是很微的。滿街都是車子的時候，用這個方法，就比較容易發現自己是不是正在受着跟踪。

現在這個方法果然是給應用了，不過應用的人則並不是司馬洛。是司馬洛正在跟踪着的那個人，那個人顯然也正是一個傻瓜，他顯然是感覺情形有點不對了，才會應用這個古法的。不過，事情常常是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司馬洛有意讓這個人知道是正在受着跟踪，因爲這個方法也是司馬洛所慣用的方法，當他知道對方也正在用這個方法的時候，他應該就不會上當了。

現在司馬洛則是明知故犯地仍然上當，還是跟着那人在兜圈子，但是又沒有追上去。

前頭那部車兜了三次之後就肯定了，忽然加速，司馬洛也跟着加速，然而那個人似乎是惡向胆邊生，或者認爲已經到了逼虎跳牆的程度了，忽然之間一轉，就轉進了一條單程路。

轉進了一條單程路，本來也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假如你是從不對的一頭進去，那就很不對了。你會與別的車子迎面而行，而在一條單程路上是不能如此的。

馬上，整條路上的車子都响起號來表示抗議，但此舉不但並沒有使這個人把車子停下來，而且反而使他加速前進。他一加速前進，就使這條單程路上的駕車人大起恐慌，橫七豎八地連忙停車讓他經過。

那人從單程路的另一頭出去了。

司馬洛的車子則並沒有跟着出去。表面上看來，司馬洛是不敢跟進去，而且事實上，那條路上的車子橫七豎八地停了下來，也無法容許另一部車再通過了。

那部車子已經不知所踪了。司馬洛也駛到了另一條與他相隔得頗遠的街上，但是他的臉上却並不是失望的表情，他祇是微笑着拿起車上一隻無綫電對講機，就像計程車司機對無綫電指揮中心講話似的。他說：「我已經失去了他，現在輪到你們了！」

「交給我們好了！」無綫電中有聲音回答，「我們還沒有失去他！」

司馬洛的車子再兜了一個圈子，在一處路邊停下來，下了車，進入了一間路邊的餐廳，找了一個卡位坐下來，請侍者替他拿來一杯咖啡，不過他並沒有馬上就喝。那杯咖啡不過是一個他在這餐廳裏逗留下來的藉口而已。

假如那個駕車逃走的人看見他這個樣子，一定爲之感到啼笑皆非了，他根本不像是有意追上什麼人的樣子。似乎他祇是在作追狀而已。

司馬洛坐了不久，就有個人進入餐廳，坐在他身邊。

這個人就是莫先生。莫先生現在也是正在做着一件相當古怪的事情，那就是他的衣袋裏有一條電綫，連到他的耳朵裏。似乎他是正在用一隻耳塞聽着一隻原子粒收音機。一個賽馬迷或者球迷之類，赴約仍然不忘記自己所喜愛的那種體育。

司馬洛說：「現在發生什麼呢？」

「我記得小時候在鄉下，」莫先生說，「院子裏養着許多鷄。我在這些鷄的中間放了一串爆竹，鷄羣嚇得亂飛亂跑，但跑來跑去，也不過是跑在院子的範圍之內。現在我們那位朋友就是這樣！」

「他眞是那麼害怕嗎？」司馬洛問。

「是的，」莫先生說，「他就是那麼害怕，他現在正在漫無目的地開着車子。他要逃走，但是似乎又想不出什麼可以逃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他不會逃回家裏去的，不然他早就已經回去了，本來家總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我很高興他這樣害怕，」司馬洛說，「他是驚弓之鳥，當然有一個特別的理由他才會這樣害怕的。」

「對了，」莫先生，「我希望他可以帮我們！」

「以及我們可以帮他。」司馬洛說，「我不希望光佔別人的便宜。彼此有利，那才是最好的。」

「我也不介意帮助別人，」莫先生說着，伸出一隻手制止司馬洛再出聲，說：「等一等，等一等！」

司馬洛沒有做聲。顯然莫先生是從他那隻原子粒收音機裏聽到什麼了。當然莫先生並不是在聽球賽或者留心賽馬消息，這個收音機傳來的是他的手下向他所作的報告，向他報告那個正在逃走的人動向。

後來，莫先生又再開口了。他說：「他似乎已經想到了一個目的地了。」

「他到什麼地方去呢？」司馬洛問。

「他棄下他的車子，登上了一部的士。」莫先生說。

× × ×

那人是一個很年輕的人，不會過超二十五歲，而且相當英俊，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入世未深，相當純潔的人，但當然他並不是純潔的，假如他不是做了虧心事，他就不會注意到有人跟踪他，也不需要逃走了。

他棄下了他的車子，登上了的士，對的士司機講了一個地址，在那裏下車，的士開走了，他就馬上閃進一條橫巷，從另一頭出來，到了另一條街上，又馬上截住另一部經過的的士，對的士司機講了他要去的地方。

這一次他則不是另上一部車，而是到達了一家酒店。他進入了酒店，走到櫃枱前面，要開一間房間。

酒店的掌櫃是經常有機會見到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物，但即使酒店的掌櫃對這個人也有了錯誤的印象。這個人不像是遊客，也許是來這裏準備一個地方與情人幽會的吧？當掌櫃問他要住多久時他也說不出來，他終於說：「住一天算一天好了。」

當他上樓了之後，酒店的掌櫃也覺得不容易猜出這究竟是哪一類人。這人不是來跟女朋友幽會的，不然的話，他租房間就應該是祇租一天了。

直至這另一個人也進入酒店來的時候

，掌櫃才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這個人的樣子像個警探。他向掌櫃出示的也是警探的證件。這人說：「剛才進來租房間那個年輕的單身人。」

「他怎麼了？」掌櫃問。

「他用什麼名字登記？」那探員問。

「史敏生。」掌櫃把登記簿子推過來給他看，「我──猜這是他的眞名字吧？我沒有要他拿證件──他像是正當人。」

「史敏生不是他的眞名字，」那人說，「不過不要緊了，我們想得到你的合作。我們要派一個人在這裏，聽他的進出電話，和看看有些什麼訪客，我看你不會反對吧？」

「我做不了主，」掌櫃說，「你得跟經理談談，不過這也祇是手續問題而已，我相信他也不會反對的！」

當然經理亦是不會反對的，由於他們的酒店租出了一間房間而不向客人索取身份證明文件，這已經是不合法的了。當然，世界上的事實在亦很難講，假如酒店都堅持要執行這規例，那麼就很難有什麼生意做了。

× × ×

史敏生並沒有什麼電話進出，亦沒有什麼訪客，他祇是叫了一些食物，和一瓶酒。祇是一瓶紅酒。也許一瓶紅酒就是表示他是小心的。他需要一瓶酒帮助鎮靜他的神經，然而又並不希望自己喝醉。一個醉酒的人是沒有抵抗力的。

他在那酒店裏逗留到晚間，才作了一次不尋常的舉動。他打了一個電話到樓下請經理上去。他說有重要的事情。經理進入他的房間，禮貌地問：「史先生，有什麼指教嗎？希望我們這裏的服務沒有令你不滿意的地方。」

「沒有，沒有，」史敏生顯得尷尬而侷促，有點手足無措地，「我祇是想你帮我一個忙。」

「假如做得到的話，」經理說，「我們的宗旨是顧客至上，爲顧客服務。」

史敏生遞出一張支票：「我想兌一點現錢。」

經理接過支票，眼睛凸出來了。「史先生，我知道現在已經是夜間，銀行不開門，所以你不方便拿錢。但這是一張十萬元的支票，我們也不會有這許多現錢。」這是理由之一，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理由就是，偌大的十萬元，沒有人能信任一個陌生人的支票。一張支票可以隨時寫上任何號碼，但絕對不保證一定能兌到錢的。

「我明白你的困難，」史敏生說，「但你聽我說清楚好不好？我在這裏等一位朋友，在他到達之前我不能離開，所以我不能到銀行去拿錢。但你是不必冒什麼險的。這是一張過戶支票，明天早上，你先到銀行去存進你們的戶口，你可以問銀行，假如這支票沒有問題，錢已經過了戶，那你再給我現錢，這不是很合理嗎？」

經理遲疑地看着他。

「自然，」史敏生說，「你不會沒有好處的，我祇需要九萬五千元就够了。」

轉一轉，就可以賺到五千元，這種生意實在是難得的，經理感到很可惜，有那些警探在樓下，他雖然極想做這椿生意，但他却不能够做。

就是因爲有那些警方人員在樓下等候着。

「讓我想想辦法吧？」經理說，「我得跟會計主任商量下，看看我們在手續上有沒有什麼問題。你得明白，我祇是經理，會計主任則是管理財政的，職位雖然比我低，却是老板的人，凡是有錢過手的職位，總是由皇親國戚担任的，我一會兒答覆你，假如你信得過的話，這支票我先拿下去如何？」

「當然沒有問題了。」史敏生笑起來，還是緊張不寧的笑，「我本來就是打算先讓你把支票存進你的戶口才拿錢的，難道拿下去一陣也不信你？」

經理恭敬地告退了，一會兒之後，他打上來一個電話，說：「那件事沒有問題了，史先生，明天我替你辦妥好了。」

「謝謝你，」史敏生說，「現在，請你叫厨房給我送上來一客晚餐好不好，我的肚子很餓了。」

「可以的，」經理說，「馬上就送上來！」

那客晚餐由一位穿着整齊制服的侍者送上來，用一架餐車推着。侍者把餐車的蓋子掀開了，食物的香氣透出來。史敏生咽了一口口涎。但是跟着他却忽然之間失去了食慾了。因爲那侍者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這並不是侍者應該做的事情，而且看上去，這亦不是一個普通的侍者。

史敏生怔怔地看着他。

「史先生，」那個侍者微笑，「你居然用眞名字在這裏開房間。」

「你說什麼？」史敏生現在完全忘記了食物了。

「你那張支票？」侍者說，「簽的名字也是史敏生！」

「你怎知道那張支票的事？」史敏生憤怒地道。

「我知道很多你的事情！」侍者說，「我們是見過面的，不過也許你沒有機會見到我，你把車子倒頭開進了單程路，那是很聰明的行動！」

史敏生忽然跳起身來，那侍者輕輕把餐車一推，餐車就滑過去，靠在房門上，於是史敏生就知道他是來不及逃出門口的，事實上他逃出了門口也不一定安全的，也許他逃不出這座酒店了，他深吸了一口氣，說：「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那侍者說。

「我──我不認識你！」史敏生說。

「你很害怕，」司馬洛說，「你想逃走，你打算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並不是害怕，」史敏生說道，「我也並不是正在逃走，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你爲什麼要把銀行裏的十萬元存欵提出來，而又不敢親自去拿呢？」司馬洛問。

「這不關你的事！」史敏生說，「你究竟想幹什麼？」他的額上閃閃發亮，那是因爲淌滿了汗。

「你不應該逃走的！」司馬洛說：「你是一個沒有抵抗的人。你的專長就是電子學，你可能連槍都不會用。你逃走，你被殺的機會就更高了。」

「你是誰？」史敏生惶急地大聲叫起來，「你究竟想怎樣？」

「我不是來殺掉你的，」司馬洛說，「我是來保護的！」

「沒有人要殺掉我，」史敏生還是在極力表示出强硬的樣子，「我也不需要你保護！」

「你不需要保護嗎？」司馬洛微笑，「難道你也想跟古亦清走？」

「誰是古亦清？」史敏生問。

「我相信你是知道的，」司馬洛說，「不過你既然不想承認，那麼我們也不嫌累贅，再講一次好了，古亦清在那海灘別墅給殺掉了，一刀刺進了心臟，他雖然找了一個保鑣，也無濟於事。保鑣也是死掉了，他死前也把那個兇手殺傷了。但這有什麼用處？他活不轉來了。你知道，生命是最寶貴的，人最要緊的就是活着。」

「你爲什麼告訴我這些？」史敏生問道。

「因爲你跟古亦清有過合作的紀錄！」司馬洛說，「他做不少案子你都有帮他，這一次我懷疑你也有帮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跟踪你，你害怕，你要逃亡，於是我知道你這一次也是有帮他的了，參加這件事的人，一個接一個死掉了，你知道終於會輪到你的？」

史敏生祇是大大地張着嘴巴，看着司馬洛。

「我得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司馬洛說，「我得知道有多少人參加，不然我們就無法制止這件事情了。這一連串的殘殺不能繼續下去。」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晏嬰

一個剛正不阿的忠臣。



晏平仲，他的字號叫嬰，是春秋時的齊大夫，晏平仲知識很廣博，並且記憶力很強，他很節儉，並且生活得很清苦，但是對於他的父族，母族，妻族，都有供養，國內的貧苦人士，受到他奉養的人也多，差不多有五百多家，同時，他的修養工夫很深，遇到了變亂一點也不驚惱，而且他的胆量見識超過了一般人，在崔杼殺齊侯莊公的時候，他冒着生命的危險前往祭弔，崔杼的門前禁衞森嚴，衞士問他是不是來找死的，他告訴衞士說：「我並不是齊君的臣子，沒有怕死的必要。」衞士放他進去後，晏平仲就伏在齊侯的屍體上大哭，哭完了就直接回去了，並不去向崔杼問安。

齊莊公被殺以後，崔杼就立了公子杵臼，自己身爲右相，以慶封爲左相，而實權則操在自己一人的手中，但是他深怕殺君的罪名加在自己身上，使人民罵他，他就想召集朝中的大臣們，在他的監視下，割了手上的血做爲宣誓表示擁護他，好預防以後的禍患。於是他命令工人建築高台，選定了日子召集百官大臣進到宮中宣誓，宮裏面到處刀光閃閃，兵士們聚集，百官大臣們進了宮，都得按照指定的路綫，依着位置排隊，一一登台用手血發誓，不能將崔杼看作亂臣賊子，對於崔杼要盡力擁戴，不能有所怨言，崔杼則高高在上坐在台子上，親自監督宣誓，並且聲明若有不服從的，必須處死。百官大臣害怕他的勢力，沒有一個敢抗拒的。

當百官大臣宣誓後，輪到晏平仲的時候，崔杼知道他很正直，恐怕他會對自己不利，便命令一個衞士用刀頂在他的脖子上，另外一個衞士用劍指在他的胸前，崔杼威脅他說：「今天的事，你必須看情形做事，不要太固執了，如果你要違背，我一定要將你處死，到時候你後悔就來不及了。」

晏平仲聽了之後，態度還是一樣的平靜，並且從容不迫的登上了台，左手指着天說：「皇天在上，鑑晏平仲的心。崔杼他叛逆，以一個臣子的身份殺了君主，是爲不義，自己既知道殺害了罪名，爲天下所不允許，便想用勢力來制服大衆，就是爲不勇。不義的人就是無恥，不勇的人是無禮，無恥無禮，就是國賊！我晏平仲眼看被奸臣所殺，本來就應當去討伐奸臣，怎麼能夠貪生怕死來取得國賊的歡心，我若與國賊妥協了，上天就滅亡我吧！」晏平仲宣誓的時候，每一個字都說得很清楚，聽到的人都變了臉色，紛紛地互相悄悄私語說：「晏大夫身高不滿五尺，爲什麼全身都是胆呢？」崔杼在這個時候也被晏平仲罵得目瞪口呆，不知怎麼辦才好，晏平仲宣誓完了以後，又大搖大擺的從容不迫的下了台階，全不把崔杼的權勢看在眼裏。

這時候，慶封秘密的告訴崔杼將晏平仲給殺了，但是崔杼怕會引起公憤，所以不敢殺宣平仲，他考慮了再三，才對慶封說：「這個人不能殺，殺了他，我就會遭到危險了，便命令人開了宮門，放百官大臣出去，於是崔杼殺齊君及威脅百官大臣宣誓的事情，立刻傳遍了全國，外人都說崔杼該殺。

晏平仲出了宮以後，便慢慢的登上了車，駕車的人怕主人雖然逃出了宮，但崔杼可能還會派人來殺他，便駕着車很快的往前跑，不按照正常的速度，晏平仲問他爲什麼這樣做，駕車的人說：「如果不趕快離開，萬一奸人派兵追到了，你的性命就危險了。」晏平仲笑着說：「你還是按照正常的速度行走才好，如果飛馬加鞭，拚命往前跑，這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到時候就自取禍害了。」駕車的人立刻就明白了，才慢慢的駕車，恢復了原來的速度，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的家中。

神州奇俠故事之三

江山如畫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與宋明珠一同墜落懸崖之下，都巳昏迷過去，經過了很久，兩人才甦醒過來，由於兩人在墜崖前都服過「無極先丹」，所以兩人醒來之後，蕭秋水感到體溫驟增，而宋明珠則反而感到體溫劇降，難以忍受。在不知不覺中，兩人無意間在地上亂抓了一些東西吃，蕭秋水吃的是草虫，宋明珠吃的是鐵心蘭，均有去熱祛寒之功。兩人清醒後，如夢初覺。當兩人正尋思如何脫離此絕境時，崖頂突有一條長索垂下，並有人招呼他們攀上去。於是兩人沿繩而攀，慢慢的向上爬，終於漸近崖頂，看見上面有兩個白衣人……

窮途遇救星　匆匆過峨嵋

大快朵頤

好菜。

一道蓮子鴨，蓮子黃黃，鴨子焦焦，味道清香撲鼻醉人。

一道乾煏四季豆，那烤乾的香味，和着蝦米，未吃巳垂涎。

一道宮保鷄丁，鷄的嫩滑滲着辣椒的刺激，鐵星月、邱南顧簡直等不到湯送上來，便巳動手。

他們眞沒料到這樣的小地方、小飯店，居然能燒出這樣的好菜，使他們想起幾個月前，他們曾到浣花劍派作客，吃過蕭夫人親手做的風味無窮的小菜。

可是他們不管了，就算是第九流的菜，他們巳快餓扁了，所以他們拚命的吃，一下子，連湯還未送上來，鐵星月巳吃了七碗飯，邱南顧也吃了六大碗，回頭看唐肥——

却見她巳扒完了第十四碗。

十四碗！

我的媽！

鐵星月瞠目瞪着唐肥愈漸滚圓的大肚子，吞了一口口水，艱難地問：「喂……」

唐肥停住扒飯：「嗯？」

鐵星月指指唐肥的身子：「妳還能吃呀？」

唐肥却不明白，看看自己身體：「能吃呀！」

邱南顧在一旁忍不住道：「妳——」

話未說完，「砰」地這小食肆的門被震開，一個光頭和尚和一個白衣人闖了進來！

鐵星月、邱南顧二人，一見光頭就討厭。

「火王」祖金殿就是光頭的，他騙得他們好慘！

血影大師也是光頭的，鐵、邱二人恨之入骨！

而今一見光頭，鐵星月以為又是權力帮，大喝一聲：「老子巳吃飽了，拚就拚吧！」

說着吼着，「虎」地跳上了桌子，「兵另砰冷」，把東西掃得了一地，只聽邱南顧「嘩啦啦卡」掃斷了幾張板櫈幾張桌

「你——你究竟是誰？」史敏生吶吶着問。

「你懷疑我會是來殺你的嗎？」司馬洛問。

史敏生又聳聳肩：「我並不認識你。」那亦即是說，他的確是在這懷疑的。

「好吧！」司馬洛在房中四面望，最後伸手一指對面牆壁上那幅油畫，說：「看那眼睛！」

這樣說着的時候，他的右手便把槍取出來了。那槍還是裝上了滅音器的，因此槍聲不會驚動這房間以外的人。祇是那陣火藥烟的氣味比較觸鼻。

史敏生可以感覺到那幅油畫是中了一彈的，但是又看不到子彈洞。

「眼睛，」司馬洛說，「過去看看第三隻眼睛！」

史敏生沒有過去，司馬洛再提一次，他就看見了，那油畫是畫着一個印度美女的，而印度女性的裝扮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額上貼一點東西。好像第三隻眼睛似的。現在司馬洛的子彈就是射在這第三隻眼睛上，那一點黑色變成了一個黑洞而巳，所以不容易分辨出來。

「好槍法！」史敏生不由得稱讚。

「我不想弄破什麼要賠償的東西。」司馬洛微笑着，「這一槍，他們就很可能一年之後都不會發覺！」

史敏生也忍不住微笑起來了。

「你知道！」司馬洛說，「假如我是要殺死你的，我隨時也可以在你的額上這樣放一槍的。」

史敏生不微笑了。他再問一次：「你到底是誰？」

「我插手這件事是為公也為私的，」司馬洛說，「公的方面，酒店方面也不敢不跟我們合作，那你大概也猜得到我是什麼人了。至於私的方面，我是駱得利的朋友。駱得利是第一個死的人，你大概也知道的。」

史敏生點點頭：「我知道。」

「這件事情，」司馬洛說，「他本來邀我參加，他說可能會賺到大錢的，但是也可能要殺人，為了後一個可能，我沒有答應，因為我不喜歡為了賺錢而殺人，我沒有接受，所以我沒有問清楚究竟是什麼事。但現在駱得利發了財，死了。他顯然做了這件事情，殺了人——」

「我們並沒有殺人呀！」史敏生寃屈地叫起來。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唔，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說下去吧？」

「說什麼？」史敏生問。

「你們幹的是一件什麼事情，」司馬洛說，「是對誰幹的？你告訴我！」

史敏生在遲疑着，咀巴却是緊緊地閉着。

「看來，」司馬洛說，「既然你說你們沒有殺人，那怕什麼呢？我得知道這件事情是跟誰有關，不能夠加以制止的。你也不想這些殘殺繼續下去的吧？」

史敏生的舌頭伸出來舐着唇皮：「我……我會坐牢嗎？」

「天！」司馬洛好沒氣地說，「現在你還來想這種問題？你應該考慮的是你能不能活下去。而且我不知道眞相，我也不能保證你要坐牢或者不要坐牢是不是？」

史敏生嘆口氣，低下頭：「你——你們會保護我？」

「我可以把你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說，「起碼比較在這裏要安全得多的。」

「好吧！」史敏生說，「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

司馬洛咒罵一聲。

「什麼？」史敏生愕然問道。

「死了三個，加上你受保護是四個，」司馬洛說，「還有八個。你知道要用多少人手才能保護八個人嗎？找不找得到他們固然是一個問題，而他們願意不願意接受保護，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你講下去吧！」

他們有十二個人，而計劃則是駱得利的計劃。

「我們的目標是在羌花山，」史敏生說，

「羌花山那件事情你知道嗎？」

「羌花山？」司馬洛說，「那裏有二座化學工廠，不久以前發生爆炸，全部毀掉了，沒有一個人活着。」

「但那不是我們的責任。」史敏生哀鳴似地說：「我們並不知道，我們不過是進去拿錢。」

「那裏面有錢？」司馬洛問。

「我們的目標是每人得到五十萬，結果沒有預算中那麼多。」史敏生說。

「每人二十萬，合起來也有二百四十萬了？」司馬洛說，「那裏怎有這許多錢？是現金？」

「是的。」史敏生說。

「即使是發薪日也不會有那麼多錢呀？」司馬洛說。

「你不知道嗎？」史敏生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你還沒講清楚。」

「那裏是華克的地方。」史敏生說。

「華克？」司馬洛難以置信地說：「那裏是華克的地方？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的檔案上也沒有這個紀錄！」

「那裏是華克的地方，」史敏生說，

「你知道華克是什麼嗎？」

「我知道，」司馬洛說，「華克是最大的犯罪天才之一，而且他也很捨得動手殺人。」

「華克新近才應用那個地方的，」史敏生說，「作為他的銀行差不多的用途。有些東西他非要用現金購買不可的時候，就是在這個地方交易了。我們知道他經常有巨額的現款存在那裏。」

「你怎麼知道的？」司馬洛問：「你怎會有這項靈通的消息來源呢？」

「不是我，」史敏生說，「是駱得利。他知道，他沒有告訴我們他是怎樣知道的，但是我們相信他。」

「你們就是去刦華克這些現金儲備嗎？」司馬洛問，「怪不得駱得利說可能要殺人了，因為華克知道了，你們就死定了，所以假如有人發現你們行事，這些人就非死不可，不能夠留下活口。」

「大致情形是這樣的，」史敏生說，「但是我們却沒有料到事情會是這樣的發展——」

（未完）

椅的腿，喝道：「豬皮蛋！來吧！咱們拚就拚，你們權力帮有什麼法寶詭計，快快放馬過來！」

鐵星月大刺刺補充：「放豬過來也可以！」

那光頭和尚慢慢抬目，道：「你是鐵星月？」

鐵星月鼻孔一仰道：「正是我潮州屁王鐵大俠！」

那肚子凸凸的和尚又緩緩向邱南顧道：「那你是邱南顧了？」

邱南顧「哈」了一聲道：「正是我福建邱少爺。」

那和尚「哦」了一聲，凝注唐肥！

「妳是——？」

唐肥咧嘴大笑：「你是權力帮？」

那和尚還來不及答話，唐肥一揚手，笑道：「那你去死吧！」已經出了手！

唐肥一出手，和尚已不見！

適才和尚站的地方，有櫈子、椅子、桌子，只不過一眨眼間，這些櫈子、桌子、椅子，都佈滿了細如牛毛的小針！

鐵星月、邱南顧二人不覺毛骨悚然，不約而同的想起唐朋，唯唐肥身手似比唐朋更高，而且更絕！

唐肥還要再出手，但他忽然發覺一個人。

那人跟和尚一起進來，一直站在和尚旁邊！

而今和尚動了，他却沒有動。

那人一身雪白，白雪如花！

唐肥怪笑：「你也該死。」

唐肥在前面笑說，但那白衣人後面突然多了七把飛鏢！

「七子鋼鏢」！

這種迴環打法，是唐門高手的獨門手法！

那人却沒有動，突然刀光一閃。

七鏢齊中削斷，响如密雨，落在地上，而白衣人始終面對唐肥，沒有回頭。

唐肥這才臉色變了變，尖聲問：「你是誰？」

那和尚不知何時又閃了出來，笑嘻嘻地道：「你是唐肥？」

唐肥傲然反問道：「你又是什麼鬼東西？」

那和尚摸摸肚子道：「我不是東西，和尚也是人，」和尚笑了笑又說：「我法號了了，蕭老大叫我做大肚和尚。」

鐵星月、邱南顧聽了，禁不住雀躍起來：「什麼，你是鳥鳥？」

「你就是蕭秋水的最好的朋友大杜和尚？」

唐肥還是瞇着眼睛盯住那白衣如雪的公子：「你究竟是誰？」

那白衣如雪的人還是衣白如雪，漫聲道：「人在東海，往返中原；秋水有事，生死相隨。」

鐵星月變色道：「東海林公子？」

邱南顧也一震：「林一刀？」

大肚和尚道：「正是作客惠州的林公子。」

× × ×

邱南顧喜道：「好啦，我們這些人都相聚在一堂了啦。」

鐵星月却苦着臉看地上的東西：「那我們打翻的東西怎麼辦？」

大肚和尚奇道：「你們打砸得稀哩嘩啦的，却是作甚？」

鐵星月嗚嘩一聲道：「我們以爲你們是權力帮的人，要打架呀。」

大肚和尚認眞的道：「可是我們不想跟你們打架呀。」

邱南顧苦瓜一般的臉：「是呀，現在我們也不想哇，但已打砸了的怎麼辦？」

林公子看着一地的碎碗破櫈，微笑道：「賠呀，當然是賠了，你們難道要這些善良的小生意人蝕老本嗎？」

邱南顧挖挖口袋，愁眉苦臉道：「可是，可是……」

大肚和尚問：「這些椅子，碟子，都是你們親手打爛的，對不對？」

邱南顧期期艾艾的「嗯」了一聲。

大肚和尚又問：「我們沒跟你們打架，是不是？」

鐵星月有如啞子吃黃蓮的「哦」了一聲！

大肚和尚一拍肚皮，嗜嗜地道：「那就是了，你們才衝動了，自己砸壞的爛攤子，應該自己收拾才對呀，你們沒聽過『好漢做事好漢當』這句話！」

鐵星月、邱南顧二人簡直如一連吞下五十隻鷄蛋而且帶殼的那麼噎喉，邱南顧忽然靈機一動道：「騎騎。」

他是在笑，不過笑聲是讀出來的。

笑完之後眼巴巴的望住唐肥。

唐肥却板着臉孔！

邱南顧又向鐵星月擠擠眼睛！

鐵星月也想到了，他也咧嘴「卡卡」地笑了兩聲，好像鋼牙咬斷了兩條木柴一般！

唐肥却假裝看不見，故作喃喃自語道：「自己打翻的東西，自己去賠，老妹我可不管。」

鐵星月、邱南顧只見客店的掌櫃巳苦着臉向他們走過來，鐵星月簡直要哭了：「你們叫我怎麼辦哪！」

林公子却眨了眨長長眼睫毛的眼睛道：「你們有一身氣力，可以做苦力去呀，自己砸爛的攤子自己收拾，自己跌倒自己爬，這是蕭老大常說的話，蕭老大是你們的好大哥，是不是？」

是！

是又怎樣？

是只好做苦力去嘍。

這就是鐵星月和邱南顧的下場。

× × ×

兩個白衣人，都是束髻高冠的道人！

這兩人顯然巳經很老很老了，老得鬚髮全白，沒有半點是灰色的！

但這兩個老道都很硬朗，而且碩壯，雙目烱烱有神，他們就站在邵流淚屍首的旁邊！

宋明珠心裏暗暗戒備，蕭秋水却莫名其妙！

那銀髮金冠的老者展眉笑道：「你兩人，給人打下去的是不是？」說着指了一指地上死去多時的邵流淚！

另一白髮銀冠的老者咧嘴笑道：「我們救你倆上來，也不是作甚，而是要勞你們來作個證人！」

蕭秋水奇道：「證人？」

金冠老者點頭道：「對，證人。」

宋明珠忽道：「敢問兩位前輩，可是武當名宿鐵騎眞人，銀瓶道長？」

兩人撫髯笑道：「正是！」

蕭秋水腦裏「轟隆」的一聲，幾乎跌倒！

× × ×

不是蕭秋水胆小，而是鐵騎、銀瓶兩人，實在是太有名了！

天下各門各派中，此起彼落，可謂各領風騷數十年，但五百年來聲名不墮，始終領袖羣倫，異人倍出，新陳代謝，鶴立鷄羣的，有兩大門派：

一是少林，二是武當。

當今之世，權力帮雖號稱天下第一大帮，敢與之抗衡的，白道中僅有丐帮，正邪間僅存唐門，黑道中便是朱大天王一系的人！

可是少林、武當，始終仍是武林之宗，地位無可否定，也毋庸置疑。

而今少林掌門是方丈大師，武當掌敎則是守闕眞人，兩派向來守望相顧，而實力深遠，宗派嫡系，遍佈江湖，俗家子弟，更名重武林。

武當除守闕眞人稱著外，其兩位師弟，一是鎭山大水眞人，另一是俗家宗師單非凡，但與守闕眞人並列的兩位武當派長老名宿，今只存兩人：

鐵騎眞人，銀瓶道長！

鐵騎、銀瓶兩人，五十年前巳名滿江湖，早在當今武當掌敎守闕眞人的師父仙逝之時，巳大大有名，連權力帮「八大天王」的名望與之一比，都小得不成比例。

而今蕭秋水居然見着了這兩位前輩異人。

× × ×

這兩人可以說是武林人物中的巓峯，而蕭秋水絕處逢生，居然見着了他們。

鐵騎眞人道：「我們兩人，背着掌門相搏，巳五十六年，都沒有分出勝負，而今好不容易才溜出來，在這丹霞絕頂，要好好打一場，但苦無旁證，不知誰贏誰輸，聽得你們在崖下，便救你們上來，好作人證。」

銀瓶道長道：「你們凭地有緣啊，武林中人要看我們相搏，出盡法寶尙不得一見哩，而今你們在一旁看着就是了，我們要打了，不理你們了。」

這兩位武林前輩，放浪形骸，遊戲人間，根本不受禮法所拘限，蕭秋水不禁想起這兩位前輩高人在武林傳軼中的趣事：

這兩人自小好鬥，但武功之高，天下難逢敵手，但他們也不敢惹上少林，只好彼此窮打惡鬥，偏偏武功相等，苦拚五、六十年，猶不分勝敗。

由於他們的武功世所無匹，所以欲一睹他們每年之戰的武林人士，莫不竭盡所能，但求一看無憾，鐵騎、銀瓶倒不在乎，却因武當一脈，規律森嚴，鐵騎眞人、銀瓶道長也不敢招惹太大。

偶有一次，約在十七年前，他們在筆架峯一戰，事先走露風聲，足引起上千武林人物聞風往視，能趕得及前赴的多是名重武林的人物，據說這些人觀那一戰之後，其中超過半數都從此之後，不再習武，其餘的習武者發憤忘食，大大提高了武林中技藝的水準。

這些原因無他，皆因這筆架山一戰，實在太高了，鐵騎、銀瓶之武藝，激起往觀者的圖强，或引起他們歸隱的自卑。

但據悉那一戰，是鐵騎、銀瓶二人打的較不滿意的一戰。

而今這兩人居然要在這裏打這爍耀今古的一戰。

銀瓶、鐵騎有三大絕技：

一是劍法，二是掌法，三是內功。

蕭秋水正要拭自以待。

× × ×

只見鐵騎笑笑道：「可以開始了。」

銀瓶頷首道：「你先請吧。」

鐵騎拔劍，劍明若秋水。

蕭秋水忍不住脫口叫道：「好劍！」

銀瓶抽劍，劍花若虹彩。

宋明珠也不禁失聲道：「劍好！」

鐵騎一揮劍，明明刺出千百道劍花，却只刺出一劍。銀瓶一揚劍，明明刺出一劍，却有千百道劍花。煞是好看。

蕭秋水正想看下去。

忽然一把水葱般的玉手，抓住了他。

然後另一隻手就一捏他的喉核，蕭秋水不禁張開了口。

「嗖」、「嗖」兩聲，兩顆藥丸入口，遇唾液，即化入腸胃裏，體內即起一陣燥熱、陰寒，兩股氣流，相互激盪。

蕭秋水臉色大變，正待說話，只聽宋明珠柔聲道：「別怕，我是對你好，不是害你。」

蕭秋水望定宋明珠那稚氣的臉，一時不解。「你救了我，又保我淸白，而武功却不高，邵流淚手上還有三顆先丹，你服一陰一陽用兩顆，另一顆歸我，這是武林人眼裏的至寶仙丹。」

宋明珠咬咬下唇又道：「……我，就算巳報答了你。」垂下了頭，好一會再抬頭，眼眶竟有淚漾。

「我……不能久留……我要走了。」

說完後，紅影一閃，她走了。

宋明珠眞的走了。

鐵騎、銀瓶，正在交戰中，以他們無十年生死攸關的修爲拚搏，自是誰也不敢大意，誰也沒留心宋明珠的去留。

蕭秋水想要呼喚，忽然腦門「轟」地一聲，猶如炸開了千萬朶金花，又分爲冰一般的雪花和焰一般的火花，腹中體內，兩道一陰一陽罡氣，冲天而起。

蕭秋水甚是難受，既無法追嚷，更不能觀戰，只得馬上收心養性，趺坐地上，打坐調息，運氣歸元，把遊走的眞氣納入丹田去。

這一坐息之下，竟不知時日之逝。

大渡河之役

就算唐肥要讓鐵星月、邱南顧兩人捱苦做工，她也沒那麼多時間可以浪費。

何況林公子，大肚和尚更不允許。

大肚和尚請動林公子出來，本來就要配合蕭秋水，營救浣花劍派的。

於是鐵星月、邱南顧知悉蕭秋水並沒有死，大肚和尚是在丹霞嶺和他分手的，自是歡喜若狂。

當然，大肚和尚不知曉他別過蕭秋水之後，邵流淚死而復生，蕭秋水與宋明珠

落崖之事。

而大肚和尚一路上趕來，已得知唐方、唐朋沒有死的消息，所以他們五人，決定要先找到唐方，會合唐朋，然後再看有無左丘超然、馬竟終、歐陽珊一等的訊息，再趕去浣花，會合蕭秋水。

他們當然不知道蕭秋水現在仍在丹霞，而在他身前正是名動武林的鐵騎、銀瓶在決鬥。

連蕭秋水在此刻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他打坐正忙，調息正酣，只覺兩股氣流，運行甚暢，居然通了任、督二脈，小腹和背脊的罡氣，也能交流互通了。

他當然不知道身外的鐵騎眞人和銀瓶道長，打成如何了。

他也更加不知道，唐方、唐朋他們怎麼了。

— 唐方、唐朋他們怎麼了？

× × ×

唐方，唐朋也沒有怎樣。

——他們只不過遇到了馬竟終、左丘超然和歐陽珊一而已。

遇到馬竟終和歐陽珊一也沒什麼，但他倆是被押着進來的。

押他們進來的人不是誰，正是戚常戚和梁消暑。

唐方，唐朋遇見馬竟終和歐陽珊一，就等於是遇上梁消暑和戚常戚一樣。

× × ×

這場遇見，是在西康境內，大渡河上之鐵索吊橋。

大渡河古稱沬水，上源爲大金川與小金川，在四川省懋功縣西南會合，乃稱大渡河，南流入西康省境，經瀘定入川境，至樂山入岷江。

大渡河河水在橋下滾滾而過，如同西康澎湃的鄉土民情，大渡河吊橋宛若神龍，氣勢非凡。

他們就在鐵索吊橋走到一半時，互相遇見。

「寃家路窄」。

在遇見的一刹那，唐朋、唐方已看出對方只有七個人：梁消暑、戚常戚，四個年青的揹刀大漢，還有一個滿臉笑容的中年人。

歐陽珊一、馬竟終兩人被五花大綁，由四名揹刀大漢押着，穴道顯然被制，但他們也看見了唐方、唐朋。

在那一刹間，他們起先是欣喜，但轉而恐懼，眼神裏充滿了惶急。

要制止唐方、唐朋來援之意。

唐方、唐朋明白，可是他們還是要救的。

他們心裏知道，要是換作對方，決定也必然是一樣的：怎能見死不救。

何況梁消暑、戚常戚二人，唐方、唐朋合兩人之力，自信還應付得了。

馬竟終這鐵錚錚的好漢，之所以會束手被擒，毋用說當然是爲了歐陽珊一。

「迷神引」歐陽珊一有孕，武功搏擊，自然大打折扣。

唐朋、唐方有相當的把握，可以救出他倆。

可惜他們不知道，那笑容滿臉，滿臉笑容的人是誰。

× × ×

唐朋立即動手。

要是唐猛在，一出手的暗器，恐怕連吊橋都將爲之崩裂；要是唐肥在，她一出手，對方縱接得住她的暗器，也得掉下河去。

要是唐絕在，這七個人都會在刹那間喪了命；唐絕最絕。要是唐宋在——！從來沒有人能接唐宋的暗器，唐門第三代年青高手中，以唐宋暗器爲第一。

但是他們不在，只有唐方、唐朋在。

唐方的暗器也許沒什麼，但她却不能容讓她的朋友受欺負、受壓制。

唐朋的暗器也很厲害，而且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

他的辦法是刹那間把「瘟疫人魔」余哭余變成一隻滿身是針的「刺蝟」，而對方還來不及抵抗。

× × ×

可是唐朋發出去的暗器，忽然都不見了。

所有的暗器都落在一個人手裏。

那個人滿臉笑容。

唐朋目光收縮：「你是誰？」

那人笑道：「你聽過滿臉病容的『毒手藥王』，有沒有聽說過滿臉笑容的『藥王』？」

唐朋切齒道：「『藥王』莫非寃？」

那人笑道：「你既知我大名，便死得不寃。」

說着一揚手，唐朋原來發出去的三十二根銀針，莫非寃扔回給唐朋：「哪，你的東西！」

唐朋伸手要接，唐方忽然一手拍落：

「藥王的東西碰不得的！」

那銀針看似沒什麼兩樣，但落入水中，大渡河水如此急，居然還藍綠了一片。

藥王笑道：「這小女孩好聰明。」說着又邪笑道：「我最喜歡聰明的女子，我最喜歡給這種女孩子吃吃我的藥……」

他的話沒有說完，唐朋再度出手。

唐朋的武功本就與屈寒山相去不遠，而藥王、劍王在「八大天王」中並列。

唐朋這回是全力出手。

莫非寃的臉色也變了，他只做了一件事。

他抓起馬竟終在他前面一擋，唐朋這下眞的臉色全白。

他半空撲起，居然追上他自己發出去的暗器，全收了回去。

可是「藥王」就在那一瞬間出了手。

他把馬竟終推了出去，撞向唐朋，人已撲向唐方。

他看準唐方是較弱的一圜。

但他還是小看了唐方。

唐方的武技是不如唐朋，但她的輕功却是第一流的。

藥王一到，未及出手，唐方已拔起。

就在藥王脚尖點地，因吊橋搖幌，站立未穩之際，唐方已往莫非寃頭頂連放三鏢

藥王起先料不到唐方暗器技術如此之高，幾乎着了道兒。

可惜還有戚常戚，她一出手，就接下了唐方三鏢。

唐方落下的時候，就看見一團霧。

這不是唐家暗器「雨霧」，而是「毒

霧」。

莫非寃的「毒霧」。

唐方捂鼻跳避，戚常戚一記彎刀就劈在唐方背上。

唐方一閃，還是被掃中了一刀。

就在這時，唐朋至少打出了二十樣暗器。

這二十來件暗器，一半給藥王接過了，另一半却令戚常戚狼狽萬分。

就在這時，唐朋衝出三步，吐了一口血。

梁消暑在他背後出了手。

唐朋、唐方已受傷，梁消暑、戚常戚、莫非寃三人已展開包圍。

正在這時，忽然一個碗大的拳頭，迎臉痛擊戚常戚。

戚常戚「砰」地中了一拳，正欲揚刀，手已被扣住，另一根笛子，笛尖嵌七寸快刄，直刺入她的腹中。

戚常戚一下子眼淚鼻涕都擠了出來，軟倒在橋上。

梁消暑要過去救助，唐方攔住了他。

同樣藥王要去救援，唐朋也發出了暗器。

唐朋、唐方臉有喜色，他們本臉對那四名權力帮帶刀大漢的，所以他們故意吸引「藥王」等的注意。

因爲他們在開始對峙的時候，已發現一人偷偷地，靜悄悄地自橋的另一端，掩過來的。

這人不是誰，却正是失踪了的左丘超然。

左丘超然武功雖不好，但要對付幾個權力帮徒，還是罩得住的。

他掩過去，先無聲無息的扼殺了一人，再手鐵一般的臂膀箍死了一人，等到他扣住第三人，第四人已發現了，他就閃電般捏住他的喉核，窒息了對方。

他一解決了四人，即解馬竟終、歐陽珊一的穴道，歐陽珊一立即從一帮徒腰間奪回刄笛，三人約定，首先攻殺詭計無常然功力較弱的戚常戚。

此計果然成功。

戚常戚外號「暗殺神魔」，今日却死於別人的暗殺之下，眞是一大諷刺。

× × ×

戚常戚死，局勢有所改變，但並不見得佔上風。

馬竟終全身遍體鱗傷，精神氣勁已大減。

歐陽珊一有孕在身，因滇池之役動了胎氣，更不能久戰。

唐方受傷，戚常戚的彎刀鋒利可怕得很。

唐朋和左丘超然成了主將，他們並不樂觀。

憑他們五人之力，要戰勝「藥王」莫非寃，已是不容易，況乎還有「佛口人魔」梁消暑。

「藥王」忽然道：「我們之所以在大渡河橋上相遇，如此湊巧，却是爲何，你們可知道？」

左丘超然冷笑：「我跟踪你們已久，一直圖營救馬兄嫂，而今才等到機會。」

莫非寃哈哈一笑：「那有這麼容易。我們之所以帶這兩人到處走，就是爲了要引你這漏網之魚出來領死！」

左丘超然臉色一變，冷冷道：「不過現在還不是給我們救了過來，還殺了你們五人！」

「藥王」笑容滿臉：「不錯，那是我們沒意料到會在這兒遇上唐家姊弟，不過……」「藥王」笑得十分自信：「你們也敵不過我。」

馬竟終沉聲道：「那要打過才知。」

「藥王」笑道：「理當如此。」

左丘超然冷笑道：「你動手吧。」

「藥王」笑得好得意：「我已經動手啦。」

歐陽珊一不禁問：「什麼時候？」

「藥王」笑笑：「剛才，」又故作神秘地道：「就在我跟你們說完的時候。」

唐方臉色刹白，怒叱：「狗賊，我們來一分勝負。」

「藥王」笑嘻嘻地道：「不必分了，你們已敗。」他說完這句話，歐陽珊一就倒了下去。

馬竟終想去扶持，也覺天旋地轉，忙以手抓住鐵索，恨聲道：「你下了……」

「藥王」笑道：「我早已在對話間下了『無形之毒』，你們已中毒了。」

馬竟終「咕咚」一聲，仰天倒栽。

左丘超然也覺混混沌沌，切齒道：「你……怎樣……下的毒？」

「藥王」向他擠擠眼睛道：「就在我說話的時候，毒就放了……也在你們說話的時候，毒就到了你們的舌頭。」

梁消暑也「桀桀」笑着說：「我們『藥王』，名動天下，要毒你們幾個小子，還不容易？」

唐方奮力出鏢，鏢至中途，無力掉落，唐方暈去。

唐朋臉色刹白，也搖搖欲墜。

梁消暑奸笑道：「倒也，倒也，饒是你惡似鬼，也得喝老子洗脚水……」

唐朋突然出手。

「子母離魂鏢」。

兩道白色的光芒，似電光一般，飛旋打出！

「藥王」變色，他知道這兩鏢他接不來。

子鏢方至，「藥王」已不見。

他即刻躍落江中，以避此一鏢。

母鏢打向梁消暑，梁消暑在得意中，突然身首異處。

然後唐朋也仆倒下去，他喃喃苦笑：「我們畢竟殺了你們這對奸夫惡婦……」

然後他再也不省人事。

× × ×

蕭秋水醒來的時候，只覺得精神氣爽，精力無窮，開目一看，只見日巳西斜，鐵騎、銀瓶二人還在打鬥。

他服食「無極先丹」時，還是夜晚，而今開目，已是黃昏，難道他昏迷了一天一夜？

只見鐵騎、銀瓶還在惡戰，早已不是在比劍，而是掌對掌，身形慢似蝸牛，遊走不定，正是比到第二場，互拚掌力！

蕭秋水才醒，只見兩人髮髻早亂，而且衣衫全濕，突「吁噓」一聲，兩人掌力一分，「蓬隆」一聲，中央土地拔天激起丈餘高的泥泉，兩人各退七八步，跌地而

坐。

敢情是這一場功力相當，未分勝負。只聽那鐵騎眞人「唉」了一聲，萎然道：「還是不分勝敗。」

那銀瓶道人也長長吁了一口氣，頹然道：「還有第三場。」

鐵騎眞人歎道：「第一場中你的劍法眞好。」

銀瓶道人感慨：「也還不分軒輊。」

鐵騎又有些得意地道：「不過論掌力深功，我高你半籌。」

銀瓶却板着臉孔道：「但我掌法較繁，結果還是平分秋色。」

鐵騎微喟道：「畢竟有第三場。」

銀瓶撫髯道：「三場是決定勝負的一戰。」

兩人又沉吟不語，好一會，銀瓶凝向蕭秋水，啞然失笑道：「哈，這小子還在哩。」

「下一場是比內功，正好叫這小子作證。」

「嘿，可叫這小伙子大飽眼福了。」

「豈止眼福，簡直大開眼界。」

銀瓶又道：「嗨，小子。」蕭秋水應了一聲，銀瓶眞人又道：「我們的內功，已到巔峯，十三歲的時候，已練成了『十三太保橫練』功夫，二十歲時，已學成『童子功』。」

鐵騎接下去道：「六十年前，已學得『金鐘罩』，五十年前打通奇經百脈，四十年前便連『鐵布衫』都練成了，……」

蕭秋水聽得眼睛發綠，「金鐘罩」、「鐵布衫」、「十三太保橫練」、「童子功」，都是武林中內外家功力之巔，練得一樣，功力已臻爐火純青，昔日萬里橋之役，康出漁聞少林洪已學得「童子功」與「十三太保橫練」，已然大驚失色，這兩人却件件都諳，而且說來都似是幾十年前的事。

鐵騎道人又悠然道：「想三十年前，我們已通了任、督二脈，二十年前，更有進境，練成了『金剛不壞禪功』……」

蕭秋水眞是聽得眼睛都花了。任、督二脈的血氣相通，是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事，千萬人學武，最後能打通任、督二脈的，萬中無一，而且能運用自如的，武林中不過超過五人，這兩位老道居然都會。

更可驚慮的，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最難練十種絕學裏之「金剛不壞禪功」，居然給這兩位武當派的名宿學得了，難道武學到了登峯，各門各派的學藝都是可以相貫通的？

銀瓶也悠然道：「近十年前，我們又學得了『先天無上罡氣』，這幾年來，內功修爲，也沒什麼值得我們學習的了……」說到這裏，銀瓶眞人的眼色竟有說不出的落寞，鐵騎也蔑然一笑：「……兩三年來，我們把『無極神功』、『歸元大法』、『大般若禪功』搬回來學學，消磨日子而已……」

兩人眼中寂寞之色，猶若晚霞暮至。

蕭秋水心裏更有一種肅然的敬意。

凡是一門藝術的巔峯，都是寂寞無人的。

蕭秋水年少時學的是詩，他深知詩人的寂意。

他尊重這種窮盡畢生於志業的人。

「先天無上罡氣」是武當正宗內功，據說三百年來，武當已失傳，「無極神功」是道教仙家絕學，「歸元大法」是外內家混元罡氣的獨一法門，「大般若禪功」則是南北少林奉爲基本的奇功。

而今這兩人竟都學會，無怪乎他們會寂寞，無怪乎他們會自視甚高，更無怪乎他們要一決雌雄，比個高下。

永無敵手，是件悲哀的事。

鐵騎也有所感：「除少林方丈大師，把『大般若禪功』練到了『龍象般若神功』的境界，以及燕狂徒一身內外狂飈般的魔功奇力外，這世上眞無幾個人可以交手的……」

銀瓶「嗨」了一聲切斷道：「當然守闕掌門師侄的『九天混烝罡氣』，亦是一絕……還有據悉現下江湖有個什麼帮的主持李沉舟，內功心法，出入今古，幾無所不諳，又深不可測，惜慳緣一會。」

武當掌敎守闕眞人原是鐵騎、銀瓶之師侄，但以名聲、德望、武功得以掌門之席，武當長幼有序，禮敎森嚴，守闕是爲掌門，鐵騎、銀瓶言語也甚爲尊重。

銀瓶微哂道：「別人還有罩門六路，死穴七道，絕脈八處，我們……」

鐵騎傲然接道：「連『罩門』都沒有了！」

蕭秋水不禁苦笑，這種武功，他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而今我們比內功，是一個打一個捱，捱不住算輸，你做評判員。」鐵騎繼續說。

銀瓶接着說：「這樣好了，打多也無謂，如果自己覺得動不了對方，就抽手算數。」

鐵騎道：「好，就這麼辦。」

銀瓶把馬一紮，提氣凝神：「你先打，我捱。」

鐵騎怫然道：「旣然如此，恕不得我。」便蓄力欲打，竟把蕭秋水肯不肯當裁判一事，遺忘得一乾二淨了。

×　×　×

唐方、唐朋醒來的時候，已不能言，不能動，不能表達臉部的表情。

而且他們也不認識對方的臉容。

起先大家都唬了一跳，後來才知沪大家都被「改裝」了。

改變了一個完全不同於自己的容貌，冰雪聰明的唐方，居然成了一個殷實的商賈模樣，而唐朋化裝成了一年邁老太婆。

他們起先以爲左丘超然、歐陽姍一不在內，後來才知道那邊一個瘦小的屠夫和三綹長鬚的郎中，就是左丘和歐陽姍一。

然而馬竟終呢？

馬竟終不在。

馬竟終在那裏？

唐朋、唐方等被人扶持着走，其實是押持着走，走過大街，走過小巷，從荒凉的沙漠窮山惡水，走到人跡漸多的地方。

他們不知道他們將流落何處。

×　×　×

馬竟終在那裏？

他也跟其他一樣的，吸了「藥王」之毒。

但他功力却是其中最深厚的，外號就叫「落地生根」。

他臨仆跌之前，已抓住鐵索，要暈倒是全力一盪，竟幌落江中。

江中有江水，江水使他清醒。

他喝了幾口水，比較恢復神智，便立即把舌根的毒洗刷以及逼出來。

那毒不很毒，「藥王」似無意要殺他們，而要他們束手就擒。

等到馬竟終有能力再攀上大渡河鐵索吊橋時，人都不在了。

「藥王」已至河水中躍起，率來的權力帮衆，運走了他們。

「藥王」也知道少了一人，但他以爲馬竟終已淹死了。

莫非寃不可謂不奸詐，但他那時要全力閃躲唐朋的「子母離魂鏢」，而且在七月天驟然落入江中那滋味也不是好玩的。

馬竟終開始跟踪「藥王」這一行人。

他妻子在那邊，他的孩子也在那邊，他的朋友更在那邊，不由得他不跟踪。

他功力未曾恢復，毒性仍在，故此他不敢妄動。

他發現「藥王」是要把他們運到一個地方去。

什麼地方？

馬竟終不知道。

他看見「藥王」和「火王」又在康定碰過面，然後換成了「火王」祖金殿押送這四人，其中還有「一洞神魔」左常生及康刧生護送。

這一行喬裝打扮的人，經瀘定大橋，竟然入川，到了清水河一帶。

這一羣人帶着人質，入川作什麼？

馬竟終不瞭解。

他唯有暗底裏跟着這一隊人，走過一條街又一條街，走過一條巷又一條巷，翻過一山又一山，渡過一水又一水。

他不知道他要停在那一條巷衢。

然而他前面即將終止的死胡同，却在命運裏等着他。

×　×　×

鐵騎一出手，雙指一駢，點打銀瓶「窩心穴」！

銀瓶屹立依然。

鐵騎一反手，又拍出了七八掌，一刹那間，這七八掌連響，前面出掌，但發出掌響竟在銀瓶背門。

可是銀瓶佇立不動。

鐵騎臉色一變，手曲成鑿，左右搥打銀瓶左右太陽穴。

「噗，噗！」兩聲，銀瓶仍然神色不變。

鐵騎臉色一沉，雙指迸伸，直插銀瓶雙目。

蕭秋水也唬了一跳，如此狠辣的手法，豈不是一出手就廢了對方的一對招子？

蕭秋水正想阻止，但鐵騎出手何等之快，已打在銀瓶眼上，銀瓶立時闔上雙目，鐵騎雙指戮在銀瓶眼蓋上，居然沒事。

鐵騎長歎一聲，萎然收手，收手時長袖一拂，衣袂觸及山上崖邊一株碗口大的小松，「卡勒」一聲，松樹如同刀砍，全然崩斷。

蕭秋水這才知道鐵騎適才全力出手，究竟有多重，而銀瓶的一身功力，究竟有多可怕。

然後到鐵騎閉上雙目，凝神紮馬。

銀瓶緩緩開眼，立起吸氣，好一會，臉色從白色轉爲紅潤，眉鬚皆揚地笑道：「怎樣，我們『先天無上罡氣』如何？」

鐵騎臉色鐵黑，連目也不翻道：「你也試試我底『金剛不壞神功』吧！」

銀瓶大喝一聲，突然出手！

他一聲大喝，「砰」地一聲，一株正面對銀瓶的松樹，竟被罡氣折裂爲二。

就在這一刹那，銀瓶不知已打出了多少拳，多少脚，打在鐵騎的重大死穴、要害：「百會穴」、「天門穴」、「鼠蹊穴」、「印堂穴」、「人中穴」、「喉咳穴」、「命門穴」上。

可是鐵騎不但不倒，臉部神態，居然還發出了一種隱約的淡金色光輝。

佛、道二門所著名的：「金剛不壞神功」！

然後銀瓶也長嘆一聲，收了手。

「你的內功也好。」

鐵騎微笑，緩緩收手。

「你的功力也厲害。」

銀瓶頹然道：「那今次比試，又是平手了？」

鐵騎苦笑道：「咱們已平手了五六十年了。」

銀瓶忽道：「等一等。」

鐵騎奇道：「什麼事？」

銀瓶似笑非笑的望定蕭秋水，蕭秋水只覺混身不自在起來，銀瓶道：「適才我大喝一聲，這小子也在場的，居然不被震倒，想來內功也是不錯……」

適才那一聲斷喝，樹爲之折，然而蕭秋水聽來的確不覺得如何震動臟腑。

鐵騎也明白過來了：「你這小子很不錯，不如拿劍刺刺我們，誰要是捱受不住，誰就算輸……」

蕭秋水也瞭解過來了，原來鐵騎、銀瓶是要他用兵器去刺戮他們，以比誰抵受得住。誰受不了，便算誰輸。

本來無論武林高手，內功已到何種境界，用掌力劈打可以抵受得住，但不見得可以抵受利器的刺割。

這道理正如皮革一般，亦譬似以掌擊鼓，鼓面以繃緊之力消解力道，但用一根針來刺，就完全不一樣了。

當然以鐵騎、銀瓶兩人之入化境神功，普通刀槍之刺，根本不傷分毫，就算一流高手用刀劍加之，也承受得住，但要是一流高手外加一流的利器呢？

蕭秋水當然不是第一流高手，甚至也不是二流三流四流五流的，甚至要進入第六流都很難，充其量可以成爲武林中第七、八流的好手。

可是他適才却能捱受銀瓶那一吼，這連鐵騎等也很奇怪，能承受得了銀瓶那一吼的，少說也可以在武林中排到第三流高手裏去。

銀瓶「錚」地拔劍，彩虹一般的劍花一亮，銀瓶把劍遞給蕭秋水：「你用這柄劍，刺我們的要穴，記住，要大力的刺下去，不然對我們是沒有用的。」

鐵騎也「叮」地拔出鐵劍，發出一道激烈的厲芒，把劍交給蕭秋水：「公平起見，你兩把劍一起刺吧。」

×　×　×

於是，蕭秋水就拿着兩把劍，呆在那邊。

銀瓶、鐵騎紛紛催促。

「刺吧，快刺吧！」

「刺過來呀，要使力！」

蕭秋水要刺，遲疑不決。

「疑慮什麼？快呀！」

「猶豫幹嗎？用力！」

蕭秋水想了一想，歎了一聲，倏地收劍，兩掌拍出。

他還是放心不下，不忍傷人，決定先用己身之掌力試試。

他當然知道自己掌力何等微薄無力，但他還是堅持要試試，以策安全。

殊料這個決定乃救了兩條性命。

× × ×

這兩掌打出去後，蕭秋水忽然被一股大力所捲動出去，然後有一種奇異的急嘯聲。

蕭秋水大吃一驚，然後才知道嘯聲來自他的掌力，而他的掌力猶如排山倒海，連擋也擋不住，收也收不及。

他沒敢輕視鐵騎與銀瓶，所以這兩掌中用了九成功力。

他想收掌，已來不及。

× × ×

鐵騎、銀瓶一見蕭秋水出掌，臉色就變！

但他們不能閃躱，「誰抵受不了，就算誰輸。」

這兩個倔强的老人，誰也不願輸。

蕭秋水的掌勁，猶如狂飈般吐了出去，而鐵騎、銀瓶只有硬受。

掌擊中身體，沒有聲響。

然後鐵騎鐵黑的臉色變了，變成慘白色，一搖，再搖，却沒有動。

銀瓶中掌，臉色沒有變，却退了三步，每一步在地下踏了一個窟窿。

蕭秋水自己却嚇得心都慌了。

只聽鐵騎慘笑，點點頭道：「好，好掌力……」

銀瓶也苦笑：「好，好內功……」

話一說完，兩人突然一齊吐了一口鮮血，血箭打在地上竟然射出了一個血洞。

蕭秋水慌道：「兩位前輩……」

鐵騎咬着唇道：「我知道，怪不得你，是我們要你打的，你已收了手，沒用全力……」

銀瓶撫胸道：「你沒用劍刺我們，是不殺之恩，是我們看走了眼，沒……沒有話說……」

說完兩人對望一眼，銀瓶一拱手道：「這位小友，至少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功力，可是你小小年紀……」銀瓶嘆了一聲，沒有說下去。

鐵騎接道：「你眉宇軒動，神光內歛，是日後武林俊傑，可是武技却不如內力高……唉，這都不說了，」說罷一揮手，疾道：「我傷已重，告辭了。」

銀瓶皺眉道：「後會有期。」

鐵騎、銀瓶臉色越來越蒼白，一閃身，已掠下山，蕭秋水正待要叫，但兩名道人，輕功何等犀利，一瞬間已不見人影。

× × ×

蕭秋水自己也莫名其妙。

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第七八流的武技，却身懷第一流的內功。

這內功都是連服三顆「無極先丹」及「草虫」所致。

「無極先丹」是武林至寶，但初藥方乃秦始皇時求長生不老術，仙客所研得之密方，直至唐室皇祠監造，後造得仙丹十四顆，太子先服兩顆而暴斃，帝君震怒，連殺當時天下名藥師七十二名，九族同誅。唯這其餘十二粒，却被盜出皇宮，經武林異人輾轉相傳，終於在丹中滲合了解毒之法，雖不如始創者意念之長生不死，但每丸使功力促進一甲子。

六十年的內功修爲，在人生幾時能求？無怪乎不少武林高手都拚死爭奪，最後落於異人燕狂徒之手。燕狂徒亦是花了極大的代價，方才獲得它的。

但他性格極是乖狂，只食四顆，因看重李沉舟，交予兩顆，另一枚却要修理邵流淚而迫其服食，而邵流淚盜走其餘五粒希望尋得「草虫」後，解去原先熱毒，再服其餘，却天意恢宏，使蕭秋水、宋明珠各服一枚，重上丹霞後，宋明珠又强使蕭秋水吞食兩顆，故蕭秋水總共吃了三粒「無極先丹」。其餘一枚宋明珠取走。

這下功力之遽增，眞非他自己所能想像的。

縱鐵騎、銀瓶功力蓋世，硬捱他一掌，也受傷不輕，若換作旁人，早都肝腦塗地了。

× × ×

蕭秋水見鐵騎眞人、銀瓶道人之去，心裏悵然。

一下子，丹霞嶺只賸他一人。

從丹霞望過去，只見山接山、海接海，山谷在遠處，風景雖好，江山如畫，却覺偌大天地之間，無可容身。

死　路

四川境內，峨嵋山。

從雲南或西康入成都，大都要經過峨邊。從峨邊上去，就是峨嵋山了。

「峨嵋天下秀」。

從峨嵋山下去，就是華陽，從華陽可以直達成都。

從四川盆地西部的邊緣地帶，遙望海拔三千一百三十七尺的峨嵋山，氣勢雄偉，如唐代大詩人李白給峨嵋山的一句詩：「峨嵋高出西極天」。

峨嵋的雲海如花絮，峨嵋清朗似畫。

峨嵋的日出，從萬佛頂望過去，燦亮如畫。

遠眺羣山，華嚴頂上，冰霜滿山，殘雪未消，草木披霜……等等，都是峨嵋勝境。

峨嵋金頂，永遠是騷人墨客、武林異士响往之地，神秘所在。

然而通往峨嵋金頂的路，本來行人遊客，絡繹不斷，而今突然道路被封鎖了。

無論任何人，都上不了金頂。

威震沙南「戰獅」古下巴，本來帶有七八名西河一帶响噹噹的人物，見道路被封鎖不服，硬闖過去，却沒有一個能活着回來。

有人見到當「戰獅」等揚長入山時，有一個溫文的少年文靜地跟隨他們後背，靜悄悄地也上了山。

「獅戰」的老婆在兩百里外的一處與幾個老虔婆在嗑牙，當天就收到她丈夫的屍體，沒有頭顱的屍體。

還有隨「戰獅」同去的友朋，這些人死時，雙目凸瞪，便溺齊出，竟是被嚇死的。

× × ×

蕭秋水路過峨邊，就知道了這件事，可是他並沒有去管。

因爲他要急急趕到成都，他的家人需要他來維護。

但是他不知道峨嵋金頂的事，跟他也有關。

× × ×

馬竟終一直跟下去，「火王」等押着唐朋等一行人，却是越走越快。

他們究竟要走到那裏去呢？

× × ×

唐方被押着走，只知道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她也不知道走到那裏。

一直到來這裏，唐方才知道她爲何不被殺掉。

這地方，看似靠着山沿，依地勢來定，這地形山巒起伏不定，綿延不知有多遼遠。

唐方知道押她的人就是使到蕭易人與一百三十四名死士一敗塗地的「火王」祖金殿。

除祖金殿外，押送的還有三十餘名權力帮高手，以及十九人魔中的左常生與血影大師，以及康出漁之子康刦生。

今日他們來到的一所客店，外表看去，這客店與一般客店無異。

而且位居要衝，顯然是入某地或經某處的必到所在。

但唐方却感覺得出， 客店一定是權力帮的分部之一，因爲她看到祖金殿一進來，就伸出了三根手指，是姆、中、尾三根手指。

掌櫃也連忙豎起兩根手指，係無名指和食指。

然後康刦生閃過去，低聲說了一句：「天下一黃昏。」

那年邁的老掌櫃却回了一句奇怪的答話：「黃昏一隻豬。」

× × ×

坐下來之後，禿頭的祖金殿好似大有興緻，喝了幾盅酒後，湊過頭去跟唐方、唐朋說：「你知道我爲什麼不殺死你們嗎？要勞我們像送老太婆一般護送你們來到這裏，嘿，」祖金殿跟他們擠擠眼睛，低聲道：「你們至今不死，是因爲家底子好。」

唐方、唐朋，左丘、歐陽等，全被裝扮成另一模樣，除了手脚不能動彈外，看來毫無異樣，祖金殿與他們細細聲地談，旁人自然看不出什麼倪端，還以爲是好友知交在談心。

「蜀中唐家，是李帮主首要消滅掉的心腹大患，挾持你倆，至少唐本本和唐土土有個顧忌，據說唐門最犀利角色老太太還非常疼妳，這下實在有大用。」

唐本本是唐方的父親，唐土土則是唐朋的爸爸。

唐門少壯中第二代高手中，總共有六人，五男一女，乃唐本本最長，其餘爲唐土土、唐木木、唐媽媽、唐正邪、唐刀劍、唐絕、唐宋、唐肥、唐大、唐猛、唐柔、唐剛皆爲他們所出這第三代。

唐門第一代高手碩果僅存唐老太太一人。

據說她是江湖上最有權力的女人。

據悉唐門遠祖尚存一人，人稱「唐老太爺子」，一共五個字，是百五十年前創立唐門時的風雲人物，但有四十五年未涉江湖。

這連唐家子弟都未見過他，更不知他是否尚在人世。

要是「唐老太爺子」不算，當然是唐老太太最具權威實力。

江湖中傳說單止唐老太太的近身奴僕「唐老鴨」，出手武器，已在苗疆「萬手王」左天德之上。

而唐老太太爲人嚴峻，不易親近，殺手無常。

但她却甚疼唐方這聰明，乖巧、多感、倔强的小孫女。

祖金殿要以唐方、唐朋威脅唐門，正好捏住了唐老太太的弱點。

難道權力帮早已經蓄意要消滅四川唐門？

祖金殿遂而冷笑，一指左丘、歐陽兩人道：「這兩人又留他們作甚！哈！這姓左丘的，父親是左丘道亭，師承第一擒拿手項釋儒，又跟鷹爪王雷鋒有關係，倒還有些價值。至於……」

「至於這姓歐陽的，大腹便便，我們擒着她，是拿她作餌，來釣那漏網之魚，她丈夫就在門外，待會兒我們就要收網了，你們信也不信？」

歐陽姍一驚懼無限。

這時候她便看見一個人出現了。

這個人雖然喬裝成販針綫的雜貨郎，但歐陽姍一眼就認出來了。

這人畢竟是她的丈夫啊。

歐陽姍一一顆心幾乎要從胸口跳出來了。

然而呼不出，喚不到。

× × ×

馬竟終一走進客店，就看見被裝扮成一個走江湖的郎中。

——那就是他的妻子。

馬竟終一看見了他的妻子，便掉頭就走。

他妻子沒有說過一句話。

但馬竟終一看他妻子的眼色，便知道禍事就要臨了。

他得要馬上離開這裏。

他掉頭出店，然後狂奔起來。

他一定要趁權力帮的人未察覺前奔離這裏。

奔離了這裏……能去得了那裏？

馬竟終這已不能管，也來不及管了，他拚命狂奔。

奔過一條街又一條街，一條巷又一條巷，忽然猛止了脚步。

他前面矗起一棟牆。

沒有出路。

死巷。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技折風三娘　同赴不樂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翠走出小山神廟，想追尋海無顏與潘幼廸，但遍尋不獲，便四處亂竄，却誤陷童玉奇前此佈下的陣勢之中，她幾經折騰，始終無法脫出陣外。迫於無奈，只得呆在陣內，再尋思破陣之法，終於被她悟出正反相尅之理，遂再度闖陣，但仍未奏功，正當此時，風來儀突然而至，對她略加指點，便輕而易擧的破陣而出。於是風來儀在徵得她的同意之後，兩人便同赴不樂島。途中兩人各展輕功，飛快前進，由於朱翠功力稍遜，始終追趕不上，只有自嘆不如……

朱翠心裏一氣，乾脆把頭扭向一邊！

風來儀細眉一挑，冷笑道：「嬌寵任性的孩子！妳還想勝得過我嗎？」

朱翠嗔道：「爲什麼不能，妳也是人呀！」

風來儀倏地睜大了眸子！

說眞的，在整個不樂島來說，誰不知道這位風三島主最難說話，瞪眼殺人，偏偏她竟然會對於眼前這個年輕的姑娘一容再容，似乎對了脾胃！

「妳今年幾歲了？」

說時，她的一雙眸子緩緩在朱翠身上轉動着，目光裏竟然現出了幾許慈祥！

朱翠白了她一眼道：「妳猜呢！」

風來儀皺了一下眉：「妳一直對人都是這種說話的態度麼？」

朱翠點點頭道：「當然，難道在妳面前我還會變了一個人不成？」

風來儀「哼」了一聲：「任性！」

朱翠一笑，向着她道：「一個人自由自在生活在天地之間，原來就該無拘無束的活着，任性有什麼不好？難道妳就不任性？」

風來儀冷笑了一聲，緩緩走向一邊，舉目向前面看過去！

朱翠心裏很高興，覺得自己跟她說話，居然處處都佔了上風，雖然打不過她，口頭上逞一時之快倒也不錯，這時見她沒有說話，心裏大爲得意！

「喂！我還忘了問妳！」朱翠打量着她道：「妳今年多大了？」

風來儀微慍道：「對於長輩不可以用這種口氣說話！」

朱翠冷笑一聲道：「妳的話也許有道理，但是對於行爲道德不像長輩的人，我却用不着客氣——」

話聲方住，驀地眼前人影一閃——呼地一聲，風來儀眞像風也似的來到了她面前。

朱翠猝然一驚，霍地向後退了一步，不容她抬起雙眼，一雙肩頭已吃對方尖尖十指緊緊抓住。

一陣刺肌的奇痛，使朱翠彷彿感覺到整個的肩頭都要被她抓碎了。

「妳胡說——」

風來儀眼睛裏充滿了忿怒，說了這句話，兩手一掄，朱翠只感覺到一股巨大的內力將自己平空提起，霍地向外面拋了出去！

這一下要是摔實了必然會受傷不可！

朱翠總算够機靈，身子骨够靈巧，隨着墜下的身子，她本能的一個快翻，僅僅是手掌和右臂在地上沾了一沾，整個身子已旋風也似的轉了起來。

她僥倖沒有摔着，却是嚇了一跳——好漢不吃眼前虧，知道再逞口舌之利，更加不妙，當下向着風來儀怒視了一眼，把頭偏到了一邊！

風來儀嘴裏「咦！」了一聲，閃身來到了她面前——

朱翠只以爲她要向自己出手，慌不迭比手待迎——

風來儀忽然一笑道：「用不着害怕，我不會打妳！」

朱翠嗔道：「我才不怕呢！」

風來儀看着她微微皺了一下眉，搖搖

頭，似乎拿她沒有辦法——

「剛才妳竟能够化解我的『浪淘沙』手法，姿勢很好，那個身法到底是誰教給妳的？」

「誰也沒有教過我，是我自己變出來的！」

「眞的？」風來儀張大了眼睛道：「妳再施展一次給我看看？」

朱翠一笑道：「爲什麼？」

話聲方住，風來儀陡地欺身而上，和先前一樣，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朱翠的兩隻肩頭，竟然又被她緊緊抓住，一股巨大的氣波力道，霍地又把她身子拋了起來，情形和先前一般無二！

這麼一來，朱翠不得不重施故技，等到身子一經墜地，像剛才一樣的一經施展已躍身而起！

風來儀因爲這一次注意在先，是以看得很清楚。

等到朱翠躍起站定之後，風來儀笑咪咪的連連點頭道：「高明，高明，這一招施展得的確太妙了……」

忽然，她向朱翠注視道：「妳師父是誰？」

朱翠揚了一下眉毛：「不告訴妳！」

風來儀道：「妳以爲不說，我就猜不出來麼！總有一天我會猜出來的！」

一面說，她看了一下笑道：「我們已經躭誤了太多的時間，走吧！」

說罷繼續前行！

朱翠一聲不哼的在後面跟着。

「妳知道！」走了幾步，風來儀忽然定步回頭道：「妳實在是一塊很好的練武料子！」

朱翠想不到她忽然會冒出了這麼一句，當時却也不知怎麼回答，只看看她翻了個白眼兒！

風來儀說了這麼一句，轉過身來又繼續前行！

眼前來到了一處江口！

朱翠倒沒有想到，這個地方竟然會有這麼一條河，河道雖不甚寬，却是水流湍急。

正前方岸上，搭有一座蘆棚，算是臨時的一個渡口，這種小地方，談不上什麼商業貿易，有之則是些鷄鴨菜販子而已。

這個時候，天近黃昏，更是沒有什麼人。

二人來到棚下，即見一艘小船遠遠攏過來，划船的是一位堂客（婦人），頭上戴着竹笠，遠遠的張着一張紅嘴，笑着招呼道：「要搭船麼？今天是順風，快得很呢！」

風來儀遂即招呼她停了下來，問明了這地方敢情叫「仙女山」，二女方才走了半天，便是仙女山的山脚，這條河仍然是「漢水」，風來儀目的是要去漢陽，只要順路，倒不在乎她在那裏停船！

划船的婦人，出身漁家，丈夫是魚販子，她平日在家織網賣錢，偶而搖船搭客，賺上一點零錢施用，想不到今天碰見了貴客，風來儀一出手就是兩錢文，而且說明了只是順江下去，找一個市鎮停下，去那裏都無所謂，簡直喜從天降——

欲知那時太平年月，這二兩銀子，足可養活一家人一月溫飽有餘了。

船婦慶倖今日碰見了財神奶奶，那能不打起精神小心侍候。

小船爐子上，煮的是香噴噴的茶葉蛋和香茗，二女早就餓了，每人吃了兩個茶葉蛋，手捧熱茶，這一剎倒也心曠神怡，自得其樂！

朱翠喝了幾口茶，近看江水蔚藍如碧，來去歸舟漁歌互答，帆影片片，倒也自有其趣——默默中她不禁有些自憐起身世來了。

想到自己雖曾貴爲公主，食邑萬戶，無奈一旦遭此變故，頓時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萍飄天下，形若喪家之犬。未來情景更是難以判知，自是父親，母親，幼弟人影，一個個自眼前掠過……

一番傷感之後，又想到了方才匆匆一見的海無顏，不知怎麼回事，自己對他却是一千一萬個放不下，正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水花茫茫，舟行如矢，此一刻正所謂「晚來弄水船頭濕！」雖不見「笑脫紅裙裹鴨兒」的江南嬌媚，却也別有一番江上漪麗景緻——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天已黑了，小船撐起了紅白兩盞燈籠，來去所見，五光十色，水面倒影更增情趣——

然而這一切，都似俱不爲朱翠所見。

她的心已爲海無顏裝滿了……曾幾何時這個人在她腦子裏誠如其名的幻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濤濤巨浪一次次無情的拍擊着她：「唉唉……滄海……滄海……」她對自己說：「當眞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麼？」

猛可裏，一片水花由她身邊濺起來，朱翠閃躲不及被弄得全身透濕——「呀！」然一驚！

——一艘黑漆快舟，巨鯨般地自小船邊擦身而過，耳邊上聽到風來儀一聲低叱道：「小心！」

似乎船身一震，即與那艘黑色大船快速分了開來，身後的巨浪，把小船高高的湧起來，沉沉的壓下去！划船的婦人見狀，驚嚇得「啊唷唷！」連聲叫了起來。

這一剎忽見風來儀自船上站起，兩足分踩前後，顛沛的船身，竟然在她的內力鎮壓之下，漸漸平息了下來。

這番舉止看似無奇，其實極爲驚人！

朱翠若非親眼看見，簡直不敢相信，想不到風來儀內功竟然到達如此境界，心內好生折服！

果然風來儀在小船平穩下來以後，一聲不響的坐下來暗中運功調息——

雖然這樣，她的一雙眼睛仍然沒有放過前面的那艘快船，朱翠也注意到了，剛才快速由身邊擦過的那艘黑色大船，看來像似一艘官船，船面上除了兩名舵手之外，不見外人，她心裏難免有些希罕！

「妳看見了沒有？」風來儀似乎已經平息了下來：「我們被人給綴上了！」

朱翠奇怪的道：「是麼？我却看不見一個人影！」

「多半是曹羽那個老畜牲手下的鬼爪子……」風來儀慢吞吞的說道：「等着看吧，他們還會再來的！」

朱翠暗暗握了一下劍把，心中想着：那好，這條船眞要再敢來這麼一次，我可

要給它個厲害！

心念一動，却又忖道：我現在既與這個老太婆同行，我的安危自有她來負責，我又何必多事，樂得放鬆了心情，來個天塌下來也不管，倒要看看她怎麼來處理這件事！

雖然風來儀外表看上不過三十許人，不過她實在的年歲最少已是六十開外，所以朱翠下意識裏仍然是把她當成老太婆看待！

這麼一想，她那隻緊握住劍把的手不禁已鬆開了，偶一偏頭，接觸到風來儀微微含笑的臉，似乎自己的心意已被她看穿了似的！

「看起來他們對妳還不死心！」風來儀慢吞吞的道：「妳的運氣總還算不錯，這一次有我同行，他們要想動妳，先要看看我答不答應！」

朱翠一笑道：「這麼說我便可高枕無憂了！」

風來儀唇角帶出了一絲微笑，點點頭道：「往下看吧！他們不會放過妳的！」

身後的船娘忽然道：「太太小姐，前面是二姑屯了，要不要靠岸？」

風來儀看着朱翠含笑道：「聽見沒有，二姑屯？這名字好像是爲我們取的，好地方——」

轉過臉來關照道：「好，就去二姑屯吧！」

船娘嘴裏應了一聲，剛剛轉過了帆，要把小船攏進眼前岔流——

身邊上忽聽見風來儀一聲急叱道：「小心！」

船娘心裏一驚，再一抬頭，不知何時，敢情方才那隻黑色快船去而復返，正以無比快速，直向着小船迎頭撞來！

朱翠正面坐着，對於這番情勢看得最清楚——

原來眼前是條水道岔口，一條直放漢陽，一條是岔口，可通二姑屯，却在這岔道正面，聳起數丈高山石壁，形成一面水上石屏！

——這艘黑色巨大快船，顯然掩飾於石峯後背，俟到朱翠等所乘坐的小船來到面前，這才忽然閃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直向小船迎頭撞了過來！

朱翠目睹此情，猝吃一驚，她雖有意作壁上觀，當此生命關頭，却也不能沉着，心裏一急，順手操起一隻木槳，待向眼前快舟船頭上揷去，身側的風來儀却又比她快了一步！

——一枝長篙倏地怒蛇般地飛點而出，篤！一聲正中前面大船船頭！

你看這小小一隻竹篙，所加諸其上的力道，何止千鈞？

大小二舟兌擠之處，眼看着風來儀手中這隻長篙變成了一盞弓的形狀，在危機一瞬之間，小船總算定住不動。

大黑船由於來勢至猛，忽然吃風來儀手上長篙定住，奈何龐然大軀所帶來的水勢，却是無論如何難以壓制得住，狀若小山一般的巨大波浪，直把小船高高的打起來，像是要騰空而起！

大船兩舷各立着兩個身着勁服漢子，原本打算以大吃小，目睹小船破碎時一場好戲，却萬萬沒有想到一隻竹篙，就把行將相撞的危機輕輕化解——這一驚才知道不是好兆頭——

原來船上四人，果然是曹羽手下配屬常威之大內衞士，自從常威父子爲朱翠刺喪命之後，俱感責任重大，非抓住朱行翠不足以向曹氏交差，此刻早已疋繪影圖形，水陸兩道散開了海捕公文，明察暗訪，務必要把這個欽命要犯朱翠擒到手中，事情活該湊巧，想不到竟然會在江上遇見。

四衞士心知朱翠厲害，硬打硬拿不是她的對手，乃自想到了硬撞硬碰這個詭計，想不到這一伎倆臨時却被風來儀給攪了局！功敗垂成！

四人分別是「夜貓」方天，「沒羽神箭」齊天化，「翻江鷂子」魯平，「大力神」董元江！

「沒羽神箭」齊天化站在最前面，眼睛也最尖，一看風來儀功夫了得，小船轉危爲安，情急之下，右手翻處「唰！唰！」一連擲出了兩支白羽短箭——

他綽號「沒羽神箭」，可知其暗器上必有高招，暗器一經出手，分向朱翠風來儀二人面門飛到，黑夜裏更見驚險，一閃而至！

風來儀哼了一聲，右手輕揚，已把迎面飛來的箭矢夾於二指之間，此同時朱翠亦把迎面箭矢撥打開來！

小船起伏的一刹間，風來儀已如同一隻巨大的蒼鷹，騰身直起落向對舟之上！

大船上四人乍吃一驚，那裏知道對方這個女人的厲害？

「夜貓」方天霍地拔出身側「萬字奪」，率先撲上，萬字奪抖出一朵銀光，照着風來儀心窩就扎！

風來儀原是氣量狹窄之人，加以素日在江湖行走，黑白兩道的人物，多是對她望而生畏，日久天長早已養成了她唯我獨尊的性情，這一次江上遇險，對方竟然毫不把她看在眼裏，更不禁激起了她的無邊怒火，決計要給對方一個厲害！

眼前「夜貓」方天這隻萬字奪分心刺到，她冷笑一聲，不退反進，反手向對方兵刃桿上搭了過去！

方天一驚，心想妳這個女人可是來找死！

原來這種兵刃「萬字奪」上，藏有兩處暗刃，皆在桿柄兩側，施用時只須用力一抖一振，狀若雙翅的一雙飛刃自會彈出，平常對敵時，用來封鎖對方的兵刃最是有效，亦可作「方天戟」那般的施用！

眼前風來儀竟似不知，居然胆敢伸手，直向萬字奪的桿子上抓來！

「夜貓」方天那裏肯放過這個機會？容得風來儀這隻手眼看着已將抓住了萬字奪柄的一刹間，霍地用力一振奪身，眼前「錚！」地一聲脆响，突地由萬字奪柄兩側跳出兩口薄刃！

只聽得又是「錚！」然一聲脆响！

風來儀的手依然抓了上去，只不過在危機一瞬間，改抓爲拿，五指收處，緊緊拿住了對方萬字奪上閃閃生光的刀鋒！

——與此同時，她的另一隻手却已快速遞出，「碰！」一聲擊中在方天的左胸之上！

這一掌看似無力，其實却極其驚人！顯然是風來儀盛怒頭上，這一掌暗聚

眞力，內力吐處，夜貓方天的身子就像球也似的被抛了出去，不容他身子落下，在空中先已噴出了大口的鮮血，緊接着頭下脚上，連同着手裏的那根萬字奪，噗通！一聲，栽到了水裏！

風來儀決計要給對方一個厲害，一經出手，勢若疾風驟雨，脚下划動，一個快速的轉移，已來到了「翻江鷂子」魯平身邊。

魯平的兵刃是一對「分水蛾眉刺」，這時不假思索的照着風來儀兩肋上就扎！

其他二人「大力神」董江元和「沒羽神箭」齊天化，眼看着上來的這個女人如此厲害，只一招已將夜貓方天斃於掌下，俱都嚇寒了胆，却也激起了同仇敵愾之心，呼嘯聲中，全數向風來儀擁來！

「大力神」董江元施的是一柄雪花板斧，「沒羽神箭」齊天化施的是蛇骨鞭！再加上魯平的分水蛾眉刺，三個人自三個方向同時擁過來，聲勢端的驚人！

風來儀的身勢怎麼拔起來的，三個人可都沒有看清楚，混亂中，再聽得一陣兵刃交擊聲！

蛾眉刺，蛇骨鞭，雪花斧……敢情這三樣東西迎在了一塊，叮噹亂响中，擊起一片火星！

空中的風來儀起得快落得亦快——

首先遭難的是「大力神」董江元——耳聽得背後衣衫响處，却是連頭也來不及轉，即爲風來儀的一雙手掌擊中在背胯之間！

「大力神」董江元雖說是自負神力，却難當對方雙掌上所加諸的內元眞力，脚下一個踉蹌，一跤直向眼前摔了出去！

「沒羽神箭」齊天化，「翻江鷂子」魯平，一左一右。同時快速轉過身來，只覺得眼前疾風襲面，情不自禁的脚下跟蹌着向後退了一步，却另有一股尖銳的風力混雜其間，二人只覺得身上一凉，頓時就愕在當地，動彈不得！——敢情是爲對方點了穴了。

這種隔空點穴的手法，當今武林還極其罕見，四個人怎麼也沒有想到，竟然會在這裏遇見了這麼一個厲害的對頭！一舉手之間，四名大內高手相繼爲之制服！

雙方動手時，小船已錯開一邊！兩者距離約在兩三丈遠近！

划船的船娘看着船上的這個女人如此神武，嚇了個魂不附體，雙手把着櫓，只覺得全身上下連連打顫……

「這……這……位……小……小……姐……」

她原意是想問朱翠怎麼去把風來儀接回來，可是心裏太緊張，只覺得兩片牙骨上下打戰，說了半天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忽然眼前人影一閃，風來儀去而復還，已好端端的站在了船上！

這個船娘只以爲是見到了鬼，嚇得「噗通！」一聲跪下來，連連向着風來儀叩頭不已……

「大仙……饒命……饒命……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朱翠看着不忍，一伸手，把她拉了起來——

「別害怕，這裏都是人，沒有神仙……快划妳的船吧！」

划船的船娘驚魂甫定，再看看風來儀這個人確實與自己無異，當下眞有點傻了，朱翠又連連催促，她才站起來把着桅舵，把小船馳進了原行的岔流！

好在「二姑屯」就在前面不遠，一拐彎就到了。

風來儀與朱翠下了船，朱翠因見她嚇成這個樣子，安撫了她幾句，又賞了她一錠銀子，這麼一來，這個船娘才又轉驚爲喜，幾疑身在夢中，二女上岸走了甚遠，她仍然看着她們發呆！

×　×　×

這一天她們來到「肇慶」地面！

時令雖說是已到了初冬，但這裏却暖洋洋的，感覺不出一些寒意！

經過了數十日的相處，兩個人在行迹上早已不再拘束，看起來儼然像是一對好朋友，當然這只是表面上看來而已，事實上朱翠在內心却不能不防範着她，生怕再着了她什麼計謀。

對於朱翠來說，廣東這個地方她實在太陌生了，話更是一句也聽不懂，所以打從一踏進廣東地面，她簡直就成了聾子和啞巴，有耳朵聽不懂話，有嘴却說不通，實在是苦惱極了！反之，風來儀却好比回到了家鄉一樣，哇啦哇啦，廣東話說得流利極了。

才來到肇慶的當天，即有一位被稱爲高先生的老廣東，親自來謁，經過風來儀的介紹，朱翠才知道這個高先生敢情是在肇慶開大買賣的！他手下有錢莊，客棧，綢緞生意！然而對風來儀却畢恭畢敬，像是唯命是從的樣子，而風氏對他却是派頭十足！

「這……小姐……是？」

高先生有意撇着京腔，一雙小黃豆眼咕嚕嚕直在朱翠身上打着轉兒！

風來儀點頭道：「這就是鄱陽湖的無憂公主……你見個禮吧！」

高先生像是吃了一驚，嘴裏啊了一聲，後退了一步連連向朱翠注目，一面抱拳道：「久仰，久仰——失禮，失禮！」

京腔撇的又不標準，再加上有點大舌頭，聽在朱翠耳朵裏眞是混身都不舒泰！

「這位高先生跟我們頗有淵源，在這裏我們就擾他幾天！」一面說時，風來儀向着高先生點點頭道：「怎麼樣，房子可準備好了？」

高先生躬身道：「卑職已遵囑備好了行館，這一陣子粵江水淺，入冬已來海面上風大，島主只怕一時半時還不能走！」

風來儀皺了一下眉道：「討厭，要等多久？」

高先生陪笑躬身道：「等不了多久，最多三五天也就行了，卑職已經派人觀望去了，水位只要一高，馬上就能成行，再說……」

眼睛向朱翠瞟了一眼，嘻嘻笑了兩聲，想是碍於她在眼前，說話不大方便！

「我知道了！」風來儀點點頭：「有話回去再說；大爺和二爺可回去了？」

高先生搖搖頭道：「大爺往南邊去了，二爺說是去廣西辦點事，大概下個月初才可以回去！倒是吳少爺來這裏住了一個月，已經回去了！」

風來儀看了朱翠一眼，點頭道：「好

吧，回去再說！」

高先生答應着，親自陪着二人出了客棧，棧外停着一輛黑漆描金紅頂的嶄新馬車，馬車門上漆着一隻怪樣的鳥！朱翠看了半天才看出來是一隻貓頭鷹！心裏着實奇怪！——

因爲貓頭鷹又名「梟鳥」，是一種不吉祥的禽類，却想不到竟然會被用來作爲裝飾門面的標誌！

高先生親自敞開車門，欠身說道：「請！」

風來儀點點頭遂即與朱翠相繼登車，車把式向着二人深深一躬，跨上車轅，抖動車轡，馬車遂即開始前行！

朱翠透過懸有薄薄紗簾的車幔，看見高先生騎着一馬棗騮紅，隨在車後，那匹馬的配件十分鮮明講究，在在顯示着這位高先生是個很有錢的人。

——當然，朱翠也曾留意到高先生上馬的姿態，一按一旋，身輕如燕，只是這一手輕功，就不在自己之下。

看在眼裏，朱翠暗存警惕，心裏有了一個概念，不樂帮端的是大不簡單，這位高先生明似殷商，誰又知他暗中在爲不樂帮幹些什麼勾當？

車廂裏擺飾得極爲奢華。

紫紅絲絨的軟墊，輕紗車幔，紫紅檀木的活動長几，長度正好與坐椅一般平齊，上面置着精緻的兩個本朝仿宋青花窰瓷蓋碗。

「口渴了，喝杯茶吧！」

風來儀揭開碗蓋，散出來陣陣茶香，遞與朱翠。

朱翠說：「不客氣！」却把自己面前的一杯端起來！——喝了一口，道：「好香！」

風來儀道：「這是我們自焙的八珍茶，便是當今的皇帝老子，也只怕享受不到呢！」

朱翠點點頭說道：「你們眞的很會享受！」

風來儀道：「人生苦短，若不好好享受一番，死了又將如何？」

朱翠一笑道：「只是你們一快樂，別人就糟了！」

風來儀道：「這就是我們的宗旨——要別人不快樂——」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道：「妳大概注意到代表本帮的一個圖案，是吧？」

朱翠想了一想：「妳說的是漆在車門上的那個貓頭鷹！」

風來儀道：「我們叫牠『寶禽』！」

朱翠道：「事實上牠是禽類中一種最無情無義的鳥，寶禽這兩個字不知從何說起？」

「這妳就不知道了！」

風來儀緩緩說道：「第一，牠是我們島上的特產，所見尤多，第二因爲牠的出現，天下武林望風披靡，爲本島帶來了無限財富，所以稱之爲寶禽，應屬無愧！」

朱翠道：「原來這樣！」

她微微一笑道：「至於讓別人看了不舒服，不快樂，則更是切合貴帮『不樂』的宗旨與涵義了！」

「對了！」風來儀嘉許的看了她一眼：「妳越來越明瞭我們了！」

朱翠暗忖道：「原來不樂島慣以別人的不樂來取悅自己，我今後倒要注意，切莫着了他們的道兒。」

遂即又想道：哼，你們要是讓我不快樂，我就偏快樂給你們看！

想到這裏，忍不住「哧！」的笑了起來。

風來儀道：「笑什麼？」

朱翠搖搖頭，收歛住笑容道：「沒什麼，我只是想你們不樂帮這個規矩的確很好玩……」

風來儀白了她一眼，冷冷的道：「妳這句話以後千萬說不得，要是被大爺聽見，妳這條小命可就保不住要遭殃了！」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道：「誰又是大爺？白鶴高立？」

風來儀哼了一聲道：「就憑妳這四個字……他就饒不過妳——以後你何要稱大爺——」

朱翠搖搖頭道：「那可要看我高不高興了！」

風來儀忽然用力抓住了她：「妳是我帶來的，一定要聽我的話……我可不希望妳有意外，知道吧！」

朱翠一笑道：「好，看妳的面子！」

風來儀一雙菁華內蘊的眸子一刹那在她臉上轉了幾轉，緩緩鬆開了緊抓住她的一隻手，那雙眸子裏顯示着一些少見的慈暉！

朱翠已是第三次領受她這樣的眼神兒了，心裏不禁大爲奇怪——

「咦，妳爲什麼用這種眼光看我？」

風來儀微微窘迫的笑了笑道：「那是因爲……因爲……」——搖搖頭，她把那句話又嚥回肚子裏。

朱翠一笑道：「妳今天好奇怪，說話吞吞吐吐的，難道還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麼？」

風來儀臉上紅了一下。

朱翠一笑說：「算了，我不問也就是了。」

風來儀道：「告訴妳也沒什麼……我有一個女兒……如果活着，也大概有妳這麼大了！」

朱翠道：「原來如此……這麼說她現在是死了？」

風來儀點點頭，慢吞吞的道：「……是死了吧……」

一瞬間，她臉上刻劃出無比的悵惘……像是觸及了無邊的往事——那是極痛苦的一刹，然而很快的又從她臉上消失。

笑了笑，她打量着朱翠道：「妳知道吧，妳的眼睛長的特別像她……看見妳這雙眼睛就使我想到了她！」

朱翠一笑道：「既然這樣，妳以後就多看看我吧！」

車行至爲平穩，車把式稱得上趕車的第一流高手，以至於當眼前停下來時，也直如未覺！

風來儀看了一下窗外道：「到了，下來吧！」

那位高先生親自前來開了車門，垂手一邊。

朱翠隨着風來儀身後下了車，發覺到來至一處深宅大院門前——

巨大的黑漆大門，門前左右各踞着一

尊石頭獅子，紫色如葡萄串兒般的籐蘿花，一串串的由巨大的門扉上垂下來，正門前方青色的石板路，打磨得光淨淨的，連片落葉都沒有！

十名青衣小厮，分左右在正門左右站立，雖然另有兩扇耳門，但是正門却已啓開了。

朱翠暗中讚了一聲，這所巨宅雖不若自己鄱陽湖的故居那麼排場，可是却也相差不遠了，再想到這裏只不過是不樂島駐在粵省的一處行館，却已這等可觀，那麼其本島的一切當是可想而知了。

當下朱翠隨着風來儀身後，一逕向正門步入，十名青衣小厮一律躬身爲禮。

外面排場如此，裏面更不含糊，在一片花樹叢裏，聳立着五座巨大的樓閣。

是時高先生趨前向風來儀請示道：「三島主有什麼囑咐沒有？大家夥已在候着了！」

風來儀搖搖頭道：「沒有什麼好說的，叫他們散了吧！」

高先生躬身道：「是——三島主的行館已佈置好了，這就請吧！」

風來儀點點頭說：「你下去吧，有什麼事我自會叫你！」

高先生又答應了一聲。向二人分別見禮，遂即退下！

朱翠看着風來儀道：「怎麼，我們要在這裏住很久麼？」

風來儀搖搖頭道：「不會很久，剛才妳不是已經聽見了？天旱水淺，再下一場雨也就行了！」

說時，忽然閃電一亮，嘩拉的响了一個焦雷。

風來儀一笑向天道：「說着說着就來了，要下雨了！」

繞過了一排冬青樹，進入到一座朱紅小樓，樓前有一池荷葉，枯黃殘葉，看在眼裏別具肅殺，將一座臥波的弧形小橋，襯托得別有詩情畫意！

朱翠忍不住駐足看道：「眞美！」

風來儀已步上小橋，用手指了一下眼前紅樓道：「樓下房子很多，妳自挑一間隨便住吧！」

說罷自去！

朱翠緩緩步上小橋，順着橋走到另一端，見有一座紅柱茅草小亭，不覺住步走過去坐下來！

不意她身子方一坐下，却把一個正在睡覺的人驚醒，驀地坐了起來！

朱翠事先不知道這裏竟然會睡着一個人，登時嚇了一跳，那人忽然驚嚇，乍見朱翠似乎吃了一驚，一時還睜着兩隻眼，直直的向朱翠看着！

饒是朱翠藝高胆大，可是却被這番突然的舉止，嚇了一大跳！

趕情是眼前的這個人太可怕了。

舊小說裏形容的「頭如巴斗，眼似銅鈴」，可正應上了眼前這個人，看起來對方正是如此！

——一頭黃髮，又長又亂，其中一些却已蒼白，再襯着這個人滿臉的于思，形容「其貌如鬼」都不儘然，因爲鬼也不會有這麼醜！

這還是其次——最可怕的是暴露在此人灰布半短長衫下擺的一雙足踝，趕情已齊踝斷去，剩下的兩截小腿光禿禿的！那傷處說紅不白，尖尖圓圓，就像是兩根舂米的椿子！乍然看上一眼，却會令妳情不自禁的爲之打了個寒戰，實在可怕的很！

朱翠簡直嚇得差一點叫了起來——

「啊——你……是誰？」

那人却似朱翠一般好奇的打量着對方，聆聽之下顯然吃了一驚，慌不迭單手搖動，蛇也似的溜了下來，緊接着枯草叢裏一陣子顫動，再看這個怪人已出走兩丈開外！

——好快的身法！

荒草堆裏，掩飾着一個地洞的入口！那人方待一頭向地洞扎入，忽然發覺不妥，倏地掉過身來，又向朱翠打量着，臉上表情一片茫然！

朱翠簡直儍了！

她只是無比驚異的打量着他！

那個人也打量着她！

二人足足對看了好一刻，心情幾乎都是一樣的！

朱翠之驚嚇離奇固不待言，那人之驚奇也似較朱翠並不少讓！

一段長時間的對看之後，雙方都比較鎭定了。

「你……到底是……誰？」

——說了這句話，朱翠倒覺得有些過於冒昧了，因爲自己第一天來，分明是客，豈有詢問對方的道理——似乎這句話應該由對方來問才有道理。

然而這個人的行爲，顯然說明了他絕非這裏的居亭主人，甚至於連客卿的地步都談不上——天下那有讓客人鑽地洞的道理？

這個人顯然看清了朱翠不是這裏的人，胆子才放大了，忽然他身子一收，朱翠簡直都沒看清他是怎麼個移動的，總之人已經又回到了亭子裏了。

「啊——」

一驚之下，朱翠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

再看那人敢情已坐在了板櫈上！

他上下動作，極爲輕靈，宛若蛇鼠，看在朱翠眼中，簡直是不可思議，一個人豈能練成如此身法？更何況對方尙還是一個殘廢！

「小姑娘——妳是這裏的人……？不！像！」

口音太難懂了，分明[illegible][illegible]口音，却似又間雜着一些別地的怪腔——若非是這點怪腔，朱翠簡直還聽不明白！

「不……我不是！」

一面說，朱翠搖了一下頭。

怪人聽到這裏才像是鬆了一口氣，橘皮般的臉上綻開了幾道笑紋！

「你……」朱翠嚥了一下唾沫吶吶道：「可是你又是誰呢？」

「嘿嘿……問得好……問得好……」怪人蹺起了光禿禿的一隻斷腿：「你先不要問我，我只問妳，妳可是從不樂島上來的？」

朱翠搖搖頭：「你說錯了，我不是從那裏來的，而是要往那個地方去！」

「妳要去不樂島？」

朱翠點點頭！

「那妳是……？」

說時，他那雙銅鈴般的眸子現出了一片驚恐！

「你是說我是不樂幫的朋友？」

「妳是麼？」

「不不不！你猜錯了！」

朱翠似乎已經猜透了對方的心意，接着說下去道：「我不是他們的朋友，只是被他們捉住，逼迫前往而已！」

怪人臉上一刹問轉換了幾種表情，像是將信又疑！

朱翠現在對他懼心既去，剩下來的只是無比的好奇而已！

「你不必担心我會把你的秘密說出去，我不會這麼做的！」

果然這句話立刻像是給怪人吃了定心丸一樣，臉上的表情立刻不再是那麼疑惑了。

朱翠遂即介紹自己說道：「我名叫朱翠——」

才說到這裏，即見怪人表情有異——

「住聲！」

一面說，他機警的向着亭外看了一眼，又轉向朱翠道：「奇怪——今天園子裏不大安靜，除了妳以外，還有其他的人來麼？」

朱翠點點頭道：「不樂島的三島主，『妙仙子』風來儀也來了！」

怪人頓時神色大驚，一怔說道：「噢——妳應該早告訴我，她也來……了？哼哼……」

一面說着，那雙銅鈴怪眼，越加的靈活，不時的四下轉動，兩隻耳朵也更像貓似的聳動不已——

朱翠這才注意到對方穿着一襲灰白色的皮質長衫，多處都已磨破了，上無領下無擺，形式簡陋，根本談不上手工，一望之下即可猜想到是對方自己拼湊成的！

「既然這樣，我走了……」

說時，怪人單手接動，肚子微挺，蛇也似的就滑落了下來——

這一次朱翠特別注意他離開的身法，饒是這樣，仍然是看不住他動作的關竅所在，只覺得他彷彿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都在動，都是力道的源泉——就好像當一條大蛇在爬行時，你是不能看出來牠何處着力的！

不過是眨眼的當兒，這個怪人已經出去數丈以外。

像剛才一樣，朱翠所能看見的只是草叢中一陣子蠕動，他已又來到了那個地道入口。

回過頭來看了朱翠一眼，遂即回身扎入，轉瞬間已消逝無踪！

天上烏雲密佈，閃電頻頻，一個個的焦雷自空中劈落下來，却只是不見雨點落下來！

朱翠已被方才那個怪人所帶來的一切給弄得有些神不守舍，一個人只是楞楞的發着傻！

忽然背後傳來了脚步聲！

一個身着杏色長衣的長身少女踏上板橋道：「公主可要休息了？」

朱翠不由一驚道：「噢——我倒是忘了……」

杏衣少女上來向着朱翠行了個萬福，站起來道：「婢子青荷，奉了三娘娘的口諭，來侍候公主的！」

「三娘娘？」

朱翠聽了怦然爲之一驚，幾疑身在深宮——

「啊！」青荷笑起來，嘴角微牽，倒是蜜甜的：「三娘娘是島上對三島主的稱呼！」

「原來這樣！青荷姑娘！」朱翠喚着她的名字道：「妳以後不要叫我公主了……我已經……」

青荷一笑道：「不可以的，公主的大名我們早就聽說了，娘娘與小王爺殿下在島上也過得很好……」

「啊！」朱翠道：「妳是說我娘和弟弟？」

「是——」青荷輕移蓮步，走過來道：「娘娘與小王爺開始不大習慣，可是現在已生活得很好了。」

朱翠喜道：「妳說的是眞的？還是在騙我高興？」

「婢子說的句句實言，過幾天公主到了島上一看也就明白了！」

因爲這是馬上就可以看到的事實，朱翠極信不會是假的，心理頓時大爲輕鬆！無形中對於面前這個叫青荷的姑娘，頓生出無限好感！

「謝謝妳告訴我這個消息！」朱翠上前一步拉起她一隻手，略似親熱的道：「妳姓什麼？」

青荷後退一步，道：「婢子不敢，婢子姓莫——」

「莫青荷——嗯！這名字不壞！」朱翠坐下來，手拍坐處道：「來，坐下來說話！」

青荷說道：「公主不要回房去歇一下麼？」

朱翠一笑說道：「我不累，又不是七老八十，天不黑睡的那門子覺？我倒寧願在這亭子裏坐坐，跟你聊聊，妳看這樣可好？」

青荷笑道：「公主說好自然是好的了——這樣吧，婢子已爲公主備下了晚膳，既然公主喜歡外面，我這就端到外面來好了！」

朱翠笑道：「這樣最好——」心裏一動搖搖頭道：「不過，這樣也許不好，妳需先問過妳們三娘娘再說，看看她的意思怎麼樣？」

青荷道：「公主放心，一切您自可主張，三娘娘早已關照婢子了，就是公主悶着想出去散散心，也可悉聽尊便，三娘娘要婢子侍候公主，若是有不週不敬之處，還要拿婢子是問呢！」

朱翠搖搖頭道：「這就不敢當了！」

嘴裏說着，心裏却有些納悶，她原以爲不樂島擒拿自己一家人，全係爲了向朝廷勒索銀子的人質，這麼看來倒似又另有原因了！

她久聞不樂島之種種非法行爲，頗是對他們不恥，自非對方對自己一家之嘉惠，便能改變初衷，好在這件事日後不難明白，眼前倒也不必打破砂鍋問到底，再說對方不過是島上一個婢子，也不見得就樣樣知道！

青荷見她不說話，遂即福了一下道：「婢子這就張羅着開飯了！」

朱翠道：「慢着——三娘娘呢！」

青荷一笑道：「三娘娘剛一回館，就被高桐請駕出去了，可能要一兩天才能回來呢！」

「啊！原來這樣！」朱翠奇怪的道：「可是我却沒有看見她出去呀！」

青荷一笑道：「公主有所不知，三娘娘行館共有三道門，可以直通內外各處，所以她進進出出，公主不能儘知！」

「這就難怪了！」

一聽說風來儀外出要一兩天才回來，她頓時大感輕鬆，對方青荷口齒伶俐，秀外慧中尤其討人歡喜——

「那就麻煩妳了！」朱翠一笑道：「我肚子倒是有點餓了！」

青荷道：「菜飯都現成，廚房早預備下了，婢子這就張羅去了！」

說罷襝衽自去！

朱翠這一刹心裏十分舒暢，彷彿忽然間又回到了昔日鄱陽宮內，人生苦短，況乎年來受盡內外煎熬，身心俱疲，能有這個地方少舒愁懷，重溫舊夢，萍踪略定，豈非一得！

這麼一想，朱翠也就暫把心事抛開，難得青荷蕙心蘭質，倒要與她盡一夕之歡了。

那青荷倒也行動快速！

其實正如她說，飯菜俱已齊備，只見她來至廳內，伸手拉動一根特製的絲練——這根絲練通着戶外一根銅絲，銅絲又接向厨房銀鈴，銀鈴聲响，便是傳膳的信號，須臾間，便有專人打點，專用一個雕籠錦盒，將佳餚細點置于盒內送上！

青荷這才笑咪咪的，提着錦盒送來亭內！

朱翠一見，大爲驚奇地說道：「這麼快！」

青荷道：「東西都是現成的，一傳就到！公主您可要點酒？這裏有島上帶來的『二頭芬』，味道很好！」

朱翠點點頭道：「我只要一杯，爲什麼叫『二頭芬』？」

青荷一面在石頭桌上舖舖擺擺，回頭道：「上來第一口香到喉嚨，喝完了以後，嘴裏還香，所以叫『二頭芬』公主您一嚐就知道了！」

一面說她輕斟玉壺，滿了一杯：「公主請！」

經她這麼一說，朱翠興緻大增，走過來坐下，石几上四樣菜餚——「藕片糟小魚」「青筍灼百葉」「揚州獅子頭」「黃悶栗子鷄」，青瓷蓋碗裏是一盅「雪菜蕒魚羹」，另一碟花卷，一砵香米飯，還有一甕小米清粥——四樣下粥的小菜是「薰魚」「筍豆」「鹵蝦小黃瓜」「龍鬚菜」！滿滿的擺開了一桌子！

朱翠搖搖頭笑道：「太講究了！」

青荷道：「公主玉食瓊漿慣了，吃吃這個倒也新鮮！」

一面說，遂請聽朱翠用飯還是用粥！

朱翠看上了那四樣下粥的小菜，就道：「吃粥吧！」一面拿起一個花卷來撕下一塊就口嚼着，側臉向青荷道：「妳來一塊吃些！」

青荷道：「婢子早用過了，這裏規矩大，婢子也不敢！」

朱翠知道她說的是眞的，也就不再勉强！

青荷笑笑道：「婢子回房一趟，這就回來！」

朱翠情知道她是有意迴避，好讓自己儘興吃喝，略略點頭，青荷即行自去！

吃了一碗粥，兩隻花卷，又喝了一碗湯，約莫着差不多够了——

她這裏斜倚過身子來，將一杯「二頭芬」就嘴沾着——

忽然草叢裏一物蠕動！現出了先時怪人去而復返的一隻大頭！

朱翠幾乎嚇了一跳，說道：「呀——是你！」

怪人睜大了眼睛，滿臉饞相的道：「好香……好香！」

朱翠回頭看了一眼，又察看一下左右，確實無人才道：「你要吃點麼？」

怪人連連點頭道：「好好！」

朱翠一笑道：「好！」

手筷輕翻，先將一條藕糟小魚擲出，隨着怪人大嘴張處，正好落入嘴裏！

「酒！」怪人說！

朱翠道：「小心了！」

玉腕輕翻，滿滿一杯「二頭芬」形同一團冰珠，落在了怪人大開的嘴裏。

怪人一口吞向肚裏，砸着嘴道：「好酒！太妙了，太妙了！」

朱翠一連擲出了三杯，杯杯不落空，全進了對方肚子裏。

怪人酒過三杯，頻頻呼菜，竟將四個盤子吃了一空，又吃了兩個花卷兒，才向着朱翠點了點頭道：「好姑娘——！有人來啦——我走了！」

黃草輕翻，人遂無踪！

朱翠再回過身來，即見青荷裙帶飄飄的由小橋一端移步過來，見面一笑道：「公主吃飽了！」

「啊！」朱翠說：「太飽了！」

一眼看見桌上盤乾碗淨，不覺心裏一動——

青荷也似微微吃驚，一笑道：「公主想必是餓了！」

朱翠點點頭未待說出，兩隻哈巴狗，忽然吠着跑來亭內！

青荷一笑道：「我說呢，敢情這兩個饞東西在這裏……都是三娘娘把牠們給寵壞了！」

朱翠只是笑笑未說什麼。

青荷一面把碗筷收拾妥當，爲朱翠斟上了一杯香茗，再把兩隻小狗引開，這才笑咪咪的回到亭子裏，看了看天道：「看樣子今天晚上要下大雨！」

朱翠說：「妳坐下來我們聊聊吧！」

青荷道：「是！」

回頭看了一眼，才在一邊落坐！

朱翠道：「這裏地方很大，人一定很多吧！」

青荷搖搖頭道：「不多，平常只有二三十個人——」

「都是島上來的？」

「不——只有高桐和婢子我是島上調來的！」

「高桐？」

青荷點點頭：「就是陪公主和三娘娘來的那個高先生！他叫高桐！」（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秀凡等人不聽玄相大師的勸阻，決定硬闖少林寺，進見掌門方丈。他們一行人由迎賓館衝向該寺，沿途遭到少林衆僧數度截擊。第一關，兪秀凡只兩三個回合，即盡傷攔途僧侶。輕易過了關。第二關，乃由方堃與水燕兒聯手叩關未逞，後得五毒夫人之助，將衆僧毒倒，又過了關，到了第三關，五毒親自出馬，舉手投足間就將廿多個和尚毒倒，再過關前進。來到第四關，却遭遇到飛鈸大陣，阻止去途，卒之被兪秀凡單人獨劍破了陣，繼續前進來至第五關前，寺僧佈下一個羅漢大陣，老僧玄光大師勸兪秀凡等人不要再闖，雙方正在舌戰……

長老齊集會 同門起暗鬥

兪秀凡道：「大師，別忘了，還有在下和同來之人，我們都會出全力維護五毒夫人。」

玄光大師沉吟了一陣，道：「別人老衲還不放在心上，不過，對你兪少俠，老衲是些顧慮。」

兪秀凡道：「大師太過獎了。」

玄光大師道：「老衲相信，你的快劍，確有一種力量可以阻止羅漢陣發動之初的快速合圍，那將留給五毒夫人施用毒手的機會。」

兪秀凡道：「大師，在下一人也許不足，但我相信我們如能聯手而出，很可能會阻止了羅漢陣的合圍之勢。」

玄光大師道：「兪少俠，老衲覺着，免去一場悲慘的羣毆，只有一策。」

兪秀凡道：「請教！」

玄光大師道·「老衲覺着，把這一場羣毆，移在咱們兩人身上如何？」

兪秀凡道·「大師的意思是，你要和我一決勝負麼？」

玄光大師道·「老衲正是此想。但不知兪少俠願否答允？」

兪秀凡道：「大師請說！」

玄光大師道：「老衲和施主，單打獨鬥，不用任何人從中助拳。」

兪秀凡道：「大師，在下此來，只求一見貴寺方丈，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大師和在下單獨一決勝負可以，但必須要有條件。」

玄光大師道·「老衲明白你的意思。如若老衲敗了，那就算諸位過了羅漢陣。這是最後一關，過了此關，敝寺方丈，自會隆重接待諸位了。但不知兪少俠敗了之後，又將如何？」

兪秀凡道：「大師要在下如何呢？」

玄光大師道·「兪少俠回頭而去，帶人離開少林寺。」

兪秀凡道·「這個，在下沒有勝過大師的把握，所以，我不想作此一賭。不過，在下可以賭上自己一條命。」

玄光大師道·「一條命？」

兪秀凡道：「如是在下敗了，在下就自絕而死。」

玄光大師道：「這賭注，兪少俠不覺太過吃虧麼？」

兪秀凡道：「不吃虧。我們進入少林寺中來，辦不好事，就沒是打算活着回去。」

玄光大師道：「我相信你要見敝寺方丈，一定是很重大的事情，不過，你是否想到過，就算你見到了敝寺方丈，又能得到什麼？」

兪秀凡道：「這個麼，在下只奉告他幾件事情。」

玄光大師道·「敝寺方丈，如是相信了，也還可說，如是他不相信呢？」

兪秀凡道：「鐵證如山，不容他不信。」

玄光大師道·「兪少俠可是很有把握，能夠使他聽從你的話麼？」

兪秀凡道：「沒有。」

玄光大師道：「你既然沒有把握使他聽從，見了他又將如何？」

兪秀凡怔了一怔，道·「這個麼，在下還未想到。不過，我想，貴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江湖道上人無不仰慕，能任貴寺方丈，亦必是忠直人士，咱們把話說完了，由他裁奪就是。」

玄光大師道·「兪少俠立志可嘉，但敝寺中規戒重重，太過重大的事，必須由長老會來決定。事實上，敝寺方丈，也不能對你有太大的承諾。」

兪秀凡道·「唉！既是如此，見一下貴寺方丈，又會如何，何以竟如此的困難重重？」

玄光大師道：「施主的方法錯了。」

五毒夫人突然接口說道·「閣下是不是長老會中人？」

玄光大師道：「是。」

五毒夫人道·「大師深明事理，可否替咱們美言一二？」

玄光大師沉吟了一陣，道：「很難。兪少俠，你們已經傷了少林寺中的人，除了渡過埋伏之外，別無他法。」

兪秀凡道：「大師，為了減少傷亡，咱們最好放手一戰。」

玄光大師道：「老衲同意，兪少俠請亮劍吧！」

兪秀凡道：「好，恭敬不如從命，晚進放肆了。」

面對着少林寺的高僧，兪秀凡也不敢絲毫大意，長劍出鞘，立刻擺出了驚天劍式。

玄光大師呆了一呆，道：「好精奇的劍法啊！」

口中說話，右手也舉起了手中的禪杖。也許是兪秀凡出手的劍式，太過凌厲，使得玄光大師也有些緊張起來，寬大的僧袍，有如鼓氣一般，突然間膨脹了起來。

兪秀凡也運集了全身的功力。

五毒夫人一皺眉，低聲道：「兩人都已運集了全身的功力，這一戰，只怕立刻要分出生死存亡。」

方堃道：「在下去替兪少俠下來。」

五毒夫人道·「來不及了。」

眼看雙方就要展開生死存亡的一擊，突聞得一個高聳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暫請住手！」

一個小沙彌，快步奔了過來。

那小沙彌手中捧着一根綠玉佛杖，急奔而至，道：「奉掌門方丈令諭，破例迎請兪少俠等進入方丈室中敘話。」

玄光大師緩緩收了禪杖，道：「兪少俠，這一仗不用打了。」

兪秀凡也收了長劍，道：「玄某人幸而逃脫一劫。」

玄光大師舉杖一揮，高聲說道：「掌門傳出了綠玉佛令，撤去羅漢陣。」

但見佈陣羣僧，紛紛向後退去，片刻之後、走的一個不剩。

玄光大師單掌立胸，道：「希望兪少俠，舌粲蓮花，能夠說服敝寺方丈。」

兪秀凡道：「大師，長老會中，還望大師能為武林正義執言，則天下武林同道幸甚。」

玄光大師道：「老衲如有能盡力處，自會全力以赴。」

兪秀凡道：「多謝大師。」

玄光大師道·「兪施主請吧！別讓敝方丈等太久。」

兪秀凡笑一笑，轉身行去。

小沙彌帶路，直行到一方幽靜別院之中，兩個中年僧侶，站在別院門口。

小沙彌低言數語，直向內院中行去。

兪秀凡等跟着魚貫而入。

眼看五毒夫人、水燕兒、花花妃子等都是女子裝束，兩個和尚皺皺眉頭，但却沒有出手攔阻。

行到了一座寺室門外，小沙彌回頭說道：「敝寺方丈早已在客室中等候，不過，諸位這樣多人，不能夠全部進去。」

兪秀凡道：「我們可以進去幾個人？」

小沙彌道：「最多三個。」

兪秀凡道·「好！五毒夫人、方兄和在下一起進去，其他的人，請在室外稍候。」

小沙彌一閃身，道：「諸位請吧！」

兪秀凡當先而入，五毒夫人和方堃緊隨而入。這是一間很大的靜室，靜的聽不到一點聲音。

一個寶相莊嚴、身着黃色袈裟的五旬老僧，盤膝坐在一張蒲團之上。

兪秀凡一抱拳道：「在下兪秀凡，見過掌門方丈。」

那黃衣老僧緩緩睜開了微閉的雙目，打量了兪秀凡一陣，道：「兪施主請坐！」

兪秀凡道：「晚進附坐。」

盤膝在地上坐了下去。

黃衣僧侶目光轉到了五毒夫人的身上，道：「這位女施主是……」

五毒夫人道：「湘西五毒門五毒夫人。」

黃衣僧人道·「貧僧玄莊，夫人掌一派門戶，貧僧有失遠迎了。」

這裏看出了少林寺中的規矩 接待掌門人，和一般人完全不同。

玄莊大師目光轉到方堃的身上，道：「這位施主是……」

方堃接道·「在下方堃，原是造化城中的十大劍主之一。」

玄莊大師道·「施主出身造化城？」

方堃道·「所以，在下對造化城中的事，瞭解的很多。」

玄莊大師點點頭，道·「兪少俠不惜觸犯少林規戒，一定要見老衲，現在見到了。」

兪秀凡道·「晚進有要事奉告，此事關係着武林大局。」

玄莊大師道·「也關係着造化城？」

兪秀凡道·「江湖亂局，根本肇因於造化城。」

玄莊大師接道·「兪施主對造化城，你瞭解多少？」

兪秀凡道·「大師問的好．在下隨來同道中·大都出身於造化城·大師如想知曉內情，最好由他們詳為述說。」

玄莊大師臉上突然問閃掠過一抹淒苦的笑容，道：「兪施主說吧！老衲洗耳恭聽。」

兪秀凡道：「簡明點說，造化城包藏禍心，志在武林。就算貴寺不找他們，他們也不會放過貴寺，人間地獄中，有一座少林別院，那裏面就住着貴寺中人。」

玄莊大師接道：「兪施主，造化城中事，老衲也有一些耳聞。只不過耳聞是虛，眼見為真，老衲一直未見其事。而且，造化城在江湖上惡跡不彰，老衲也無法與師問罪。」

兪秀凡怔了一怔，道：「聽口氣，大師對造化城中事知曉不少。」

玄莊大師道：「也不算太多。至少，造化城對江湖上的威脅不大。」

兪秀凡道：「這就錯了。造化城氣候已具，一旦興師外出，貴寺很可能首當其衝。」

玄莊大師道：「兪施主，老衲聽到的消息，和施主有着很大的距離。」

兪秀凡道：「大師聽到了什麼？」

玄莊大師道：「老衲聽到的消息是造化城閉關自守，無想於爭雄江湖。」

兪秀凡苦笑一下，道：「大師，在下和大師得到的消息，怎會竟如此不同。」

玄莊大師道：「確然如此，所以，老衲對兪施主的消息，不會完全相信。」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咱們是很難談得下去了。」

玄莊大師道：「施主千里迢迢而來，只怕大感失望了。」

兪秀凡歎息一聲，道：「確然很失望，眞是見面不如聞名了。」

玄莊大師道：「兪施主，少林寺是武林中的大門戶，有着上千的弟子，我們不能像江湖遊俠一樣的輕率。施主的消息，老衲當記在心中，俟查明證實之後，本寺自會有所行動。」

這一番話，說的雖然婉轉，但事實上却有如下了逐客令一般。

五毒夫人忍了又忍，到最後還是忍耐不住，冷笑一聲，道：「兪少俠，不用談了。少林寺的掌門方丈，只不過應付咱們罷了。」

玄莊大師臉色一變，似要發作，但却又忍了下來，道：「女施主不覺着有些言重麼？」

五毒夫人道：「大師敢說出口，難道還怕我揭穿了不成。」

玄莊大師道：「老衲掌少林門戶，如非證明確鑿，豈能輕舉妄動？」

五毒夫人道：「以我看，少林寺對造化城瞭解不至如此，所以才不敢輕舉妄動。」

玄莊大師道：「女施主口利如刀，出家人也有着被傷害的感覺。」

五毒夫人道：「我說的是實話，所以，大師聽起來很不入耳。」

玄莊大師合掌當胸，低喧了一聲佛號，道：「女施主，請便吧！話不投機半句多，何況，老衲這禪室中從未接見過女客，女施主也不宜久留。」

五毒夫人道：「是你把我們請進來的！我既然來了，就要把話說完再走。」

玄莊大師道：「女施主，老衲不願再留貴客。」

五毒夫人接道：「你也不願我們到少林寺來，但我們還是來了。」

玄莊大師臉色大變，高聲說道：「護法何在？」

但見人影閃動，一座畫着如來佛像的屛風之後，突然間閃出來四個身着灰袍、白襪布履的中年僧人。

四個裝束一樣，都在腰間掛着一把短刀。

玄莊大師合掌當胸，低喧一聲佛號，道：「女施主，妳們是自己走呢，還是要老衲下令逐客？」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飛鈸大陣、羅漢陣，都擱不住我們，何況你大師幾句話就可以把我們攆走了？」

玄莊大師緩緩說道：「我這隨身四位護法，都是少林寺中年輕一代的高手，他們出手很重，四位合擊之術，更是嚴密無比，三位請多考慮一下。」

五毒夫人道：「我也要請掌門人考慮一下，我是當今武林用毒高手，逼我出手時，我就可能用毒。」

玄莊大師道：「用毒？」

五毒夫人道：「湘西五毒門的掌門人，自然是用毒高手了。」

玄莊大師一皺眉頭，道：「這是少林寺，怎會輕易讓人用毒！」

五毒夫人道：「不讓我們用毒，那是你的事，我們非要用毒不可，那又是我們的事。」

玄莊大師道：「你是一派掌門人的身份，怎能輕易用毒？」

五毒夫人道：「五毒門的聲譽不好，江湖上也沒有人說我是好人，所以，我的聲譽好壞，也不放在心上。」

玄莊大師突然嘆一口氣，道：「少林寺中，情勢複雜，掌門人雖然受盡了敬重，但並無多大的權力。」

五毒夫人道：「這個我知道，你們要開長老會。」

玄莊大師點點頭，道：「是！老衲不能給你們滿意的答覆。」

五毒夫人道：「大師，論你身份，在武林中德高望重，但如論江湖經驗，你只怕要往後排名了。所以，你那一套，別在我們的頭上要。大師，你不是不能爲，而是不敢爲。」

玄莊大師道：「妳這是……」

五毒夫人冷冷接道：「聽你剛才的口氣，你對造化城確不陌生，但你對造化城，也是有着很大的畏懼。」

玄莊大師合掌道：「女施主，不可含血噴人。」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我不是信口開河，而是能夠指證。」

玄莊大師道：「哦！妳說說看！」

五毒夫人道：「你明明知道，少林寺中僧侶，陷入了造化城中，但你却不敢提出來。」

玄莊大師接道：「老衲爲何不敢？」

五毒夫人道：「因爲，你可能是生命受到威脅，也可能是親人被執，也可能是敵對勢力龐大，你自知無法抗拒，不願玉碎，只求瓦全便了。」

玄莊大師冷冷說道：「五毒夫人，你敢對老衲如此無禮麼？」

五毒夫人道：「爲什麼不敢，我還要用毒毒你們。」

玄莊大師道：「五毒夫人，就算你眞的能用毒，把老衲和四個侍衞毒倒，但少林寺中的僧侶，不下千百位，難道你都能毒倒不成。何況，毒倒了少林寺的掌門人，少林中的僧人決不會放過你們。」

五毒夫人道：「那也沒有什麼不敢。少林寺僧人，敢接近我，我就敢用毒毒他。」

玄莊大師道：「唉！看來你們是有備而來的。」

五毒夫人道：「咱們如若沒有準備，也不敢闖你們的少林寺了。」輕輕一吁口氣，接道：「大師！我不但是有備而來，而且也有很大的決心。」

玄莊大師哦了一聲，接道：「你們是什麼決心？」

五毒夫人道：「要你們掌門人，挺身而出，帶領着我們，抗拒造化城。」

玄莊大師道：「老衲一人，就算是答應了你們，但也沒有什麼用。因爲，這等大事，超越了我這掌門人的權限。」

兪秀凡突然大笑出聲道：「夫人，咱們走吧！天下聞名的少林寺，不過是一羣隱名逃世的人，他們禮佛唸經，只不過是爲了自求心安。天下人的生生死死，和他們全無關係。慈航普渡，也不過是說說算了。天下武林同道，最爲敬重的少林掌門人，也不過是貪生畏死，自

求多福的這種人。咱們就算把他逼得出面，又能對武林大局有什麼帮助？」

方堃道：「兪兄，咱們跟五毒夫人到湘西五毒門去，咱們好好的經營那一片基業。我相信，造化城主不會找上咱們，看看少林寺能夠自保多久，一旦火燒上身，看他們再用什麼方法明哲保身。」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道：「說的也是。恨起來我要用毒藥先毒倒你們幾個，讓你們嚐嚐中毒的滋味如何，但我想想還是留着你們的好。」

少林寺的掌門人何等尊貴，但被這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一罵，竟然被罵的呆在那裏了。

兪秀凡臉色冷漠，望也不望玄莊大師，道：「咱們走吧！」

當先轉身，向外行去。五毒夫人、方堃緊追在兪秀凡的身後，向外走去。

玄莊大師臉上神色數變，突然高聲喝道：「站住！」

他本是有道高僧，但這聲站住，却喝的十分激動。

兪秀凡停下脚步，冷冷說道：「大師還有什麼吩咐？」

玄莊大師道：「三位請留步片刻，老衲想和三位仔細的談談。」

五毒夫人道：「仔細的談談可以，不過，談的題目要由我們出。」

玄莊大師道：「好！但不知可否先告訴老衲的題目？」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中事。」

玄莊大師道：「好！老衲也希望和你們談談造化城中事。」

五毒夫人哦了一聲，道：「兪少俠，咱們再多留片刻如何？」

兪秀凡道：「夫人如若覺着咱們應該留下來，咱們就不妨多留一陣。不過，我不願再和他談什麼，要談，你們談吧！」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兪少俠太偬了，你借機會坐息一陣吧！咱們既然來了，我們就多費一番唇舌吧！」

三個人，重又行了回去。

兪秀凡果然盤膝而坐，閉上了雙目。

五毒夫人道：「大師，你想告訴我們什麼，還是要知什麼？」

玄莊大師接道：「老衲想知道造化城主是誰？」

五毒夫人道：「這件事麼，是他個人的隱密，除了造化城主外，只怕知道的人不多。」

玄莊大師道：「這麼說來，女施主也不知那造化城主的出身了？」

五毒夫人道：「雖然不能肯定，但却聽到一些有關他身世的傳說。」

玄莊大師道：「女施主可否說出來？」

五毒夫人道：「可以。聽說他是金筆大俠艾九靈的師弟，因爲艾九靈的成就太高，俠譽不作第二人想，他師弟自知無法在這方面超過師兄，所以，別走徯徑，組織了造化城，窮搜天下武林，集於一身，希望能壓倒艾九靈。」

玄莊大師道：「艾大俠爲人公正，江湖道上，無不奉他有如神明。他如眞是艾大俠的師弟，同出於一師，怎會有如此大的不同，形如天壤之別。」

五毒夫人道：「此事只是止於傳說，是否眞實，無法求證。」

玄莊大師道：「至少有三個人知道，一個是艾大俠的師父，一個是艾大俠，還有一個是造化城主，三個人知曉的事，算不得是什麼隱密了。」

五毒夫人道：「以少林寺掌門人的身份地位，應該知曉那艾九靈的師父是誰了。大師知曉麼？」

玄莊大師苦笑一下，道：「老衲不知。」

五毒夫人道：「大師都不知道，天下又有什麼人能够知曉呢？」

玄莊大師道：「這個，這個，老衲不常在江湖上走動，對這些事自然是知曉不多。」

五毒夫人道：「大師不要謙辭了。少林寺的耳目，遍佈天下，我相信江湖上的大事，都瞞不過貴寺遍佈天下的耳目。」

玄莊大師搖搖頭，道：「女施主，你把本寺估計的太高了，少林寺沒有這麼好的安排。不過對造化城這等大事，老衲確早有聞了。」

五毒夫人道：「貴寺早知曉，何以不肯過問，此時想過問，只怕也力難從心了。」

玄莊大師歎口氣，道：「女施主，本寺中戒規太多，並非掌門人一道令諭，就可以大興干戈。」

五毒夫人道：「現在，我們找上了貴寺，至少你應該把它當一件大事處理，偏偏又設下了無數埋伏，逼我們出手拚命，鬧出流血喪命的事。」

玄莊大師道：「這就是少林寺的規矩，老衲也受着這些規戒限制。」

語聲一頓，接着道：「如若我們能找出那造化城主的出身、底細，老衲覺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五毒夫人道：「艾九靈很多年消息杳然，生死不明，造化城主不會說出他的出身來歷，咱們又不知他師父是誰。其實，就算知道他出身來歷，也已經於事無補了。」

玄莊大師道：「女施主，可否解說得清楚一些。」

五毒夫人道：「可以。大師要找出那造化城主的出身，無非是想查他的武功的底細。但這些年來，造化城主，廣吸博收，一身武功，至少集十數家之長，除了武功之外，他還學得了暗器，用毒的手法，那都是武功中最精萃的手法。」

玄莊大師哦了一聲，道：「女施主的意思呢？」

五毒夫人道：「我的意思很明白，大師是少林寺中的掌門人，目下江湖正面臨着空前大刼，貴派是武林中的領導人物，應該振奮而起，領導江湖各大門派，共抗强敵，這才是咱們來找大師的原因。」

玄莊大師沉吟了一陣，道：「女施主，但老衲可以答允諸位一事，我立刻召集長老會商量此事，如何決定，老衲再通知各位。」

五毒夫人道：「這要多少時間？」

玄莊大師道：「立刻。我今日就傳下綠玉佛令，今晚之前，就該有個決定。」

五毒夫人突然站起身子，躬身一禮道：「大師，賤妾很高興，咱們這一趟沒有白來。」

玄莊大師苦笑一下，道：「女施主，長老會是否能通過這件事，老衲毫無把握。」

兪秀凡突然睜開了雙目，道：「大師，少林掌門人向來受全寺尊重，怎會有人反對大師呢？」

玄莊大師歎息一聲，道：「兪少俠，老衲確有很多的苦衷，而且，又很難啓齒。」

兪秀凡道：「大師，如若有誠意爲天下武林同道一盡心力，那就請和我們坦誠合作。」

玄莊大師道：「老衲也有此心。」

兪秀凡道：「那很好。大師如肯相信咱們，咱們至少可以助大師一臂之力。」

玄莊大師沉吟了一陣，道：「少林寺中的家務事，一向不借重外力，兪少俠的盛情，老衲心領了。」

兪秀凡道：「大師，此刻情形特殊，必需

合力施爲，才能改變情勢。」

玄莊大師一皺眉頭，道：「兪少俠的意思是……」

兪秀凡接道：「在下的意思很明白。大師如要在下明說，在下就直言了。」

玄莊大師道：「好！兪少俠請明說吧！」

兪秀凡道：「貴寺之中可能有一股反對你的力量。」

玄莊大師沉思了良久，點點頭，道：「不錯。」

兪秀凡道：「那一股反對你的力量，可能和造化城早有勾結。」

玄莊大師怔了一怔，道：「這個，兪少俠，事關重大，不可信口輕言。」

兪秀凡道：「只要不是別有用心的人，誰都看的清楚，目下，江湖正面臨着空前浩刼。傾巢之下無完卵，這道理，誰都應該明白。但貴寺中竟有人反對此事，那人是不是別有用心呢？」

玄莊大師道：「這個，這個，要拿證據出來！」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大師，晚進有一愚見，但不知大師是否願意採納？」

玄莊大師道：「兪少俠請說。」

兪秀凡低聲說了數語。

玄莊大師一皺眉頭，道：「這個，這個不太方便吧？」

兪秀凡道：「如若咱們聽不到大師的信號，決不輕舉妄動。」

玄莊大師道：「話雖不錯，但如一旦被他們知曉，老衲也要受門規制裁。」

兪秀凡道：「事非得已，大師非要冒險不可。」

五毒夫人道：「大師如若決定抗拒造化城，就不該有此一慮。」

兪秀凡道：「事機稍縱卽逝，錯過了今日之後，只怕再沒有機會了。」

五毒夫人道：「你爲一派掌門，領袖天下武林，如不能當機立斷，那將遺憾終身。」

玄莊大師臉上神情屢變，沉吟了一陣，道：「好吧！老衲拚受門規制裁，冒此一險。」

五毒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師目下情勢，大師也只有一途可循，那就是和我們眞誠合作。」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接道：「這些人，可都是大師的心腹麼？」

玄莊大師道：「如非心腹，又怎能在此聽差。」

× × ×

少林方丈傳出了綠玉佛令，召開了少林寺中最權威的長老會議。

少林寺的長老會，一般都在戒持院或達摩院中召開，但這一次，卻大反常態，改在了方丈的養心禪室中召開。

事情很緊急，午未時分，少林長老們已集聚在養心禪室之中。

玄莊大師坐了首位，羣僧各以順序入座。長老會一共有九位長老，加上了達摩院、戒持院和藏經閣三位主持，合一十二人，再算上掌門方丈，共有一十三人。

這是少林寺中最權威的集會，除非發生了重大變故，只有三年一次的例會。

自然，二院一閣的主持，是寺中重要人物，九位長老，也都是經過推選的人，都大多是玄字輩的僧侶，只有一位是上一輩的高僧，神木大師。

玄莊神情嚴肅，望了羣僧一眼，道：「江湖新秀兪秀凡和湘西五毒夫人，帶着離開了造化城的十大劍主等，找上了少林寺，闖過飛鈸大陣，本座爲了免去無謂傷亡，遣人迎他們進入方丈室中。」

話至此處，見羣僧無人接口，又緩緩說道：「和他半日傾談，知道了造化城主的爲人，也瞭然目下江湖形勢，覆巢之下無完卵，如若少林派不肯挺身而出，整個江湖，都可能淪入了造化城中的統制之下。本座瞭然了內情之後，亦覺得事態嚴重，所以不得不召請諸位，議論一番，共商大局。」

聽完了玄莊一番話，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神木大師的身上。

這位木字輩的高僧，雖然是上一代唯一的遺老，但在遺老之中，卻是最具聲望的人。

沒有法子能正確說出神木的年歲，他鬢眉已白，臉上也堆滿了皺紋，看上去，有些老態龍鍾。

但他雙目中卻含蘊着一種强烈的神光，烱烱逼人。

在衆僧目光逼注之下，神木緩緩啓齒說道：「掌門人可是要聽聽老衲的意見麼？」

玄莊大師道：「不錯，正要聽聽師叔的高見。」

神木大師點點頭，道：「老衲已三十年未出少林寺的大門一步，對江湖中事，知曉的有限。老衲也只能根據掌門人的意見，提供出老衲的看法。」

語聲微微一頓，目光四顧，看了週圍的僧侶一眼，緩緩說道：「如若掌門人說的不錯，江湖上確是已經面臨着從未有過的浩刦。問題是咱們是否能夠對抗造化城，是否要出盡全寺之力，和造化城中的高手週旋？」

玄莊大師道：「師叔對此事的看法呢？」

神木大師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老衲也無法作主。不過，事情已到了此等情勢，除非全力以赴，就不能捲入這場紛爭之中。」

他說了一番道理，但卻沒有說出對付造化城的辦法。

這時，一個灰袍僧侶，忽然站起身子，說道：「掌門人，貧僧有點意見，不知可否說出來？」

說話的是玄莊大師的師弟，玄方大師。

玄莊大師一揮手，道：「你說吧！」

玄方道：「爲了少林寺，爲了千百位僧衆，貧僧之意，此事不能由咱們少林寺一個門派出面。」

玄莊大師呆了一呆，道：「師弟他的意思是……」

玄方接道：「貧僧的意思是，我們要聯合其他的門派一起出面。」

玄莊大師道：「你已經聽我說明內情，只怕時間上來不及了。」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此事要愼重，不可輕率。因爲，事關整個江湖，少林一門，爲什麼要先擋銳鋒？」

玄莊大師道：「如若各大門派，都有此想，豈不是要看着造化城稱霸江湖？」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一旦決定了少林精銳盡出，對付造化城，最好的局面，是造成兩敗俱傷；也可能使少林精銳傷亡殆盡。」

玄莊大師道：「玄方師弟，江湖上面臨着如此大難，我們怎能坐視不聞？何況，少林派一向被人推崇爲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咱們如只憑少林實力，難道眞正能管得了麼？」

玄莊大師道：「師弟，咱們如若不管，造化城總有一天會找上少林寺來。」

玄方大師喝了一聲，道：「不錯。造化城可能會找上咱們，不過，那是以後的事，咱們還有很多的時間準備。如是現在咱們找上造化城，那是要立刻火併的事。老實說，咱們少林寺精銳盡出，如無外援，只也難是造化城的敵手了。」

玄莊大師沉吟了良久，突然說道：「你怎麼知道咱們不是造化城的敵手？」

原來，玄莊大師在沉吟之時，聽到了兪秀凡的傳音指導。

玄方似是未料到玄莊大師會有這樣一次反問，不禁一呆。

但他乃是很有心機的人，略一猶豫，立刻說道：「貧僧很少離開過少林寺，對江湖中事知曉不多，造化城中的實力，完全是聽從掌門人適才口述。」

玄莊大師道：「原來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本座已經權衡過輕重利害，覺着，只有趁造化城還未完全準備成熟之時，先聯合江湖上俠義志士，和他們合力聯手，對强敵一擊。」

玄方大師搖搖頭，道：「對掌門人的高見，在下不敢苟同。」

玄莊大師道：「師弟一力反對此事，不知是何用心？」

玄方大師道：「貧僧是爲了少林寺，我們不能獨擋銳鋒。」

玄莊大師道：「如是有很多江湖俠士和咱們結合在一起呢？」

玄方大師道：「什麼人？咱們先要知道他們的實力如何。」

玄莊大師一皺眉道：「玄方師弟，你不覺得太過份一些麼？」

玄方大師微微一笑，道：「掌門人，這是長老會，在這裏，任何人都可以說出他心裏的話。」

玄莊冷冷一笑道：「玄方，長老會不是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玄方大師道：「貧僧覺着，掌門人應該把此事提出共決。」

玄莊大師點點頭，道：「好！我要看看，長老會中，有幾個人會贊同你的意見。」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貧僧一心爲公，自信不會有很多人反對貧僧。」

玄莊大師臉色微微一變，目光四顧，道：「神木師叔和諸位師兄、師弟，你們那一位贊成玄師弟的高見，請站起身來！」

這等表決之法，對玄方本是大爲不利的事，但出於意外的是，在座之人，竟然有一大半站了起來。

少林寺長老會的決定，一向是從不更改。

玄莊大師一看情勢不對，立時隨機應變，雙手一揮，道：「諸位師兄、師弟請坐！」

數百年來，少林寺中的掌門方丈一直受着相當的敬重，羣僧對掌門人也都有着相當的敬畏。

站起身子的僧侶，都依言坐了下來。

玄方大師微微一笑，道：「掌門人，覺着小弟的看法如何？」

他臉上帶着勝利的笑容，語聲十分柔和，似乎是早已經胸有成竹。

玄莊大師究竟是一代掌門之才，不但感覺情勢對己不利，也感覺着掌門人大權已經旁落，長老會的力量，不但已非他所能控制，而且反而成了控制他掌門人權力的力量。

目光轉注在神木大師的臉上，緩緩說道：「本座覺着，此事應該多聽聽神木師叔的高論啊。」

神木大師是剛才少數坐着而未動的僧侶之一。

玄方大師搖搖頭，道，「掌門人，咱們少林寺有一條戒規，不知掌門人是否還記得？」

玄莊大師不能不理會，只好一皺眉，道：「什麼規戒？」

玄方大師道：「如若長老會和掌門人意見不同之時，掌門人應該如何處理？」

玄莊大師道：「掌門人可以辭去掌門之位，或是同意長老會的意見。」

玄方大師道：「辭去掌門之位，太過麻煩，小弟倒希望師兄同意長老會的意見，保存下少林寺的命脈。」

玄莊大師忍下心中的氣怒，低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玄方師弟，可是已覺着長老會已支持你的高見麼？」

玄方大師笑一笑，道：「我記得掌門正付表決，但小弟沒有看清楚。好在，長老會還未散去，掌門人不妨再付表決。」

玄莊大師點點頭，說道：「玄方師弟說的是，不過，本座覺着，這件事還要問問神木師叔。」

玄方大師望了玄莊大師一眼，道：「掌門人說的是，聽聽神木師叔的高見也好。」

玄莊大師輕輕吁一口氣，道：「長老會正陷爭論之中，還望師叔指示我們一條明路。」

神木大師緩緩睜開雙目，道：「老衲思索良久，覺着玄方說的不錯。」

玄莊大師驟然間感覺到有如一盆冷水，由頭上澆了下來，全身都生出了一股寒意。

但他是一位有道高僧，雖然覺出了局勢險惡，但仍然能保持着相當的平靜，一語未發。

神木大師目光環顧了四週一眼，接道：「造化城氣候已具，如若咱們不能愼重處置，很可能造成了少林寺和造化城的對壘局面，武林道中，都覺着少林寺實力雄厚，未必會有人派來高手馳援，單是少林寺和造化城對決生死，勝負之分，那就很難說了。」

玄方大師道：「勝也勝的很慘，敗則全派覆滅，因此貧僧主張，還是愼重一些的好。」

玄莊大師點點頭，道：「很有道理。」

玄方大師笑道：「掌門人明察。小弟完全是爲少林門戶着想，如有開罪掌門人的地方，還望掌門人多多的原宥。」

玄莊大師笑一笑，道：「玄方師弟，本座覺着，這中間還有商榷的餘地，可否讓我再考慮一下？」

他實在未想到連神木大師也會支持玄方的意見。一時間頓覺孤立無援，不知如何才好。

但他表面上，還保持了相當的鎭靜。

玄方大師笑一笑，道：「掌門人召集一次長老會，並非易事，何不一次決定，傳下令諭，也好使人有所遵循。」

玄莊大師搖搖頭，道：「玄方師弟，本座覺着茲事體大，如若不深思熟慮，很可能造成大錯、大憾的事，故而必需要再多想一想。」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長老會的權威，一直在掌門人之上，也是本派歷代長老製訂的規戒，如若在這一代掌門人手中破壞，那才是一樁大憾大恨的事。」

玄莊大師道：「玄方，本座還是掌門人的身份，有些事在我的權職以內，似是用不着在長老會中商談了。」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此言差矣！既是請長老會議決的事，自然是早已超過了掌門人的職權，如是長老會議決之事，不能約束掌門人，這長老會以是也不用存在了。」

玄莊大師臉色冷肅，緩緩說道：「玄方，你敢對本座如此頂撞，用心何在？」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如若不肯接受長老會的約束，小弟就是想尊重掌門的師兄，也是尊重不來的了。」

玄莊大師慈眉聳動，雙目閃光，冷笑一聲，道：「玄方，這雖是長老會，但你不能如此失態。本門戒規森嚴，望你不可以身相試。」

玄方大師搖搖頭，歎息一聲，道：「掌門人，小弟也正在全力維護本門戒規。」

玄莊大師道：「長老會雖可暢所欲言，但也不能對本座如此不敬。」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如若覺得小弟有冒犯之處，貧僧願立刻退席。」

說退就退，霍然站起了身子，轉身向外行去。

玄莊臉色一變，道：「當值的護法何在？給我攔下來！」

兩個灰衣僧侶，應聲而出，擋住了門口。

玄方大師停下腳步，朗朗說道：「掌門人，今既干與了長老會的職權，又如此嚴厲的對付小弟，實叫人心中不服。」

這時，兩個灰衣僧侶，已然欺到了玄方的身側，道：「師叔，你是自己就縛呢，還是要我們出手？」

玄方大師淡淡一笑，道：「這是在召開長老會，你們沒有揷口的身份。」

目光轉注到神木大師的身上，接道：「師叔有何高見，指敎弟子。」

兩個灰衣僧侶齊聲說道：「玄方師叔，弟子奉的掌門之命，如若師叔不肯就範，休怪弟子開罪了。」

神木大師搖搖頭，先止住了兩個灰衣僧侶的行動，道：「掌門師姪，這作法有些太過份了。」

玄莊大師道：「哦！師叔的意思呢？」

神木大師道：「老衲覺着，掌門師姪的處置，太過嚴厲了一些。」

玄莊大師道：「玄方師弟出言無狀，舉止失態，竟然要中途退席，這口氣，豈不是難忍得很麼？」

神木大師道：「長老會一向可暢所欲言，掌門人要包容各方意見，綜合之後，再決定可行之法。玄方師姪雖然言語有冒犯掌門人的地方，但他一本大公，並無私恨在內，這一點，老衲覺着他並無大錯。」

玄莊大師陡然間覺到自己是那麼孤立無援，長老會似是已落入了別人的控制之中。

他寄望於神木大師，以他在寺中的身份、聲望，助自己一臂之力，或可有所轉機。

但玄莊失望了。

輕輕吁一口氣，神木緩緩說道：「這只是就事論事而言，還望掌門人能夠網開一面，放了玄方。」

玄莊大師忽然間感覺到神木大師，也有着很多的可疑之處，對玄方坦護的有些過份。

點點頭，玄莊大師舉手一揮，兩個灰衣護法，應手退了下去，道：「師叔吩咐，弟子怎敢不遵。」

神木大師道：「玄方，掌門人已不追究你頂撞他的過失，還不謝過。」

這方面，玄方改變的很快，立時合掌當胸，一躬身道：「玄方謝過掌門人的寬恕。」

表面上的衝突，暫時停了下來，但內心中却升起了更多的猜疑，問題也沒有解決，反而更爲複雜。

玄莊大師已覺出情形對他不利的很，目下大家對他的敬重，只是少林寺中傳統下來的掌門威嚴，一旦揭去了面上這份威嚴，長老會可能會有着意想不到的決定。

他究竟是一代掌門之才，立時決定暫時把情勢緩和一下。

先對玄方一揮手，道：「神木師叔已把話說明，事情已過去了，師弟不用多禮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造化城已成氣候，志在武林，少林寺就算要閉關自守，不理江湖中事，只怕造化城也不會放過咱們。但如此時振袂而起，難免會先擋銳鋒，兩害相權，輕重頗難斟酌，長老會一時間只怕也難作決定，神木師叔曁諸位師兄、師弟，請休息一會，也可惜機會多作一番思考，再行會商大計。」

玄方大師笑一笑，道：「掌門師兄，小弟對此事看法不同。」

忍下一口氣，玄莊大師緩緩說道：「師弟又有什麼高見？」

玄方大師道：「依小弟看，事宜早決，兵貴神速。我們既然已知造化城志在武林，自應當早謀對策，掌門人既然召開了長老會，想必亦早感計窮，拖延時間，又於事何補？」

玄莊大師心中明白，玄方是逼他就範，心中暗暗震動，表面上却保持了相當的鎭靜，笑一笑，道：「師弟說的也是，但一時難作決定，除非有人能想出一個新的策略。」

玄方大師道：「小弟語意，閉關自守，任人壯大，自然不妥，但先擋銳鋒，不計少林命脈絕續，更非上謀。」

話到此處，却故意住口不言。

玄莊大師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良策呢？」

玄方大師道：「良謀難求，小弟覺着，倒有一個中策可用。」

玄莊大師道：「師弟請說！」

玄方道：「何不遣派一人，和造化城訂下和平共存之約。」

玄莊大師哦了一聲，接着：「誰能擔保造化城能守信約。」

玄方大師道：「就算造化城不守信約，咱們也有一段緩衝時間，可以從容準備一下。」

一個白眉老僧突然冷笑一聲，道：「玄方師弟，小兄不能同意你的高見。」

說話之人，正是率領羅漢陣的玄光大師。

玄方笑一笑，道：「師兄有何高見？」

玄光大師道：「少林寺能受武林同道敬重，就是少林寺一向能主持武林正義，如若遣人向造化城求和，不但大損少林威名，而且背棄了武林正義。」

玄方道：「師兄說的不錯，不過，武林正義，決重不過少林派門戶的存亡絕續，這一點，不知師兄想過了沒有？」

玄光大師道：「我想過了，而且，想的很清楚，所以，我等到現在才說話。」

玄方大師道：「這麼說來，師兄是早想過了。」

玄光道：「不錯。所以，我才主張不能派人到造化城中求和。自達摩祖師東來之後，建立了這座少林寺，數百年來，咱們一直是武林中的徵象，那些光榮的歷史，不能在咱們這一代手中破壞。」

玄方大師冷笑一聲，道：「師兄，那些光榮的歷史，難道重得過咱們少林寺僧侶的生死麼？」

玄光大師道：「貧僧的看法是，造化城如若要動少林寺，咱們去求和，也是沒有用處，徒然留人笑柄而已。如若他不敢和少林寺爲敵作對，那就用不着咱們求和了。」

玄方大師微微一笑，道：「師兄，你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如要深一層想，那就情形不同了。」

玄光大師道：「怎麼說？」

玄方大師道：「咱們所謂求和，不過是策略的運用而已。」

玄光不師接道：「玄方師弟，小兄覺着，咱們現在，沒有策略可用。」

玄方大師道：「爲什麼？」

玄光大師道：「目下，造化城沒有找上咱們，似乎也用不着什麼策略。」

玄方大師道：「防患未然，制敵機先，小弟的方法，有什麼不對？」

玄光大師道：「至少，咱們還不知道造化城目下有什麼行動，如若咱們先派人去向造化

城求和，那不是一大笑話麼？」

玄方道：「師兄，既是長老會中討論，自然要憑公決，不能以一二人的意見決定。」

玄光大師高聲說道：「諸位師兄、師弟，貧僧感到此事關係重大，不可輕率決定，是否再多想一會？」

他一連問了數聲，場中無人回答。

但他却發覺了，有不少目光，偷偷向玄方看去。

情勢愈來愈明顯，玄方已控制了長老會中大部份的人。

玄光大師暗暗歎息一聲，又道：「諸位師兄弟，你們覺着白雲師伯的爲人如何？」

這時才有一個六旬老僧，點點頭應道：「不錯啊，咱們應該去問問白雲師伯。」

神木大師笑一笑，道：「老衲覺得很奇怪，你們爲什麼不把白雲師兄，選入長老會中？他德高望重，爲寺中至尊，却把老衲選入。」

玄光怔了一怔，道：「師叔誤會了。」

神木大師淡淡一笑，道：「我們那一代中，白雲師兄，確是一位非常傑出的人才，你們多向他領敎一些，獲益非淺。」

他說得公正無私，全無得失之念。

玄光大師暗暗忖道：也許我眞的聽錯了，前輩風範，眞是可欽可敬。

但聞玄莊大師說道：「神木師叔，白雲師伯現在何處？」

神木大師道：「他去採集幾種藥物，要煉製一樣丹丸，目下不在少林寺中。」

玄莊笑一笑，未再多問。

玄光大師却是聽得恍然大悟，忖道：無怪他剛才說的那樣大方了，原來，白雲師伯不在寺中。

只聽玄方朗朗說道：「玄光師兄，小弟越想越覺着不對，這件交易我們吃虧太大了。」

玄光大師茫然道：「吃虧，吃什麼虧？」

玄方大師道：「造化城是有備而來，而且準備數十年，咱們却是一點準備也沒有。」

玄光大師道：「師弟的意思是……」

玄方大師接道：「小弟的意思是，咱們必須爭取一些時間，好好的準備一下。」

玄光大師道：「師弟的意思，可是仍要遣人和造化城接觸麼？」

玄方大師道：「小弟正是此意，這是爲少林寺千百位僧衆着想。」

玄光大師道：「我還是有些不明白，就算咱們派人去造化城，又能有些什麼的結果？」

玄方大師道：「這要隨機應變了，無法說出個一定演變的常規。」

玄莊大師道：「不過，這要遣派那些人去才好？」

玄方大師笑一笑，道：「這要派幾個口齒伶俐的人去，我們一面準備，一面要說服對方，拖延時間。」

玄莊大師道：「很有道理，如若眞有這麼一行，只怕要借重你玄方師弟的大力了。」

玄方大師道：「如若掌門人看重小弟，小弟自當全力以赴。」

玄莊大師道：「一旦要與造化城中接觸之時，還請師弟幫忙。」

玄方道：「小弟萬死不辭。」

玄莊大師緩緩站起身子，道：「此事太過重大，諸位任何決定，都可能影響到少林寺中數百位僧衆的生死榮辱，也可能影響了少林寺在江湖上的聲譽，本座請諸位再多想想，晚齋之時，咱們在寺中藏經閣再作集會，希望能商討出一個妥善之策。」

玄方一皺眉道：「掌門人，兩個時辰，又能想到多少事情，何不就此決定，咱們也好行動。」

玄莊大師冷冷說道：「玄方師弟，這件事，老衲就此決定了，師弟不用再勸阻了。」

玄方冷笑一聲，道：「掌門人，小弟對此決定，心中難服。」

玄莊大師道：「好吧！你如心中不服，晚齋後咱們在藏經閣還會有一番商討，那時你再提出意見。」

玄方大師道：「不行！掌門人，咱們既然已經開了長老會，而且也提出來討論過了，爲什麼不作一個決定呢？」

玄莊大師道：「這個，本座就不明白了，爲什麼一定要這樣決定呢？」

玄方大師道：「少林寺的興亡斷續，和少林寺每一個人都有關係，貧僧既然是參與長老會，自然應該有我自己的主意。」

玄莊大師道：「自然應該有你的主意。不過，這樣大的事情，大家都要深思熟慮一番，遲一日半日決定，也不爲晚。」

玄方大師搖搖頭，道：「掌門人的決定，小弟不能心服。」

玄莊大師忍了又忍，最後還是忍耐不住，冷笑一聲，道：「玄方，這件事，本座已經決定了，你不用再提意見了。」

玄方大師笑一笑，道：「掌門人，如是小弟堅持不同意你的意見呢？」

玄莊大師道：「師弟一定要反對我？」

玄方道：「小弟不是反對掌門師兄的人，而是反對這件事情。」

玄莊大師道：「爲什麼？」

玄方大師道：「爲了少林寺，也爲了掌門人的職位和尊嚴。」

玄莊大師道：「本座的尊嚴，用不着由你師弟担心。」

玄方大師道：「爲了少林寺和我自己，總是不錯了。」

玄莊大師强自忍下心頭的怒火，緩緩說道：「不用再說下去了，師弟如若心中不服，那就等到藏經閣時再行提出。現在，長老會議暫行結束。」

起身向外行去。

情勢逼人，他不只不作決斷性的處置了。

但見人影一閃，玄方大師突然攔住玄莊大師的身前，道：「掌門人，此時若不作決定，只怕很難壓制下長老會激動的情緒。」

玄莊大師道：「別人都可以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你玄方師弟了。」

玄方大師道：「小弟一心秉公，長老會中諸位師兄，大都明白，就是神木師叔，也知小弟的苦心，掌門師兄如若不肯答允小弟之求，只怕……只怕……」

玄莊大師冷冷說道：「只怕什麼？」

玄方大師道：「只怕掌門師兄很難使咱們心服。」

玄莊大師道：「不服又如何？」

玄方冷冷說道：「如若是一派掌門身份，讓人心中不服，只有兩途可循。」

玄莊大師道：「那兩途可循？」

玄方道：「一條是請你掌門人辭去現職，一條是少林寺中的長老會，把你掌門人的職位免除。」

玄莊大師哦了一聲，道：「玄方師弟，有一件事，我必需說明，師兄對這個掌門人的職位，並不留戀。如若我辭去了這個掌門之職，能使少林寺蒙受利益，小兄立刻可以辭去。」

玄方大師道：「師兄如若不能使長老會對此感到滿意，師兄就算不辭去掌門之位，只怕你也不會見容於長老會。」

玄莊大師道：「玄方師弟，你好像巳經控制了長老會，是麼？」

玄方大師道：「不敢。小弟只和長老會中

大多數的長老們，看法一致。」

玄莊大師淡淡一笑，道：「這麼說來，長老會召開前，玄方師弟和他們早有默契了？」

玄方大師道：「那倒沒有。」

玄莊歎息一聲，道：「玄方，你是否想接替掌門之位？」

玄方道：「小弟並無此心。」

玄莊大師道：「如若師弟沒有這個用心，爲什麼你能使長老會中人，都是聽從你的指令呢？」

玄方大師道：「那是因爲他們同意小弟的意見，覺得這事對少林寺中的關係很大，所以，他們才不肯聽從掌門人的令諭。」

玄莊大師道：「玄方師弟，就目下情勢而言，你們似是早已經有安排好了。」

玄方大師道：「掌門師兄，小弟覺着目下的情況，似是用不着再討論這件事了，我們應該有所決定。」

玄莊大師道：「我已經說過了，晚齋之後，藏經閣再作決定，可以讓我出去了吧！」

玄方大師道：「不行！掌門人如若不作一個明確的交代，小弟不能任你揚長而去。」

玄莊大師淡淡一笑，道：「玄方師弟，你可是逼我出手麼？」

玄方大師道：「掌門人，你如對小弟出手，可曾想到後果的嚴重麼？」

玄莊大師道：「什麼樣的嚴重後果？」

玄方大師道：「你對小弟出手，那無疑是向長老會的決議挑戰。」

玄莊大師怒道：「玄方，我再三相讓，你却苦苦相逼，難道小兄眞的會怕你不成？」

玄方大師哈哈一笑，道：「掌門人，你發怒了。需知少林寺千百僧侶的生死，大部份握在你一人手中，你如此容易動怒，我們又怎敢以此重責大任相托？」

玄莊大師吸一口氣，道：「護法何在，給我拿下送入戒持院去！」

兩個護法應聲行了過去。

玄方大師厲聲喝道：「給我站住！你們如若眞敢動手，別怪我這做師叔手下無情了。」

兩個護法僧侶，都是玄莊的親信，齊聲說道：「師叔，掌門令諭，就算咱們死在師叔的掌下，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玄方大師冷冷一笑道：「好！兩位覺着眞的能夠對付了我，那就請出手吧！」

只聽神木大師冷冷喝道：「不許出手！」

玄莊大師怔了一怔，道：「師叔再三攔阻本座下令護法出手，是何用心？」

神木大師道：「少林寺長老會，由來一經召開，必有議決。掌門人，却使長老會議而不決，半途而廢，老衲覺着，玄方師姪的措施沒錯。」

玄莊大師冷冷說道：「無怪玄方敢對我如此無禮，原來是有你這位師叔撑腰。」

神木大師冷笑一聲，道：「掌門人如此責怪老衲，豈不是存心輕蔑長老會麼？」

兩個中年護法，聽得神木大聲呼喝之言後，焉敢再輕易出手，呆呆的站在一側，望着玄莊，等候他的指令。

玄莊大師感到事態嚴重，因爲神木大師不避嫌疑的正式出面，袒護玄方，顯然是事先早有默契。

局面發展到這等情形，似乎是已很明顯，神木大師可能是主持其事的人，玄方大師反成了次要人物。

搖搖手，示意兩個護法暫時退下，玄莊大師緩緩把身軀轉向神木大師，道：「師叔，本座想請教一事？」

神木大師笑一笑，道：「掌門人太客氣了，有事但請吩咐！」

玄莊大師道：「這少林寺中，以何人的權位最爲尊崇？」

神木大師道：「自然是掌門人。」

玄莊大師道：「師叔覺着本座對應付造化城一事的處置有不當之處麼？」

神木大師道：「老衲並無此感。」

玄莊大師道：「師叔對玄方師弟對本座的連番頂撞，有何指教？」

神木大師道：「玄方師姪對掌門人的舉動，也許有不敬之處，但他認事之眞，老衲却頗表同情。」

玄莊大師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師叔認爲玄方師弟的看法正確？」

神木大師點頭，道：「老衲正是此意。」

玄莊大師肅然說道：「師叔，如若本座以掌門人的身份，令諭師叔，你是否願意聽從令諭？」

神木大師道：「這要看掌門人的令諭是否可行。」

玄莊大師微微一怔，道：「本座傳綠玉佛令，神木長老聽令。」

神木大師道：「老衲在。」

玄莊大師道：「玄方不敬尊上，連番頂撞掌門人，着令神木長老立刻出手，擒下玄方，送往戒持院，面壁三年。」

神木大師回顧了玄方大師一眼，道：「掌門人，這是長老會，與會長老，都可暢所欲言，不受寺中的戒律限制，除有明文，老衲不能從命。」

玄莊大師道：「師叔可知違抗綠玉佛令，乃爲不赦的死罪麼？」

神木大師道：「老衲知道，不過長老會是少林寺中最高的權威，其權力尤過掌門人。」

玄莊大師點點頭，道：「長老會已暫停止，掌門人權冠全寺。」

神木大師道：「長老會可以不開，既然開了，就不能任意暫停。」

玄莊大師沉聲說道：「師叔是否早已和玄方師弟有所約定？」

神木一笑，道：「掌門人想的太多了。」

玄莊大師道：「情勢如此，本座不能不如此想！」

神木大師道：「如若掌門人不能尊重長老會，要我這個作師叔的，又怎能尊重你這個掌門人呢？」

玄莊大師點點頭，道：「看來，玄方師弟和師叔合作，非要把我留在這裏不可了。」

神木大師道：「長老會可以接受掌門人的辭退，然後，再向全寺僧侶說明。」

玄莊大師哈哈一笑，道：「看來，師叔非要逼我退休了。」

神木大師道：「如是掌門人心存此想，老衲也是沒有法子了。」

玄莊大師默察形勢，已到了非分出是非不可的局面了，沉吟了一陣，道：「那一位願助本座一臂之力，請行過來！」

玄光大師當先行了過來。

達摩、藏經閣的住持，緊隨玄光身後，行了過來。

九位長老，再加達摩院，戒持院和藏經閣三位住持，合計一十二人，算上掌門人，組成了少林權威最高的長老會。

玄莊大師默數人數，連自己只有四人，算一算，是四對九的局面。

但最使玄莊大師傷心的，是戒持院的主持，竟然也背叛了他。

黯然歎息一聲，玄莊大師高聲說道：「神木師叔，諸位師兄師弟，本座如有什麼不對之處，爲何從不聞戒持院向我提出過什麼？」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PRECISION QUARTZ

7:06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